是書傳本極少清代列入禁籍二十五年夏吾族香雪草堂藏書散出乎五十金與三弟合購之 遠鑫記

臣

陳先生每覩著述非
盥嗽不敢誦孔什襲
不敢藏頃叨司馬南
考因家長倩學憲姻

雅得時通奧爲問道
析疑蒙先生授讀文籍
之東旋復往誤退居吳
越閩竊喜私淑先生

執贄入世萬晚之古誼
意先生棄余而溘先
逝俟也生平及以面聆
一夕話發未及墓前禮
一瓣香今年長公郵
先生全集第一刻問
序余雖不文奚恐亦
為糠粃之導以附不朽

先生早年詩文如波斯寶船寸寸瑰異莫壹意學業業鮮晚歲酷加意鍊一字一

句脫窠臼殆盡中夜燃膏晷淫枕上空稿老而好學手不停披至於禽遁星緯壘屯鼓鎛

子厨三署霞笈梵籤
無一不撮薈而极諸曾
筍擷之華采咳唾珠
玉攟摭雲煙內而紫葉

丹宮紛而雞林百濟
以其片紙隻字如獲
百朋而先生蕭於目
吉醒僧寓士寧花洗

竹自羈茅檐曝背之
樂即仰面承屋梁亦
非無意而屑也先生聰
悍避柔極似陳希夷
狂閒頗往中既以
黃白術誤被名聞及
宋太平興國中又兩次
下詔何至僕僕道塗也

先生少時見堂叔嚴蓮
涇晚尤結契於彭友
朔但存精內園其於後
衷玄默之道園閑吻不

言也即作形石室何花
以遺者自白來余則記
先生探賾索隱極以卻
唐音其學益老至徒

益邵不但玩心高明
以觀天地之運化察陰
陽之消長獨無所乎老
暴不得防眕羣居戲咲

騎日所為甚矣人世貴
賤少長一接以誠清而
不激和而不流則先生
居然之修身如益節

業以劍俠潛蹤發露光
揚之邑而康節從性
命踐討坡生無圭角
凡西人之軒輊非先生

之位置乎唐宋遠出先
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
漁樵問答詩伊川擊壤
集而薈萃所著家書

高陽集之崖寓之及
釣潭詩六百餘首今日
先生集呈以包峰而
櫝映之梓補筆蒙有

登泰岱一旦盡組練之氣飛
深表先生詩文之妙者不
敢爲形經也先生子壽琚
淵懿孝友是如范粲之

侍親孫天寵蓀騰
英陵其宗測之繹祖力
沿家學録梓遺編澤
于坊刻履本偶于無

溷此余神交而襟瀾乎緊
者也謹為叙次胸中所見
以附高山之仰併以告無
之嘗友前喆者不無近

讀先生書論先生詩尤
爲切近而精實今
友弟范景文謹題

第四卷　全史詳要序
第五卷　是政編序
第六卷　畢中丞疏草序
第七卷　薛文清公集序
第八卷　楊忠節集序
第九卷　趙文毅集序
第十卷　藏說小草序
第十一卷　王季重集序
第十二卷　何氏類鎔序
第十三卷　府志小序
第十四卷　送太史西裕謬公序
壽序
第十五卷　壽元輔瑤泉申公序
第十六卷　壽鳳林杜公序
第十七卷　壽宮保改亭丁公序
第十八卷　壽俞母陳太夫人序
第十九卷　壽申母黃太夫人序
碑記

第二十卷　求忠書院碑記
第二十一卷　漢陳太尉碑記
第二十二卷　適園記
第二十三卷　放鶴亭記
論策
第二十四卷　三皇之世如春
第二十五卷　敬天法祖
第二十六卷　圖書
詩
第二十七卷　四言古　五言古
第二十八卷　四絕　五絕　六絕
第二十九卷　七言絕
第三十卷　五言律
第三十一卷　七言律
第三十二卷　七言古　詞　賦
墓誌
第三十三卷　男墓誌
第三十四卷　女墓誌

第二十五卷　合葬墓誌
第二十六卷　行狀　誄
第二十七卷　墓表　碣
傳
第三十八卷　陸文定公傳
第三十九卷　兼宇林公傳
第四十卷　光祿少荆王公傳
第四十一卷　勅封護國金龍四大王傳
第四十二卷　漢陽守雪居孫公傳
第四十三卷　一貞庵傳
第四十四卷　旌忠韓太君傳
第四十五卷　誥贈李母舒宜人湯宜人傳
祭文
第四十六卷　祭王弇州
第四十七卷　祭王荆石師相
贊　跋
第四十八卷　贊
第四十九卷　疏　銘　偈

題跋
第五十卷　跋米元章
第五十一卷　跋董宗伯
第五十二卷　跋晚香堂
啓　尺牘
第五十三卷　答趙王啓
第五十四卷　上王荊石
第五十五卷　答蔡晴符
第五十六卷　答丁改亭
第五十七卷　答王孝翼
第五十八卷　答張紹和
議
第五十九卷　議
第六十卷　終　議

府君有云文有能言立言二種能言者詩詞歌賦此草花之文章也立言者性命道德有關於世教人心此救世之文章也發今人之所未發是爲能言能言必貴發古人之所未發是謂立言立言必

傳試思鸚武猩猩憬然有悟矣此府君欲以藏稿分爲二集意也笥稿共計七千餘葉分列約百餘卷而內有名世之文不肖何敢妄定甲乙吳長卿許令則府君入室弟子也因與商畧參訂分爲四刻先以第一刻六十卷梓行度費約而力勉漸支第二刻二十卷詮次遴寫續即授棗第三刻二十餘卷尚欲搜討遺失以成全書庶幾無憾蓋以府君少年行文隨手而應亦間有爲先達代斲者故存稿十無一二即今一刻中新舊雜亦從友人

處抄錄幸存者插入以備博覽至四刻則名別集約二十卷此又片鱗野錯非能言立言可同日語也若尺牘及偶然題咏即三刻中挂一漏萬以俟四方見教增補故每卷各目正有待也先有晚香堂小品十種藏書皆係坊中賤本掇拾補湊如前人詩句俚語僞詞頗多簒入不無蘭薪之誚此在大方自能辨之無俟不肖嘵舌也

不肖男夢蓮謹識

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長於詩歌文辭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鋪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皆驚郡長勉留數四不能奪退而結茅小崑山之陽廟祀二陸王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日我貧無以娛二陸先

生月採花爲先生供蘋蘩名乞花塲脩竹白雲
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頃之又就沈太僕荒園
棲焉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出適情而止或
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碎
而文字滋興我方笑此老爲千古後世釀成猖
狂筆端吾何褻崇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以
十指寧盡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
如梓匠焉規矩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
而束手與妻拏老于蔀屋之下有如思濯技能
而身拾一椽一題曰刓而月削曰吾工梓匠如
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
長生曰嘻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
尋續之矣吾師有云唯之與何其去幾何曰曷
不依佛曰今瞿曇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爲第一
義吾徵吾心十年而不得心且不可得而佛將
安附曰曷不出而游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

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於遠討足艱於濟勝而耳又聾聾焉瞶瞶焉則山水之勝之權益去矣且游而之於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於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於平陸則白日而多罔兩鮀虺之屬怒而射笑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於斯曰吾貌癯削而衣冠而冠山冠以遊於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入於鹿豕中則疑其太文我處於不質不文之間徒縉紳鹿豕交相謎失而不知吾爲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八九十年交先生者或言先生迂未交先生者或言先生傲深交先生者以爲先生有大志有大畧卿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文者莫如先生也以爲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於年月日時卒于年月

日時未殮之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而以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婆娑挑達若小兒狀必令人人盡醉乃罷歸將瞑之日呼左右而告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有金銀臺召者有笙

歌幡幢連縹緲從雲端而來迎者吾皆不見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道印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獨蒙姓以陳于億萬百千之中而獨號空青而若以自剔於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

孰知空青没而死者不死生者不生如天河之
垂象空谷之傳聲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
得而知其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陳徵君行畧

隱士陳繼儒字仲醇仲醇天下士天下爭識仲
醇無能名仲醇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迫之
不可就去之又不能忘焉其學無所不窺而大
槩歸本於孝弟年三十而棄青衿以怡菽水親
宛負士爲舉名士來會葬者千人弟之子姊之
孤賴仲醇得存仲醇固貧而推解每及於道路
無意取名而輒居其實衆人不知也松民以櫃

收破家仲醇白當事易以里長二十年來所全不知幾千戶歲大饑仲醇移書政府是年得寬逋租之半東南民以小息役人苦偏累顧正心捐數萬租以爲義士大夫所難其初嘐然不疑者行仲醇意也役得助而正心以名仲醇無與焉其所註述有役議荒議金山議吳淞議以至軍興國計皆切時務其他如秘笈品外子史百家靡不精討借狂夫之言以懌世而托長者之

語以訓家殘箋寸墨嘅嘯風雲天下無不誦仲醇言大者在革除死事諸公一史曰史待王元美論文陸平泉先生論人恒不許可一世獨引仲醇以爲小友久而處之師友之間元美遺命必得仲醇譬其集陸宗伯九十海內壽者盡名流必得仲醇序以爲重嘗過三吳諸先達家覘其四壁惟有盆松窈鬱屏間落落仲醇數語而已所居峯溯之間在水一方築臺於二陸讀書

處封三高士墓書石以志感董玄宰先生嘗作
來仲樓招之周旋困戹十年如一日江南偉人
如顧高管薛倡明理學招仲醇入講社社中盡
東南文章名節之士仲醇曰願士大夫有此行
不必有此名諸公可聞而不可得見也前太守
李公師弦三式其廬仲醇謝不見既李公以事
罷官乃追持千里外勞藉如平生無何而李計
至爲位而哭之辭甚哀其與人託情深遠類如
此華亭四載今未識仲醇而能言仲醇然則今
所言者皆道路所能言者也言何能盡仲醇

豫章熊劍化頓首述

陳眉翁先生行跡識畧

先生兩間正氣一代宗工降生名區正不乏上袞名卿爲之傳記然或浮艷其詞何如門下士言之質也又或粗涉其概何如深相知者言之詳也故瀾敢從二三津津稱述之後而謹爲之識曰三吳稱才藪

眉先生騎箕之後未見一文一誄一輓歌者流傳人世非慤也辟之臨池者不敢矜詡二王之

側紆錦者安得倏張七貴之門而況瀾椎不文者乎又何敢言雖然瀾娶產也寡見大義猶記邑先輩馮宿締好於昌黎滕元發論交於文正郭希呂問道於晦翁葉水心望正人而思附聞有道而就正者芳踪可接也故瀾不自知無狀千里皈依知先生定見定力逈自天成少年擴開風塵騰翔千仞貞不絕俗和不隨風非惠非表亦狂亦狷眞先民之鴻儀後學之師表也瀾

念我先生解青衫後絕不與戶外事但有關旱潦轉輸事或大不便於民冤竟大不便於國者鄉裔或慮拂上意囁嚅不遽出先生慷慨弗顧縷縷數千言委曲辨析洞中肯綮往往當事動色嘿奪其意而潛寢之則先生之任也先生向作平等觀存紳布素以及當路造謁者俱以眞率無異同故遐邇野樸咸曰吾將訪眷公初虞公之輕已也及晤後亦各滿志而返曰公厚我

則先生之弘也先生無圭稜無回互與人交朗月和風穆然無競與子言孝與弟言恭凡家人唯諾趨侍儼若朝典即通家子稍涉匪類每正詞切責不少假則先生之毅也先生素不露才海内名碩如太原瑯琊交遊滿天下無不詞宗武庫相推而意愈沉神愈斂無傲人所不知至懷一得擅一說者片語偶中則欣欣贊嘆命左右識之則先生之虛也先生布蔬自娛日有謁吾徒而請者往往纓弁之彥輕腰之子闔有投贈而先生四壁蕭蕭漠不爲動嘗見家艱賄遺曰吾不家於喪誕日稱觴曰吾不家於老彌留之際幾不能斂則先生之介也先生少負盛名不無憺忌之口甚有欲以筆舌攻先生者先生晏然不喋喋洗發俄而論定亦未嘗沾沾色喜與東林諸賢還往而不入其社與聲氣諸君子交好而不借其名廓焉四虛超超儕俗則先生

之定也先生不治生産二子食貧嗷嗷數口僅需筆潤以濟其私曾不少積貯爲遺後計曰人各有天吾不爲青草憂春雨也至族黨故舊及閭里之孤子無告者輒多方賑卹孳孳則先生之仁也先生經歲著書核如信史定如鐵案如方正學于忠肅兩先生祠記皆鎔千載之疑根若朝夕題咏莫非率性怡情維風范俗決不肯出一揣摩迎合之臆見如稗官野乘亦了無恢詭調戲之幻詞則先生之正也先生從經史淘鍊成大識見大涵養暢爲大經濟今國步多艱正宜召入禁廷備顧問以勦蕩平如李長源故事乃循例薦剡聽之部覆仍擬一命之司先生方傲烟霞狎猿鶴其肯嚇嚇爲腐鼠得失乎是廟堂之拙於用而先生之得成其高也凡此皆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安足以盡先生愚獨有求先生而不可窺其涯涘者妄言之可

乎向嘗從吳還里客有過者寒暄未畢必首訊
眉先生無恙則何以至此遠近縉紳孝秀間有
不畏名法不礙長吏舉事一不當必曰眉先生
得無知否則何以至此都人士每一造作制度
器用飲食以及斯文翰墨靡不邀先生以爲奇
贋先生以爲重則何以至此海内不乏文人才
子後先蔚起獨先生無論名勛貴畹朝紳野牧
窮涯僻壤旃裘筭箕之國靡不瞻仰丰采至斷

簡殘編必什襲以藏且不惜千金購之前此名
哲所未有也則何以至此峰泖荒丘耳先生一
築臺於小崑山以奉二陸香火則廟貌重輝避
客泖橋則廢刹鳴造葢嘗丙舍天馬細林晚則
終老於東佘則倏而聚倏而都山靈吐色陡成
名勝之區四時遊屐相錯無不登拜先生之寵
姿咨嗟良久而後去之即市魁野老皆然則何
以至此當少微星隕哲人其萎踈遠失色親知

失聲若不忍出諸口即數千里得訃音亦喁喁驚悼傳語若不欲入諸耳江南一片河山便覺冷淡則何以致此先生八十以後靜攝佘峰足不涉郡城半載養痾口不沾藥餌無寒熱之侵亦無拘攣惡纏之狀一日起沐正襟喃喃佛號吉祥而逝並不作兒女子邑色亦絕無田舍齷齪語其遺命乩語數言豈非以神仙之骨相才人之風格而載以聖賢之道德者耶故聲氣潛通聳懾羣動望如慶雲就如春日吾師乎吾師乎無遠不服儻在茲耶則向之稱先生以任以弘爾者洵其揚扢者耳安足以盡先生

崇禎十四年辛巳六月望日門下晚學東陽盧洪澜頓首拜撰是日書完夜夢先生同一僧來謂澜曰再煩於家下索疏頭乙張澜曰先生且住樓上愚往索之見壽卿兄出水仙圖一張曰真神仙之遺蹟也異哉余覺即起續

其尾曰先生諱繼儒字仲醇又稱眉公又稱
白石山樵仙逝於崇禎十二年九月廿三日時
年八十有二

洪瀾謹附識

眉公府君年譜

世宗肅皇帝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府君生于是年十一月甲子初七日庚辰丙
戌時　大父濂石公時年三十有九

三十八年己未

三十九年庚申

府君三歲八月初十日先妣衛孺人生宣城
伯喬也

四十年辛酉

府君四歲知字學

四十一年壬戌

府君五歲大父膝上授書輒成誦二月十三日先叔諱緝儒生字叔眞府庠生

四十二年癸亥

府君六歲甫命名　字仲醇入小學就傅錢公曾大父怡松公絕憐愛之往返必肩負以行府君即不好兒美師亟稱曰此汗血駒也當非凡品

四十三年甲子

四十四年乙丑

四十五年丙寅

府君九歲就傅周雲汀局長州人鯫寓慧燈庵之南足蹴爲里塾師頗好吟詠雜蒔花竹籬豆夏月露坐孤吟其下府君晚必往侍相

與耆老問難竊意詩詞私號曰半石山人三
十年後得周少谷贈雲汀一画裝演成軸懸之
中堂設祭而酹之
穆宗莊皇帝改元隆慶元年丁卯
府君十歲毛詩書義皆通達
二年戊辰
府君十一歲負笈先伯翼龍公讀書于五里
塘之丙舍先伯本姓紹大父艱子受友紹氏
托遂與聆焉取名紹儒不忘本也補庠增
生府君執友于之愛終身不渝殁葬祖塋之
側
三年己巳
四年庚午
府君十三歲習舉子藝
五年辛未
府君十四歲旁及五經子史慕戰國策不得誤

從總戎家借之後手摘一冊以藏

六年壬申

府君十五歲外祖怡竹衛公世居與先壠相望晨出暮歸必聞讀書聲不輟心嘉之即遣先舅同事是冬先妣內璧焉

神宗顯皇帝改元萬曆元年癸酉

府君十六歲翼龍辭大父曰大弟今日非我所能御也其天姿英敏才情橫發吾且當拜下風敢冒師耶幸擇名師無負重委故遣入城北商繩武何先生

二年甲戌

府君十七歲博綜六籍百家晚必挑燈手一編不雞號鼕竭不就寢十月病寒病瘧幾不起有神醫王企雲胷之驚詫曰此兒豈可漫視不獨吾松一寶乃天下之至寶也每喜食新爲濕熱所蒸我治立瘳項歸以冬米肥鴨

人參見貽大父疑其誤遣訊之曰我爲天下
憎此寶豈於而父索謝耶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五年丁丑

府君二十歲行冠禮

六年戊寅

府君二十一歲就童子試華亭邑侯楊公奇
賞之取冠曹耦徐文貞公與大父交聞之亟
欲延見時府君以青衣小帽往文貞偵知闇
者立索騶衣出迎因講時習之學嘆服不置
先達之不輕後學如此是冬嚴寒文宗駐節
宜興米堅不得前府君自毘陵徒步而赴又
奉江陵新令大縣不過二十人名在第七

七年己卯

府君二十二歲先妣于歸而當嫡大母之病

考妣日夕藥裹間衣不解目不瞚初未知有
新婚也未幾謝世執喪一如考亭禮卜葬五
里塘之祖塋是年館于范長白家凡得糈悉
進大父母以贍菽水

八年庚辰

府君二十三歲館於王昇之翼明家一時同
社如唐文恪董宮保方學憲何士端每試必
互相冠軍

九年辛巳

府君二十四歲館于姚與元龍同硯席率先
叔以從

十年壬午

府君二十五歲館于姚八月赴棘闈于南都
廿三日夢蓮生

十一年癸未

府君二十六歲館于婁江王文肅家與辰玉

太史讀書支硎山多倡和得受知于琅琊太
原四先生
十二年甲申
府君二十七歲館于婁科錄見遺後以遺才
觀場遂視功名如嚼蠟矣
十三年乙酉
府君二十八歲館于婁
十四年丙戌

府君二十九歲謝去青襟郡侯喻公及諸薦
紳再四慰勉不能奪即文宗亦咄嗟爲異事
具呈有云任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
見則同老父年望七旬能廿晚節而某齒將
三十已厭塵梦揣摩一世眞如對鏡之空花
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既稟命于父母
敢言告於師尊嘗笑雞羣永拋鵠肉讀書談
道願附古人

十五年丁亥

府君三十歲嗜長生之術設館委巷一時負笈者皆知名士買乞花塲於小崑山班竹千竿草堂數椽乞四方名花以祀二陸府君有一時兄弟眞豪士千古蘋蘩但老僧之句王元美先生撰記名賢題咏甚多載郡志歲大稔上書政府請蠲賑

十六年戊子

府君三十一歲歲大饑設館沈氏荒圃即今何園之觀濠堂也有寒生不及餐飧勑老蒼頭煮糜以佐讀如李九疑陳白石自嘉禾來

十七年己丑

府君三十二歲以舅氏宮諭下第歸貧不克延師有感而願訓其子長汝麟次汝豸次汝成皆門下士也顧光祿正心指十萬以助役府君贊襄籌畫居多光祿慨然樂從行府君意

也十月先妣秉家政

十八年庚寅

府君三十三歲館于楊

十九年辛卯

府君三十四歲自謝諸生後澤夫徐公時相慰勞曰吾子早遂初服輕視青紫志誠高矣奈食貧其如堂上甘毳乎慨贈田五十畝爲館餼是年遂同事澤夫于文貞公之水西園

十月二十日男夢松生

二十年壬辰

府君三十五歲與澤夫稱莫逆交澤夫善病秋遊恬以孤見托府君課督其長公子室如親子弟而于室一生執通家禮甚恭後且與次子代高締絲蘿焉

二十一年癸巳

府君三十六歲館于徐

二十二年甲午

府君三十七歲館于徐擬臨場十策有籍以獵科第者甚衆七月十八男夢草生蓮産大父夢僧画蓮花于地云侯汝孫覺而命名松産朱大母夢曾大父怡松公抱子來授轉授先妣後以命名艸産獨無夢時府君在白下得唐六如夢艸圖一卷歸以命名詳王文肅卷跋中何事之奇而偶合如此

二十三年乙未

府君三十八歲嘉禾包學憲瑞溪公延廸鴻逵鶴齡二孫同事者如御冷錢公懷槎沈公玄海項公昭自錢公沈白生昆仲後先皆巍科上衮極一時之盛比府君衡文無諱諸公微得切磋之助時付秘笈於梨棗

二十四年丙申

府君三十九歲二月罹生大毋朱孺人之痛哀

毀骨立幾至滅性大毋嫌于嫡故拮据殆殮
必無憾而後即安五月赴館南湖纂建文史
待成因屠侍御叔芳題請革除諸公遜其署
名刻行于世屬羅文崗寫小炤而平泉陸文
定公手題贊曰冲兮其衷粹兮其容中逃名
乎山澤早求志于章縫身同霧豹學擅彫龍
其豪氣如陳元龍德行爲陳仲弓君其圖之
將無同又屬黃葉庵秋潭耆宿記其歲月

二十五年丁酉

府君四十歲築讀書臺于小崑山之陰舊傳
有神虎穴依崗負壁搆堂五楹扁曰婉娈艸
堂蓋取士衡婉娈崑山陰句也董宮保題柱
云賢者而後樂此衆人何莫遊斯題壁內則
云人間紛紛臭如矧何不登山讀我書信非
虛語壁曰藤蘿池曰墨池左通泉脉洧洧品
曰白駒花陰竹篠地不數武遂爲九峯名勝

隨同宮保請北藏以鎮茲山閱經三載經閣
巍煥峯洲映帶遊展相續時有惑于堪輿者
欲毀經閣府君請之當路力爲護持實茲山
之韋馱也是年乃瘧鬼爲魔呻吟杖策大爲
欠事

二十六年戊戌

府君四十一歲朱大毋生壙築于祖塋之末
穴府君向不自安訪青鳥家友覆精討得地
天馬山經紀新阡凡左右寸椽只尺不惜厚
值更結丙舍敗題覆礎壘壘如蟻穴燕巢蓋
欲與大父合窆焉大父堅拒云汝不忘父毋
我獨非人子而忍忘乎況我築壙時汝未育
也而又奚忍棄之議遂寢大毋獨葬壬山丙
向之玉穴

二十七年巳亥

府君四十二歲吏部冏伯王公延訓子瑞庭

瑞穀于鳳洲之西宅男夢蓮婚娶孟氏禮部
郎孳里公女孫也選論膳刻於善肆

二十八年庚子

府君四十三歲館于王涇陽顧公及諸名賢
招入東林講社府君謝不往

二十九年辛丑

府君四十四歲楊廉夫陸宅之陳惟善皆元
末人向稱三高士也同葬于天馬之東麓有
宮碑存府學之崇德堂府君請之郡司馬燕
公遷立墓道至此同宋旭宋懋觀蓮儒慧解
二詩納掾文而祭之曰衆墓壘壘堙山填谷
先生之宮尚衛樵牧來奠一觴春草空綠異
代知已慰爾幽獨三月初七長孫增丁生後
痘殤刻逸民史於新都吳氏

三十年壬寅

府君四十五歲元旦次日大父濂石公盥櫛

後微覺畏寒項刻愈甚府君曰年躋八十有四此壽終也不當以藥石攻惟率子姪跪誦佛號以經紀後事爲亟初四辰刻端坐醉翁椅而逝府君哀號不欲生斷暈啜粥每上祀涕泗沉沉下也權厝中堂之左日訪堪輿再卜吉壤秋夏仍舘于王吏部家

三十一年癸卯

府君四十六歲舘于王男蓮入蘁庠時有孫

道人狀朴口訥一聲彌陀而外莫知其他凡道路橋梁樂爲募新募建秀野秀南二橋後發悲願擬築秀州塘謀諸府君府君曰此塘爲浙直通衢必須聞之鹽使者所轄兩地且鹽務力可易辦遂同金壇王太史宇泰轉聞左公蒙卽會同撫按詳批蘁亭河工銀二千兩道人具領五百金內多勒費十不得五僅買石刻于塘埠其後千五百金不知飽于誰

人婪腹惜哉刻品外錄于婁江

三十二年甲辰

府君四十七歲館于王是秋得吉壤于神山之西取盧峯發脉也前對天馬後峙細林以卯山酉向立穴而造壙極其精好是役也蓋以大父從庶慈於禮合嫡困於時故分葬焉且念子姓繁毓叔貞貧不贍另塋必如是子孫皆可附于兩山之昭穆意甚盛也

府君四十八歲檇李項屘虛以秘書省歸籍耕經耨史更欲搜討竹簡韋編山鑱琢刻而縱讀之賚贄授飡於九溪橋之別業府君夢謁文昌曰宣陳某上來左膝少一骨可補之命司祿神旋持一骨二寸許斜插而入夢覺脉脉若有生動後呂仙亦云曾憶補骨事否琴川耿矣新子由祠建絃歌樓延四方理學名

公開講社府君以疾辭

三十四年丙午

府君四十九歲仍于項有梵儀泖橋澄鑒寺僧也秋挈游武林記云梵公遊不出五百里今秋與余入西湖望錢塘謁雲栖老人飜天竺歸又入餘杭至洞霄宮探栖貞大滌二洞自詫爲生平奇遊旣返棹又沿谿至嶺山大雄石壁巖瀨不勝記是處皆有綠竹丹楓幽

凹之區可結靜室恨無馮海粟倪元鎭輩又與中峯結幻住相等因嘆息久之然與粥飯僧端坐一室數薪較米暮皷晨鍾梵公所得已多不致青山笑人也

三十五年丁未

府君五十歲得新壤于東余二月開土築壽域隨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覲先生割童山四畝相贈遂構高齋廣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

株皆名種秋大稷隣不聊生府君刷土洗石
迂廻宛轉搜路于巖阿曲澗中筆資不繼問
諸質庫曰古人因荒興作即此意也後若徐
若董園圃相續向有施公祠亦一時效靈而
郡邑之禮香祭賽并士女之遊冶者不之諸
峯而之東奈矣

三十六年戊申

府君五十一歲吾松十室九空嗷嗷枵腹將

有揭竿而起者府君急告當路請蠲不得則
請賑請賑不得莫若煮糜于是檄青兩邑設
粥局于鄉城鄉紳學博孝秀皆董之府君首
倡天馬捐資作竈一切所需雜件并脩橋梁
道路顧募執事五十餘人自晨至未日給粥
百餘鍋水必清泉米必瑩白郡縣時臨看驗
有偵探設燕以俟者府君曰此救荒也豈飲
食求媚耶上官享之必不下嚥郡侯張公邑

侯聶公以非時至府君但進粥二甌艸蔬四
碟而已識者聞之皆嘆以爲知體喜有四方
之好義者米豆之外果餅鹽豉種種樂助比
之它所更覺饒裕共計四十日竟事麥秋有
望農作將興于是造冊送縣每名給米二斗
四方沾恩者遠近十餘里無破冒無濫觴即
僉大戶何某僅稱備員而已所餘米炭變價
買腴田若干以贍本畨之役集有煮粥條議
可案也

三十七年己酉

府君五十二歲淇園楊公總督南畿學政歲
科竣一切有關風化例當具疏上聞時訊司
理毛公方正學子孫何在擬建祠表章不知
何地可祠正學革除之後子孫諱方冒余雖
居松而人罕有知之者一時安所置對楊公
即郵筒俯問府君條答詳明附請王洪兩學

博可列薦剡否以其効勞于文正忠宣二集也又爲劣等諸君可邀去後之恩否楊公鑒無他悉如請祠曰求忠建于崔城書院之舊趾子孫給衣巾奉香火余氏得配饗焉府君與董宮保俱有記王諱道原得薦擢諤嘉尹洪諱雲翼得薦擢於潛尹而全直之劣等諸君竝收府君一轉念間其造福于斯文不淺府君未嘗挂齒頰使一人知之其爲隱行類如此雖然非楊公聽善樂從何敢望也府君亦蒙特疏薦舉下部未覆此亦夢想所未到子孫惟有感恩銘德而已二月男蓮繼娶金氏鴻臚素庵公女也

三十八年庚戌

府君五十三歲澄鑒寺居沔上衆刹之中如孤臣客卿遊人罕到府君自丁未二月泊舟夜訪見老衲古朴淳謹僧雛屏暈酒延師授

書因思勝國時楊鐵崖趙松雪曹雲西輩嘗
往來泖上今僅見春雲空水耳嘆息而去是
歲始留憩焉愴山門傾圮大殿廊廡幾與鳥
鼠爭席乃首倡乞緣于諸同志竭蹶補苴手
植榆柳扁額題咏爲之一新寺僧亦焚脩好
學數年之間非復曩時舊觀巍然爲諸山之
雄矣僧不忘府君金湯建祠以志報府君有
重脩泖橋澄鑒寺記

三十九年辛亥

府君五十四歲夏秋至冬半仍留泖橋寺有
泖橋稿又有九日食新真有福經年高臥類
無情之句男夢松婚娶宋氏憲副遜庵公孫
女也是年含譽堂田舍成

四十年壬子

府君五十五歲築青徽亭于高齋之後背負
崇崗腹買古墓之虬松四株府君曰以代名

人古畫時懸草亭但恨無飛瀑千尺界之空
青鈍碧間耳天馬細林橫亘如黛尤可供夕
陽晚眺也

四十一年癸丑

府君五十六歲季春過洞庭之莫釐憩翠峯
寺退居中以雪竇師遺踪可作寓公時從王
尚璽遂之請爲刪訂文肅公藏稿有文草奏
草牘草三集若文肅公建儲羽翼之苦心與

條對六曹九大鎮之懇欵炳如日星而一生
之相度相才相業盡于此矣募翁氏請藏經
建閣以鎮茲山山壑界石梁至今往來稱眉
公橋云

四十二年甲寅

府君五十七歲得高氏故墟僅存小房府君
去其頹垣亂礫因樹設門接以短廊中額水
邊林下房瞰山涇步通林藪聯云漁釣竇中

樵吟葉上蓋實境也透迤而進連施公祠酒
帘茶竈擊轂摩肩三春茶筍芬芳雜以兒弄
細瑣數百年空谷一旦頓成市肆而香草鬱
一席地紅綃翠袖嘯歌絃管之聲中宵不絕
矣

四十三年乙卯

府君五十八歲結蕘庵于墮驟坡下爲兒曹
讀書之所坡有紫篁翠栢間以脩梧高柳赤
日可蔽平坡可容數十人壘石高下以便箕
踞灼暑中府君挈伴相與竹爐藤几納凉閒
奕其間少遜而北則采藥亭松杉雜沓時有
山僧野叟草衣笻杖點綴行遊宛然趙伯駒
兄弟高逸圖一幅也故題試茶四言綺陰攢
蓋靈草試旗竹爐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淡
茗戰而肥綠陰滿路永日忘歸

四十四年丙辰

府君五十九歲男夢草婚娶俞氏茂才元濟
公女也摹勒東坡帖二十八卷名曰晚香堂
蘸帖行于世
四十五年丁巳
府君六十歲青浦邑侯徐公舉賓筵大典府
君苦辭以安愚分有云鄉飲之義本之憲老
乞言因之化民成俗禮經慎重大誥森嚴子
弟不當與聞鄉邦聽其惟允周旋庠序萬民
環擁目前發覺貪頑全家謫戍口外豈云兒
戲有赫王章某也何人謬膺斯舉居恒隱慝
如冷暖之自知平旦幾希恐幽明之非責小
則叢沐猴之誚大則促聽蛄之年聞之浹背
汗流念及使人心怖大抵鄉評失實故鄉飲
或至濫觴若使鄉飲又輕即鄉賢亦同塵飯
漸不可長所損實多竊嘗感慨于此寧忍躬
自蹈之慎乃厥初請從某始況草茅下賤分

庭之抗禮何安而蒲柳餘生末路之品題未
定月旦可畏風化攸關必欲强顏就列自當
引分而逃焉敢累臺下藻鑑之明庶幾識人
間廉耻之事若冈二天有如皎日
四十六年戊午
府君六十一歲搆老是菴後蒔脩竹前植山
茶海棠董宮保題右曰南榮偃曝左曰服炁
者神明而壽後列厨扁枕萃藏浜以停舟楫
即舍譽堂之耳房也
四十七年己未
府君六十二歲由舍譽堂結一亭爲代笠此
山谷老人所書也由亭渡石梁一灣則頑仙
廬在焉向爲延客之所兩旁支藏書槖墉竹
藩東有隙地橫剌半榭叢篁布密日色罕至
夏則避暑焉名曰東籬亦書學博士米元章
所書也

光宗貞皇帝改元泰昌元年庚申

府君六十三歲婁江王慶長賚黃山谷此君軒石本見貽府君向移密篠丹楓于前澗曲池環匝遂營軒五楹以石本磩之右壁凡名賢見訪輒下榻焉今擬改家祠以祀府君向蒙鄉達及郡邑捐資建祠于山瘠已非府君素志不肖力辭不得垂久未克樂成故以此軒肖像其中以爲子孫香火之地庶幾不負

合郡盛舉而先靈亦妥矣

熹宗哲皇帝改元天啓元年辛酉

府君六十四歲夜坐閒寂偶自敘東余始末云余山居有頑仙廬有舍譽堂有過庵有老是庵此在南山之麓也有高齋有清徽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陽者也有此君軒有喜庵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岸者也山有松

有杉有梧有桐有樟有梓有桑有李有梅有
紫薇有叢桂有楓葉有杏有椿有石楠有脩
竹其下率有之但多西府玉蘭紫藤海榴臘
梅大柿高柄大紅藕花蘭蕙五色薔薇及草
花數百種山居有蕪東坡石刻風雨竹二碑
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
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朱巨川誥
倪雲林鴻雁泊舟圖又良嘗草堂圖黃崔山

樵皐齋圖錢舜舉茄菜圖馬遠和靖圖梁風
子陳希夷圖梅花道人竹篠圖高望山奇峯
白雲圖范寬釣雪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
沈以及玄宰不勝記山莊有漢鈞文鼎金鳩
首橺葉笠楊廉夫鐵冠木上坐松化石陸放
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及圖書萬卷山友有
田叟漁丈人旦旦先生阿誰翁方外有達老
漢雲栖老人秋潭麻衣和尚蓮儒慧解了微

古氷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兎今有兎矣無盡
眷今有画眷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衆源
近漸子眞谷口矣東坡云行年五十世間滋
味已畧見矣此外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然
哉然哉

二年壬戌

府君六十五歲魯齋章公欲擴西南郡城相
土度材歷有成筭府君慮設處浩繁又値民

窮財絀且城內外之塚墓居房多所未便莫
若以金山衛改州改縣較易於城于是作金
山衛議章公立府君小傳又特疏薦揚不意
傳稿存而疏草佚也

三年癸亥

府君六十六歲居白石山生平無姬貳與先
妣莊敬如賓少食貧十九在舘不問生人産
間一抵家賓至如歸先妣走爨下啙嗟而辦

往往樽空罍耻則脫簪珥繼之奉事大父母
晨夕上食必欲得其歡心布衣蔬食率先恭
儉親從機杼以佐不給是以府君無內顧憂
十二月二十四日無諸痛苦側身坦化享年
六十有四先三日勅簡遺簪墮簀分贈親族
子姓以及童僕執喪布素纖悉無遺時云前
有送閻文二人宜厚餉之命三日後可來語
諸媳曰此即世間拘人牌票等耳遂禁絕暈

穢臨逝自內寢以至中堂滿聞沉檀之氣經
時不散家衆咤爲異事蓮夜夢先妣從石梁
行從幡幢引導想一生仁德之報不爽五月
侍御吳蚪請求經明行修之士如陳　李光
縉等徵詣公車庶幾執經問難之風

四年甲子

府君六十七歲孫仙覺生聘許氏中翰元祐
公孫女也以癸未入郡庠夫府君之愛仙覺

也得之晚年勝于掌珠稍長出入必率以侍
日行以代杖閒以代爻眞有不能頃刻離去
者出就外傅手刪大學衍義詩譜史約孫武
諸書日夕亹訓之偶見有異書異人異事輒
令錄夜授爲餘課若問對如流則喜見顏色
厚賞以鼓其精進向往之氣惛不得見其食
芹誠終身之遺憾也
五年乙丑

府君六十八歲昏有沙彌請佛法教誦若帚
二字誦若則失帚誦帚則失若誦至三年忽
然上口遂爾大悟是歲府君于白石山之西
南隅有曹氏舊趾昔圍西糸左右支拓十餘
畝濬池創庵故曰若帚摹盧鴻草堂圖式爲
簷茅蓋壁粘土泥廣植名花異卉右辟香積
使名衲挂拂焉藕花紅白二沼夭桃垂柳半
似武陵風味秋則橘柚離離芙蓉旖旎跨兩

虹而至或避客了筆墨逋輒往匿焉此山居之別一淨業也十月日吉時良先妣與亡室孟氏克襄大葬

六年丙寅

府君六十九歲依山結棚藤花古蔓附麗菁葱自出籬落以迄水邊林下築以長堤羅以偉木流泉激激其下遊人踏堤盤礴繹絡如雲所稱綠陰清晝庶幾近之

七年丁卯

府君七十歲葺來儀堂于鳳皇山是房得之楊氏未落成而旋棄之府君墨以湖石繚以堅垣庭廣戶敞儘堪容膝府君樂而授老焉幷工修營半載始克就緒位置草率具體而微是冬遠近介餘者統縉映帶竹肉韻生此亦鳳皇山未有之事也

今上改元崇禎元年戊辰

府君七十一歲五月修郡志于東郊郡志自
文禧顧東江公後迄今百二十載其間因革
損益必當重加釐正以昭來禧凡至郡侯欲
興此舉而鮮有勝其任者方侯禹脩再三屬
之府君府君勉諾其請日但當具稿草以待
當代名公巨卿若總裁則某奚敢是集諸友
于東皐別業各受典記垂三歲始成府君自
今家庖具資釜不費大官供饌筆札雖方侯

時有饋貽即分贈諸同事未嘗私一環半粟
也其緒寫梓工悉俞孝廉彥直董其事詳記
弁覆方侯啓事中

二年已巳

府君七十二歲修志東郊直指王公巡方帖
文行府有本院按部松江訪有隱士陳　者
學窺二酉文擅百家德行冠雲間人推麟鳳
著述行海內士仰斗山養親則甘逢掖以躬

承菽水求志則臥丘壑而結想烟霞此真當
代羽儀可爲國家楨幹者豈容在澗不亟爲
推轂爲此即便查例將隱士緣繇速速覆酌
具詳以憑薦舉持聘

三年庚午

府君七十三歲郡志成募修南禪寺山門得
還舊觀四月光祿寺卿何喬遠奏爲荐舉德
行文章之士仰祈旌錄以光聖治以隆聖化

事開列同鄉數人有職又推之鄉以外如孝
亭布衣陳　職未識其人而久讀其書見其
博綜典故譜通時務眞有用之才而浮之江
湖此一臣者亦當加以一秩如先朝文徵明
故事者也奉
聖旨士習日漓宜加風勵這所奏薦着該部議
覆是秋遷高齋於水邊林下之平壤更曰菜
香庵季冬丁清惠公以救荒助餉賜宮保建

坊公欲疏辭改致仕以從先志衡寒入山商之府君時府君在驒鄉夢與陸文定縱論掌故聞丁公至肅衣冠以迎丁公耳不聰語多筆授府君止其辭爵恐爲時輩異同書曰不求得福亦宜遠禍丁公憬然曰余昨暮登舟夢一白衣翁曰此行當轉禍爲福今得先生教符夢告矣敬如命兩公之神交于夢寐蓋如此

四年辛未

府君七十四歲給事中吳永順薦舉有云伏覩會典洪武元年詔懷才抱德之士所在官司用心詢訪具實申達以憑禮聘累朝詔令亦間及之

英宗天順元年聘吳與弼

憲宗成化十九年授陳獻章爲翰林簡討獨神祖用人其難其慎獨不難於來知德瞿九思

豈非太平之榮觀古今之盛際哉今之稿項
巖穴誦讀堯舜者豈日乏人如松江布衣陳
淹通今古聞達無干比則廷臣楊廷筠章
允儒何喬遠吳甡吳用先等各各開薦非職
私言獨不可一貫弓旌以襄盛典乎十月先
叔謝賓客府君命蓮拮据後事附葬大父之
穆位
五年壬申

府君七十五歲松郡白粮解戶內有縣充惠
桂二王祿米者一承此役無不破家殞命府
君遠稽會典近察戶部堂批先創條議上之
郡邑後復力請諸臺曰江廣之米甚賤而反
以三吳貴米遠輸江廣順流而下三吳逆遡
而上比運有部院光祿咸規王府則羣璫橫
梗勒索其害不能殫述況吾松有次白而無
上白則二王玉粒之供不在是莫如折價解

之彼處布按移文二府庶解戶無交納之苦有身家之倖矣賴當路俯從其疏得請而吾松祿米之煩得以解懸可垂永世之利也

六年癸酉

府君七十六歲四月工部侍郎沈演安攘疏內偶舉府君得陳所見以備進呈採擇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建堡屯鹽等事前已有旨還着設法餉行據奏時事多艱臣子宜專心幹濟說得是欵惟以言事課功如有挾私偏執妨廢職業的必罪不宥所舉陳　果否學識可備採擇該部併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建堡屯鹽等事聽該部具覆外所有薦舉陳一節係隸本部職掌相應摘覆案呈到部看得陳　江南名士也識通今古學富經綸蓋有用處士不徒以筆墨文章妙天下者但其

人抗節烟霞忘情軒冕榮心仕進非其志也
誠令其一吐胸中之奇規畫當世之務計其
所言必有堪備借箸者也工臣孜孜於隱士
諒自有真見謹覆議具奏合無勅下臣部行
該撫按令吐其奇代塵
睿覽恭聽
聖裁或亦
聖世博採嘉言之一助也

聖明裁奪施行崇禎五年四月吏部尚書閔等
具題奉
聖旨陳某果有嘉謨讜論足極時艱着自條奏
送該撫按進
覽欽此欽遵爲此合咨巡撫應天僉都御史莊
巡按監察御史陳轉行蕪松兵備副使蔣及
本府方署牽亭縣事張立簿摘催某恭奉
聖旨

憲檄不勝惶悚竊惟
聖主乘乾清時開泰而猶勤勤虛心下訪宣之
使言即洪範謀及庶人大雅詢於芻蕘何以
過此但某聞之先師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又誦
高皇帝聖諭云一切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惟生員不許大哉
聖訓以垂示士子謹身寡過之藥石也某每見

後生秀才輩慷慨而談經綸揣摩而窺時局
心竊駭之以此久遁荒山自安樵汲豈有嘉
謨讜論足以佐廟謨而濟時艱者乎記曰君
子善謀小人善意某一介草茅也師友不多
見聞不確何敢以草茅意安攘大計又云老
者謀之少者斷之某七十五老農也精力日
減疾病日增何敢以老農謀安攘大計人臣
之罪莫重於妄言人品之陋莫甚於無恥若

强不知以爲知借無用爲有用此清議之所
難容而亦聖世之所不宥者也懇祈俯憐老
病情形達部停寢條陳雖未展耿耿入告之
誠庶幾免曉曉出位之戒矣

七年甲戌

府君七十七歲章工部贈山四畝向傳有佳
穴府君營高齋幕之後遷山足是年鑿穴石
頑土淺不能容取他土淹之適一人拾白龜
以獻府君異之曰龜不産于水而産於山得
無天以此龜啓我乎遂鋤之初得石卵數百
後得黃土堅細香潤至丈許乾位見似石非
石似土非土宛然一門週回石欄中縫一線
更去土三尺則下若有戶限者府君懼洩氣
不敢深入止此築生壙一具遠近聞之爭相
異視七年庚辰府君始寢窀焉至今不封不
植遵遺命也是年特

旨命在廷諸臣各薦賢才以備採擇而侍御魏
公士章素不識面而以府君姓氏上
聞
八年乙亥
府君七十八歲郡侯方公舉鄉飲大賓辭謝
一如青浦建呂仙祠初呂仙降於族叔萃江
家問云見汝多善行曷不施藥叔云有是念
無是方仙詔云汝於南城埠當有一賣方者
汝得之明往見一丐者握板四片諦視之果
鏏三十六方叔奇駭囑之以歸府君喜而構
祠肖像于山中方營建聞空中鶴鳴輒夜旋
繞不止祠成乞藥問籤者皆奇驗一日府君
同友携榼祠中飛錢數百飲酒盃內一錢酒
盡盃下一錢以示上口下口之義而辦香瞻
禮相與連舟接踵矣八月詞臣黃道周辭職
疏內有云雅尚高致博學多聞人皆老成足

僻顧問則臣不如萃亭陳某者

九月丙子

府君七十九歲撰時藝十餘首皆從枕上口

授仙覺又與吳長卿問析書義十餘章雖云

訓孫實發千古之秘

十年丁丑

府君八十歲江西巡撫解學龍題爲　聖世

闢門運隆三五懇崇名世耆英兼廓薪櫝盛

典以光鴻化事竊惟虞廷儀鳳登庸式廣明

揚渭叟非熊優異宜超凡格我

皇上詔行保舉俾科目中未盡之人材一一網

羅無軼隱鱗伏羽並耀光明自此而守令得

賢民無失所致治神謨卓越獨隆千古矣惟

是保舉數內有齒崇道重儼然名世耆英未

應概以方旌嘗例責其赴部就銓者臣得一

人焉則華亭徵士陳某也身謝名繮神酬學

海處獻畝而覺先任重莘野風高本經術而
翼古起衰昌黎功遠文章命世眞彌鄒魯之
于城匡濟填胸不愧巖阿之宰相藉使某而
少壯也即出其緒餘而爲守爲令亦何負於
龔黃卓魯之選耶獨念某老矣方今正躋八
旬海內尊爲人瑞晚香之譽天壤芬流當此
皤皤黃髮而縶以墨綬委之簿書非其時矣
臣愚以爲爲國求賢莫先於旌厲之啓沃侍
從之論思如某者合應特詔褒徵以備法宮
之顧問黼座之諮訏未可以其不就守令之
辟而遽聽其高尚也竊按正德中江西處士
吳與弼隱居講學潛德上聞
孝皇帝遣官馳聘乘傳赴京賜見便殿擬授與
弼以坊諭之秩與弼固辭不就遂陳十事而
歸熙代芳摹班班具在今某之出處本末學
問淵源畧同與弼而才贍救時籌精應變致

君堯舜之嘉謨較有十倍於與弼者仰祈
皇上允炤與弼事例優某以特隆之禮庶考槃
首彥頓回遯志於清時而招隱明綸終弋高
賢爲公輔保舉虖思於是而益加弘遠矣伏
冀
皇上勅下所司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華亭徵士
陳某特　旨敦延迴超保舉之格則禁近增
光而啓事生色所裨於綦隆之治者非淺也
時當不諱賢立無方竊附以人事君之義不
覺獻曝愚誠冒昧披瀝統惟
聖明裁擇施行
自春徂夏搆古香庭院成日夕婆娑其中十
一月當大耋懿親舊串捧觴上壽者步武神
清之室是年遂不入城市矣冬立三斯亭于
生壙之右葢取歌哭聚族之意云
十一年戊寅

府君八十一歲屏跡東余猝聞流寇披猖中丞直指檄有司折毀城濠民房一時震動府君懇之方郡矦曰訛言易煽全賴上官彈壓鎮靜今若先卸民居未防亂本先示顧形民心一動將來不知究竟矣方矦俯從而止至今城內外之得以鱗次而安堵者皆府君所挽回也

十二年巳卯

府君八十二歲夜寢頽仙廬日處古香庭院往來不數武晚必焚輿以從倦于應酬而子墨未能謝絕如陳鹿苹碑記許繩齋志銘乃絕筆也是年無大恙自覺軀重膚痒起臥不時春夏值兒覺中寒幾入鬼錄日從事於醫禱而府君之神情亦漸困頓矣九月望後命蓮延名衲于菜香庵誦經禮懺至二十日放焰口一堂上報親族下薦交知一日而沐浴

者三日飲泉茗勅斷毛血毫不及家事一語
已喃喃但誦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至廿三日
申刻左手結印吉祥逝矣遺訓云啓予足啓
予手八十年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
秋鳶飛魚躍又云大斂小斂寸寸拘束古先
聖賢裹以時服今其時哉萬勿循俗所見斂
布分送寒族內哭外哭神竈感惑勿發一聲
靜如空谷去來堂堂無拘無束請以諸淚彈

向花木子孝孫賢守此遺囑爲善讀書一生
無辱首七之夕臨附乩語內多隱讖後署掌
訣部水奎光眞人幷左手和尚等語府君平
生飲食臨逝結三山印悉從左手而晚建神
清之室似於二教有宿締云
大抵年譜與國史郡乘同體取覈不取文不
孝幼不學壯不敏日今頭顱種種矣何能寫
府君之萬一哉僅云廬載歲月遙憶記聞而

已若樂善不倦出自性成此又在語言文字之外者也府君自少垂老取資于禿管殘煤子弟糈悉以奉親亡　　維爲生活大父所遺無中人產俱遜先叔無染指而且爲之贍養婚嫁存歿如一日中年自小崑天馬細林東佘鳳皇拮据凡五峯墓田不及半傾至荒丘瘠壤歲輸動以百計西歸之頃坦無私語藏無餅金自外惟遺編萬卷落落山廬而催殘

已過半矣蓋以賣文之外絕妄漁愧干請交大遊廣時與山水花木作緣隨有隨散一生似動而靜似靜而動客衆厭其溷客去苦其寂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晨非棆舸龍潭則曠室郊外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兼葭蘋蓼間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不盡不止也索不洗不返也如是而暇爲子孫計哉雖然嘗懸觀井圖以自勗則臨深履薄

之念曷嘗斯須去懷也迫除郡邑遠近例有
歲寒之餼府君自寡至多分緘袖中值貧窶
及交知老弱輒量出助之曰某何人斯敢叨
上官暖俸之賜揣分過福且當代上官種德
耳居恒無貴賤僧俗凡乞覓緩急未有不如
意以去不責報不市恩墓隣數十家春夏非
白粲則木棉以鼓耕作至於助葬掩骼真有
脫驂麥舟之風冬置藁荐自里田養濟以及
驛遞囚圄分給惟恐後寒夜途行聞驛夫挽
舟聲必停橈煮糜以濟饑寒僵仆者故于鍾
賈山倡建甘露亭賴慧解上人夏施茶冬施
姜湯黑夜施燈往來行脚有老病不能頓跬
者三時授飡待其健旺而後遣迄今三十餘
載靡有間也三族之親生籍衣食死賴喪葬
者無算交游中假筆墨作布施授齒頰代津
筏者亦無算一切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宮

邀以補苴鼎新者亦無筭與人談非累朝掌故即先輩典型或稗官野史中可喜可愕之事使人聽之疊疊不忍竟若偶有闐閫不詳之語則掩耳障面而立叱之惟恐其修口不絕也此皆府君之蠕言瑣行遐邇亦有耳而目之者其如上闢軍國下係衆梓時切桓發之憂眞有寢不暇甘食不怡吉不啻身懼倒懸而爲之痛哭流涕者也集有條議二卷可

知府君嘔幾斗心血枯幾莖白髮矣四方贊文者履滿戶外未嘗冗倦倩斷必欲摹心神情大會款曲方握管命草草成矣於發潛闡幽處未惕厥吉丙夜篝燈幃幙中屢加改竄肖其爲人而後止亦必寓規諷忠厚之意不忍以庀詞綺語欺塞也交遊幾遍天下矣敢忽視一人輕發一函浪鼓一棹每以錢塘楊子爲限耻作山人游客態嘗云王公布衣之

交僅存一綫于天壤寧使詩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雀所笑則府君硜硜素節梗槩可覩矣嗚呼府君一生經濟之肺腑千古豪傑之作用竟至螢乾蠹老豈不惜哉豈不痛哉所可幸者恃有遺文百卷闡揚忠孝羽翼典謨差吐胸中不了之業俟四刻成全書則能言立言冥中自有畫一也謹敍淚詮次如左

不孝男夢蓮百拜謹述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一

序

二蘇易老解序　易贊序
書經過庭雅言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詩經類考序　毛詩古音攷序
禮記敬業序　五經手抄序
孝經旁訓序　四書微言序
四書素業序　左氏春秋序
批點呂氏春秋序　左粹題評序

批評戰國策序　國策膾序
新刻史記序　史記輯評序
硃批史記序　史刪序
范文正公全集序　二首

門人吳震元
耐庵父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仝纂

二蘇易老解序

論者謂子瞻類孔北海子由類管幼安余謂子瞻非學士乃道人也子由非兄弟乃道伴也蓋得之易老註云吾嘗恨漢田王孫丁將軍之屬各持巧慧小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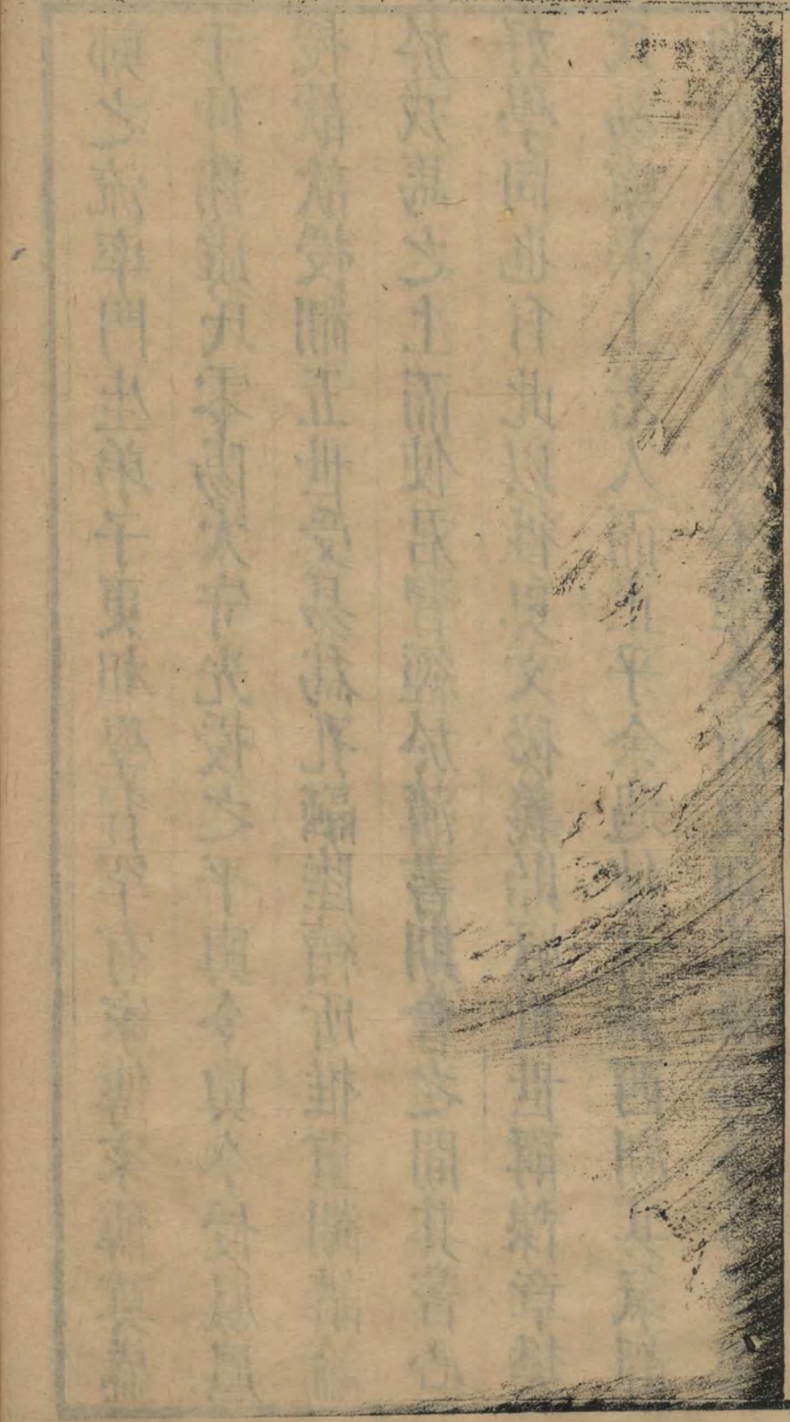
以陰陽災變之學迎合人主位逼顯者無筭而易不傳又嘗恨梁武帝率百官戎服以聽老子唐玄宗立玄聖廟以祀老子而老亦不傳即晉人清言之流老易並行率貯床頭佐麈尾而已似未必精詰也二蘇崛起西裔其學本之老泉縱橫申韓雜糅而出之才太高而不能制其橫氣太剛而不能汰其壯辨太英而不能斂其快忠義感憤太有餘而不能栝其直後先執政心害其能岨嶫之不少置夫所謂執政者其經術文章議論皆世所號爲大有力人也帝問轍與軾學問頗相類否安石云軾兄弟大抵以飛箱押闔爲事信若此微獨朝貴目爲不祥抑亦老易所不載也自後擯斥於蠻烟獠雨之鄉顛倒困辱於刀筆獄吏之手妻孥驚怖朋好斷絕崎嶇憂患而不得出而後刑去浮華剗除宿習沸波定爲止水熱焰化爲冷烟兩兄弟萬里貽書惟磨勘生平學問得力之所在至是始覺易老爲導師恨箋註之不早耳子由老子新解僅寄子瞻祕不出以示人子瞻易雖成學者但題曰毘陵先生而不敢名蘇氏易士大夫生當黨錮

八面網羅土不敢希羌里陳蔡絃歌不絕之風下不敢爲澤畔行吟憔悴可憐之色惟退而杜門著書差度得免而逡巡掩護至身後猶遭厲禁垂數百年而合刻之自今日吳興潘客靜始可不謂難哉初子瞻撫海南著述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其今日客靜之謂耶

易贊敘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人之書安在易是也聖人謂利害非所以爲訓於是更轉其語爲吉凶吉凶信而易始神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而聖人之權亦秘而不可測無論羲文周孔即希夷康節世不以儒目之而以神人目之乃後世談易者反指爲象數而河洛箕疇廢河洛箕疇廢而象數無所麗吉凶無所驗儒者之神通窮矣二氏乘其虛而旋以生災禍福之說邀之故二氏之盛由易學之衰也豫章致虛樊使君精

於易其學傳之渠上老人老人君祖也年七十猶纂易傳義手燭寒暑細書盈篋夜則坐使君燈下授之使君以明經得通籍而老人學易至九十不少衰使君衍而廣之遂成一家言而余得卒業易贊大抵義多者約之使少理幽者張之使著如文人碑記而銘終焉釋氏演經而偈宣焉辭簡韻雋惟京房焦贛之衍繇東方生管輅之射覆差足以當之若景純山海贊文通銅劍贊文雖麗侻事則細瑣豈若樊使君之幽贊神明首關經術者哉漢儒之易抑何丁將軍馬鄭之流率門生弟子更相學習罕有家傳家傳莫盛于仲翔虞氏零陽太守光授之平輿令輿令授鳳鳳授歆歆授翻五世受易爲孔融陸績所推重翻講論於戎馬之上而使君習經於薄書期會之間其苦心好學同也自此以往輿文秘義貽厥世世稱豫章樊氏易寧渠上老人而止乎余遇使君於西湖其氣靜幽而清審非有道不能今而後知其發寤於易者深也更有易塵諸篇洗汰故聞搏噬邪解度必爲儒者神人之書無疑請出帳中讀之余且削松枝塵以待



書經過庭雅言序

桐江胡伯玉先生官司空郎分較禮闈抜擢皆知名士既叅江右藩吏事根本經術非久遂還環山著述甚富如過庭雅言尤其苦心所寓也先生少受澤庵公衣鉢用尚書起家晚課諸子率折衷於書俯而讀仰而思有不合者博採他經子史以及山鏡家刻旁證之如是二十年始成題曰過庭雅言志先訓也漢尚書雖分古文今文然父子師弟皆有顓門名家謹守故聞經數百世不敢變我朝明經取士尚書列在

學宮非訓詁不習非宋儒蔡註不宗而尚書遂同綿蕞青紫以後敝箒棄之誰復有如胡先生孜孜矻矻華首不衰者先生以書解書尋以書轉書不破碎不支離不穿鑿不窠臼如堯娶舜舜宗堯禹脩鯀湯立孫甘盤不遜荒文王不稱王成王不賜郊康王不變禮錄文侯以接春秋之始錄秦誓以料戰國之終非特抉開後來之心胸抑且洗發前人之眼目至於置立圖像掊擊邪解壁冢而下僅見此書惜漢庭諸儒未及與胡先生塵尾相難耳先生壯歲投簪其經術

十未嘗酬一上不爲王者師下不拜通侯爵閉門著書僅僅父子間自相師友然實過漢儒遠甚吾嘗怪伏謎教授常數百人濟陰曹曾從歐陽歙受尚書門徒三千餘人儒者以一布衣靜翳巖曲鼓作聲勢高自品題至使天子賜金錢大官給筆札郎吏上師冢者車乘以萬數雖一時號稱儒者極榮而灼然已兆東京黨禍有識者爲漢儒之多事無寧爲胡先生過庭之雅言也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

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酳酢之間鄭伯有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蘀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即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掊擊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咎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

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韵其齟口者盲師傖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韵韵之韵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盆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跼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簸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群漁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

詩經類考序

仲尼以無言立教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多能曰鄙事而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詩者不佞少嘗心疑之及長而歷覽漢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詩自太子諸王小侯以至大將軍六百石及匈奴新羅高昌之屬皆環列殿下諸儒執詩辨難鋒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生得察舉署吏其惇師老德入屏不趨贊事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質詩甚則束帛加璧惟恐

後若武帝之于申公光武之于包咸多以詩重也上行下甚山澤誦讀之士非負笈咨請則開門教授其生徒往往溢至數千人各自明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六朝稱二劉唐稱孔穎達蕭叔牙專門別學彼此不相混淆比後詩賦興而詩學衰矣然屬辭連累繁稱醜引自不得舍三百篇而別爲之祖我朝明經與前代同弟詩取帖括得雋而後旋即吐之孝廉沈仲容獨否否嘗憮然歎曰詩者思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春秋卿大夫交聘鄰國以微言相感酬酬之次稱詩喻志且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鄭伯子太叔是已其次祭謀父韋孟王式皆以詩諷諫又不獨爲辨難剔名于祿設也若使必待天子修石渠虎觀弘文館故事然後疙疙治詩小者吏大者帝師此於詩猶有市心焉宋廬陵臨川與眉山兄弟退閒無事但以意解詩而仲容亦然能解解之不能解則假道于小序問津于箋疏訓詁其他經史子集百家二氏皆遡蒐博采久則屏幕勝帙墻壁戶牖無非詩者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趙長君詩細呂成公詩

記方之仲容未知其孰優也仲容十年購書詩成而產若洗仲容不諱貧經術精深不自名其多識夷嘿相對如絕不能言人仲容之得詩深矣

毛詩古音攷敘

往余喜梁昭明文選而不解讀賦聞洞庭山有蔡藍田翁精熟文選者三十年矣王元美兄弟聘之教其諸孫及女雛聞者掩口笑曰是翁訓蒙不識字而不知其所訓正古音也元美公兄弟殁余延蔡翁入泖橋寺爲沙彌師且問曰讀選文而不解讀賦可奈何蔡翁曰古之賦手莫過司馬相如陳皇后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賦長門后得立幸又賦大人漢武飄飄有凌雲氣如游天地之間記者曰每奏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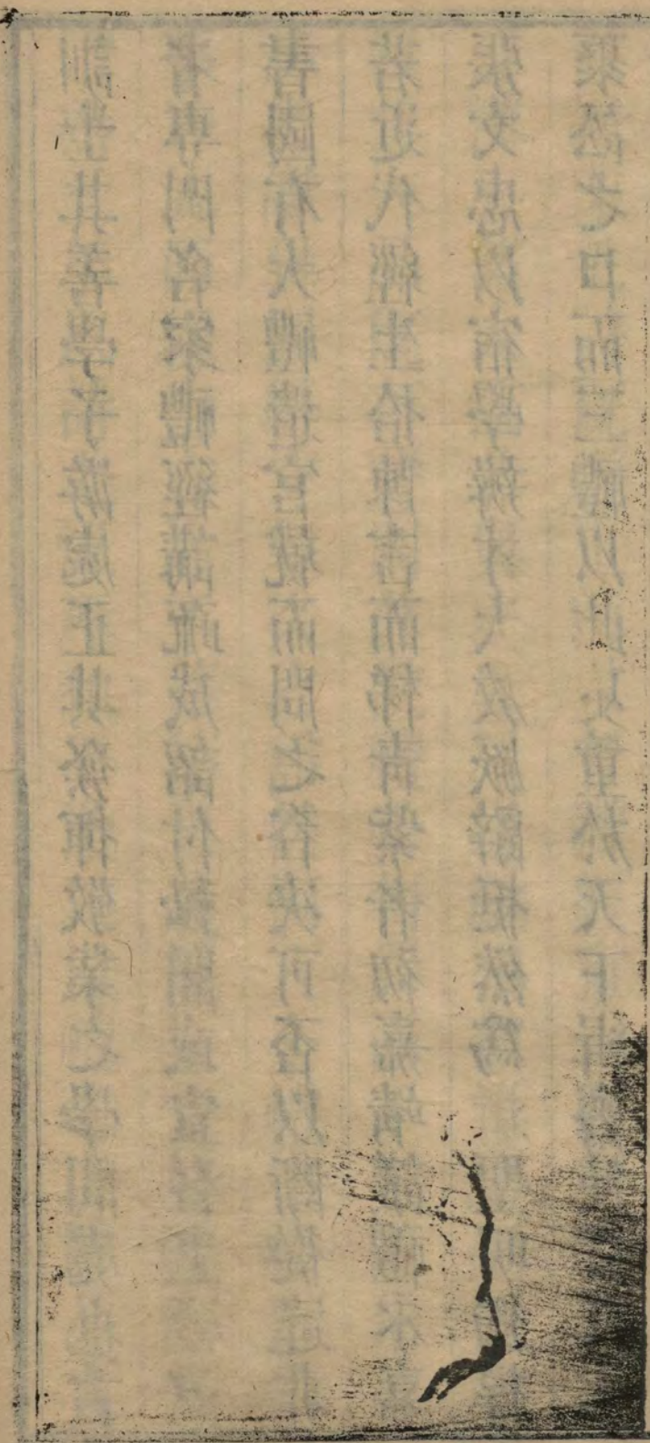
未嘗不稱善也奏賦與奏樂同鏗鏗鏘鏘腷腷膊膊無句不韻無韻不諧故能動搖人心有手舞足蹈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予讀賦如讀文爲未得音聲通耳今請從三百篇始三百篇從毛詩始夫詩有齊有魯有韓若毛萇詩獨後出而又獨傳者何毛詩之本源得於子夏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氏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與左傳合而由庚等六章又與儀禮合故河間獻王服其精鄭玄賈逵服其正而後先出可無論矣即春秋公穀先行而左氏最晚也禮記五傳先行而小戴又最晚也則毛詩又何疑焉獨世儒苛辨于衛宏謝曼卿之間以及大毛小毛大序小序之眞贋而音韻多托之反切讀者難之甚且以舉業說詩詩亡又甚以三家村之方言里語說詩詩之古音又亡其不亡者幸有焦弱侯手訂陳季立之古音攷耳季立引本經證詩曰本證引十三經諸子左國淮南太玄易林騷賦銘頌古詩之類證詩曰旁證此如操舟之長年三老正行旁行無適而非四通八達也如漢廷吏引

經斷獄兩造具陳加以磨勘無適而非照膽鏡也又如老耆舊談禪橫說豎說無適而非抽釘拔楔解粘釋縛之方便門也若讀詩無此攷證推而至于騷賦古諸書字字齟齬行行蹇躓即欲强爲之韻而里語方言習慣不可復反如鸜鵒鴝鳥剪舌別換一番好音難矣哉予少而失教長而失學今七十九老矣猶思賈勇借此津梁于詩而幸單質生與余同心卓然有通經學古之志版行古音一洗數千年村學究杜撰陋習繇詩而通騷繇騷而通賦并以通西竺東旦書則陳季立先生之功偉矣閩名儒有毛詩詳解出李樗泉州有韻譜出吳棫古音攷又出陳季立源源本本可信可傳而學者至不能舉其姓字豈獨藍田一蔡翁哉展卷三嘆

禮記敬業叙

大戴小戴共氏而分門鄭玄王肅同經而異註獨朱晦翁留心禮學且曰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則後覺可知矣說者謂儀禮爲士設也非爲天子諸侯卿大夫而設也此言襲謬承訛大是可笑夫燕享朝聘果屬之士乎抑屬之天子諸侯卿大夫乎晦翁修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俱曰儀禮經傳通解而喪祭則付之黃勉齋勉齋補入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

祈禳之類凡因事致祭者爲銓載頗詳而信齋楊復則考訂之力居多葢信齋日侍勉齋左右隨事咨詢錄之以待筆削今信齋後又見之緝齋楊令君矣今君初業毛詩既遊上海改習禮經自　國朝遡宋以及漢唐諸大儒若與之塵尾送難相似惟馬融王安石其人品既可訾則其說禮必刺謬而不可遵信故爲之讞異同糾穿鑿久之豁然洞入全禮中經術稱第一流而經生言亦不落第二義魁全楚捷禮闈今常熟五年以詩之温厚和平治民以禮之廣博易良訓士其善學子游處正其發揮敬業之學問處也古者專門名家禮經講疏成詔付秘閣或宣召上殿說書國有大禮遣官就而問之咨決可否以斷從違非若近代經生拾陳言而梯青紫者初嘉靖議禮永嘉張文忠以宿學辨才大放厥辭挺然爲　聖明獨捍聚訟之口而三禮以此更重於天下緝齋使君其永嘉之流乎讀敬業者無但以楊信齋專門目之矣



五經手抄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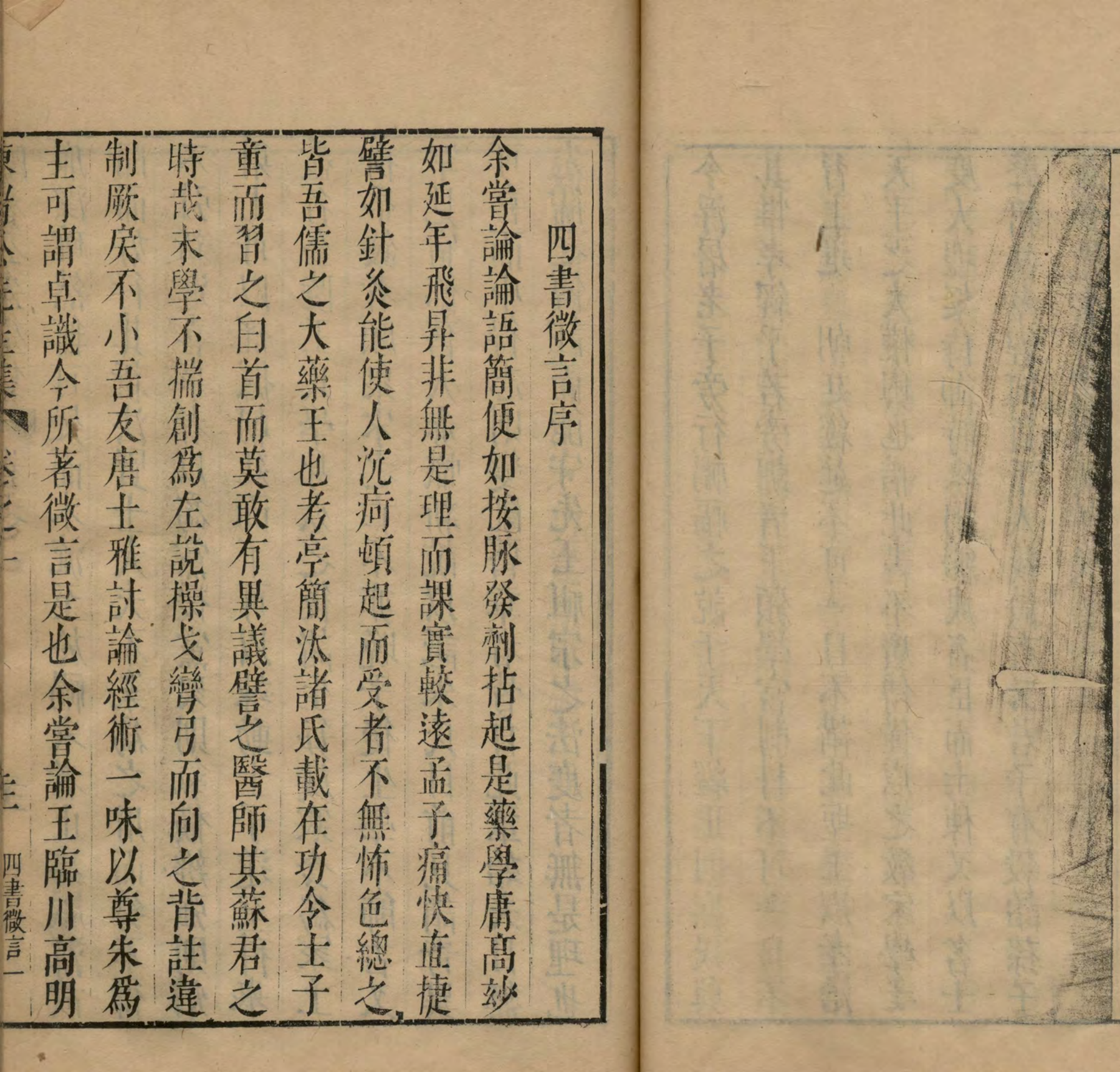
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經不如此不成三才而經爲要即子史百家不過餘辰列宿蔓壑支峯而已漢章帝用宣帝石渠故事與諸儒議論五經異同親稱制臨決故儒有專門名家曰五經故者曰微者曰通者曰授經圖者亘千古脉絡源流確然皆可証據吾　朝懸功令取士僅借一經爲青紫媒得則吐核棄之烏在其窮經也哉昔徐盛年過八十歲讀五經一周葉石林讀五經自五月後至中秋畢謂之夏課

此誦讀矣而未及手抄也唐玄宗歲給尚方筆札勑寫文籍者爲學士爲五品官子弟宋尤延之抄書者爲諸女其他如梁子初楊子林之萬卷皆出手謄司馬温公自寫資治通鑑百餘卷徹首尾無一字草書此手抄矣而未及五經也手抄五經自劉原父而後僅見之中丞毛公耳先儒云古之學者學一經必得一經之用又云五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其中丞公之謂乎今少年輩閒居飽食遊談無根握筆如數百斤鐵杵寫書不數行便已欠伸思睡若公之孜孜矻矻經不去手手不停抄强半在簿書實從擁旄仗鉞之間非特今士大夫所無即古來名世老耆舊亦自少也公居恒臨視諸生將吏未嘗袞袞談經然督學下教即禁絕非聖之書界限隄防衛經甚峻今復再見之手抄抄五經其運蹇也與哉公之意念深遠矣

孝經旁訓序

吾鄉沈翼之先生自號蔬食野人當元至正間喜節俠負奇策公卿不能用退而與廬陵權公游得濂洛眞傳隱居授書出言必依於名教所著述甚衆孝經旁訓其一也此書久秘家塾垂二百餘年後有孫茂才士棟梓之而錄蔬食先生傳附焉昔者孔子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流行而

古文幾至中絕司馬涑水氏專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訓而辭義深奥讀者輟焉此蔬食野人旁訓之所繇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鬬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烏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極靈極變之書何至今浮屠老子旁行禍福之說于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乎若旁訓者下頒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　朝廷經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權輿也借此書不廣傳僅以之教家學士度大理粲侍御時來相繼成名臣而士棟又以名士聲籍甚孝經何負于人哉詩有云君子有穀詒孫子蔬食先生可謂得所詒矣



四書微言序

余嘗論論語簡便如按脉發劑拈起是藥學庸高妙如延年飛昇非無是理而課實較遠孟子痛快直捷譬如針灸能使人沉疴頓起而受者不無怖色總之皆吾儒之大藥王也考亭簡汰諸氏載在功令士子童而習之白首而莫敢有異議譬之醫師其蘇君之時哉末學不揣創爲左說操戈彎弓而向之背註違制厥戾不小吾友唐士雅討論經術一味以尊朱爲主可謂卓識今所著微言是也余嘗論王臨川高明

廉潔確然無可疑而末流至於禍宋者止爲厭薄故聞而好行其新法賢士大夫不樂爲之用而勢不得不引新進喜事者以爲黨援黨衆則氣橫辨强則焰射上可以搖撼朝廷而下可以竦動士子遂至科舉盡名金陵王氏學身效之後諸生每歲寒食爲家上掛帋錢者頗衆宋之亡不亦晚乎後生學不師古又竿見宿德舊人赤幟新說以詆朱氏目前見謂奇異可喜而小得志則變亂舊章者皆自此輩始夫目無先儒之傳註而能守先王祖宗之法度者無是理也知此而唐君尊朱之功豈在盧扁下哉

四書素業叙

不佞屏居白石山晚年不敢見異人異書但以課孫雛爲極樂事間抽四書數行及一二字咀之酷有義味雖玄酒太羹無以過也乃亦使君先得吾心如近刻四書素業是已亦太公二十年留心此書集諸家所論說以已意衷之而大業未竟使君又積以十載編摩始得克成先志梓行於濬而海内不盡流通後學刻日望之因問叙於眉道人陳子曰素之義大矣哉東陽盧長文先生嘗謂余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不過道子思之孔子而已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不過道曾子之孔子而已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不過道孟子之孔子而已何以擬諸形容其惟素王之素乎素非見在之謂也素無定色而繪加焉素亦無定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加焉此本色上之設色也適來時也適去時也於素何有哉素失求之奇奇生怪怪生險險生僥倖僥倖生無常無等而邪横之說與聖賢之經傳角矣今亓先生父子自漢唐宋大儒以及　皇明諸先哲凡有功於四子者但取掘井及泉開門見山以透徹理義爲主而不在穿鑿求新援証示博別朱紫判黑白燦然使聖賢立言之本旨揭日月而行中天然後知任胸臆者誕恣口吻者浮走二氏之岐路者竄皆素業之所不載也亓使君當榷關時流寇之羽書狎至不稅額是問不鋒鏑是憂丹鉛著述言笑如平生曰素心其不染曰素絲士大夫歸重之曰素論豈惟無負清白之家訓抑亦無忝東魯素王之弟子矣頃　上傳明旨崇尚孝經學宮以此課士有司以此取士正斯文大明中

天之會也而亓使君更以孝經古本今本刊謬訂訛集虞翻劉邵韋昭王肅陸澄司馬堅之流取瑜去瑕而折衷于考亭氏則素業更成全書矣孔子曰吾行在孝經亓太公在天之靈必且曰吾志在孝經使君有意乎敢稽首載拜以請

左氏春秋序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於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排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盲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門立者也其后因傳以廢經因疏以

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談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詘又其后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束髮好讀左氏春秋考註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后人强附之於經未必有意於創史而後人强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即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

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況文章與艷又有特出於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籃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闞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批點呂氏春秋序

戶曹李蒼巖出帷潛墅刻呂覽成徵敘陳子余惟秦漢間晏子陸賈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著不韋嘗愧秦之强不如四公子多客招致三千人使集所聞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千狐製裘百鷄成臊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曰嫚秦曰獷秦曰孤秦曰無義秦曰無道秦彼其君若臣烏知先王之仁義禮樂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

文學百家語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而不韋
暴其書於國門之上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
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母子肺腑之親下挾仲
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
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
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
遣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結之
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即使良將隨其後彼豈
一日而忘諸侯之賓客哉秦取天下於六國六國取

之于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漁散無所屬不
韋謂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
其旅悅鞠愁又耗其雄心他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
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正用是術也向使不
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羣賢之手互相較讐更翻述
作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蝌蚪鳥跡漆簡
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而奈何咸陽一炬外
催呂覽而止哉不韋販賤賣貴累致千金以五百與
質趙子楚進用以五百買珍玩賂華陽夫人立子楚

批點二

爲嫡又以金六十斤予趙之守者脫子楚之妻及子政歸蓋其事甚奇甚難而行金亦甚省始終止得千金力已又懸千金之書於國門秦無敢輕易一字妄覬一錢者而呂覽之名終歸之伍伯市魁狡獪乃爾然後世不謂不韋筆但謂先秦無名氏之古文而已嗚呼以秦政之惡漸離筑予房椎荆軻七首不能中而天生一不韋亂秦於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於後跡其行事悉與呂覽相背馳而欲表裏爲奸身名俱泰其可得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畧所及東至開悟南撫多鶐西服壽靡北懷靡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必欲焚絕詩書以愚黔首豈知其始先爲不韋所愚乎未幾亡秦輩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之人即識字者獨圯橋孺子一卷素書耳不省當時摈呂覽諸賓客安在意者客不願挂名書中即孔孟不如秦魯連不帝秦之意名氏雖難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讀也李使君曰然遂付之梓

左粹題評序

春秋四傳所謂時爲帝者也今國家崇尚經術三傳
絀而胡康侯之傳行然而學士大夫艷好左氏者甚
于胡何也孔子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
於柱下春秋成以授左丘明一快也魯哀公三年司
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于時魯籍最備丘明
躬爲太史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莫不畢
覽一快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其引書據義者

三十九援虞書者十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言易者二十不獨解經勝其說詩書易亦勝一快也種蠡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左氏悉焉一快也康侯得時而駕忽以宋儒掩其上好古者甘之乎余少有左氏癖每喜史漢有評林而左傳獨缺茲得左粹題評蓋出于吳中施宏濟氏自嘉靖迄今梨棗弗廢乃校刻而重行之使帖括家于胡氏之外復咀左氏之菁華而微言確義則往往于箋記評詞見焉嗟乎左氏晚出劉中壘貽書太常凡數百言而始獲信于天下摯虞柬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註釋于寶藉爲師範此雖公穀且不敢望而況康侯乎哉康侯著傳主于闡經故隻字之間多風霜劍戟幾類司空城旦書宋高宗聞其深于春秋授以左傳使正音點句康侯乃云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蓋左之爲胡紲即康侯時已然又何論今日之經生已若使得施氏之左粹而進之抑何繁碎之有哉

批評戰國策序

戰國策凡十二國上繼春秋下記漢楚首尾二百四五十年間其初或名國事或名短長或名事語或名長書或名修書自劉中壘以遊士各輔本國定爲戰國策而曾南豐復補其缺失以成完書書皆出於從橫家從橫家又出於周禮行人之官所謂受命而不受辭者也自來好古能言生皆喜誦說之至于今則舉子業悉資公車帖括之用戴章甫許仲謙共採其巧異光艷者批評之遂付梓人夫縱橫首稱蘇張不

過拾潁川陽城間鬼谷子之吐餘而平日所訓如所謂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寡憂二子未必盡合也彼以劒腹電舌行其押闔飛鉗之謀能使孱君弱將佞婦纖兒惟其顛倒掉弄而不我覺而身則博取高牙大纛與斗大黃金印以誇耀于妻孥閭里而已流及于秦始漢高遂謂儒與客皆足以亂天下逐者逐坑者坑嫚罵者嫚罵策安在其益人國也雖然此書雖不軌於經上則如鄭大夫之善辭令次則如子貢破齊存魯而孔子無貶詞又其次以公車言羅而爲陶太尉之竹頭木屑戰國其文而不戰國其學庶不負兩君采錄之初心哉

國策膾序　代

昔欒城序古史以古今治亂原于物情之變記曰情者感于物而動而好惡形焉有好惡旋有異同有異同旋有客氣德性常少而客氣常多則天下之爲君子者常少而爲小人者常多小人之生也至于戰國天子禮樂征伐之權陪臣不能執而客居之安危禍福鬼神不能執而口舌居之蓋其人非內挫于妻孥輒外挫于戮辱恩仇之志愈迫而肉距鱗甲之毒愈張所謂良工心苦壬人言甘甘苦合而戰策生焉皆

客氣之所激也客氣所激伏爲陰符化爲殺機此雖有道者不載然其恢諧談笑之足以解紛揣摩翕張之足以命中豈惟劉中壘曾鞏諸君子喜而緝之即太史公書其所載奇傷閎辨之事使人擊劒痛飲撚鬚快讀者詎盡非國策之膾乎哉策之以游說顯也祖于子貢之存魯勁齊而其後仲連射矢留侯借箸亦皆噓戰國之餘沫以收功于立談容與之間夫策亦烏可盡擯擯策者以擯客也顧獨不聞有道之世其鬼不神乎漢吳濞淮南招致賓客以千數外戚大

臣魏其武安之屬兢逐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卒扞文罔至老死不得以策聞何也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好惡正而客氣消雖有郡國之雄權行隸庶而力折公侯匿不出矣客且不足畏而又安所畏策此項侯所以拈戰國意也侯爲政整暇故能旁及于文章精經術故能旁及于策譬之兵者危事而仁人不廢誅討奕者爭心而神仙不廢游戲非知道者孰能談哉孰能談哉

新刻史記叙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攔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明于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孟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遊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于

聖賢之仁義也其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揷新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如術師相破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史劉之高宗武后實錄平平無他寄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於子長自昭至平全資于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擬之一猪一龍非虛語已班之病病在襲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窘史記之妙妙在踈起黃帝迄天漢若本紀若世家若傳若表若書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據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脊七八種書中以羅故實何其約也晉書李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籍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曾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范祖禹劉羲叟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于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責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膽力筆力

精力空古今天地無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瑜瑕苛責不少貸太史公有鼓掌大笑于地下而已寧屑樹三尺喙置辨哉今學士大夫腹笥筆吻無適而非太史公而未必諳讀史記之法太史公於傳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詼諧談笑在有意無意間乃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有低行數語所謂泰紀也其事雖畧而文最古太史公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鄒生傳後又附鄒生之例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于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讀者之一法也太史公既沒凡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靳蒯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帝紀皆博士褚少孫追補吾友徐益孫嘗欲刪去王元美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附庸于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釋太繁評隲太濫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薈其上少年讀之欲睡老輩見之欲嘔今黃吉翁以監本式合吳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詳取其標逺神正如張僧繇之點龍睛躍躍欲舞李鄴

侯之振鎖子骨珊珊有聲善本至此豈獨秘林之金
篋寶筏抑亦龍門氏之功臣也哉

史記輯評序

文章至司馬子長史記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子長之奇奇在善尊孔子夫易素王而王易王而師其道如行地之江河麗天之日月凡有血氣誰不尊親獨子長當祖龍燔坑之餘學士大夫罕能表章其萬一而著爲孔子世家使鄒魯栖栖一旅人抗而與諸侯王等自來前史無此體無此膽無此眼目也子長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余低回久之不能去又云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詩書禮樂之際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蓋隱然願學孔子而以史記擬春秋矣子長孤奮于漢儒律令黃老詞賦之後而羽翼於宋儒濂洛關閩之前厥功其偉而文章之變幻宏衍奇奇恠恠又當置勿論已史記輯評鄧文潔公在館時與同籍名家分卷品騭有會心者裒而採之以成是書其音義本之延篤除廣裴駰鄒延生小司馬貞其評騭則雜取吳興之評林而折衷焉而又間附以已意不佞嘗覆閱三四而心服先輩之讀書有法也吾曹讀史如小兒睟盤筆研弓矢聽其自取貿胡入市珠玉錦繡聽其自擇而老人長者與王公貴游必過而睨之未有不粲然一笑者蓋彼之識誠老而其胸中之去取不可與小兒貿胡道也文潔已矣猶幸有陳令威拈出是書使讀者少知所去取而於史臣之作者更有所補助雖然吾甚有感于史矣子長父子爲史官得縱觀天下遺文古事今史臣釋褐起家石室之副草不與觀即願觀恐賈忌見嗤中止矣子長生龍門耕牧

河山之陽十歲誦古文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泛沅浮湘東過鄒嶧北過大梁西過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而歸其足跡幾半天下而今金閨之彥端坐京都中其好修者并門限不出矣甚則外者外老者老不內不外不少不老者又錮之筆鋒舌齒之間而不獲執尺寸筆札從子大夫後以此而望子長之縱奇游訪異書以裁成一代之巨典不亦難乎哉今威有良史才而束于格有良吏才而左于時居恒無事惟讀史爲樂而史記之表章孔氏吾兩人獨抉以爲千古理學之祖而班孟堅乃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何爲也恨不起文潔公于九原而質之

硃批史記序

孔明畧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三昧處然少年沓拖者藉爲口實往往讐書不觀即貌稱好古者執卷囂囂類游冶兒志得意敝已紲犬撇鷹低迷思寢矣惟蘇子美讀子房傳豪邁可喜杜祁公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余束髮好史記杜詩私服鹿門公定有至鑒洞入司馬腹中斷斷非它評可及今見吳興新刻硃評大較本於鹿門而旁采諸家之品題精微簡潔神明煥然其亦有功于史學矣

東坡初得史記自詫貧兒驟富王元美與李於鱗初爲刑曹郎相約讀書手抄史記二部每相對飲酒談笑啼歔率若與子長相周旋自是文章始有發寤蓋前輩之用心讀史如此若使見閔氏所鐫硃評其心目開張手舞足蹈又不知何如也三代以上漆文竹簡冗重艱難秦漢以還浸知手錄唐文皇遴選五品子弟入弘文館鈔書雠對精詳而誦讀因以該博白馮道母昭齋爲宰相一變而爲雕板布衣畢昇再變而爲活板閔氏三變而爲硃評書日富亦日精寶藏者異錦名香褁置高閣其他或以傳耳目之玩供筐篚之交即鹿門諸名公丹鉛此書之初意俱付之煙雲過眼矣非眞讀書破萬卷者豈能搔其痛癢一二哉余嘗題杜少陵集云兎脫如飛神骾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却悔輕吟詠五十方能讀杜詩亦此意也

史刪序

陳子七十七窟頭白石山中偃曝讀書恨未見三代遺直忽惺麓尹使君以抄本史刪見寄曰此吾師史介臺先生所著也書成秘枕中卽其子亦不獲見曰俟葢棺時付丙丁收去耳後爲長公哀請不置遂得存稿而尹公私錄之緘縢久始索序陳子陳子畧展其斷案葢先生不經點洗之手眼而後學之未曾發覆者也公忠正喜孤行博覽書契以來記籍腹笥手畫指類駁瑕而尤攻于史學凡古之治亂成敗人材

之賢不肖曹好之而先生獨斜其謬曹惡之而先生獨原其心既設身于審時度勢之中而又歸宿於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如仁人引經翻法吏鍛煉之獄如尊宿轉語排外道棒喝之禪獨往獨來自起自倒聞者爲之腦裂見者爲之膽寒即疚而有知其不拱手而心服者幾希矣大抵世道之流禍皆起於詭隨詩人指之曰無良曰醜厲曰罔極曰寇虐蓋不顧是非而妄隨人則苟從不已繼之以後言口蜜不已繼之以腹劒賣友賣國逢君長君必自若人始故乳母爲

圓器以悅嬰兒隣里有會曲以順野老者元次山曰此漸不可長也痛恨入骨且將往劾而次山之惡圓惡曲即詩人之極詆詭隨而況墨兵如介臺先生者肯唯唯隨人妍媚哉莊生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頗近于滑稽而不可訓惟孟子直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得之爲好辨孔子得之爲春秋推而爲董狐筆張良椎朱雲劒段太尉笏及今介臺先生之史刪多以一人之是非爲是非而豈以尋常人之是非爲是非者哉先生繇鄉科佐叙州真定兩郡

時有某中丞訶詈屬官公拂衣竟去不及于詬辱其錚錚皎皎之氣眞有繫千駟而不顧挽萬牛而莫回者此尹公心口俱服而不傳其書不已也咎劉原甫著作生前曰公非先生殁後門人改曰公是先生司馬溫公奏其修書之功詔以書賜其家并錄二子諸儒以爲榮今介臺先生生不遇溫公未及辟聘之史館而猶有門人尹使君刻其史刪使傳於後世蓋師弟非徒議論合卽直道亦大畧相似而無異同也先生名朝貞字介臺楚之蘄州人尹使君別有傳

范文正公全集叙

嚴州孺初毛公爲松司理平恕廉明政成之暇訪異書刻之曰范文正生於吳宦於嚴余宦於吳生於嚴請梓文正集以爲吳人士師可乎於是謀之各臺皆欣然報可余亦樂觀厥成因閱全書莊讀而嘆曰文正非特文章不可及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公少孤讀書蕭寺中薑鹽風雨講讀不輟刻苦六年大通六經之旨其議論根本仁義其經濟兼資文武當時識者皆以三公王佐許之而公每道古先聖賢事業輒

跂聳勉慕恨不以身當之葢自起官祕閣較書以至宰執如賑饑浙西建學江淮經略陝右叅伍兩府非指斥宮闈乘輿則論列戰守兵事其餘安民諭俗感時賦詩平和温洽如父子家人及其感慨振洩浩浩混混眞有怒流出峽峻嶺摩霄之勢葢公非得之煆煉組織得之浩然之氣全耳大抵浩然之氣非眞狂眞狷其氣必撓公不憚權貴不慼憂患屢出屢遷論事益急甚有指爲好名爲迂濶爲朋黨而公自信堅挺無少避此公之狂也既成進士齎馬徒步而歸將

范文正公全集序

今天下學士大夫於宋好誦說廬陵眉山臨川南豐其文最膾炙人口而其集亦廣行人間獨范文正集鮮有讀而傳之者當建德丁卯初五星如珠聚於奎璧之間說者於文苑以歐蘇曾王應之於儒林以濂洛關閩應之余獨謂有宋三百年文明之運實自公始公少孤讀書長白山刻苦五年大通六經之旨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退居南京宿學中與四方名士講習不輟晏丞相奏公爲祕閣較理以文學薦也五

代以來夷狄干戈日沸中不復講求俎豆絃誦之事公請州郡悉建學官而以吳爲翁蓋卓然已見文章之標本矣又以文體衰颯關繫氣化官大理丞時上書再三言之公何嘗一日不以文章自任哉今公集具在凡歐之温潤蘇之豪邁曾之篤雅王之嚴潔亡所不有特公未嘗分妍媸競短長於筆墨間耳公之文以理爲主其教人以六經六官爲師張橫渠則授之中庸孫明復狄武襄則授之春秋與胡安定定禮樂明堂與李太伯論屯田與子純仁講行鄉飲酒禮諸如此類臚載集中當是時四大家皆睨進未出濂洛關閩之傳亦未顯行於西北而公能洗發眼目於諸子之前疏通道脈於語言文字之外宋氏文明實肇基於此公不欲與文苑儒林傳爭名又不喜師友僚類鼓作氣勢互相推挽以尊其名於天下故其集闇然獨傳而世亦不能推究公文章之所自始譬之祀瀆而忘祭河豈知本之論哉公守嚴州百姓愛慕公有思范亭某柬髮輒徘徊亭下不忍去近以司理出入公故鄉因訪公故實於陳隱君隱君爲道公集

甚津津有味且慨此集無善本行於世因出其素所
校閱者相示又指示訪各遺佚於公十八代孫必溶
得備極詳至遂屬洪王二博士爲都校請之當路謀
之寅僚俱欣然捐俸得襄此役因嘆公釋褐爲司理
日抱具獄上長吏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於屏上
比去字無所容公之用心如此姑就一事相較其不
啻天淵而況勳名道德之奠絕百代乎其梓公集者
竊不揣附名簡末以志高山仰止之私亦嚴父老思
范亭意也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二一

序

劉沈合集序　王文肅批點韓柳文序

合刻注解韓柳集　花蘂夫人宮詞序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邵康節先生擊壤集序

邵子外紀集序　南華發覆序

郭象註莊子序　三蘇全集序

蘇長公小品序　蘇長公禪喜集序

蘇黃題跋小序　米襄陽志林序
蘇門六子文粹序　葉水心全集序
倪雲林集序　文紀序
文娛錄序　范忠宣公集序 三首

門人單恂
質生父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二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奭父仝纂

劉沈合集序

霞嶼阮公理金華訪東陽之紫巖洞入詠樓慨然嘆曰此非劉孝標沈休文之故跡耶在則人亡則書表章先覺舍予其誰乃取兩集合刻之箋疏品題類裴

松之酈道元註書法又類劉會孟讀書法微言篤論
幾洞入劉沈腹中矣刻成問敘陳子陳子曰人生樂
莫樂於異書樂莫樂於名士樂莫樂於佳山水三者
上帝之清福也得之何以善後其惟知足乎孝標書
淫自慙未博初借於崔慰祖再閱于西省再校于文
德殿又資給于安成王休文以太子書記入直永壽
省中校四部圖書後加少傅家藏至二萬餘軸此曩
者減油滅火燎麻炬焦鬚髮所未曾見也故曰樂莫
樂於異書方內之友劉則有謝朓任昉賀蹤劉之遴

沈則有陸厥范縝樂靄徐勉若而人方外之友劉則
有舉法師沈則有釋法雲以及王筠陶弘景若而人
聚頭磕膝發部擊蒙非鸞龍膾鳳之墨卿則披草茹
芝之烟客故曰樂莫樂於名士金華漢長山邑也六
朝以來號稱三十洞天慕者不獲遊遊者不獲住住
者不獲老休文守東陽而孝標宅於紫巖之側止則
端居無畏行則投策如飛羊石鹿田種種皆咫尺籬
落下物故曰樂莫樂於佳山水三者既具而無大文
人點繪黼藻其間雖有赤文綠字蠹涎耳碧水丹山

孤窟耳方內方外直烏合之交耳今劉沈秀結英飛絕塵自上高文偉冊大放厥辭若類苑若晉宋齊書若譜例若四聲譜而集不與焉富哉言乎似覺三樂之外上帝更加以十賚九錫矣即使畢身不遇亦足以豪而貽書徐勉比例敬通是亦不可以已乎且曳裾王門侍讌帝座策栗策錦雖忤英主之驩然亦書生韋布之奇遭也自此明夷養晦離事自全孝標山栖不負前諾隱侯命謚較輸玄靖先生一籌耳阮公令刻二編既傷其孤苦流離嬰年好學又嘆其出處靜躁晚節鮮終引之以風雅最之以炯戒聞道然後知足知足然後能保令名于無窮不然文人之善後也難矣哉

王文肅批點韓柳文序

往太原王文肅公喜讀韓杜集手自批閱拈以示不佞不佞嘗據所聞以叩公而公持論多娓娓可記者余曰柳子厚黨王伾叔文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倜然爲無人也四方候伾與叔文者塡咨門巷至宿其坊中啖餅沽酒得千錢乃容之其薰灼如此柳子厚不擯而絕之何也文肅公曰否否伾無論叔文與子厚皆才儁人也叔文被順宗特達之知罷宮市息貢獻奪宦官之兵而授之韓泰范希朝爲宦官

所擠貶永波及劉柳迄無以洗雪天下之大詬然叔文嘗召用陸贄陽城矣陸贄陽城非黨而柳獨爲黨乎生負至屈沒而爲羅池神上帝葢憐之矣余曰張籍韓昌黎門下士也嘗詆其不能下氣好爲無實駁雜之說即裴晉公亦曰昌黎信美材也恃其絶足徃徃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乎夫韓子文而又有訾之者又何也文肅公曰以文爲戲指毛穎傳耳其後晉公取昌黎爲軍司馬且命撰平淮西碑碑成憲宗以石本賜宏宏寄絹五百餘疋則晉公心折

昌黎久矣惜李漢柳開輩編纂二集不能汰去譸語宋祁修新唐書僅載三四文于韓柳傳中皆非深知兩公者大抵兩公金石之文韓大碑勝柳小記勝韓以文爲詩柳以詩爲文韓雄奇柳峭潔韓類海柳類江韓之書牘好辨類孟軻柳之書牘好訴類屈原韓得排佛力柳得學道力其損益亦參半也葢太原之平章韓柳如此文肅歸田以後絶不談朝事即問之移語他及而獨好繙古帖尚論古人韓柳其一也公嘗論王臨川墓銘祭文其押韻皆學詩騷與焦氏易

林但不喜用平而喜用險不工于人而工于鬼其心術相業刻露亦相類余持其批本歸爲包儀甫父子攜去今不知落何處恨不刻之并記此以俟訪焉

合刻注解韓柳集序

宋人詩皆學杜工部字學顏魯公爭坐位帖文學韓柳韓子文易見詩難知剛毅雄特體嚴法勁如顏魯公正色立朝而無一毫柔媚圓熟之態非不能也耻而不爲也柳子惔失足退而自慚畢竟浩氣不敵耳自來詩文書法微獨網羅經史且必根於六書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鳥跡蝌蚪竹書漆字以及符璽幡信鐘鼎彝銘詩無所不淹通而後可以著述讀者亦無所不淹通而後可以下注解註者如蟲

之餘本必深入而後快也解者如工師之析木必分疏而後快也韓柳二集直從六書八法中來古文奇字纍纍錯綜於詩文之間非卓識而大畜善記而巧悟精熟於音韻之學問者未易措手註韓有五百家註柳僅數家棘眼枳喙崎嶇而不得通若江山祝克吾松潘緯廣之以音韻一一引証其所從出能有幾人哉潘之後無聞矣今檇李蔣君楚稚崛起諸生便有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凡韓柳集中師心妄駁肆手影撰者皆窳削之訂訛補闕點綴題評通計千有餘條或一事而寃其始終一說而參其同異地里如指掌歲月如貫珠五易寒暑而後始成眥六臣之註文選以博勝也郭象之註南華以玄勝也酈道元之註水經以韻勝也劉孝標之註世說裴松之註三國以旁出別見勝也蔣楚稚之註韓柳以精辨勝也愷晏元獻歐陽文忠不及見此書見則必置之博學宏辭科以爲後來讀書之人鏡豈忍使之少年謝應舉漁釣于江岸之旁哉後學鮮深心多藉口於諸葛武侯不求甚解又藉口於陶淵明畧觀大意以此爲讀

書法則可以此爲註書法則不可也

花蘂夫人宮詞序

爰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昶喜其輕翾賜號花蘂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入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爲昶治第一區以待昶出師六十六日而昶啣璧歸宋夫人遂侍掖庭矣宋祖惑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殺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鐵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氏秦氏楚氏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蘂手書

宮詞郭正祥口誦數篇于王荊公故王禹玉輩爭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眞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於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遨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景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調最好房中容成之術多采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喆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雕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一乳臭兒耳聾婁姬伶人樂器守劍門之口景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鬬草采蓮魚龍競渡鬬武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景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景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以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强人意若使夫人齒一劍以報景豈非粉黛中眞男兒哉花蕊同時南漢有盧瓊仙南唐有宮嬪及保義黃氏皆工舞妍姣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翰不

少見獨花藥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如此陳元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藥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詩之周南召南爲正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劉須溪先生集有百卷其子尚友亦能文予所見記抄七十篇及批評杜詩世說新語止矣武林楊人駒復得老莊列得李長吉得蘇子瞻得王孟得班馬異同哀爲九種而辛稼軒詞陸放翁集則待訪焉聞子將精校之學者始睹須溪先生之大全真秘林第一快事也先生名辰翁字會孟以太學生壬戌廷試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平章寘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薦居史館

除博士皆固辭丙子宋亡託遊方外蓋嚴講歐陽巽
齋之弟子信國文文山之友文忠江萬里之幕客也
文文山謂巽齋之門非將則相又有與架閣劉會孟
書視其師友先生故是磊落忠孝人非止于異書中
作自了漢者當宋家未造之時八表同昏四國交阻
刀槊曜日烽烟翳天車鐸馬鈐半夜戛戛馳枕上書
生老輩倫從墻隙戶竇窺禁莫敢正視先生豈獨無
恐怖乃弄筆槧文史耶抑亦德祐前應舉所讀書也
德祐以後軍學士哲像左袒矣萬里以故相赴止水

邵康節先生擊壤集敘

往余纂逸民史吳太學養謙刻於新安今其子錫之復刻邵康節擊壤集問敘陳子陳子曰吾往者以逸民目康節先生先生不受也古今以易爲樂者無過邵康節先生而莫深於皇極經世朱晦翁謂易爲卜筮之書皇極經世爲推步之書此康節之骨髓而詩則其花草也先生樂太平樂名教樂於觀物窮理小而飛走動植大而天地日月星辰以至帝皇王霸治亂分合延促之所以然而一一寓之於詩不依聲韻

不貢名譽詩中有易易中有詩凡工於詞者莫能解亦莫能許也先生易學得之父師父爲邵古字天叟師爲李之才字挺之此二老皆非常人也先生居毋憂栖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天叟挺之叩門掃去其簡册窠臼直授以先天性命之學康節事之稍不當意呵斥罵詈如役厮僕此意正與張子房取履相類屈於一人之下伸於百世之上先生不以道學終如子房不以俠少年終也自古振世人豪無一事從懶怠中生亦無一事從傲慢中出夏不

扇冬不爐三十年臥不施枕千惟萬鑒千鍛百鍊始成得內聖外王之康節安樂窩豈易易哉吾讀其擊壤集浩浩湯湯隱隱躍躍立於三才三教之先矢口而吟稱性而出率然捧腹而止曾不知爲歌爲謔爲曲爲偈爲里語方言爲漢魏爲六朝爲唐爲宋總名之曰擊壤集自比於太古含哺鼓腹之無名公而已惟其不可得而名可以斂南牕之莽宕可以拔太玄之艱深可以解漢宋儒林之粘縛可以省三唐詩人騷客之推敲可以攝東方曼倩之滑稽可以謝管公

明豈天罡之奇怪而又何名之有哉至是始不負天
叟不負李挺之三十年蘇門山學問俱歸之洪爐點
雪矣樂哉擊壤集乎此陳白沙王陽明唐荊川喜爲
之註而吳錫之復與程亦遠分校流通其亦慕先覺
而有同嗜也夫

盛唐二大家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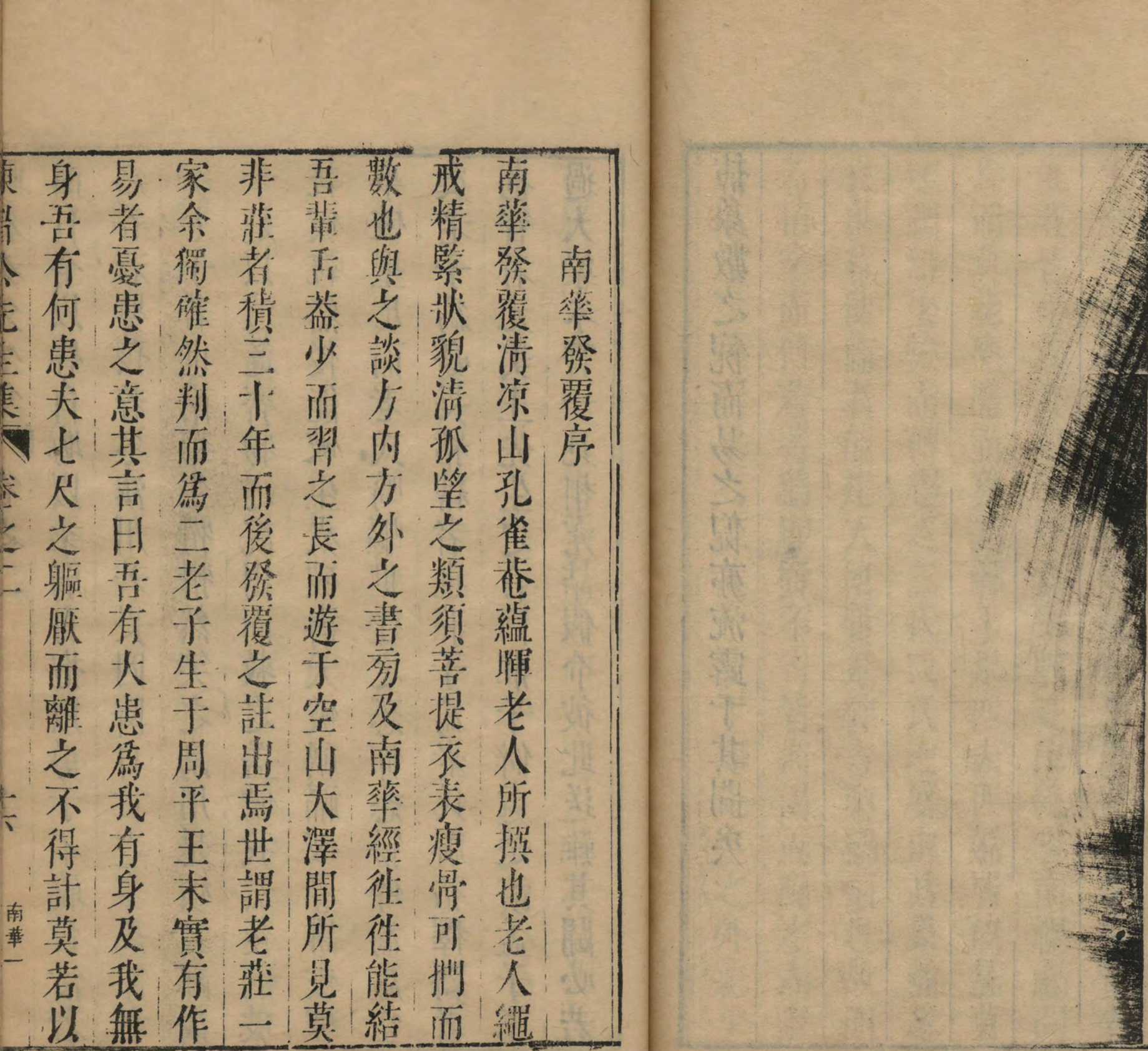
余嘗謂風雅之道如薄伽梵之旨然三百篇起信也
漢魏二楞也六朝法華也合以唐宋元而經律論備
其然於唐而之盛于唐之盛而有李杜則華嚴也自
碧眼出然宮口記八十一卷流通震旦而始知塵塵
剎剎法界無盡是故讀梵筴而不知華嚴不識性海
之變現讀詩而不知李杜不睹風雅之大全蓋李杜
有異才異識窮方與之所載與豎亥之所及悉收而
現之毫端以莊嚴風雅上下三千年間鬱而未舒之

氣始一大拓如兩公者巍然萬古法幢矣第烏三轉而爲馬正乏大德法師爲兩公一洗剔眢眼耳虞山毛子晉氏耽奇嗜古自十三經以迄歷代名人奇文秘册較讐殆盡尤念風雅一路正正奇奇斷當以李杜爲宗王就舊刻而新讎之持一編過余山示余時連雨方霽高霞冠峯展卷互參如遊華藏目既徃還心亦吐納余固未欲于風雅饒舌而竊於子晉醉心焉嗟乎總持廣大集衆法海子晉特李杜之功臣也哉

邵子外紀敘

古今知來者每推管輅李淳風袁天綱而宋則堯夫邵先生而已先生之學本於易其著爲皇極經世雖善言三才之間而未嘗以怪名而後世分著布卦凡人間杳渺靈異之類悉援而附之即先生亦無以自解雖然詩書禮春秋皆發明人事而通於鬼神天地之故者惟易而已易不能盡而寄之于象又不能盡而寄之于數有象數而易始顯而後吉凶禍福無所謬宋儒恥言象數而專言名理名理雖精而學實粗

即一邵先生且以數學抹殺之而易之萌芽斷然矣吾友徐德夫刻邵子全書非獨尊邵且以尊易也余于全書之外復從邵氏見聞錄及諸稗官家凡繫先生者皆采爲外紀嗚呼易象數之學絶吉凶禍福問焉而莫能應應而莫能響于是匹夫匹婦皆以儒者迂濶無少驗而轉趨之二氏二氏之盛由易象數之衰也若使儒者能建天地質鬼神吉凶禍福之故明若指掌而信若蓍龜即賢不肖皆將謁而問之而豈能攝于二氏因果之說哉余故于邵先生之外紀少拈象數之倪而易之倪亦流露于其間矣



南華發覆序

南華發覆清凉山孔雀巷蘊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繙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蓋少而習之長而遊于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後發覆之註出焉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有大患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

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多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憒憒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碎爲虛空矣老子爲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爺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未嘗一見相宛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鬬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於老而不加於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脉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耳如郭象爲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已解莊而蘊公以莊解莊此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

當權薰灼錮在黑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蘊公戲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即有諸註覆酒家罌可矣

郭象註莊序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眇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眇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紗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掛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以不解爲解則紗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

半善註書者亦殺其書之半此郭象之所以竗得莊解也經言莊子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眞人京師置崇玄館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又謂之道舉而莊生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竗玄通眞君儼若帝胄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甘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象輩耳象爲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烏能爲莊子解

特以此註竊自向秀郭不足傳而秀故不足傳歟向秀隱解于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象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冐爲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於郭子玄

三蘇全集敘

今海内學士大夫之誦說三蘇也多採擇以裨公車言而鮮有能盡于瞻集之奇者子瞻集外鮮有哀子由之欒城老泉之嘉祐勒成蘇氏一家言以盡其父子兄弟之奇者合之蓋自蜀鄉侍御張公始張公之言曰蜀多文人自相如楊雄王褒以後獨三蘇以家學顯說者歸之哉岷江山之勝而蜀地險遠不能致蘇氏全書以無繇畢覽爲恨昔者宋高宗喜讀蘇集日夕進御壯使館客屢誦三蘇文及子由茯苓賦當

時上至九重下至數萬里氓鰥孤之夷虜皆知有蘇氏文章而況桑梓鄉後進哉于是屬不佞督梓之而竊有歎于蘇氏之遭際也老泉率二子抵京師韓富當國歎相見之晚老泉能見知於韓富而官不過主簿子瞻子由能見知于人主太后而流離竄謫于風波瘴癘之鄉僅以身免天下事故有不可料者而愚獨幸三蘇之風節在此學問在此詩文之日新月盛亦在此初老泉權書諸篇好談兵事頗近揣摩二子倣其爲文雖奔放橫溢而言必快心事必破的未免荀孟賈陸雜儀秦而用之故讀者指以爲縱橫好勝率被困屈晚年以刀俎魑魅之餘生悉舉其感憤用壯者陶汰之以詩酒詠歌風流諧謔與夫釋氏老子之書故風節益峻整而不露學問益醇深而不雜詩文奇奇怪怪凡經史二氏巷議街談輒能別入爐鑄以盡洗古來文人墨士之結習嘻何其盛哉天以斯文之任授二蘇出之安樂投之憂患而二公旋即造物爲戲矣當竹床對眠天涯唱和悠然使人輕功

名細恩怨捐菀枯泯滅否宵中湛湛如古井之波落落如槁葉之木恨老泉不及見耳豈若相如楊雄王袁僅以麗藻鳴足千載帆間哉張公所居眉里其父子後先爲名御史次公亦以明經起家公之袁刻是集也非獨表章眉山意者亦欲師模先哲使一家父子兄弟不愧三蘇云

蘇長公小品叙

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寶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惟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古今一人而已史稱漢孝武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

若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於蜃塲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怛枿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父老泉弟潁濱子過邁迨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温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米襄陽李龍眠文湖州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寇道士爲長生友即有憩而與之爲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壤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湊合如五星相聚

而長公以奎璧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宣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美人陣市人戰虎豹犀象之驅而爲戰也惟長公能之即老泉潁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

稍後之如讀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于五千四十八卷未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元植遵法先得我心矣是故眉道人樂而序之

蘇長公禪喜集敘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才辯之士往往竄爲高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峯其所爲文章縱橫自在有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網漏一眉山之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於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呈伎倆於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轆轤舌顛撲半生譬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

廣諸才子之學爲文而窮于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舟與子由皆親夢見之祖戒陝西人而長公少年亦時時夢游關中宋二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五祖遣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

蘇黃題跋小敘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獰龍靴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辦此董逌黃長睿以辯博勝陸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解書畫雖批駁萬狀而痛癢尚隔一層惟蘇黃乃具天眼耳余嘗見盧山寶卷書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遒立故嘯言微動皆有規檢類其爲人東坡散髮而喜氣搏擲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黃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

神仙中之文人非文人中之神仙也蘇黃之妙最妙于題跋其次尺牘其次詞題跋鮮有合刻者合之自侍御脩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黃之詞而並行之或焚小宗香于書數行或攝取雲樵於紗籠間緩歌一二十闋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爲童蔡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之後而請之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遏脫而憚撿括沓拖拉擱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

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
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
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
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泮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眞
蹟以至摩詰玉蹙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塞
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瀟疾淫性不能
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
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勑寫黃庭寫
御屏奮毫振神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徹賜酒
果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
寄人尺牘寫至弟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
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
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敖文學士與高尚書得
其筆滑稽談笑游戲毀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
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
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
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
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

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蘇門六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若蘇子瞻曰長公子由曰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薦乎即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客也少游無咎遊長公門久皆前文潛殁其後文潛教人作文必以理爲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

輿行卓不肯遊傅欽之章子厚之門長公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履常曰吾此一瓣香敬上曾南豐長公亦未之強也李方叔三世舉不第雖其文有飛沙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倒責方叔之孤貧贈之上賜玉鼻騂贈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十餘柩歸窆華山下及其躁于求薦則正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于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葢長公非獨憐才又酷知人情之疢生痛癢非獨酷知人疢生痛癢又能相勉于道而不務相引于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叛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之不暇而敢教似諫櫻健少年之鼻息乎獨子瞻不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礲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學士齊名並轡于廣大教化之中如此履常之願爲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以授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

兄商言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孫莘老畢公叔劉貢父兄弟畏友也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詩畫友也張子野廖明畧詞賦友也陳伯修患難友也其他如曇秀紗總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誘掖而獎借之驟駿坂則價增十倍登龍門則名附千秋蘇門六子之外又不知其幾名家矣惜其集或以避黨禁而毀或以遇兵燹歲久而亡胡仲修具擇法眼其購訪海内藏書之家而續行之可乎則請先質諸牧齋太史氏

葉水心全集敘

葉水心集温州王文昭欲刻之而以流寇猝起抱其稿如負宗譜惟恐散亡壽病殘遺囑欽奠君竟之而走使問敘於陳子陳子曰葉公名適字正則號水心以淳熙五年進士累官寶文閣大學士謚忠定温州永嘉人也永嘉學問出於周行已浮沚先生而昌於鄭伯熊伯英兄弟其後儒豪接踵則屈指葉公水心氏葦豐十年下榻教導于斷澗荒源之側而陳亮薦拔之于未遇之先自此藻思英發學有根源違近徵

文者無虛歲矣公以扶世衰砭時陋爲已任不顯顯
誇鬬于語言文字間孝宗初輪對奏言四難五不可
孝宗讀未竟感動歷額及再讀更爲慘然者久之其
後光宗病不朝重華則面責留正以全君父之大體
病不能執喪則容諷趙汝愚奏立嘉王以安搖動之
人心韓侂胄恃功希賞則請予之節鉞以消怨望之
禍本其神識先幾豈文人墨士所能辦哉且侂胄禁
僞學公先已劾林栗而安朱晦翁侂胄啓兵端欲藉
公草詔公引疾力謝請倣三國孫氏守江北以守江

南其言鑿鑿皆中肯肯特侂胄剛愎不從未得收公
瞑眩厥疾之效而公之不黨於韓氏皎然明白矣奉
祠歸後著作日益老成擘畫大故大疑摹寫意中之
舊事隱事如泉出峽如珠走盤如與家人婦子言無
不了了大要始終持論主於訓兵理財而不主於開
邊挑釁主於護持善類而不主於阿比權奸驅除異
已文章千變萬化直與周益公陳止齋相上下回視
林栗胡紘高文虎輩則井畫壤蟲而已烏足置公眥
睫上乎神識先幾眞南宋有數人物今得王氏父子

校正而行之永嘉數百年後來一快事也

倪雲林集序

昔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于野已封之延陵雲林倪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嬾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於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臥清秘閣洗拭梧竹摩娑鵝羣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於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産乎能見張士誠兄弟禁

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巨詩如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先見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犖水清則澄雲鮮則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繭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即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笑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文紀敘

脊壯海馮惟訥詩紀之出也共得百五十卷王弇州序成示余曰盍不纂文紀以配之如日月之竝麗于中天亦秇林一大快事余謝不敏坐客曰宣城梅禹金嘗發此願質之子威漪園海若諸公從史贊嘆甚力于是賈十年餘勇詮緝成書特未懸之國門耳至是先生之子無瑕緘以見寄子爲我敘之余嘆曰甚矣梅先生父子之有功於秇林也文何昉昉自河洛天地不能秘傳之神龜龍馬有自然之點畫則有自

然之爻象有自然之爻象則有自然之文章仲尼演易刪詩詩亦文章之一種也昭明文選古詩皆臚記而捆載焉文可以括詩而詩不能盡文之變也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我　明大一統皇而皇覇而覇上自宮府郡國遠而椎結侏儒如鷄林象胥之屬莫不奉正朔而會車書但名同文不聞同詩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天示人以三光地示人以五岳人示人以六經而詩特天籟地籟人籟之傳聲遞響而已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　國家懸文取士小則制舉義大則典謨訓誥高篇巨冊悉出于名匠鴻儒之手而賦能買千金詩能退一虜乎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且惟訥宦光祿卿其訪購羣言招延幕客易禹金獨以一儒者縱橫上下于諸子百家以逮浮屠老子之二藏闡闍鬼怪之小品短書手自丹鉛務求粹白又且加之以解釋箋証斜謬拾遺其博洽不較難乎詩紀一刻于陝西行臺甦侍御再刻於古郡吳太學又刻於攝李黃中丞今禹金已赴玉樓之召而其子無瑕易產以行父書斯又難之難者矣甚矣梅先生父子

之有功於秘林也昔古文苑藏于佛寺經龕中雜文章皮于秘閣賴孫巨源得之始傳姚鉉居連州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繕寫鉉卒伊于以其書獻詔付內府命以一官今梅先生文紀出矣其貯之縣樓乎抑扃佛寺經龕乎　聖主好文讀史不輟手無瑕試以此書詔獻　闕廷度必賜爵如宋朝太平故事第恐無瑕羞而不忍爲也姑識于此以望海內之賞音且以慰弁州子威漪園諸公於地下

文娛錄敘

往丁卯前瑞網告客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龍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乘居褰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繹絡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弁州公代興雷轟霆鉤後生輩重趼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之袁氏思出

而變之欲以漢幟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
變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鷹掣轉而擘九霄天馬脫
轡而馳萬里即使弁州公見之亦將感得氣之先發
起予之嘆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豈
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
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癖柱下之五千
言毘耶之四十九年法即至人累世宿劫不能斷文
字緣而況吾輩乎吾與贊可反覆諸賢文一讀之蠲
愁再讀之釋滯三讀之不覺呻吟疾痛之去體也其
庶幾大祥之援琴乎哉余曰寧唯是開元中將軍裴
旻居喪詰吳道子請畫鬼神于東都天宮壁以資冥
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劒一曲庶冯猛厲以通
幽冥旻唯唯脫去縗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劒入
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
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
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
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鑒選爲文娛斯亦吳道
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讌玄暉娛于澄江

未足比于文娛之壯觀也

范忠宣公全集敘 代

昔韓忠獻之稱范文正也文武兼備乃靖王室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格者凡十四五世莫不咨嗟嘆惜甚則委咎于天之不克盡究其用及讀忠宣集而後知文正生平未了之事蓋忠宣補之也文正集傳者寥寥而忠宣則有皓首經生不及一見者余卒業反覆嘆曰文正忠宣皆名臣弟所遭有難易耳慶曆中四賢一不肖元祐執政八人奸邪居半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慶曆勇於

進善元祐勇于去惡慶曆無法可更元祐更而議法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一忤夷簡再忤夏悚然較之蔡確蔡卞章惇邢恕何如哉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論劉后不過御政受朝忠宣抗言皆宣仁高太后垂簾廢立之事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當仁宗景祐之初而忠宣再召當徽宗建中之始治亂首尾奚啻天淵則文正易而忠宣難嗚呼忠宣所遭之難如此及讀其箋表與夫竄謫流離之詩意簡而韻淡語和而氣平有詩人溫柔忠厚之風而無悱人怨士

峭岸懟憤不得志之意此眞古之有道君子也公生而受文正之訓長復與孫泰山石徂徠友善既入朝司馬君實蘇子由劉元城韓持國皆相與倡和及議論古今成敗得失公即不執政當儼然爲一代儒宗況其出持使節入踐諫垣詞章彪炳不媿文正之將相者乎古來幹蠱者張魏公有敬夫文正有忠宣然魏公不可無敬夫而忠宣不必有文正則爲文正易爲忠宣又難也

范忠宣集敘 代

某刻范文正公集成復按忠宣公集附之而爲之敘曰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阿衡伊陟漢丞相韋賢玄成而已及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太常太祝歷仕五朝出入朝野五十年上自天子皇太后倚毗甚重外至田畯里婦武夫悍卒四夷皆知其名盛德大業自不必待集而傳第公生平銓別人材剖斷國是歷官元祐紹聖建中之間凡所更物情向叛議論譽悴以至請祠竄嶺感愴萬

狀公一一寓之集中讀之可以觀世焉而余又於語言文字之外及按公之行事且無一不暗與文正合者初文正甍家貧公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大類文正之蓬鹽蕭寺中以侍御史排濮議斥大臣納告牒歸田名震天下大類文正之爲諫官自爲布衣至執政所得俸賜以廣義莊大類文正之置田贍族知襄邑興起學校區處飲食負笈者輻輳而至大類文正之捨宅建學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殺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大類文正之推恩朱氏經畧慶陜賑饑民

哀枯骼勸朝廷無生邊事大類文正之爲將入典平章以博大開上意忠篤節士風不宿怨不吝改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不立朋黨大類文正之爲相其他慷慨廷論或委蛇奏箋引該據經率然而作必歸于仁義忠恕詩文溫文典切和雅即置之文正集中不能辨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忠宜之謂乎公五歲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輒能正席講說剖析如流既登皇祐進士試館職除著作佐郎隱然負名世公輔之望士大夫不敢任子日之而公益通顯以作者

自命凡禁林典勅及當代名公巨卿金石碑版之文悉出公手自古父子著作之盛未有如公者即韓公子忠彥歐公子棐富公子紹庭京等雅有才行且不能與公抗衡而稱昇足況其他哉嗟乎晚世父兄無識子弟偶傳青紫詫爲成材而晚生後進粗紹箕裘亦不復有臥百尺翔千仞之意忠宣父子相繼爲宰相集中自警自砭皇皇如不及即涉羊腸脫魚腹險巇欲矣上不懟君下不怨友惟恐隕越文正之家聲是懼若忠宣者是古今眞父子也或謂父有文正忠宣故應爾夫文王割烹武王飯牛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忠宣賢于人遠矣據公狀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十五卷今皆刻附文正集後凡五百年而始成范氏一家言云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

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九幽懺序
三才圖會序　吳中水利全書序
范大司馬評定世說新語序
皇明世說新語序　離騷朱註序
問奇廣序　識字經序
清言序　冬官紀事序

廣博物志序　學古適用編序
廣諧史序　茹古略集序
董漕副墨序　均役全書前序
均役全書後序

友人熊汝學
自福父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仝纂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秦鳩

摩羅什創譯一本于長安城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雒陽城名舍婆提眞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一本名祇陀林玄裝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偈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曇琛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叙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記而已吾鄉朱仲升日與張宿甫博採古往諸註汰其煩瀆剪其重複凡有玄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江海現同懸鏡辨解連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即使與經獅律虎揮麈高談登壇送難必能噬狂解標正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金剛經果報火可使返水可使出疫可使蘇厄可使脫枷扭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閻羅僊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鈎龍頭幡碧字金書懸颺之

其種種福德即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況以宿
父仲升且註且刻直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
精神血脉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
名書帝籍此經所在當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
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
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
歡喜踴躍而叙之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於
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
錄六卷秦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
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
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草混於束薪鳳鳥
雜於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曌
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
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

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攷旃幟易服色更廟號竊窺
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鶻鵲聚
鹿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
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
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
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夫武氏以蛇虺性現乾
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
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
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與由佛
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
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
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隨智周等
賫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
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金琉
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
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
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罽賓大林以至
麴闍國與胡商八十人渡殑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

乘以象馬驅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序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憊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刼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僭殪不啻顱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繡幟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千餘所眷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於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於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於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侶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雒州並官給供度勅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

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翩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裝尤爲鬼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樞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盆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斤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即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官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於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雒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途暮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遘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媼之膜

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蓼其肯擁蓮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長短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於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九幽懺序

九幽懺撰自葛孝先序而傳之者爲李含光大約總括上清靈寶諸經掇爲十卷其法使懺主散花燃燈上自三清九霄二曜列星以至五岳四瀆之高眞無不頂禮貴至后王君公帝族官屬以至普天匹夫匹婦無不代爲之露惡首過生大愧悔希大慈憫規摹浮屠氏蕭梁懺十得其九此必後世托之而實非葛孝先語也道藏鹽字函亦載九幽懺似非僞托但孝先本傳不雅馴蓋出於浮雲山趙道一所編纂此懺

之作得無趙生黃冠之流歟但懺語悲凄弘暢當與蕭懺並傳即使儒者讀之有不心爽神怖泚顙及踵幾希矣秀水張君稚陽精書若干卷藏之名山此即道家之瓊函寶軸玄文紫字也孝先超度苦爽解諸冤對有明眞齋悔過清福有塗炭齋此皆與九幽懺法相表裏而惜乎世莫之見張君倘得之道藏中幸書以示我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州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

圖畮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筭數井田鹵薄喪服鄉飲鬼神秘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疾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於揚州一沒於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識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

搜焚之爲吏斜者至死五厄也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衰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旒鴈燈悉輦虜地即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眞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劍攘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遼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

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　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　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秘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替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

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爲之序

吳中水利全書叙

自來邊撫以士馬重腹撫以錢穀重獨今日之江南則邊與腹皆攝受焉而大中丞張公適當其難往貌視三吳者指爲神皋陸海士民食稅衣租老人嬉游市中如小兒狀何曾服識兵革項秦晉楚豫之流氛倏散倏聚者幾年于茲矣易乎難乎拱陵寢護神京趨督漕艦以百千計渡江而前安流無恙易乎難乎將吏不解甲士大夫登陴不敢宿于家公前顧後盼左支右吾區處于兵單餉匱之時易乎難乎太湖兩

洞庭其民喜博好鬬聞大中丞移鎮安慶招呼吳越人白晝摽掠公巡歸移兵鵰勦之或雖經林木上或鳥驚魚散竄伏菰蘆中公立梟其渠魁羣心始定易乎難乎公腹撫而兼邊撫之勞甚且竹頭木屑如陶士行耳聽目受手畫如劉穆之心血丹鬚髮白矣顧安所得暇而著成水利全書何以故初崇禎元年儀曹郎怡雲蔡公上封事極陳東南水患　上御平臺召對問患在何地以蘇松對　上顧輔臣曰修水利得無擾民否輔臣奏云正恐其擾民故責成撫按修治之未幾奉有特旨專勅而以流寇起不果行大中丞張公蹶然奮曰非某誰當任者乃與蔡儀郎萬令君王茂才集吳中古今治水法凡數十萬言錯綜羣策經之緯之如提數十萬烏合之衆線索在手公于此書足徵韜鈐公笑曰吾計之熟矣三吳澤國也異不虞流寇虞土寇土寇不起于兵起于荒荒不起于旱而多起于水水不起于上流橫而起于下流之梗塞下流梗塞則三江之尾閭不通而震澤之腸胃潰溢蘇之下松之上彌望皆巨浸洪濤田穀不生盜賊

滋起故治兵以攻流寇爲民也標證也治水以銷土寇爲民也本證也幕府雖移江表而神情則懸注江南凡郡州邑之水繪之爲圖溯之爲源疏之爲脉縷之爲名度之爲形其紀事之法如此首詔勑奏狀文移次之曰書曰志曰考曰說曰論曰議曰叙曰記曰對策又次之下至祀神歌祝亦不遺焉其紀言之法如此大抵鑿吳淞爲幹河旁及吳淞之分派者爲枝河幹河用孟子之水利如濬江導海是已枝河用孔子之水利如用力溝洫是已前畧一二里許不必通濬以此代堅壩代壯閘截斷海潮之淤泥隄防出沒之鹽盜倏有非常大潦片檄下之所司畚鍤如雲鼓鼜如雷不數日而震澤之水直奔吳淞吳淞之水直奔浦口而達于大海潦患洩後填土復如初此開而不開不開而開之玅訣也如曰水限方隅官限畫地人少則不足以集事多則膜外有秦越室內有婦姑似非一人事也爲郡七爲縣凡數十一處淤便廢全河一人懈便害全力似非一邑事也而愚獨謂不然國家治黃歲捐不貲之金錢投無涯之巨壑爲轉漕

故耳漕從何來三吳半輸之一中水患漕何從出今通濬吳淞金錢不過八九萬白茅不過五萬視黃河工減省且數倍故足辦也先朝專遣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而大中丞張公忠勤識力亦相當且　皇上平臺召對之後不惜以郡縣河夫額設之金留助經費而又有協濟乎故足辦也但水有故道可居寇有故鄉不敢居水有生路可出寇有生門不肯出今公先以治水之法轉而治寇而旋俟平寇之後治吳淞以平水災蓋神禹之不矜不伐而兼之行所無事者也禹金簡玉書受于蒼夷使者鑾威丈人而公之稟萃水利得之羽檄倥傯愈風檣陣馬之下公不難寇而難水乎哉則邊腹更不必言矣

范大司馬評定世說新語序

道藏中陶木羽條記華陽先生書目有續臨川王世說二卷世說闕字二卷唐之藝文志宋之崇文目錄又載世說八卷今皆不盡傳但六卷各析上下而已余所疑者方正與德行品藻與賞譽不甚分疏又如龐士元遊吳以駑馬方顧劭駑牛方全琮語鑿鑿不雅馴豈能令吳子輩結舌乎劉知幾直疑世說爲贋書即馬端臨無以解也陳子曰劉孝標旁引偏記小部瑣語叢談至一百六十六家與裴松之註三國鄰

道元註水經最足稱正史外秘書世說贋而孝標註亦僞乎自劉辰翁王敬美後此書少讀人又少讀法獨大司馬范公不與兩公翻異畧下轉語皆聖賢豪傑軌正督世之談于王戎則曰作吏部如何着得通簡于李膺則曰負盛名處亂世最不喜人情如此欣附此公智深勇沉老成持重之本懷也彈壓留都幕中無所事客凡所以護 京護 陵護漕護江以南江以北者綰結綢繆默默自相照應不動聲色而遠近無騷然告遽之憂其得力于過江諸賢多矣金陵舊事世說獨詳而名士亦惟爾時爲極盛作家相見分外眼明亦分外眼毒舉體無凡片言居要當事者勢不容不延攬此人而今錢穀單空不足飽材官介馹何暇給百尺樓下客乎自來利齒噉名兒蠅口青鳩眼赤終難撼持世有力之大人如孔明不作建安七子文不落厨俊顧及標榜隊不列世說中德行文學言語政事四科非先主三顧寧稿死于南陽草廬而已以此思澹泊澹泊可知也以此思寧靜寧靜可知也臨川王筆頭無眼安能品題而物色之哉臥龍

不得惟王茂弘謝安石區處南中氣定而神閒去抱
膝翁差近故范公喜讀此書書中註中沓拖浮蔓者
櫛而去之不惟鏡掃纖塵卽眼中金珠玉屑亦無着
手處矣獻酬羣心鎮安朝野取之世說恢恢而有餘
而客以談兵獻策倪托于清言名士者流馬骨一市
豈再市怒蛙一式豈再式宜范公隱几不願通也

皇明世說新語序

昔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唐江州潯陽縣主簿
劉肅倣之爲唐世說吾明翰林院孔目何良俊自唐
宋元爲語林而　皇明闕如也李節之因援臨川義
例排纂　皇明世說既成乞序陳子陳子讀而異之
曰是書也節之有數難焉晉以清言爲宗宋儒譏之
以爲江左難端吾朝懲咽已久士大夫無可著塵尾
處卽有之支許王謝安在一難也郡國官師名姓位
號無一雅馴者一難也二百年中凡可笑可涕可駭

可愕可思可記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事一難也臨川雅好文翰名士輳集所著有典叙有集林有徐州先賢傳非止世說而已今節之撰自獨創能召陸展何長瑜鮑昭諸幕客爲助乎一難也劉孝標之注世說分引奥籍皆出正史外其見於高嗣孫緯畧者凡一百八十八種則臨川所藏又可知矣節之藏書幾何一難也臨川宗室之表以平西將軍都督荆州加開府儀同三司最爲文帝所愛重授簡傳餐物力饒裕而節之才且貧尚兀兀困諸生間一難也雖然假若畏其難懷不敢出則吾朝之風流文采將遂化爲子虚亡是公而已乎大抵著書如交友其始也難合則其後也必久全此書雖不能止儗臨川然以視唐世說則加雋以視語林有宋元而無皇明則加廣劉何兩公而在度必點首節之以鼎足許之矣

離騷朱註序

紫陽先生解孔孟解經解參同又解離騷其二六時中非獨無雜用心并無餘工收拭唾漱矣歷仕三宗立朝僅四十餘日天佚我以老而先生勞我以書此逆流中英靈丈夫無論時相即造化無奈先生何也先生之學以喜怒哀樂中節爲中愚獨謂哀之一脉決無中節之理嬰兒啼老姥泣忠臣孝子貞女怨士之號天慟地濺血嘔心豈論典要節奏哉或裂眦而罵而怒故哀也或回顧而笑而喜樂亦哀也匹夫匹

婦之痛哭特焦枯而無韻鈍濁而無文揣其至情實不註之騷經耳而註騷者必欲以賦比興該之離騷死而屈大夫眞死矣屈大夫死而普天下匹夫匹婦之情皆死矣尚寖有眞文章哉稽叔夜琴賦云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此近得騷經之神又論莊子云此書詎復須註亦極得讀騷經之法然則刻紫陽之註謂何先生三上封事酷詆大臣晚年草疏益切筮遯卦而後止其忠憤大畧與屈原同故獨好離騷轉讀轉合轉與王逸晁無咎等相牴牾而訓詁宿習亦發現于語言文字之間先生不覺也士大夫祖濂雒家言非以騷爲雕蟲輒目讀騷者爲玩物喪志理學之門庭峻而騷雅之道路狹熟讀離騷且不可得誰復解者又誰復解先生之解者此先生之註當與王晁並傳也

問奇廣叙

書六藝之一而五藝備焉高卑俯仰禮也五音六律樂也内正外直射也範我馳驅御也天唱有聲平上去入以配日月星辰地利有音開發收閉以配水火木石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漢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蓋書藝之重如此今車軌同文之世即洪武正韻且未習何論許祭酒之說文李少監之字統呂忱之字林林罕之字源張參之五經文字唐玄度之九經字樣乎學者聞而

笑之曰此論篆隸八分吾但解楷書耳今楷書何如哉聲音點畫上下偏旁多以意增減之旋即以意誦讀之指沿俗爲故常而翻笑古文奇字爲誕僻此禹修方公問奇廣之所繇出也首十三經次二十一史又次諸子百家凡有關繫於字學者爲分別其聲音之離合點畫之毫釐而儒與沈士棟覆閱者且三四焉公守松八年矣置功名於度外寓撫字於催科賑荒備亂夙夜遑遑而猶手不釋卷旁及字學疑者曰得無不便於經生之帖括胥史之文移大筵廣衆中之摘瑕糾謬乎公曰吾拈以課兒非爲學士大夫設也古人讀書而不識字今人因不識字而并不讀書可嘆亦可憫也昔伏生女子且能口授古尚書馬援老將軍上疏論文字之訛舛紫琳一僧耳禿巾掃塔抱字說追逐荊公之驢於半山寺中而吾曹肯甘出其後乎儒七十有八少而失教長而失學每遇文字崎嶇倀倀然如無燭夜行得方公教而今始旦矣書成公又詔諸生而訓之曰薛文清二十年僅治一怒字謝艮佐別伊川一年僅治一矜字唐王守和凡案

間書忍字幃帳間繡忍字字豈多乎哉學者熟玩此書又反而約之身心之間自不覺通身汗下奚但作方公門下問奇人也

識字經叙

歐陽文忠司馬文正天下第一偉人也歐陽公叙韻總司馬公修類篇名苑等書廣大精微即宋儒窮年字學者不能傲兩公而駕其上劉貢父乃謂歐九惜不讀書舒亶論司馬光等畧能誦說先王之言何言之妖也又有籍口者曰讀書識字憂患始曰初祖西來不立文字此言一出斷送人家佳子弟悉化爲太山無字碑良可痛恨吾友陳道掌獨不然自少喜許叔重說文與徐省騎兄弟篆隸悟有勝解而識字經

出以一生二生生化化以至十百千萬億無窮無盡而皆各有指歸參易爻　叶曆數豈小學云乎哉惟謂之小學士大夫笑而置之而方外異人別有偏信而篤嗜者如張有謙棄家爲黃冠師而留心此道者五十年契丹僧行均冒虜中嚴禁遞傳中國自十四字以至三十六字母所謂婆羅門書也華梵雙行故字學更無畔岸而陳道掌獨撰識字經以詔書生之後覺亦可謂千萬人中卓識之豪傑矣或云擬經非僭乎予笑曰古人有茶經酒經琴經射經箏經而醫家形家尤不勝數即識字何云僭也博學之儒古多出于閩閩又推鄭夾際吳才老今且屈指而及道掌先生天之有意于斯文也其在茲乎

清言序

余束髮好讀世說最喜其微言冷語妙絕古今越數年而悔向之讀者膚耳葢世說之奇奇在敘事有左氏之嚴整而雋有檀弓之簡峭而緩若探句疏字以求之未免爲臨川才鬼所笑其後何元朗語林王元美又病其不雅馴稍刪而爲世說補然染指醍醐往往爲雜酪所礙有信州鄭君龍如天下士也弘覽博物于書鮮所不精綜而又能舍臨川瑯琊兩家外不重案一複事不濫陳一穢語上自東西京以及國朝

之宗匠逸民皆采而爲竹頭木屑之助此臨川瑯琊兩家所無亦兩家不容不有者也余惟世說未必盡出劉義慶手大要客所爲正如淮南子不盡出劉子安皆左吳蘇飛輩組而成之者也義慶好文招聚才學之士若袁淑若何長瑜若陸展鮑照或位列太尉或引而佐史國臣供帳筆札既不減尚方而名山羣玉之藏又足以資排纂而儲藻麗今鄭君坐無滿客庫鮮秘書而能網羅百代之言以續義慶千古身後之闕何太史王司寇復生必將置君于清言第一流矣君才大數奇識君者少清言一出屬和更稀昔義慶弟義康謂人云身不讀書君無作才語相向嗟乎解語人且不可得解世說叙事耶僕弟以鄭君清言寶之枕中而已

冬官紀事序

冬官紀事者紀工曹事也萬曆二十四年鳥建　乾清坤寧二宮繕郎賀鳳山先生實董其役先生沒而次公景瞻公紀之志痛也初　兩宮事起特創上自政府以及大司空倉卒計無所出公乃取　肅皇帝朝三殿故牘覆閱之而牘已半漬半腐半飽蠹魚之腹又借工垣諸疏稿親爲補緝手録其最要四百餘言而其事稍稍始有綱領先生之言曰三殿兩宮皆　朝廷萬不得已之役而勞費亦相當第　肅

皇帝峻急分宜忤旨幾得罪稍稱旨則徐杲一大匠爵以上卿不吝賞不惜費不許諸執事議論搜索故當時繕郎寬然有從容展布之地今朝野物力詘於曩時而 主上節儉過於 肅廟此不當以三殿例例兩宮也先生六年擘畫八面經營采木川湖責成撫按一官不遣也視三殿總理則侍郎都御史分理則兩郎中兩副使者何如采石大石窩止一主事餘官不遣也視三殿總理則侍郎分理則二主事又加理刑者何如採浙直鷹架平頭採燒金皇磚一官不添註也視三殿差兩郎中者何如夫匠止給值召募視三殿調之河南山東山西者何如顏料止召商買辦視三殿取之滇粤南直者何如中道階級石止用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僅二十二日而抵京矣視三殿所造旱船督以郡縣官曳以順天等民夫二萬一里鑿一井者何如舊例大工銀兩緊加省直丁地今民間分毫無派視三殿歲派一百萬差四御史催督者何如其他內官之監督武弁西河王之奏請先生一切奏罷節縮調停不可勝計總計費工銀

止六十萬有奇而以十二萬銀鑄錢又得子錢四萬
即在六十萬之中其借與屯田都水虞衡二十四萬
未償也其戶兵協濟三十萬未用也非惟毫髮不取
之民抑且毫髮不取之庫去部之日庫中存留尚積
九十三萬餘使人人如先生即三門綽有餘用豈至
帑藏若掃哉先生肩此大工既竭全副之精神復具
通身之手眼巨璫笑其酸不顧政府怪其抗不顧奸
商巨賈恨其執迫以　明旨　特旨亦不顧蓋衡身
於城狐社鼠蝟蠆虎口之間舌幾敝顙幾禿心血幾
枯寢食幾耗而鬚髮幾化爲霜雪矣若先生援三殿
故例染指餘財外婿權貴內結中涓而退爲子孫田
宅計華實兩收身名俱泰豈不甚休而先生寧以萋
菲歸以清白死決不私工曹一銖一黍以負　聖明
以玷職守夫土木非細事也遣官則有送迎供帳之
擾調夫則有離鄉井枕道路逃竄死亡之憂病民病
商病郡縣病驛遞病畿輔一不當而群害叢焉梁武
浮山之堰擔者肩上皆穿隋文仁壽之宮役夫殞者
相半豈惟虛擲金錢即數百萬生靈填于泥沙溝壑

者又不知幾何今先生爲　皇上惜財力又爲　皇上惜民力此咫府中司命金穴中伯夷上帝紀功當書第一而秉國成者乃以考功法中之寧有天乎先生之貧著在人聽生不求叙功沒不求雪詡獨是兩宮之役關繫于工曹甚巨異日朝廷無興建則已有則必將取衷于先生之書趙充國曰國之大事當爲後洽老臣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則此紀在鳳山先生不可無也韓昌黎叙淮西功不及李愬愬子曳碑仆之訴于朝命段文昌更撰以旌其伐則此紀在景瞻公亦不可無也嗟乎是書所在識者憐其苦節苦心而巧吏則更嗤其似迂似拙後索先生此書則晚矣余野史也請筆而存之使人知臣爲君子爲父賢者爲後事之君子其用意葢如此若命修　景陵　獻陵　永寧長公主墳以及鄮澤諸善政半居土木非其大者不具書

廣博物志序

古今圖史之厄莫大於嬀焚黃圖羸焚經籍及讀晉武之詔茂先始歎開闢來瓌文秘事又絕於典午也茂先雅好異書默識强記怪至于皃毛龍鮓下至於幽館食漿細至于故宮門戶應對如流到眼便識又復汰三千乘彙爲一志搜四百卷僅存數篇可謂博矣然而有疑焉當武庫火茂先列兵固守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茂先能識延津劍氣于斗牛之間及見高帝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何也能

與雷煥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而中台星坼不肯避位又何也大抵晉書好采稗官小說如所載張茂先傳正類東方朔管輅凡卜筮射覆吊詭之事委取而附麗之而其實不盡爾也且博物一書文采不雅馴斷不出六朝手而況茂先善乎遐周氏之言曰吾之廣志也姑以艷夫瞠餓眼而曬空腹者於史則獵於稗則筏斷自書契以迄六季而下無錄焉且曰茂先氏之觴也而沿之因其類也而輯之則非茂先昉也蓋遐周大父首典秩宗父兄名第俱在蘭臺石室間

此葉是學古編尾

可以伐病特視當事者用與不用朝廷之有福無福耳而於公曷與焉王梅溪云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不過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而止若夫可以有用而又能自安於不用惟顏子一人而已顏子非特不冀用於世甚且并其著作而付之寂寂無聞其寂寂無聞者正其安于遁世而無悶者也然請問爲邦孔子曰爾爲我宰此其意何爲哉孟諸呂公之學親得之琢菴岡思默三先生剔歷中外著有聲蹟而未穫盡展其平

生大用乃耕釣于太湖之曲退而著書以俟後之君子薪薪相傳燈燈相接以衍其師友之學問於若絕若續之時則公雖處猶出三先生雖死猶生賢者得是書而神明之萬一救時有所濟豈俟功名之必出於已而後快乎昔者陸宣公狄梁公蘇文忠公多集奇方以寓遵晦明夷之意若使病者用之蹶然起霍然愈更藥石而穀肉之此仁人君子集方之本願而何暇與醫師爭一時之聲譽哉知此可以得孟諸呂公之苦心矣

學古適用編叙

陳子七十六矣空山誦讀不過崔寔試穀汜勝種樹之書顧於世未有纖毫補也竊嘗讀學古適用編而未獲與孟諸呂公識面頃問叙陳子不覺作而嘆曰是編也非呂公之言而皆古人之言也古人重經術尤重師友淵源之所自來漢儒弟子各守一經之師說嚴若大訓不啻過之宋儒經學惟呂伯恭與朱子相唱和而陳氏止齋全甫繼焉皆以通經學古爲高非若康瓠碔砆格格不適於用也世不乏豪雋偉人

縱橫跋跋於墨卿騷客之場而反笑談經術者爲迂濶而無當獨馮琢菴類編馮慕岡有經世實用編萬思默有經世要畧此三君子者皆孟諸呂公之座師與畏友也公尊奉前聞而又博采先朝歷代之故實年經月緯晝驗夜索非設身於事之中卽置身於事之外凡君子小人進退消長與夫吉凶禍福之所以然或卽始以見終或因難而悟易或借古以鏡今或引今以證古此學古適用編之所繇緝也是編得手鑿鑿乎如穀食之必可以養生如藥石之必

藏書萬軸率多異本遐周以曠世軼才斂其邁往不屑之氣窮年討究手自鉛摘棄毳白而集青鳳焚椒林以建檀枝眞可洗宇宙之貧發山海之鐍簡而裁奇而核但恨茂先不見遐周耳予戲謂遐周令尚書一旦給筆墨錢六萬使校子書縮卷帙如太康故事子必將懷篋而遯不然取唐宋勝國以來蕪穢之史分局排纂塵塗欲嘔子寧甘紅藥階前方寸地耶遐

周笑曰審若是則子之屣金馬而隱木雞也殆將分吾野史之權然昔人有傭身集贊以便稽閱者豈天

下眞無讀書處乎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是編也成亦吾與子休粮法也抑晉人同時博物者郭景純葛稚川與茂先而三茂先景純卒以伎成而累未若稚川謝浮榮賤尺寶全生之道於是爲優則吾與遐周又當遠行尋師采眞掘藥超然著述筆舌之表世無復求多我曹爲矣

廣諧史序

檇李陳良卿束髮好古每聞人間有秘書輒訪求之至忘寢食得則手自抄寫有子曰四可好古之癖轉篤於父風雨衡門呻吟盤礴其蒐采日益勤見聞日益廣乃得廣諧史二百四十二篇遡自唐宋勝國及我　明作者凡一百十有四人世次姓氏不可攷者不與焉說者曰諧史祖太史公滑稽傳而作也陳子曰此非太史公始也南華經不載鵾鵬赤鯨之相笑乎戰國策不載士梗鷸蚌之相語乎自古寓言若此

類甚多而其間亦有不足怪駭者我初疑石言於晉其說似吊詭然祖龍鞭之而流血生公聚之而點頭則石故未嘗無性也梭化龍楓化老人叢祠野塚數百年之老木其精靈能爲禍祥禍福與人言如響則木又未嘗無性也木石如此他復何疑特世無佛圖澄不解鞮鍔聲作勞無白龜年素書不解九天禽言九地獸語遂舉天壤間物性至眞至實之事悉詭爲寓言之書譬與人端拱莊語則信與之諧謔則疑信半而孰知微言談笑之功有百倍於莊語如廣諧史者乎韓昌黎論作史之罪非有鬼禍則有神殃故退而爲毛穎諸傳蘇眉山以語言得禍幾死瘴鄉故退而爲溫陶君黃甘陸吉諸傳天以筆與舌付之文人二者不愼皆足以取譽垢招悔尤而又不能悶悶焉如無口之瓠則姑且游戲諧史中以爲樂蓋綺語之因緣差勝于筆鉞舌劍之果報也四可他日史臣之流也歸以吾言質之良卿何如

茹古畧集叙

周公謹謂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陸子淵王元美志其阮又志其盛統計今古公私之書籍往往不能十萬卷所謂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也然就其中北宋前南宋後之類部幾且六千有餘矣即欲萃會而剪裁之談何容易及是見稡修程先生茹古畧不覺歎曰世有如此異書如此異人乎大抵類書之難一曰儲本帝王遣使者懸爵肇金馳於大邑通都購於故家野老而後類可儲也程先生簪紱名

宗篤性無他嗜好而秘笈亞於石渠窮討寃搜一事分爲一類一類彙爲一篇務令匹白妃黃不使奪朱借紫非博洽而能然乎大奇也一日儲人唐宋削平諸國降王羈客實繁有徒于是開纂修局置之以是消耗其雄心折磨其歲月遂成珠英冊府御覽廣記諸大部書今程先生曾賜大官廩餼乎曾給上方筆札乎曾辟聘如雲之賓客於幕下床頭乎獨出一人之手而組織三館四庫之精華大奇也論者曰類書取其裒採詳銓次穩流覽便而止矣何以耦爲陳子曰龍馬見而河圖出河圖出而卦象生乾坤縱耦也六子橫耦也五行以生成爲耦天干以六合爲耦地支以三合爲耦八陣以四正四隅首尾相應爲耦推而至於影隨形響報聲鐵運磁珀附芥陽燧燃火方諸津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蠶珥絲而商絃絕貢星墜而渤海決夫孰非以類感類哉而又何疑於程先生之茹古畧蓋無獨必對乃天地自然之文而化異爲同尤程先生化工之筆也今畧中或事對或言對或正對或反對或隔行而實懸合或宿搆

而不安排後輕前軒左驂右服何其整也超影掣塵伐毛洗髓此書一出如華嚴海中無非寶藏如旃檀林內無非異香如登博學宏詞科弘文集賢館人人皆大總持而不必復求陸氏之連珠王氏之合璧矣大都李杜以詩爲文韓柳以文爲詩而以賦學爲類書則自程先生始其子端伯太史公又取五色絲聯絡之九轉丹黓化之正如漢稱七畧非歆向父子不能成此瓌瑋巨麗之觀眞同人所希覯而亦同文之聖主所必睿覽也爲茹古畧叙

董漕副墨叙

新城康宇王公董漕副墨成以示陳子陳子讀而嘆曰今天下無地不難無事不難無官不難而尤難於江以南之漕事漕又莫難於王公宋之漕分四路以入元之漕分三道以入吾明奠鼎燕都罷海運獨倚命於通會一綫之河一難也公督過蘇松常鎮糙白糧共七百四十六萬有奇輕齎等項共一百六萬金有奇計程共三千七百里有奇計四運共四十八月有奇一難也官從創設凡廨署供億與一切將吏員

役之屬或手器不相習或呼吸不相通一難也公舂往冬歸甫旬于輪蹄舟楫暑雨冰雪之中重趼累息而不得停晷不如旅鴈賓鴻尚有寧刻一難也舊運甫完新運復發望之天則辛未壬申以水旱告矣癸酉以風灾虫灾告矣望之民則木棉稻禾一望如掃餅罄罍而杼柚空矣兩臺郡縣疾首痛心欲請蠲請賑則不能欲請改折請截留則不敢一難也功令嚴則軍愈橫軍愈橫則民愈譁民愈譁則兌愈緩公曰此當事者不平其心故不能遂平其爭耳乃進有司而告之曰而亦憐運軍之苦乎苦長塗苦風波苦發漏苦蒸濕苦泥爛苦淺剝苦過洪苦過閘苦私盜苦守凍苦晒颺苦上倉諸不貲之費無抑軍無傲衛官王臣同急公報國亦同而官旗不覺屈首心服矣應曰謹如約官旗既服公又召而告之曰而亦憐民戶之苦乎苦灾傷苦催辦苦追呼苦敲朴苦逃亡苦有田而無可耕之人苦有人而無可鬻之產即幸而米額如數米色如常粒粒從郡縣刻心瀝血中來而忍厚望乎無立議單如禁方無挾通關如奇貨應曰謹

如約軍有苦軍不能言而公先代言之故嘉陵之氣平而不復過求增民有苦民不能言而公又代言之故窘索之氣亦平而不復過求減增減各得其平則軍民兩得其便轉縮爲盈轉遲爲速而國家歲受公弘濟艱難之作用風清弊絕路熟車輕黃河爲公安流鬼神爲公呵護漕雖難何足以難公四知之守八面之才哉昔韓滉運米入京唐德宗父子相慶得生漢稱三傑獨推蕭何飛輓爲第一今公之拮据四運載在副墨者鑿鑿可師即蕭韓何以尚焉　聖明非久賜節旄旋進大司農領計事功高勞苦父子兄弟相齊名詔止蒙恩紀錄特推卓異而已哉謹拜手爲之叙

均役全書叙

朝廷專遣撫臣其在九鎮者兵爲主以整搠軍馬捍衛疆圉使　天子隱然有金湯半壁之恃此邊撫職也其在江南者食爲主清理國課調停役法使累百年孝順之百姓不至且逃且亡以貽　朝廷根本空虛之慮此不佞職也不佞在職修職孰先平役吳中賦煩役重甲於天下而通天花詭甚于昔時自隆慶問創立官甲自辨自比自收自兌僅可分十甲里排之勞實以開五年逃避大役之藪施於今而官田日

多民田日少合縣無可役之田小民無不役之戶有司編審惟束手無策而已物不得平則鳴勢不可加則變若目擊萬姓倒懸之苦而不爲之調劑處分非特負　國抑且負心于是具疏題　請督率州縣浹在必行行期可久裁詳酌議聽之兩道設誠致行聽之郡邑差科之增減重輕聽之田額有無多寡不暮年而四郡有司編審皆已告竣大約役田而不役人役免外而不役免內役寄戶而不役縉紳役花詭而不役零星之朋戶較之往日之濫觴無童勞逸百儹者似亦畧得其平矣若貼銀貼米貼田之說非特有名而無實抑且無利而有害雖曰耡役實則增賦雖曰好義實則避差雖曰調停實則撓亂不佞於公移公揭之中業再三詳之而後有不利是舉者必將藉口於三說以爲陰行變浹之地夫天下有任勞任怨出於一人之創者未必私而群咻群附出于衆人之口者未必公余於茲地既屬舊遊又忝新　命民間疾苦不啻子病而父言之救民水火不得不迫見義必爲不得不銳阮爲今日謀又爲將來謀不得不望

之後事同心之君子昔者吳田無定則周公恤炤田秤土有上中下三鄉有肥薄瘦三等有升斗斛三科不得已而行均田之法其後飛洒那移田粮無定則林公潤因田之高下定區之荒熟定賦之重輕不得已而行均粮之法及今花詭極而官民分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余不得已而行均役之法當二公建議之初豈不落落難合而久之百姓無不均之歎事習人安豈無小補語曰天下無全利亦無全害惟擇其利多而害少者則爲之又曰立法非難守法爲難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後有仁人君子詳覽此書或諒余之非好事喜名而迫於民窮之不得已也幸相與持久而潤澤焉地方幸甚

均役全書後叙　代

不佞承乏華亭首當荒政甫幸就緒而十甲編審之期至矣又踰期而五年大役之期又至矣大抵江南賦役皆出于田有田則有銀有米銀米誰催之則總催分催是也誰收之則櫃收收兌是也誰解之則南北解頭是也誰運之則南北運糧長是也此皆焰田派役因役派年均名正差並非雜泛編審經催以十年爲率論主戶不論客戶編審重役以五年爲率論大戶不論朋戶經催之苦雖有官甲分其勞而大役

之苦實則官甲重其累何也寄戶之田多則當役之田少當役之田少則叠役之人多叠役之人多則破家産繫囹圄鬻子女扳親故者不可勝計勢窮必變物極則反有司雖有補偏救弊之心而終無扳本塞源之策頃大中丞徐公疏請限田嚴查花詭不俟等既當洗心奉職而況華亭爲大中丞甘棠舊治所在如熟路之車巧胥俱備如炤膽之鏡毫髮難逃比之他州他縣尤萬萬不同也爲此夙夜兢兢或黎酌于前令或採擇于條陳或先於踏勘水災之時密訪其某消某長或忽於比限錢粮之日抽問其誰詭誰分有欲散甲散圄者此不過變詭寄而爲花分耳不許有欲投櫃暗報者此挾讐報怨耳不許有貪黠公正者此脅扇詐財耳不許有推收過册者此臨時閃卸耳不許有多編空役者此以開后間竇耳不許有積金不積産之說者此莫須有耳不許諸蠹已革宿套已除然後清花分共得田叁拾肆萬壹千肆百九畝通計華亭之役每年貳百餘名伍年共壹千零拾役昔之編役田在拾

壹萬之中今之編役田在陸拾捌萬陸千餘之外多田者役重則少田者自然輕矣新役者初承則舊役者自然後矣此非縣令得而主之田主之也亦非縣令得而役之彼之田自役之也哀多益寡者官之法損有餘補不足者天之道即大中丞何心之與有哉嗟乎吳中賦役繁重誰不扼腕言之而時未嘗深維其故蓋當役者有民無官此役之所以重而益重也貼役者有增無減此賦之所以繁而益繁也今不議貼而議均則大中丞之苦心也不更法而守法則後日仁人君子之同心也如撫按眞心主持于上而後郡有司得以遹觀厥成億萬姓得解於百餘年倒懸之積困是皆天啓之也人曷與焉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四

序

全史詳要序　通鑑綱目指掌編序
宰相守令合宙序　忠孝廉節彙集序
八行圖說正續編全序
弁州史料序　弁州讀書後序
皇明應諡名臣錄序　本朝京省人物考序
兵垣四編序　最樂編序
武經七書集註序　史翰林致身錄序

逐世編序　俠林序
奇女子傳序　射經序

友人王元瑞
伯禎父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四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仝纂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傳爲翼又其後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

綱目爲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以寓評借評以寓諫此羣書之關津也關津過則萬里不留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于威烈而訖于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之外紀追補威烈以前之闕此有功于綱鑑之過去者也陳樫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于綱鑑之未來者也吾朝成化間特命商文毅諸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箋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惛惛思睡矣一恨也王莽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道秦檜賈似道之流書爵書官于義安取使讀者眼裂髮指囓結憤懣于胷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強半出于雜家之小辨宋人之腐談後生晚輩明知其不然而莫敢吐一平反語藏欲嘔悶欲絕一恨也自吾鄉王公天古出學問該通議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箋釋精明有識力以挑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可

謂詳矣要矣大全而無憾矣不寧惟是性情姜桂滋味酸梅少則染指于片臠多則快心于五鼎吾且得史之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伐罟而口呿屏人而足躡吾且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埒椒蘭人麤帝羝臭同鮑肆吾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蹬而走不出戶庭而穆王八駿之所慢遊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噓端掌上而吾且得史之手眼快哉是史乎天古爲督學洪洲先生孫濬州先生子家富典墳世毓著述而天古以孝廉繩其後懶謁有司耻交非類部署全史者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于蔡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于劉貢父屬三國六朝于劉道原屬唐于范淳夫百鷄成炙千腋成裘會萃拮据匪朝伊夕而天古獨賈一人之餘勇收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菁萃上呈　簸扆下便章縫豈非難之難者哉今　聖主留心史學高目邊防若置公于天祿石渠金戈鐵馬之間寧渠出賈誼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全史不覺爲天古三嘆

通鑑綱目指掌編序

太倉吳長卿撰宋相眼三百卷曰宋事大約與　國朝相近而人材差勝之自正史家傳以及稗官小說山經地誌之流無不窮搜極覽甚有宰相一人而會萃至數十餘卷者董思翁王東里嘆服其辨博欲敘而行之而長卿以豪貧未果也余曰君詳于宋而畧於他朝可乎長卿曰吾嘗與仲超留意于通鑑綱目葦有指掌編猶秘緘縢中所謂近資愚鄙私備忘闕止於門內貽厥童蒙云耳余曰君無太遜識小識大

具在此編以此破贋書駁雜解非直有裨于正史抑且有功于正學其尋考指歸悉本涑水紫陽兩先生編年書法而或補亡或拾遺或反覆較核以糾其疵繆異同往往多快人意誰復有起而難之者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如高辛滅有鄶唐堯伐魏戎舟水子朱之蹟渭川后育之墳禹頒夏時湯定獻令昆吾豕韋之翦霸亶父季歷之勤王岐陽大蒐之鼓魯公禮文之彝邶伯錫命之册竹帛已湮金石猶在若何而不爲之拈出也如軒轅阪泉之纂衛武蒐延之逆西伯稱王以戡黎周公踐祚而使管恣口非聖大屬矯誣若何而不爲之辨晳也如過鼻盪舟之雄周昭膠漢之禍共伯之非周召攜王之非伯服大費爲伯益之封君陳乃周公之子襲舛承訛踵成窠臼若何而不爲之翻異也如巢許讓王夷齊叩馬曹劌劫盟程嬰立孤事雖奇特實多矛盾若何而不爲之勘破也諸如此類錯見于沈隱侯竹書紀年註及蘇子由之古史羅長源之路史非寂寥短簡則悠謬渺茫微長卿安所適從

乎至于晉五胡唐藩鎮頭緒多端支流異派讀者不爲竟竟者不能詳詳者不能貫串爛熟于胷中今特附見于歷代地圖之後使後進高才生一覽了然信乎其爲通鑑綱目之指掌矣長卿此編得之仲超居多仲超更精于曆學嘗以三統月法太强千年輒差兩日用推武城朏魄不符天象堯夫一行之後自謂獨得其傳今隱居海隅不求聞達劉摯論史臣析理居正其惟素心非長卿仲超兩兄弟之謂乎今指掌編先行而宋相眼三百卷未知何年何日流通以贊

名執政旋乾轉坤之竗手吾老矣蓋幾幾望之

宰相守令合宙序

宣城師每吳公繇司農郎督漕雲中饑軍告變公脫身萬騎重圍中抗疏得請内帑三十萬以救危邊已叅杭嚴轉憲副待補京輩誓必不謁魏璫璫大忤竟以失儀譴歸今　皇上登極賜環分守湖南而公好著述其書傳誦于學士大夫今復出宰相守令合宙一編系以論斷卓然皆經世頂門大學門也或問陳子曰古宰相見　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豈外廷郡縣所敢望而吳公合爲一者何也余曰君知宰相

之尊而未知歷代守令之重實不在相下佩青綬賜銀璽朱輪華轂雙轓五馬以導之黃金璽書以慰勞之給路車鼓吹騎士三千使之徧遊鄉里以榮之猶未也黃霸自潁川相龔勝自渤海相蕭望之自左馮翊相卓茂自密令相此郡縣自外而入也唐時特選宰相韋嗣立先行以示羣臣而宋則若張忠定詠寇萊公準皆解禁庭機務請一郡以自効此宰相自內而出也三公取象三台郎官亦應列宿誰非鸞鳳誰非夔龍豈以等威異地位懸而置棊輕棊重於其間哉周公吐哺握髮以禮白屋之士宓不齊父事兄事師友事者若而人宰相與守令延納同也門不納四知之金庭不陳三獻之璧敝車羸馬塵釜懸魚宰相與守令清白同也夙夜匪懈戴星出入宰相與守令勤慎同也官無內外期於救時職無尊卑期於報主楊文貞身當三事恨未曾據郡典縣何最願爲劇縣不願爲臺閣此豈薄上相而不爲哉語云苟存心於愛物雖一命之士必有所濟若漫無可否但坐政事堂押數十道黃麻文書正類南陽郡功曹耳嗟乎目

前宇宙不爲無事矣夷氛民困已難着手大丈夫欲自行其志無如宰相而守令次之從來守令付之銓部宰相付之詞林而識者猶恐以門戶爲政曰考選大利也曰考察大害也曰會議大是非也是非利害之的懸於上而趨避布置之術工於下其能竦身驤擲而終不絓於門戶者幾何人哉惟命世聖賢豪傑以覆培還造化以威福還　朝廷蕩蕩平平磊磊落落枚卜無偏重會議考察考選無偏信訪單而門户可破也眞宰相眞守令可得也曾壯魏宇文泰曰河北守裴俠清愼奉公爲天下最諸君有如俠者可與並立衆默然莫敢應號稱獨立使君今天下何處無守何守無俠但少相公如宇文泰耳宰相近君而不親民若以一腔之精神注守令民雖遠不在萬里矣守令親民而不近君者以四方之艱難聞宰相君雖尊不隔九閽矣古稱縣大夫曰邑宰郡大夫曰守相顧名思義其吳公合宙之本旨哉故眉道人爲公一下註腳者如此

忠孝廉節彙集序

忠孝廉節如天地之有四時而運行斡旋於其間者曰斗柄自至分月建以及二十四氿七十二候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野所屬皆視其所指以占盈虛向背吉凶之故斗杓不離乎春夏秋冬聖賢不離乎忠孝廉節是故國有忠臣　明主必賜以上謚賚以全邮世胄有官特祀有廟孝子則表門閭畀租布蠲復其科徭以爲田里勸廉節執古之吏間拔入覲者幾人賜宴簪花崇奬治狀然有守

郡垂十年而尚未見超格殊尤之擢此何以故一介不取人所笑一介不與人所憎也然則風俗人才何蹂而興起世道何時而太平也歟今人患得患失寢不如古矣父師不課其子弟杜門誦讀惟奔競是工肩摩踵接于郡邑王公之門何曾聞前輩立身行已各自有法度在即屈指而告之曰某忠孝某廉節謹厚者猶唯唯俯首以聽儻薄之士不待其辭之畢而遊移他顧矣吾言不復省況進而尚論古之人乎蓋心田中不下好種子久矣崔魏時鉏耰空幾不知

置　君父於何地賴　聖明電掃雷轟重扶人極中興功德實與　高皇帝攘夷狄同乘此陰消陽長之機徐公揭忠孝廉節爲楊樣倘有餘暹微細流注而不及盡者爲滌腸換骨伐毛洗髓一番猶可望其咸正而罔缺也徐公八年持憲節淮上防水災防奴防寇防海防漕防孔耿內窺汹汹狂瀾莫知所屆幸而兩河順軌萬艘晏然畧有斯須之暇蒐采史書郡志家乘中有忠孝廉節其人者自三代迄于金元每人各爲小傳每傳各加題評去取精嚴計三十二卷闕

繫於風俗人才甚大此書刻成宜進之日講　經筵呈之　訓儲豫教須之　宗室申之學宮講之鄉約嚴之巡方之御史核之銓部之考功又推之四夷八蠻梯山航海之國信受奉行如稟冠帶正朔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緯地上者教下者學前者倡後者和忠孝具則人人韓范矣廉潔具則人人曾史矣直節具則人人魯仲連蘭相如矣清清明明堂堂正正生則百城圖彤沒則萬神拱手豈非大丈夫救時荒亂之快事乎大抵著書之法能言易立言難悅人易動人難騰貴一時之聲價易激揚千萬世之聲教難詩詞歌賦一切風雲花草之文章覽之解頤咀之無味其亦僅賢于鸚武猩猩而已如嚴君平賣卜成都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或邪惡者則俗筮龜爲正言其利害循循善誘之中寓凜凜闢邪之意今徐公著書立言亦用此法正人心續　聖脉喚醒如醉如夢之心腸刮磨不痛不癢之世界使讀是書者躍躍心動慷慨太息想慕乎其人非影子偶然發現正是其心田中好種子發生

故也春夏秋冬亘今古如昨而斗柄一指然後四時可以成序成功其我徐公乎公名標號鶴洲官參政整勑徐淮兵備山東濟寧人有二丈夫子曰伯煌曰仲炆博學能詩文父子同心著述勤練魯諸生之豪傑也幷得書

八行圖說正續編全序

吾友孫公粲守深州民性悍難禦客願奢難留且奴虜入犯遵塞隣近驛騷而恒山屹然無恙則有成六范郡公金湯在焉公辛未起家嘗慷慨論列時事無所諱謫皖城司李聲實流聞議者謂恒山當三關重地轄五州三十一縣非彈壓以大豪傑何所恃以倚安危于是薦舉范公守是邦武庫經笥恢恢乎鏡具膽畧至則州邑諸大夫拱手咨決人人奉爲指南恨得導師之晚也比當軍興不後事冗措不先事張皇

器度宏深善于謀斷政事之暇建書院以課縫掖立碑碣以永令聞又譜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行分爲正編續編繪成圖說本之皆太君手授兩兒以補過庭之遺訓者朝夕指教遂成天下第一流人物長公官魯山諭疏呈　御覽奉　旨下部而未及頒布于海内也至是剞劂甫竣次公屬孫深州問序陳子陳子讀而嘆曰古今賢聖豪傑成于父者十一成于母者十九蓋父嚴而母慈慈者易入父疎而母密密者易防瑕瑜不相掩善敗不覆藏因其病而藥之乘其勢未極重而返之牿童養蒙若范太君家兒此其一証矣爺太常孫景脩少孤而教于其母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蘋潁濱曰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潁濱曰雖有悍子忿聞于市莫之能止也聞父母之聲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范母代母而父范公移孝作忠又能善推其圖說以化民成俗則其顯親揚名孰大于是眞不愧范文正忠宣

後昆哉余嘗疑孟子七篇中不及三遷孟母竊以爲
訝蓋孟母之賢天下莫不聞此不待言而傳者也待
言而傳宋有孫景脩明有范成六八行一書正當與
高皇帝聖諭朱文公小學並行學宮并陳于儲筵
講幄其裨益于人紀天綱非淺豈特虞城一家言而
已哉

弇州史料序

唐鄭惟忠嘗云自古文人多史才少余謂史非乏才
也史之難難于料耳史才無料如良賈不操金大匠
不儲材雖卓鄭公輸立窘矣余嘗少從王弇州先生
游居恒談笑諾謔無所不委蛇而偶及國史輒停杯
不御爲慨然感嘆久之曰李賓之最稱憐才而壯地
信陽多不振西蜀陳公以正史請會又當鄉袞爲政
其所部署分屬自史官外不他及而余且冉冉老矣
此似有天意非人力也余曰先生雖未老即天欲授

公而人不能就公如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秘書公能表請之不見譯乎即召入中秘金匱石室之書能抉扃抽縢以盡示公乎能給大官酒饌筆札乎能聽開局召僻如司馬君實之於范祖禹歐陽修乎能募專門如李淳風僧一行爲天官五行乎先生曰審若是是烏白而馬角卑數百世而不一遘也大抵文人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實虛者得自創而實者不得不因遷因談固因彪思廉因察延壽因太師而家學守承者則虞預以王隱爲因隱所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是也蕭嵩以吳兢爲因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是也老人束髮入朝行而嘗竊有志矣故上自　列聖之彙言累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鎮畿省之便利要害大家委巷之舊聞文學掌故之私記皆網蒐箚錄有志而未成而惜乎余老矣其散見于四部及續集別集者尚班班可乘後有作史而善因者度不能廢也余雅辱先生後敘之托少思銓次而揣力不能董復亨彙而成之陳子題曰弇州史料其前載年表志考世家列傳公皆爲史而史者也其

後撰志狀碑表爲故實而以叢記記錄附之公雖不史而可以入史者也此史料之所以由名也御史脩齡楊公屬郡司理茲勉吳公督梓之而命序陳子昔者宋文憲與危學士共脩元史欲訪尋元事不可得危公袖餅餌果實以啖老兵得語輒書之其難如此況吾朝車書文物之盛重以累葉　列聖培養振作之精神日今不爲整齊僅取上章之腐牘而少裁之以登起居注宰相不主議史官不執簡遞相推避以延歲月而已余嘗謂吾朝有兩大恨事楊忠愍受樂于韓苑洛精思之極夢舜授黃鍾試樂之日有九鵷飛集於庭而公以忠諫放王弇州負兩司馬之才若遣之天祿石渠而以伯玉諸君子爲副其史必可觀而老爲文人以殺猶幸有史料一書存十一於千百而楊公又行之以永其傳若使采風使者盡如楊公牧令郡國之故實上之太史副上丞相如漢庭例後之作者因而藉手以成一代之書豈不快哉史柱下事也楊侍御公於職爲宜故有取於弇州史料者以此

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續稿所未載也初刻續稿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餙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冏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於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今得王閑仲校正善本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余

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璧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敗歷中外納節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于戢身靖廬誓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察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薰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往時跌宕縱橫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臠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于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已解願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有是理乎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即子弟諸

女亦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爲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剖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晁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閑仲爲先生小阮仲謙太常次公孫婿也尤嫺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武林林貞伯嗣心　國朝史學衰集刪纂垂及三百卷秘不睹人今所刻　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貞伯曰僭者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衮而無鉞善善長而惡惡短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無謚焉而擬及於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范平以邑長謚文正庾詵以隱君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

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與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諡文恭乎胡居仁不諡文敬乎今　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上諡而文臣勞臣與从節之臣顧反俛首出其下即兩先生寧詎宴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諡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秉夫既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諡諸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畧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尚多也議者議擬者擬駁者駁秉者秉迄於今寂寂如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曰子孫或束於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而挾故挾賢最下挾貲贊者厭其煩苛者索其瑕於是創爲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諡者子孫而壞諡者亦子孫然則諡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諡以法月也月

既入而光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諳百年之故實者少而徇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也陳子曰謚難矣盍不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謚惠黔婁之謚康出于妻孟東野之貞曜出於友王通之文中出於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法子議父且不可而況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嗟乎公謚廢則私謚

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之遺一以聽斧扆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史函中蓋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本朝京省人物考序

本朝有實錄無史實錄有編年無列傳間書數行惟首揆大總裁得秉筆惟三品大臣始得挂名傳中且副草秘扃之禁林雖薦紳章逢之家莫由覩一斑嘗一臠況寒膚噍腹者而能與之滾滾考鏡人物乎實錄不獲見莫若考之野史而傴僂山澤之癯不練朝章故實矢口信耳其病在善誣又莫若考之家史而志狀碑版借綺舌以媚枯骨其病在善諛此侍御過公本朝人物考之所由作也侍御自少負盛名抱大

志其先自過孝子逓傳龍濱先生頗多藏書一毀於倭再毀于火其後授經于孫簡肅馮大參兩長者家博綜羣藉手錄而排纂之日與同志陽秋人物彼此詮難此中業有定衡其後成進士宰江陵參酌于南郡兩臺熊公後召入爲言官待詔久稍得餘閑輯名臣類纂分列内外篇又其後讀禮之暇蒐羅日益廣品藻日益精覺分内分外似未玄同乃成京省人物考人物不論顯晦以德行爲主德行不論品類以人爲地重地因人重爲主讀其書可以仰止景行入其

境可以訪求祠墓閭巷及遺胤故跡之所在此於後學之觀感興起實有躍躍萌動者非止爲史臣藉手已也古者名山大川奇琛異寶不足爲瓌偉之觀而産有名公鉅人則子孫引以矜詡其祖里人指以誇耀其鄉甚則寓公客鄉皆僭光而筆書之蓋關繫如此有如本京本省之人物問之若何氏若何里若何品坐井面墻愕不知置對其可耻孰甚焉今當車書大同之版圖　祖宗列聖碻礴之德澤人物輻輳莫盛本朝識者猶有目達日亡之嘆賴侍御公旁收博

采自洪永以及曆昌自吾學編名臣紀列鄉傳琬琰
憲徵以及山經地志之屬有揚善無刺惡何懼昌黎
之天刑有列傳無帝紀何慮崔浩之國憲出于一手
成於一家何煩幕屬之辟召大官之鎮廩上方之筆
扎侍御公眞良史才乎其托名考者姑遜辭云耳昔
方山薛公撰四書人物考不語孟亡考也近世王元
禎又有辭林人物考不辭林亡考也惟侍御統之以
皇明括之以德行分之以京省彙之野史刪其誣
証之家史去其諱後有作者豈能舍公而別有考鏡

哉侍御公正直潔廉播在人聽齊魯以荒政顯江表
以學政顯夙夜匪懈寢食不遑猶欲整齊舊聞以補
實錄中列傳之所未備拮据汗青辛苦頭白未知此
生精力何處得來公亦本朝之有數人物矣項　顯
貞二皇帝寘天　詔學使者采輯事實送史臣纂
修尺一徵書物色朝野若得侍御公等而用之豈遜
木天諸君子後而侍御公顧乃任考不任史夫枉史
古枉下掌史之官也滙池之會秦御史前書曰秦王
與趙王會飲蘭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秦王與趙王

擊至秦漢其猶古乎則侍御公亦何辭于史矣是考
也即以冀本朝正史可也

兵垣四編序

兵有擬經者微獨七書無名氏有兵春秋兵家論語
又有郭良輔武孝經員半千臨戎孝經其僭也久矣
今七書而獨行四編者何也司馬法三畧六韜黃震
駁爲僞書李衛公問答宋阮逸所撰蘇眉山嘗見其
草本尉繚子漢隋置之雜家且曰善用兵者能殺卒
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又不可以訓獨
孫吳妙絕古今芟繁蕪筆精粹出魏武帝手系書簡
而確陰符微而奧其彷彿神仙隱君子之言歟博士

藏晉叔酷好此書高臥山中批閱點定悠然有隆中抱漆之思焉閔襄子得之因付剞劂氏最爲精好非獨塋牟家一日不可無此書即文士亦當盡心非虛語也項年途左告棘徵調四方師繹絡出關外緩則眼着頂上迫則頭藏膝間叩之孫吳愕不知置對況素書陰符耶今兩都雖設武學宏博訪海內方聞大儒危坐皐比肴列良家羽林兒爲親授句讀洗發精義使忠孝俠烈而外習知古名將兵法之所在豈無奇男子橫飛怒號而出乎四編其嚆矢矣驪山老姥遇李筌始授陰符圮橋老人遇子房始授素書雖其書未必果眞然猶似隱似仙不遽出太阿授人者乃孫武子以兵法見闔廬矣吳子忍心以殺妻矣齧臂以訣母矣其談兵愈快其名心愈熱而就人亦愈輕惟太公避於隱溪不餌而釣跗觸崖若路膝處石若臼陰符所謂宇宙在手素書所謂潛居抱道以待其時斯人哉斯人哉讀四編者更進而求之師尚父可也

最樂編序

最樂編五卷檇李高采菽所輯其師魏廓園先生贊嘆此書敘而傳之刻於天啓甲子而丙寅魏先生以忠直被逮緹騎械至京下　詔獄拷掠百變奇慘奇冤莫可名狀有子秀才曰學泝者號咷徒跣求援於莫逆故人率從門竇中眼眼相射口口相格朝謁則辭暮見暮謁則辭朝見久則申包胥七日之哭緹縈一紙之書都塞耳置若罔聞矣獨黃虞兩給事以醵金助賄削奪歸而采菽周旋魏先生父子於艱險間

亦甚懇有同里惡生挾最樂編以煽采菽勒勑建祠不爲動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幸　聖天子當陽特旨昭雪而采菽新拜南光祿丞曩者緘縢此編盍可以出世乎魏先生之言曰樂善之人舉世非之而不顧刀鋸鼎鑊在前憫之而不動不然則其赴善也亦弗勇先生前言竟成後讖又若爲采菽周旋艱險而發者嘻異矣哉大抵世界傾欹風習嘔噦非天生克亂之　主誰爲掃除非天生眞正鐵漢誰爲栲栳有稱功頌德乎祖乎父之兒孫必不可無魏先生有平

居莫逆臨患掉臂之親知必不可無高采菽之師弟皆善事中第一大綱骨也或曰忠孝節義多禍少福何樂而爲之哉余曰不然父母臨亡時恨不痛哭即死而後孝子之心始快雖極哀而樂未嘗不在也逆瑺矯　吉殘賊忠良恨不痛罵即死而後直臣之心始快雖極怒而樂亦未嘗不在也忠孝節義何負於人而云善不可爲乎余恐世人疑團未破聞魏先生父子師弟事或生恐怖或生退轉故敘此編顯晦之所繇且以廣正人君子之樂善不倦者慎無曰范孟

博憤激不如東平蒼之篤論也

武經七書集註序 代

吾朝以武經七書試材官子弟此非明始也始於宋元豐閒頒行學宮雖陰符握奇鬼谷子號稱兵家之祖皆汰而去之獨七書流傳最遠註最多註孫武者魏武帝杜牧李筌陳皞紀燮王晳梅堯臣註吳子者陸希聲註尉繚者張載註李衛公者王震曾鞏郭逢原之徒或奉勑或自類解而吾朝則鮮有留意此書者士大夫狃於二百餘年治安輕裘緩帶紗帽隱囊雍容爲文酒之會聞談兵者輒目攝之詫爲老革即

喙長三尺噤不敢向樽俎間發一言蓋世之諱言武
久矣頃遼事告棘識者勃勃然有贏糧躍馬之氣而
叩其胸中武庫第應曰盡歸而求之七書七書故在
其能讀而又能解者伊誰氏也不佞先世積書萬卷
先大父淹貫幾徧鄉祭酒周萊峯吳柴湖諸公實心
折之不幸書爲倭夷殘毀先君緝柳徧蒲猶將充棟
晚年目枯終以不得見先世遺書爲憾所遺僅先方
伯集與武經七書集註已耳七書閎深博奧橫刀少
年登壇宿將多不能盡通其意或舍正而鑿奇背義

而依詐智術相高氣駔力奪凡先王仁義道德之原
節制紀律之法鮮有宛其指歸者矣　聖王撫髀而
思將士未免三嘆乏才非才不足也能解七書解者
少也吾先方伯當海內晏寧早已綜練武經而先君
子手錄善本以貽子孫安不忘危厥慮甚遠恭遇
上孚服辛酉逢辰叨與鹿鳴復與鷹揚闈中所拔第
一人及諸多士試牘楚楚可觀而尤恐類吳下蒙旋
出集註授之并爲之剞劂以行海內我朝　天子守
邊制撫道郡爲將即總戎參遊率偏裨耳今四方多

壘兵餉兩詘朝廷亟訪知兵者而士大夫亦不復以兵爲諱誠得是經之箋註而精研之禁中頗牧軍中韓范何難再見於今日哉語云文士亦當盡心有味乎其言之也

史翰林致身錄序

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　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　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　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暮薄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　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

修程渝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淮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艮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玉資劉伸鄭洽何州谷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華

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　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忽聞成祖追彬勑命　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　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　帝或懷糗脯以獻　帝或紉衣補履以進　帝或病而旋殺或合而旋離號號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懣也咎晉重耳

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剄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即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　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宛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鬱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　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

遯世編序

余嘗以劉中壘高士傳短簡寂寥因廣爲遯民史二十卷然而未敢品題也吳采于先生著遯世編搜古之隱者列爲九品大約以龍德而隱爲上先生古之狂狷人也今天下惟狂狷可以遯世亦惟狂狷可以救世既遯矣曷救乎曰遯剛德也夫願劘百鍊之剛而爲繞指之柔隨風東西與鳧上下麾之不去招之即來一變而爲胡廣之中庸再變而爲馮道之癡頑老子病在不狂不狷不遯耳今遯世編所載諸君子

或巢或壺或哭或歌歌鳳而去孔子披羊而謝故人厭釋老之說繁笑王覇之枝贅何其狂也蒲璧徵之弗應束帛餽之弗應爾公爾侯挑之弗應天下與之亦弗應食不非力熱不因人何其狷也睨世有患得患失之鄉愿則詎可無眞狂眞狷之逐人執病熱奔走者而授之箑不解也飲之漿不甘也惟投諸清冷之淵沃之萬年不化之老氷古雪而其人始凄然寒凜然洌霍然而病良已逝世編其救世之藥石乎夫上而神隱龍德者無論已其次皆隱則皆龍俄如覺龍不可跡俄如癡龍不可起俄如毒龍不可參俄如臥龍不可動俄如伊鉢羅龍不可愚俄無惱龍不可怖若使當路者唁之以功名則熱沙也侮之以羣小則蛆蝦也迫之以威武則離車牽而金翅攫也是故逝世之士高山大川爲窟宅朝烟夕嘯爲雲霧放言危論爲風雷奇節獨行爲雹電左圖右史爲悲吟千秋六合爲游戲光明潔淨爲頷下珠去此而鄉愿抑亦井蛙壤蟲而已何足比於龍德之數乎昔者仲尼憂天命悲人窮決不忍爲長往不反之計然且以

三讓推泰伯逸民推虞仲表墓推延陵季子是皆古之遜人又皆而吳氏祖也采于先生用經術擢名魁忠直稱名御史忽念太夫人春秋高抗疏辭朝爲文誓墓結廬于青山門外自稱眞正生曠類狂潔類狷即置之泰伯虞仲季札間無忝厥祖矣其聖世之人龍哉請虐遜世編數行以待

俠林序

堯舜官天下伊尹任天下俠祖也孔子一匹夫創二百四十年之春秋墮三都却萊夷沐浴而告三子亦俠中之一事耳太史公慷慨爲李將軍游說下蠶室時無賢豪可緩急乃作游俠傳以發孤憤說者謂此等任俠儒不道吏不赦也悲哉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決相輔而行亦相軋而出子俠乃孝臣俠乃忠婦俠乃烈友俠乃信貧賤非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赴鬥鬩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非俠不酬寃非俠不伸

情非俠不合禍亂非俠不克自古到今何代無俠何俠不奇特未有拈出以震世人之耳目者此洪世恬俠林之所由作也陳子曰人心平雷不鳴吏得職俠不出客有俠俠有林豈世道之幸哉世恬曰余纂是書爲眞俠提楊樣正爲僞俠峻隄防耳自世之有僞俠也小則鬨鷄走狗呼盧擊鞠集白徒惡少年以爲豪大則探丸發冢敎海鑄錢結游徼爲聲援倚巨室爲庇蔭亡命山海招邀輩轂外若披膽內寔負心以此命俠乃郭解魯朱家鬼所嗤也俠以忠孝廉潔爲根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幹以英雄始以神仙終爲果雖未必事事步趨聖賢而豪傑識豪傑則索之俠林有餘矣善乎古之狀俠也曰俠氣曰俠腸曰俠骨深沉摯斂如老氏之處柔伏生之不鬬而一然諾萬人必往一叱咤千人自廢惟天壤間大有心人正大有力人也今亂鬚翊張鳩眼鷹視浮態盈於大宅惡聲沸於蒲座吾得而相之吾亦得而易視之此不足汙文士之筆鋒膏隱客之劍血適以滅裂四維抵觸三尺而已俠云乎哉余老矣心如灰矣讀君俠林類

廬山道人聽下界霹靂僅同嬰兒啼了不爲異吾何以震洪君姑諾其請而敘之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翛翛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髮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兒少女離中女孚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于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殉其磊砢光大之行

或見於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即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裒而集之小加評鑒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絶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萃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秦上生集序

丁卯清和月余與秀州朱子暇散坐山中紫藤下得上生集讀之余指示之曰此世所傳梁谿上生秦公者也公始祖爲淮海秦少游其子湛判常州隸籍焉蟬聯數葉號東吳纓綏世家公少負出世之韻五試補諸生最嫺公車言塲屋蹭蹬遂割田以授二子好爲德於鄉縱游遠近隹山水猿鳥樵牧不識其誰何人一笠一瓢一蔬一水泠如老頭陀行逕嬉怡微笑甚樂也公詩文矢口而出稱性而止其孳者鏗金石

駢珠琲其幽微精確者多化人幻士之談如法華頌五家宗派轉語即起臨濟洞山諸耆舊與之監義送難塵尾差亦相當至於預卜化期沐浴作偈正如秦少游出葦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自作挽詞相似何其祖孫合轍也異哉不待幡花導引而信公之上品上生決矣余嘗嘆孔孟以後狂狷之脉幾絶徃徃爲方外有道者所收無論舉子詩人無當微哂即李鄴侯之遇懶殘王荆公之遇蔣山禪師彼皆草衣木食之流而王公將相不覺見而屈膝非有道至人豈能折服之至此此味最爲奇特無從薦人而乃爲上生秦公先之捐功名屏輦轂是其狷也生死去來解脫如意是其狂也夫有狂狷之資而又加之以學道發爲詩文光燄百出使人讀之如頂灌醍醐火浴舍利其理自無足怪者公辭世不數年耆市權賢者市節一觸世鋒似欲盡諱其所學公獨與福寧君謹護言行不爲世所指名蓋萬物芸芸而早已觀其復矣聞道先我知幾其神古先生詎能網羅公即俎豆之於孔氏廊廡間可也

射經序

漁村之程新安名族也而冲斗見我兩君皆節俠曉暢兵畧稱程氏奇男子冲斗刻有耕餘剩技行於世當路遣使者束幣羞璧聘辟交至冲斗皆以老母辭而獨與從子見我論弩法鎗法棍法甚晳見我點頭會心請更以射法合成全書小用之可以護衛棄梓大用之可以報効　國家此射經之所孚圖也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而射則未有諱言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不載之易乎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燕射不載之禮記乎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不載之周禮乎軒轅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焉則聖賢何曾諱射也吾　朝功令學宮之旁各有射圃今强半蕪蔬矣季冬集郡國材官良家子試之先騎射後文藝今飲羽没鏃者百不得一矣此豈射不善哉則射訣不傳故也見我君援古證今訪師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撒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

矢法皆輕肥少年所不見不聞嚄唶老將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幸見我君一一拈出之機竅綦密心思亦綦苦矣君嗜古好文豈屑與塊牟鬬技博肘後斗大印特恨東夷匪茹數遒執事之顏行士大夫橫刀相揖抵掌而談金箱玉版之書不知練兵自練膽始練膽自練器始練器自練射始緣力生巧緣習生閒穿五重洞十扎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神而明之是在圖矣爰王恩永學射于成都工曹嚴悟有嚴悟射訣韋韞學射于張宗有九鏡射經張仲

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有益津射格今見
我君此圖采擇古人要旨又有江順卿程冲斗發明
衆酌于其間最得射中三昧若使轉聞之當路頒示
各郡國材官良家子則人人皆李廣養由基處處皆
种世衡之青城澗即有小醜直以一矢相加遺不過
落鵰貫蝨之餘技耳何慮東夷哉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五

序

是政編序　理吳臆決序
令書序　洪武正韻箋補序
羣芳譜序　卧遊清福編序
紀遊稿序　遊喚序
生雅序　來仲樓隨筆序
畫眉筆記序　酒顛小序
茶董小序　集奕確評序

奕正序　太平清話序
虎薈序　妮古錄序
香案牘序　孫月峯左評叙
吳中觀風錄序

友人馮洪業
茂遠父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仝纂

是政編序

自古耦俗者庸離俗者野蠢俗者慓惟賢聖可以範俗可以轉俗則必先從禮教始禮教從以厚救薄以儉救奢始此禹修方公祖是政編之所繇緝也漢禮

雜奏儀唐禮去國恤惟宋禮近古强半出於程朱司馬三先生者爲正程伊川舊修六典十得其七適被召而止朱晦翁居祝令人喪因喪以推冠婚編爲家禮一童竊而逃之殁後始出就中有與晚年之論不合者似未可遂謂成書也方公祖救世心最切鼠苦嘗取文公家禮爲綱骨旁采司馬雜儀袁氏世範諸書爲輔而間以已意折衷之冠爲首卷損益冠婚喪祭之大典附焉先之以立大宗終責成之以創家譜率而繇之有體有要易知易從何扞格齟吾之有其幽室之燭潰堤之坊泛泛中流之一壺哉昔齊景公謂晏子曰禮寡人厭之矣卽漢高帝亦曰度我所能行爲之夫不强人以所厭而引之以其所能行惟通儒達古而識時務者幾焉黃覇下教去其太甚韓延壽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今方公告諭所部抑何其似韓黃兩循吏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雖執此以轉天下後世可而公乃曰吾以教家非敢以教松也何哉公守松六年不調但願以催科居下考而當事旋借功令之黎罰以代保留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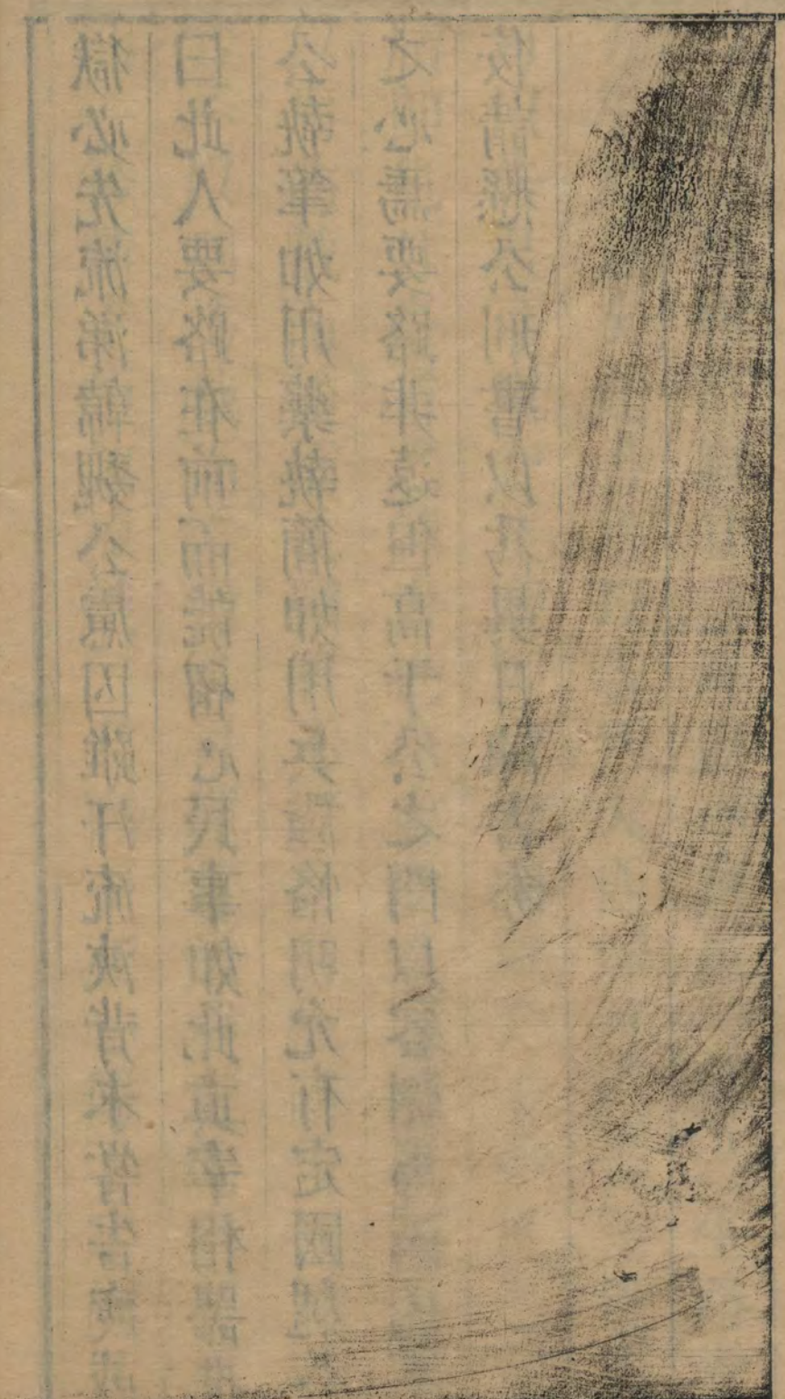
之功名不動撼之寵辱不驚介如山清如水非平日之剛果而立於禮者能然乎是編一出能使遠近吏民動色悔悟奢者之返而儉也薄者之返而厚也大有功於世道而又有功於程朱司馬三先生詔止方氏一家之宗儀也

理吳臆決序

理吳臆決者西川李公理吳興讞牘也牘中有條議有平反有矜疑有奇寃有旌節情法犁然深相明白即皐陶司聽叔向司刑無以加矣而自遜爲臆決者不任威不任明又不欲任德故曰臆也任威者好擊斷任明者好摘抉任德者或骫法以奉權貴屈情以就親昵奚問晝見之鬼夜哭之寃哉有一於此不祥莫大焉易訟之彖曰利見大人以中正也公聽獄最敏最幽最奇特最痛快或翻故案於二三字之中或

抉隱情於數十年之後上官莫能奪豪右莫能抗宿猾名奸莫能上下其手寒士得活榜之通衢神明嘿告發之夢寐蓋寢食俱廢以求冤民一絲之生路者五年於茲矣此書可以告匹夫匹婦可以告三執法可以告君可以告上帝可以告閻羅老子今日之讞牘即他日臺省之諫書也余嘗與公平居私論醫不以病爲戲而後稱良醫將不以兵爲戲而後稱良將官不以刑爲戲而後稱良司理昔張乖崖號宋名臣然一錢斬吏頗似掉戲三尺高下在心獨于定國具

獄必先流涕韓魏公慮囚雖汗流浹背未嘗告疲或曰此人要路在前而能留心民事如此眞宰相器也公執筆如用藥執簡如用兵謹恪明允有定國魏公之心焉要路非遠但高于公之門以容駟馬而已不佞請懸公刑書以爲異日諫書券



令書序

西平有才子李璹方十八博綜書契以來之文凡明君良相諫議類多有譔述而武塘謙菴李使君則璹父也在令言令於是有令書十六篇其言精微而洞達雖公穀孫吳韓管度無以加矣陳子讀而異之此非縣令之書蓋王者將相之書也古孟春上辛日天子臨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令藏於祖廟每月取一令頒於明堂而太少生成刑德於是乎出焉易姤卦后以施命誥四方巽卦君子以申命行事姤者遇也

吳者順也風自天而下無往不遇也命自上而下無往不順也是故將令中書令以及上大夫令尹皆義該於此邇來揆地輕幕府弱甚則霹靂之詔書半挂屋壁獨縣大夫最稱親民無虎豹蹲於九閽無置郵馳於萬里令必行禁必止其權反在將相上而重內輕外者往往薄縣令不足爲夫太公望嘗宰灌壇矣孔子嘗宰中都矣我　明臺省銓衡以及木天貴人之選且不次擢矣令何負於人哉唐時有帝擇令長新誠分遣赴官者有馮元授諭蒙篇鄉給一卷者惜未見李使君令書耳李使君負北門西掖之才兼經笥武庫之畧武塘三載歲穰民康自上衮巨公而下以及賢良諸文學人人重氣節嫺古文詩歌而李使君適來爲主盟鼓盪文風於是爲盛正如天上斗杓光指於奎壁圖書之府而四時十二月令悉從之如姤之遇莫敢壅也如吳之順莫敢扞也兌漕粟民弁均平剏書院規模炳煥是曰健令清白流聞鮮有以四知之金三獻之璧謀公於心口問者是曰香令兩臺以檄至父老以讞至吐肺腑於堦前揭日月於盆

下請託無竇筆舌不靈是曰神明令李使君非得之武塘得之令書也得之九齡時所讀近思錄也夫吏不師古置經史不讀即讀不能筆之於書即筆之於書又不能炤用雙行鑿鑿乎見之行事幸而偶合如方術道人行游市上賣雨賣雷自詭得符呪律令力而畢竟伎倆且易窮其能久乎何如李使君退思堂撰述八百玲瓏字字皆有義味可以將可以相并可以驅攝鬼神而非直一縣令理人之書也昔李果爲洛陽尹劉兼夜過其境聞戶內語曰李公正人每覘其發號施令使吾輩膽寒且血食他方去排戶視之虛無人乃鬼神也今謙巷使君豈其後身耶有志者焚香拈取令書且讀且思去果不遠矣

洪武正韻箋補叙

聲爲律身爲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爲一分虞模麻遮爲二惟　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先生牋補出焉下士聞之非怪則笑曰沈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汝未悉沈約故耳昔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製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爲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

不同禮約以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樂亦亡矣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鍾山應教詩非靈與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自定而自悖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于近體律何也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楊先生白頭孤憤直取而箋註之采孔壁之遺文汲冢之斷簡自經史子集釋道二藏以及本草稗官者流箋釋無少憾辨而博覈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韻以諧于七十一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於二千八百五十五字外其援引有本源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牋爲目借洪武以示春秋大一統之義實字學之秘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棫陳第黃公紹之所未曾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諦讀之如蔡中郎以豐爲豐李丞相將來爲宋許氏有凍水漳水之訛高誘有上春下春之謬諸如

此類一覽了然若使此書成如國初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札又若遇三吾劉學士當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覽賜名刋行不幸不遇諸先輩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金助刻且欲與永樂大典並傳楊子雲得桓譚于身後楊去奢得申公于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補箋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楊先生拔　洪武而行乃正韻反使楊先生以使之必徵必信必從也其羽翼聖朝同文之化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長箋意在汲古楊去奢著正韻箋補意在尊王一時異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

群芳譜序

今海內推喬木世家首屈指新城王氏名公卿纍纍項背相望家有諸刻皆聖賢軌正督世之書非直花萼集棠棣碑也今康宇翁所著群芳譜者何譜花木也按天文農丈人一星在斗之西南與箕杵相近桑亦箕星之精也農桑之業天且弗遠而況人乎譜蔬佐穀也譜麻佐桑也而未聞有譜吉貝木棉以佐桑麻之所未及者蓋自王公始其次乃譜花木譜形譜名譜占候休咎譜種植接插收采諸法譜製用療治

補麗藻亦俱自王公始雖托名農圃而大人三才之能事畢具矣夫家有譜猶國有史也李九疑之序花史也以月令爲花編年以姚魏牡丹袁家梨安石榴爲花世家花列傳以東籬孤山爲花隱逸以天女散之如來拈之爲花方外似亦濃麗極矣自王公群芳譜出而覺花史盡可廢公非爲農圃設也洪荒到今其間正閏興亡理亂不知歷幾千餘年矣正如群芳之榮落悉聽於二十四番花信之風而究竟本深者末茂人定者勝天寧詎委之氣數而已乎老臣以愛

惜人材爲主老宗長以愛惜子弟爲主老農圃以愛惜花木爲主接引生機此花之初學也護持香艷此花之盛年也茹其英而收其實此花之晚節末路也剗腐槁剔蚩蠹疏壅滯此去夫花之敗群圯族而成就爲家幹爲國楨者也若夫養失其性用遠其才豈花之罪也哉吾故於王公之是譜也得收族之義焉得國家樹人之術焉富哉言乎此譜繇周禮薙氏柞氏靈樞本草以及經史二氏百家之流無所不衷採而引證之其辨悖可與崔寔氾勝陸師農比肩其以

無用而爲有用即何廸功之花木考賈平章之花亟艷異經方之莪如矣雖欲不傳得乎王之先穎川公煮糜賑饑門有槐樹可十圍啜粥者挂簞笠其上世稱大槐王今公家兄弟父子昆追司徒公之世德而栽培之以道義爲甫露以名節爲風霜以拔茅連茹爲連枝同氣里人過忠勤祠而指之曰茲非王氏三槐之報耶儒聞聲而不得至但手群芳譜一編神遊於二如亭中作吾家灌園於陵子足矣

臥遊清福編序

命使君宰犖亭之三年政潔而民穌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劒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案幅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笻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

若置其身於空青銑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岩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鴟鴞啼非有胆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抎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什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寞寞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洒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

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紀游稿序

昔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於風騷而陰實其裝於稠橐施於今而遊道廢矣吳人遊者始於季札彼豈其得已哉覘國之難而寘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臥季子之影老於太湖之濱矣今游士非獨産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以爲游祖馬蹄車轂陵兢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躭躭長安中如深惟臥榻青蓮有云但識

金馬門誰知蓬萊山游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旋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斑於游記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綉筆爲綵矣立長安四塵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蛹時軒然於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躁而爾靜也余與長孺之嗜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游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於雲梢鳥背上矣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宮游人脫跡山中而錯跡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游倦矣子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遊一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游嗅序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鴈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

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囈語沸發輒以一嗅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呋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追欲歸歸則憒憒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强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偪强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嗅舊游王謝諸人豈嗅此等輩哉

生雅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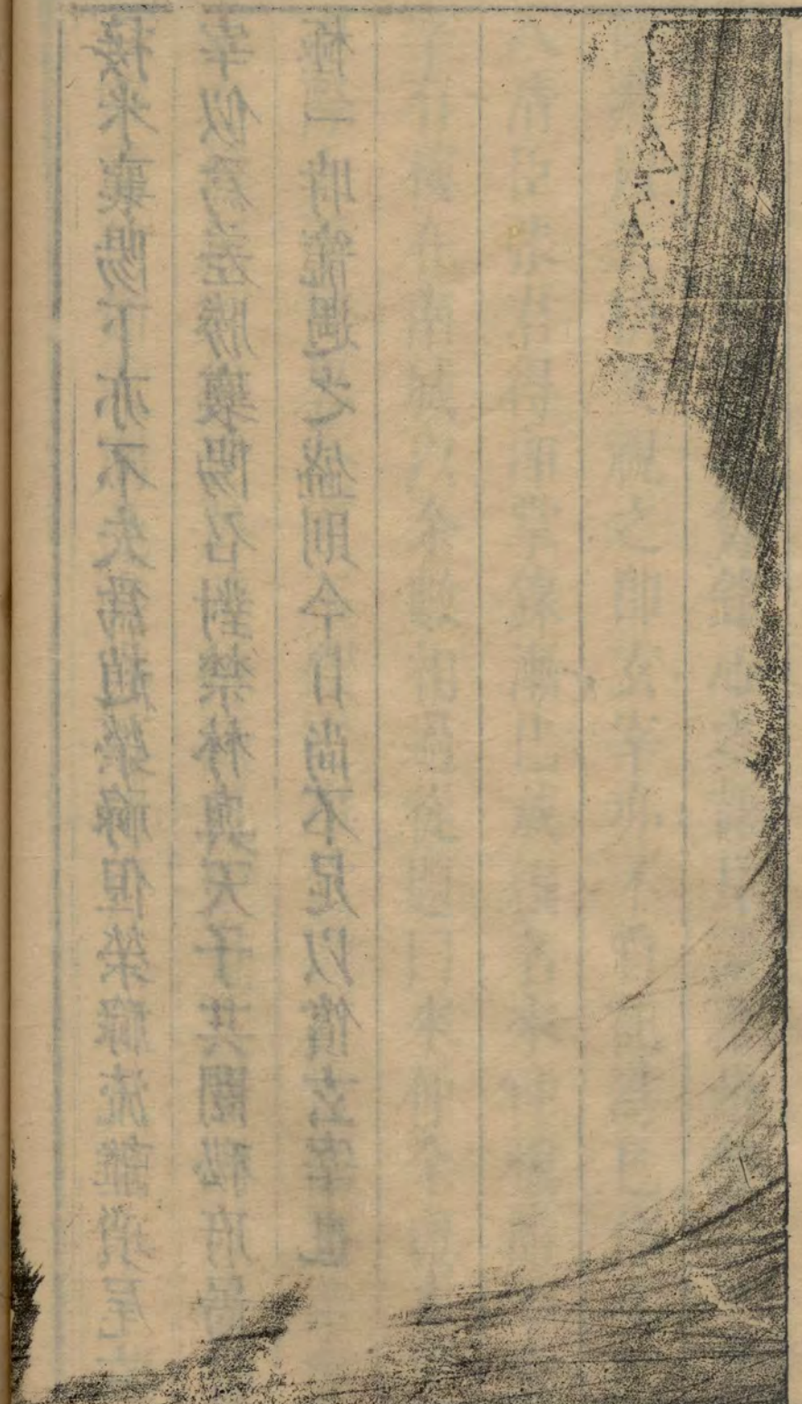
古者辨疾本軒轅辨草木本神農辨湯液本伊尹皆醫王也後世仁人在上猶以憫世疾苦爲重詔諸醫共論衆病所起之原或詔舉知方術本草者以聞或詔修郡縣獻圖或詔高手醫各上家傳秘方進御下大醫驗試模板頒行之甚則王莽時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巧屠剖剝之量度之以竹筵導其竅而後悉脉之始終又有四州守楊衒行刑賊遣醫師畫工親決膜摘膏肓其狀而後悉五臟之曲折嗟乎醫豈易

言哉吾友金申之論篤君子也每謂乾大生坤廣生上帝好生賢聖尊生於是著爲生雅以附於爾雅稗雅廣雅之後凡答問紛操文辭古奧者悉括盡於諸釋中易簡而不繁精明而不亂根據而不誣直捷而不枝救群迷諭初學一覽洞然即起啓玄子通眞子而與之握麈論難度無能傲君以所不知也自古神仙大儒如陶弘景孫思邈以及秋梁公陸宣公蘇子容子瞻之類無不精深於醫學後人畧通歌訣稍一得志索重糈乘高軒芥視人疾生而傲忽宿學隱君子爲莫已若試執生雅一編就金申之而叩焉其慚悔而願學者當輻輳於門墻之間矣

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淞上甚數嗣後楊鉄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詩酒書畫外無事矣吾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絶獨吾友董玄宰踵與書法畫格爲之一新嘗典衣質産以售異蹟曰此正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詘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幾忘寢食甚則從數千里寄

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鑒裁通照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眞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窮銘心之語片語落帋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視之即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清臣張君得即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有樓在南城以余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余與玄宰遭際太平商畧金題玉躞之事官爵有盡而文章書畫之傳無窮後世於殘縑斷紙中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斑矣玄宰上能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但榮祿流離瑣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禁林與天子共閱秘府圖書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尚不足以償玄宰也



畫眉筆記序

吾友程尚甫蕭遠不耐俗又不喜交遠游大求方幅齒遇而獨好名人書畫及古奇器輒典質購之不及則其配徐孝媛爲扳釵相助並肩盥手摩挲裝勘自謂趙明誠李清炤之後兩人而已孝媛病劬至痛未申檢奩篋中得畫眉筆記手跡芊錦德矩可念尚甫乃襲積成之余嘗恨劉中壘列女傳太畧王臺眷奩及花間集太艷獨此記毋宗婦順具見大家威儀即鬚眉男子才不如識不如膽不如文采不如雖與女

孝經並行可也尚甫既抱景倩之癖復兼許士宗百行之備吾無間然是記有焉若欲尋行數墨於黛青螺綠間則昔人脂粉簿十眉圖故在臚載裝飾無關壺儀此尚甫孝媛嗤而不視者也奚其傳奚其傳

酒顛小序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鄙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焦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葦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鍾俗人治生道人學仙聖賢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且飲

茶董小序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坡老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芼用鹽去橘用薑轉於黙荼全無交涉今斧荼純采棋鎗色香映發此蘇黃所不及見況陸季疵乎江陰夏茂卿序酒其言甚豪予嘆曰簿政不網曲爵分憩詆呵監史倒置童程擊斗覆觴幾於腐脇何如隱囊紗帽翛然林澗之間摘

露芽煮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踈濶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翟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銖兩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集奕確評序

談奕者多擬類於兵法而余獨謂不然蓋奕家黑白子有限而國家養兵之患無窮自京都郡邑以及邊腹水陸之衝幾於纍纍棋布矣猝遇緩急則調兵之檄下調不足則募兵之檄又下豈若奕之奇奇正正變化於三百六十着而下子不外索者乎且奕實而兵虛奕陽而兵陰奕不用諜不用間兵用間與諜也奕無款法兵不得不戰且款也奕不敢佞天之幸兵佞人且佞敵之用也奕無市賞及他賂而兵借市借

賞又苦他賂也奕者之眞精神在局內兵者之閒精神在局外如要津中制而浮議旁掣也兩劣對奕必有一勝兩奕秋對戰必有一負勝負雖無常而先後手則確然決不可錯今兵家無先手而慣效隨手之應兵一媾而莫可解矣兵一敗而莫可收拾矣以兵爲戲與以奕爲戲者其利害禍福類乎不類乎余嘗遊王元美先生家遇北平李釜最稱專門其他曰鮑曰顏曰岑曰方曰雍曰范曰林曰許今且屈指於凝陽柳君矣夫奕之名家輩出而兵家名將不再出信乎兵難而奕易奕之勝在善用寡兵之敗在多用衆也柳君遇楊公於淮上楊公絕口不談時事而但喜手談鳩集名家奕譜精選出奇馳雋者聾爲十七卷而國手之能事畢矣昔子瞻居惠州杜門註易暇則箋寫醫方子由謝客武昌卽門人亦罕與言好註老子遠寄子瞻使相印證今楊公藏身奕譜中而遊戲品題於堅曰玄黃之外世人或當局不清或舉棋不定或打劫劫連環刼翻覆不休俱付之爛柯一斧李岩老兩腳棋盤亦古人玩世慢世儉德避難之小法

門也妙着居先收枰善後袖手淮陰之上僅露棋譜確評以此代二蘇老易可以此代運甓可代擊碎唾壺亦可

奕正序

世人不好奕侻藏拙於孫太子和帝庶子曜論中甚則如陶荆州猪奴之戲王臨川野狐之目非特不韻抑何其不廣也古者名士辨賊異人識英雄往往從棋局談笑間得之其次或往復說易縱橫論禪精微所在手不能言若以喻兵法又其粗者已余曩從王元美先生游客有李釜以寓公老於婁稱國手前李而爲敵者鮑與顏後李而爲敵者程岑與方僅六人而余獨識李翁甚習李累歲王王侯中貴將相之家

未嘗涉毫髮家事及臧否元美先生愛重之無所忤亦無所諱避間嘗與談奕曰奕以奇謀入以巧思黍是猶有童心焉奇之極而後造於平淡巧之極而後詣於自然非眞平淡自然也乃巧之至也陳子聞而心識之而嗣是見一二佻少年與人奕奕又負時名旁觀者注目贊嘆以爲天下之奇巧莫此人若也已佻少年當耦敵則勝負半當堅敵則披靡北矣蓋奇巧有餘而正不足耳垂三十年而今始得睹如雍君所著奕正有初局有滿局有分局有殘局皆博取古

勢而黍訂之去繁就簡去難就易去奇巧而悉稟於正若使起李翁諸曹而與之角走鹿穴虎未必不落雍君手中近者方藏刀林善割王范左右格鬬皆推轂雍君不去口而君又精思好古不廢法而能不法法不法法而又能拈示人以法異矣哉惜俠隱布衣識君者鮮而姑借奕正一編以寓其深湛牢騷之意可嘆矣林逋不解奕子瞻差解而又劣余在兩公季孟間輒以自愧安所得授書而更進之昔有夢吞棋經三卷者其指授皆出人意表吾將飽啜君奕正書

而後與君戰君能挑我否也

太平清話序

人生江南是極樂國而余又以男子身際清朝丁康年老親許以二十有九解青衿爲逍遥布衣余因此得讀未見之書眠漸高之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門生故人過余酒罷間搜一二故聞以應之削忌諱置臧否皆古今文獻與翰墨玄賞之事而已兒子窃聞手記投古盆埋修竹岡下積久編成數卷題曰太平清話

虎薈序

余丁酉六月二十三日始囲瘧垂戊戌之六月二十三日而瘧良已葢首尾屈指凡一朞焉先是百谷王丈訪余於寶顏堂授以虎苑可以辟瘧讀之而魔鬼如故然其書所徵不及百事余乃搜諸逸籍及山林湖海之故聞薈掇此卷題曰虎薈昔范文穆膀其軒爲說虎余嘗笑此老何所專嗜而獨亹亹好談不休客曰虎不足談仙釋可以馴虎循良可以驅虎孝義可以格虎猛悍可以殺虎虎不足談而其人故多識

喜怪者之所不廢也乃書而命典籤者藏之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於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於古者發胠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侮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於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緘扃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僞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瞶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

長能見而輒記之此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六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亶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罍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槍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武啄腹如瓠卅砂繡蝕厚如指甲者數片斑斑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及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澹余戲詰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

余與盍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恒時憩磯頭橋畔布裒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笋饋亓亓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緼碧沁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牖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醎宇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眞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盍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麈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孫月峯左評序

春秋志憤也經何言乎志憤也憤莫大於刑刑莫大於亂臣賊子故以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字時寄一憤以繩檢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此春秋之所爲刑書也書成以授左丘明丘明躬爲魯太史博綜諸故籍而以憤世爲救世之具故其狀君子若入其純忠懇義之裏狀逆奸若睨其陰畫腹筭遂邪垂欲之初他若言戰猶在軍言禮儼爲儐言占對不啻口出言禱筮妖邪等之我居蓍蔡身尸鬼神矣宜後之讀者游目

鼓喙而頷含之也顧二千年來人不勝書書不勝汝汝何幸當吾世而有月峯先生先生爲孫忠烈公血胤有先世之憤每謂文章之法盡于經矣而讀左傳似無所得晚年得力最深其批評之覆妙入神解想當染翰探隱正類法家推勘追前心之所從來發後蒞之所從出鱗剔腠敗示人吐茹始覺一手氣有登降千秋隻眼到此獨開使人一展卷頃便疑身是古人眼作古見蒼茫見古天地炤爛見古日月紛遝見古君公卿佐賢傑士女與警欬相周旋者先生良心苦哉復有吾鄉閔某某昆從手掀分次經傳特受先生之評以朱副墨一覽犁然蓋經傳藉題評開前古之新題評翼分次樹今日之古余獲之不減賈達劉兆朱墨經傳也因念雪水一衣帶何名雋之夥而于春秋獨拳拳也無論齊梁之有隱侯文阿咸以義疏爲頡達所牧佐纂正義即諸傳記所載春秋僅數十家吾苕更有張嘉父通訓章茂深類事始末沈存中世次名氏諸譜及葉石林傳攷與讞各有三種若文伯誤名爲棐著有比事崔彥直雖藉涪陵詔下湖

州取其例要後先昭著已据八人今某某昆友復以分次題評擅有其一噫何雲水一衣帶而名雋之夥而于春秋獨拳拳也僕本憤人生處憤世美憤正士道消是非瀾倒卒莫抵極自對此書覺山雲似爲變虹夜篝于以結暈和瀋漬筆梗澁不能下安得素王素臣復生此時共提七寸之管哀者哀鉞者鉞使白簡青史如孫先生朱墨之清明某亦不恨矣

吳中觀風錄序 代

孔子刪詩列十五國風以二南爲始我　朝定鼎金陵南服諸郡邑隸焉正國家之二南也豐芑新櫂醞釀二百餘載人文之霞蔚雲興名公上卿之聯圭接轂而起者不啻飲水於河而取火於燧猗歟盛矣不佞每欲樂觀南國之風適奉　璽書行部吳中首選諸生於學宮嘉與講德論藐已衰高材生試之遴其嫻於辭不詭於理道者題曰觀風錄古者巡行方岳之下采詩陳風其後則付之輶軒使者錄其言獻之

太史以其副上丞相然此特里巷田野中鼓腹矢口之歌謳耳豈若文學子弟被服詩書而誦法先王者乎頃讀諸生文雋而有風腴而多旨或驪采並收或蕪肉相準彼都人士出言有章斯文之謂矣余嘗讀桓寬鹽鐵論心甚鄙之方漢武詔問賢良文學及民間疾苦御史大夫但以鹽鐵難之已爲諸生所詘則勃然悒悒不應丞相且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遂罷議嗟乎士格於漢而逢於明逆耳於御史大夫丞相而今得揾筆抵掌於鹽筴執事之前非士有遇有不遇也聖朝舉動自有本末不願以鹽鐵先文學故也古之相風者候以旌占以鐸獨吳季札之觀風上國則以樂蓋風爲天籟言爲人籟而樂介天人二籟之間若文之抑揚高下清濁雅俗則樂之精微具矣余游吳季子之鄉而得觀多士無聲之樂雖審音未超古人而太平之聲氣先民之矩矱猶有不與時俱往者此余之所以一唱三嘆而惟恐其臥也雖然八風正而後物無疵瘝士風正而後國無偏黨風之起從虛地升士之品從實

地積諸生誠能澡躬積學繇三吳而風天下豈惟漢賢良文學不敢雁行即周召二南奚遜哉余願拭目而觀之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六

序

畢中丞天津疏草序　何司空鏡山全集序
董宗伯容臺集序　莫廷韓集序
王太史辰玉集序　吳昌侯長白樓詩序
清來子韻言序　太虛初稿序
韓丹水集序　木麗江全集序
錢長玉馴鶴樓稿序　陳滬海竹素堂全集序
史叔考童毅齋集序　祝耳劉詒美堂集序

李述之全集序　沈公路枕中草集序
宗侯曼菴綦組堂詩集序
張平仲鶴市五言詩序
鄭比部集序　徵道人詩叙

友人王時敏
遜之父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六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奭父仝纂

畢中丞天津疏草序

往遼左之局清撫輕敵三路輕進遼陽輕信廣寧輕走於是經臣條上三方布置之說詔遴習知邊務篤棐不避難之大臣節鎮天津蓋自大中丞巳陽畢公

始此辦局非故局也天津爲南北水陸咽喉外防海
口內護　神京逆酋揚帆克日可渡新鑿漕道與彼
共之難一公受命之初勅未領印未鑄幕府未開官
聯未備信地未經畫一難二兵餉舟車火器甲仗之
屬問之司馬司空司農非互相推委則轉相觖閣難
三內不得于諸曹而外又不得于淮揚浙直上不敢
望榆關之軍實饒而下又不敢望登萊之額設久難
四奴陷廣寧其地彌近其垂涎彌速鳩工聚材造戰
艦於烏龍江者以百計其舟師彌多其中禍於我彌
烈難五夫諸難畢具而終不能難公者何也公義不
卸擔亦不欲大聲疾呼一疏再疏以至數十百疏而
大要以克意節省力行核實爲主募水陸兵可萬餘
練主客兵可二萬餘餉亦如之簡閱實伍以備折衝
撥守大沽以防堵截牽綴朝鮮以資外隣解散遼人
以消內禍壁壘精强紀律整肅此原爲三面掎角設
非爲他方徵調設也乃經臣調援三岔公則檄管大
藩以二千往援毛帥則檄金冠等以四千往援山海
則檄翟子勳等又以三千往倏此倏彼朝東暮西此

曹偃蹇不前似有恨色賴公鼓之以忠義均之以勞逸斟酌于主客多寡之間然後欣然就道慷慨即戎而未幾會勦東妖之告又下矣公念震隣剝膚分師鵰勦遙遥來監軍督之來公子倡勇當先部將董世賢劉永昌秋毫無犯一戰而克景武再戰而破鄒滕賊穴一空漕無梗塞山東父老子弟不至鳥獸散風鶴驚枕籍而爲顱山血海者皆公知人善任算必萬全之力也公一面視師一面應援一面濬妖兵分而力不單餉分而食不窘草昧殫殫先化爲衝邊重鎮良

工心苦種種從核實節省中來無震耀大言以怖君父無譎張虛言以誑朝野五年授鉞一部晏然同官樂其無競朝廷信其無黨鬼神服其無欲何施不可何動不臧此眞遠局之奕秋而奏議則其東方之譜也若能按其譜而尋繹之而無輕動公之國手思過半矣雖收遠左之殘局爲全局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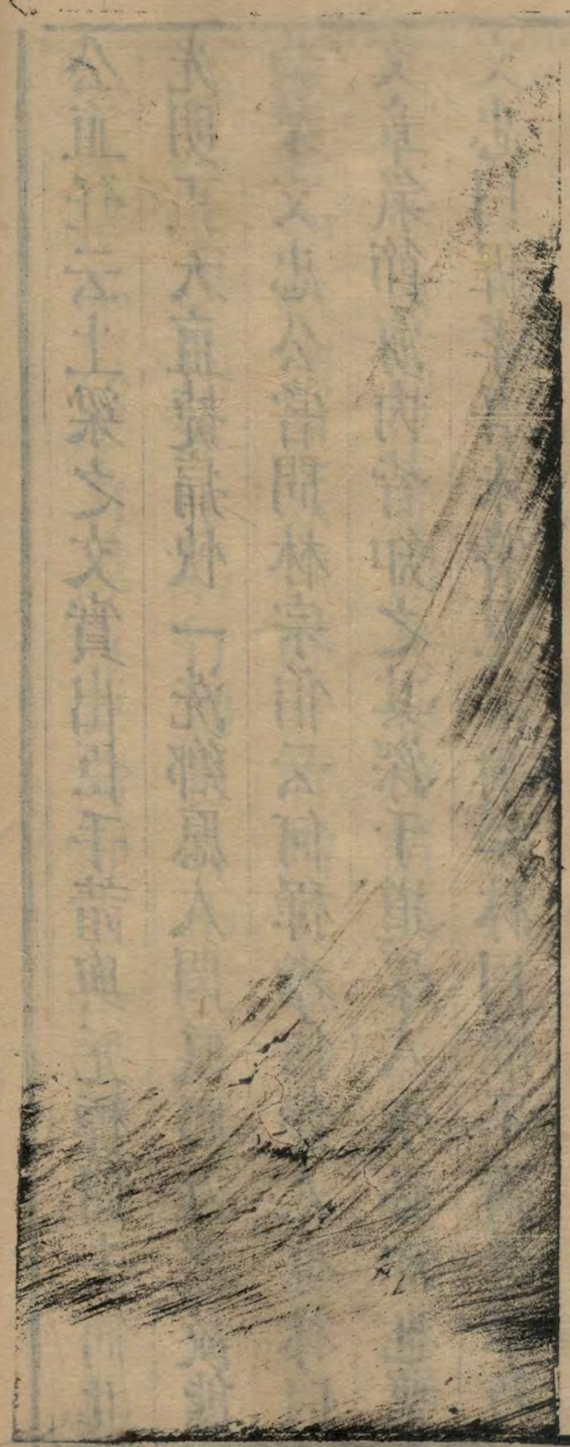
何司空鏡山全集序

經載道史載事經非史則道不衍史非經則事不章此如天地間日月兩輪也合之而文章氣節理學之能事畢矣吾得一大儒出閩中曰匪莪先生即贈大司空稱孝何公也其集稱萬曆泰昌崇禎者何如曰樂天元微之曰長慶蘇老泉曰嘉祐也其全集稱鏡山者何公十九雋于鄉丙戌登進士官刑曹俄轉禮曹以迕誤謫粤西給假歸隱于鏡山之荔園結土屋數椽以居鏡山者其著書立言處也公誓墓三十年

數薦不出　光廟登極八日即起公光祿少卿典山西試歷太僕通政使請告加戶部右侍郎復起南工部右侍郎予告七十二而終賜祭葬贈工部尚書公少嫻詩歌古文詞所至結社以千秋自命既而悟曰文章詞賦小技耳四書五經雖成于先儒之手而頗費討論者亦有之請即經解經可乎大學依古本舊文可乎尚書二孔之解昧于道蔡氏之解昧于文請釋大誥召誥雒誥可乎公與同會諸賢但願發明聖賢之心髓而不願割裂章句自托于糾謬補亡匈先正之醇疵同異其有功于經學者如此家有譜闕有志業摠裁于公而明朝正史則公簽仕初遂引以爲已責決不令九朝野記永昭二陵崇信之類鬼嘯神嗥以亂朝野之公是公非故先生立意編摹尅完大典或摘其斷璧碎金或棄其竹頭木屑無地不購訪無書不採掇無日無月不易稿如燕之壘巢蜂之釀蜜而名山藏若干卷始成其有功于史學者又如此經史雙融理事無礙發越而爲文章則光射九霄震耀而爲氣節則勢排五嶽變化而談理學則通造化

達古今鑒鑒乎類藥石之必能伐病菽粟之必能療饑不言則已言則必中不言則已言則必行如疏並封而旋奉反汗矣如疏倭奴封貢而失事報罷矣如疏開宗科而近奉特旨創行至有擢木天貴人者矣如疏潛府與朝廷不同而肅王行三年喪矣如疏請省差宴虜而浮費節矣如疏請薦舉而年來牘滿公車矣如疏撫蓮妖撫鄭并皆稽首聽命受我戎索矣蓋公之學問本于躬行側目者不敢以僞學禁公而公亦絕不以學自諱省臣論鄒吉水建書院于都門公直任云上梁之文實出臣手請與元標同去何其光明正大直捷痛快一洗鄉愿人閃倏回互之故態哉葉文忠公嘗問林宗伯云何稱孝何如人也林曰文章氣節海內皆知之其深于道學人未必知也葉文忠曰稱孝吾未嘗見其講學林曰惟不講道學乃真道學耳繇此觀之則易名上謚俎豆孔門誰曰不宜況累奉明旨曰老成體國曰篤學清修即後薛文清王文成而配鼎足寧愧色乎儒八十老布衣公未識面人也昔嘗謬舉啓事中而逡巡未敢詣謝故諸

司農公遠命而僭序之以代徐南州之隻鷄絮酒何如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譔也太宗伯典三禮赦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艷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　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菰壇李本寧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扱宅何事傍人門戶間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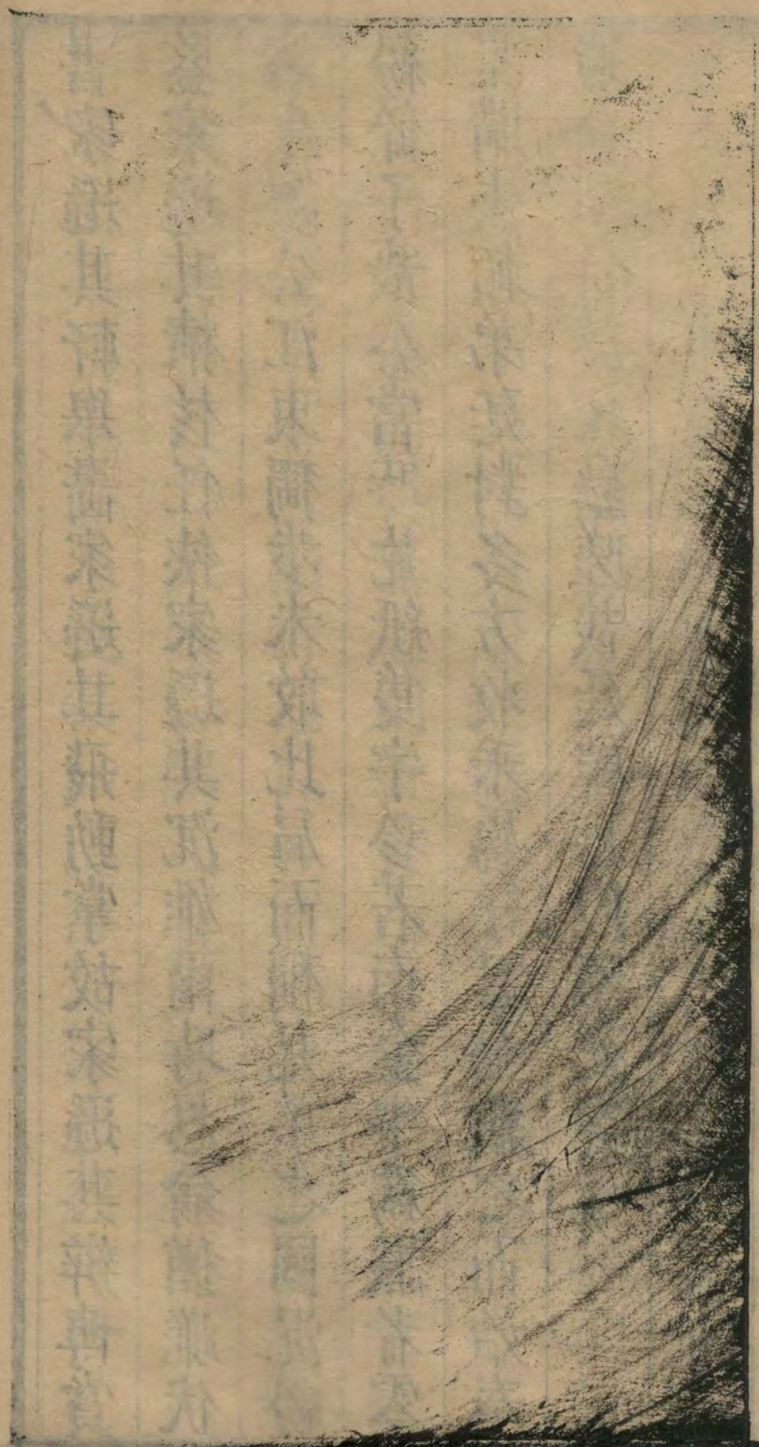
一百卷大有奇悟已丑讀中秘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卧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衮列卿臺察郡邑吏干旌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腆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宮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藩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鷄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賮賕而暮猟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内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即弇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遺即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于擘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横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鉏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

於胸次而發現于毫端故其高文大册雋韻名章温厚中有精靈蕭洒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刋落矣姿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即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脉尚晉十一于千百者非公砥柱之力哉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晉卞奏議纂要如干卷曾經宣付史館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　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庭梓之請俟異日焉

莫廷韓集叙

往讀豪士賦以爲陸士衡自道耳士衡後未遇此等人及晤莫廷韓所謂峨峨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也公爲方伯中江先生長子外祖楊五川奇其神雋抱之去久盲於常熟不聽歸故語帶吳音十歲善屬文十四補郡諸生工古文詞詩歌精妍於書畫學使者不次貢於廷欲以文待詔舊例待之謝弗應適張肖甫開府浙中司馬汪伯玉來萃戚少保爲東道主讌集遠近名士時胡元瑞語次不倫公目如乳虎

斥詫如數百丈裂帛聲左右皆辟易莫敢衡視戚少保夜遁汪伯玉張肖甫亦爲之氣奪於是莫廷韓豪聲震江東平日不恒出出則市上人皆爲起立或遇薦紳家閽者稍囁嚅主人不吐哺迎上客輒拂袖行矣公屢試不遇然持論慷慨有石曼卿蘇子美之風喜獎借寒進而目無冠劍新貴人志敞意得揮筆數千言立就未嘗篡點奇抱偉畧寓於詩文翰墨間歌老騷騰神蚪渡香象戲海鷗凡古來李杜鍾王北苑南宮之筆精墨妙悉從磊磊落落鬱鬱葱葱時發之書家遜其軒舉畫家遜其飛動掌故家遜其辨博賞鑒家遜其精核任俠家遜其沉雄爾時思翁猶雌伏諸生讓公江東獨步未敢比肩而稱兄弟之國況紛紛餘子哉公當時片紙隻字珍若南金半爲識者零星購去賴弟廷對多方收采屬子君全藏之而始奉遺命刻竹於家塾嗟哉廷韓可以不死矣



王太史辰玉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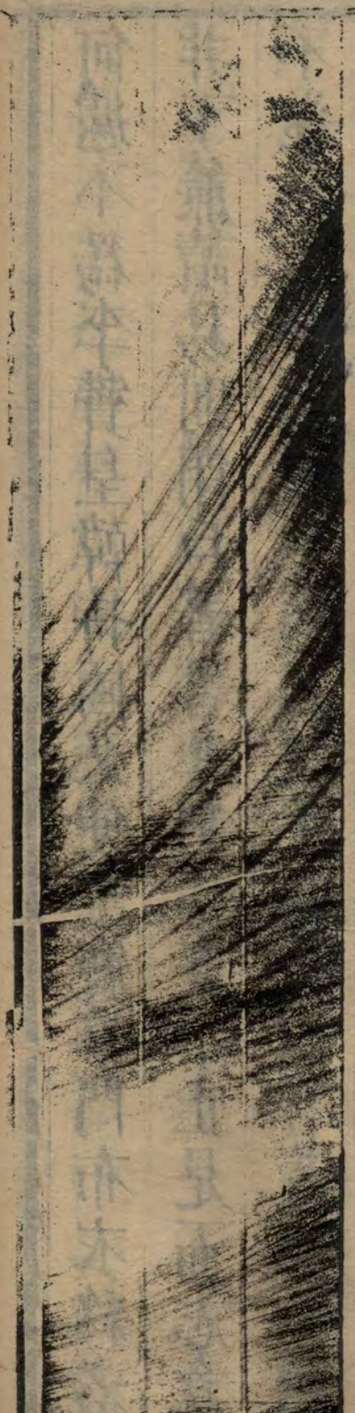
往余與辰玉竝研席時弁州公與文肅公皆居南城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社文成奏兩公兩公又轉委之曰且以昧兩學使者葢麟洲先生歸自秦和石先生歸自雒一時四王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券責而辰玉與余獨好爲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弗訶詰也辰玉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冊鉛錐數百卷中苻細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爲辰玉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錐

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遊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嘯戶外兩人唱險韻遞爲長歌歌成而酒寒者罰往往鬬句如風雨狎至鶻兎交馳落筆掣去不復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衆丙戌余擲青衫辰玉從京邸寓書云非久相從爲楊許碧落之遊矣余答云楊許且置輞川王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戊子中順天解額十年不字辛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笑曰王郎信非食言者辰玉嘆曰吾歸非獨謝

子且以謝高饒兩公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薦之不報今兩公尚頓田間而余爲瀛洲散吏安歟否歟請自是日月而往與子鉤深致遠縱讀天下之書無爲問輩上矣噫嘻詎意辰玉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禆叵測辰玉和歸去來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爲孺子所笑辰玉方十四名動京師已當弁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暴腮辰玉獨崛彊以通家子見不以北面見然弁州公數數從他所購其詩若文讀

之輒曰才子才子或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失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小則解人頤大則中國家膏肓肯綮于是且嘆且驚又知辰玉果天下士也辰玉詩沉雄鮮爽學韓杜文章精辨宏衍學荀卿劉中壘久則機局新爐鑄足節制整遂成卓爾一家之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遊戲而爲樂府詩餘即宋元當行家無以過也分辰玉之才自可蔭映數輩而不幸生于相門爲門地所掩又爲數十年功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唐宋故事決能吐去鷄肋何遽不爲李贊皇韓持國又使主竇華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閉戶著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執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後死則請叙其文而傳之今責在子矣余低回不能答頃念前盟爲銓次較讐僅得集若干卷行於世昔者白樂天叙京兆元居敬集燭下諷讀凄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詩集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文悲夫余乃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述不如辰

玉遠甚忽爲吳兒竊姓名龐襍百出懸贋書于國門假令辰玉在必且戟手頓足作叙一通爲余伸虎賁優孟之辨而今乃已矣後竟誰定吾文者臨叙不覺三嘆



吳昌侯長白樓詩稿序

吳昌侯自少工公車言以特典選薦與金陵朱公吾鄉張公齊名兩公後先擢殿頭而昌侯數奇拜縣令今伏羌來蕪聲實騰踔年甫壯遂挂冠南歸以詩雄中原凡遠近通人逋客每至徐沛間輒停車駐軨望風投分昌侯以此得盡友天下之士客入長白樓爲褰箑授簡更相唱和其悲壯奇險如楚漢軍時歛而爲清標孤韻則泗濆之磬嶧陽之桐颯颯乎有餘音矣吾友實甫嘗稱昌侯居官廉三尺廩廩人莫敢干

以私邑有殺人坐辟者囊三千金屬要人居間昌侯絕謝之已復有置金酒甕中進公堂下者昌侯笑曰吾性不食酒立麾去若使昌侯刻急爆跳暴其事可朝發而夕得名而昌侯固羞而不恐爲也漢書載范萊蕪違時絕俗好爲詭激之行故釜魚塵甑爲閭里所歌而昌侯不樂居官并不樂居名視范萊蕪何如哉特世無班孟堅撰入獨行傳中而使昌侯僅僅以詩顯古今人幸不幸乃如此此亦司世教者之責也

清來子韻言序

姑蔑有徐氏四皓李氏五知先生今有清來子其著書爲卮言寓言浪言皆恢洽秘異可傳而韻言以詩稱抑亦古者詩人能言之流也吾嘗羨古來談苑四人其一曰郗鄲子叔詰曹子建天暑熱子建取水自澡訖科頭拍袒作胡舞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次頌古今文章賦及用武行兵倚伏之勢酒炙交至及暮始歸

其一曰管公明酌清酒三升與單子春唱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諸子互共攻劾論難鋒起而輅人人對答皆有餘是二者豪則豪矣更不若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談徹晝夜未省其所論何語意嘗慕而流羨之斯人不可得得見清來子與之彼我相送難亦無恨而余老矣頃受其韻言讀之其豪雄排宕類健俠蕭括有方格類大儒辨才無礙類禪縹緲虛無飄飄乎有凌雲之氣類仙清枯幽泠使王公大人望而見之不覺屈膝類草衣木食高士是

皆發現于詩中而得力於病中即江氏文通休暎總持三詩豪雖稱妍綺似皆莫及也清來子每讀書必爲采精飡勝馳雋撮奇故其詩言根古人氣吞餘子爲人有內無外官止神行故能上下數千年往來一萬里雖穆王之八駿秦始之六龍豈敢與君竝轡爭道而馳哉今人走名走利走俾門當其迷也自誇百足之蟲及其敗也名教不收清議不許如兀如蹙如痱如刖如升高而躓如粘壁而枯何似清來子有尊足者存乎清來子以足疾誓墓不出高臥芙蓉鏡聚

天下秘冊奧牒于隱壺仰而讀俯而吟時時與子姪門生縱談天人王霸之辨非止能言之詩人實異人也異人相遇左手拍公明肩右手握德操袖其能出芙蓉鏡卮言寓言浪言韻言之外乎君閉戶著書當路擁干旄造門罕覩其面樵牧見之籃輿中遙指曰壺公曰淸來子或曰即萬曆丙午楊孝廉某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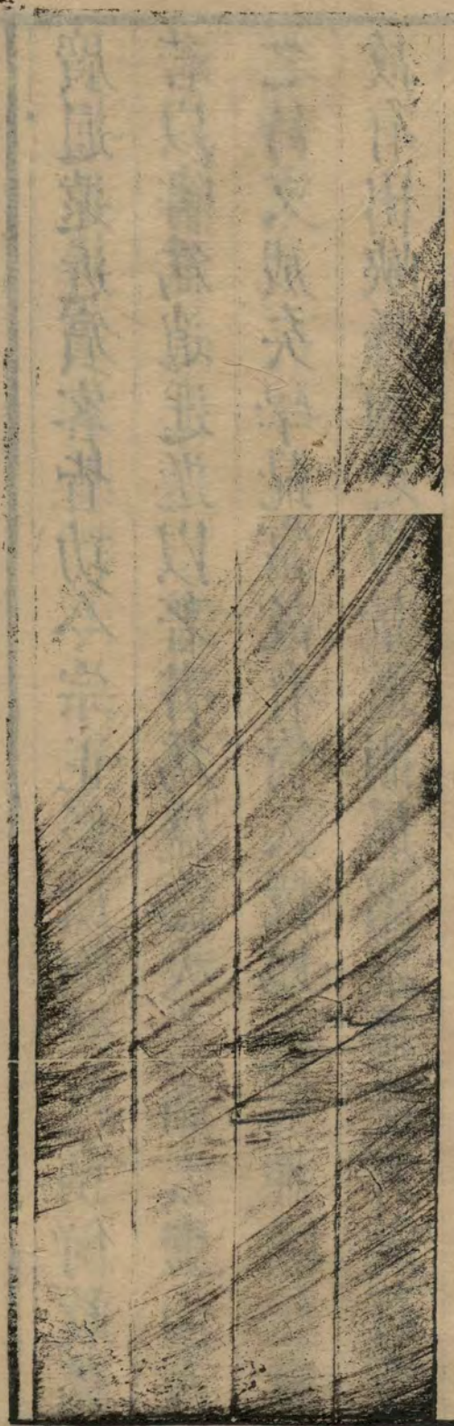
太虛初稿叙

高皇帝二十五王分建於中央者有二唐藩其一也唐稱守禮之國垂八葉而好善好賢好學如故者今嗣王其一也徵之文獻太虛初稿其一也王生而秀異顯然負神明之表舉體無凡出言有法嘗曰書非徒益意智長見聞備勸戒蓋修身齊家治國之大綱大骨在焉宗藩有條例要例酌例便例剏王取其通融固執者折衷於禮律情法之間以頒示其宗人宗子弟雅馴而善文者課督殿最之境內貧無告者賜糈

賜襦賑給之不使人德亦不欲使人知也政事稍閒命侍史捧書橐筆隨其後即更衣上食不竟卷帙不敢進而猶未也遣人四出購募人間未見之奇秘悉聚於靈芸樓十行俱下一目不忘輒能分別其眞贋好醜毫髮無遺而王以爲趣易盡味易窮直河伯之笑飲鼠而已每欲効劉更生校讐異書於天祿楊子雲訪求方言於計吏而遇非其時欲詭名姓如第五倫改稱王伯齊縱遊名山大川以極汗漫之觀而處非其地欲倣梁鴈鄴下故事簪履盈庭揚抗風雅而

廣通遠近賓客皆功令宗正條所呵禁也烏何敢莫若以書爲逍遥遊以著書爲盛德大業而太虛山人之詩文成矣學最富故有倚天扳地之精神才最敏故有出峽懸河之力量道韻最潔議論最奇故有藐姑之幽微而兼大人先生凌雲之氣快哉王之制作也若夫小心以事上帝正色以法先王不逐他好不躭細娛淘鎔追琢幾且繇文章而望道德性命爲指南豈非平生讀書稽古之力哉今　聖天子賢賢親親樂得制節謹度者以樹諸侯王楷模留覽此集置

之骫骳座隅必且曰王瑞曰宗寶曰太平盛世之音寧止與河間東平嶸嶸於史册間乎故老人忘其迂陋而樂爲之應教如此



韓丹水集叙

往余遊弇州先生之門談秩甚洽大約括之兩言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余應曰非富有决不能日新先生笑曰詩文關鍵盡於此矣今見之丹水韓公云江陽之韓世以循良文苑稱而丹水公之賢又最著公束髮好古肹銓部公藏書讀之策名賢能衣冠額手相慶已宰富民縣負清白卓異聲徵入公車父老夷玀追隨輿後洒涕不忍别相與釀金而祠之水旱疾病惟公是禱會黔粤梗塞取道建越計程

一萬五千里始達都門選期已後僅授陪京版曹而公下帷誦讀如故晝驗夜索年鍛月煉何奇不有何怪不儲其賦三楚也詩三唐也啓六朝也記陸放翁范石湖之入蜀出蜀也若釋若考若辨若跋則酈道元洪景綸沈夢溪之精核也邇來少年不喜多讀書又若考証則倡爲空靈一脉以欺世引孔子之告顏子曰吾服汝忘也我之服于汝亦忘也審爾則詩之多識易之大畜非耶吾讀丹水之雲亭筆記以細按其詩文具八面之才兼六通之識窮山鑄鼎臨淵炤

犀博望不能窮其源齊諧不能志其辯蓋珠慈嶺不能載其幻日新富有舍公將誰歸焉余又聞公恂恂退讓課督仲彝孝廉曾不以詩文藻麗學問精確因以譏彈詆訶前輩人彼有證揚不足又從而證玉多見其不知量耳讀書如丹水韓公豈不能梁惠郊迎燕昭擁篲而置之冷曹使其寂莫著書以消歲月則世必有任其責者物色循良文苑尚當求韓公於斯文

木麗江全集叙

往馮學憲元成董宮保玄宰過余山居抵掌滇中人物獨異生白木公不去口此滇雲世臣有志三不朽者也馮示六公傳董示芝山雲薖集序心竊嚮往之丙子生白公遣使同鷄足山二戒衲賫書來因哀其著述徵弁其簡端木氏自漢至元有麥宗者七歲入山飲石盎中水遂通百鳥言比於介葛盧曾鐫番書於白沙西園巖上人莫能譯也後有諱得者從潁川庑將兵平定滇南先上圖籍内附叙高皇帝賜姓木

氏世守麗江自雪山端峰文巖玉龍松鶴恩賚金牌金帶錦袍親酒　玉音御書加銜表宅以及諸蕃人皆有褒稱至生白公六世矣生白五六齡讀書十行俱下九齡襲父爵墨縗誓師創艾叛番追逐五十餘里諸番望見麾蓋皆望風震慴咋舌彈指不敢以童孩易之稍長督家將設伏出奇北禦達虜西控吐蕃收伏巨津州之卜花魯台北勝州之高蘭世昌皆自騎自芻自竄自甲不煩公帑一縉縛渠帥禁殺降拓封疆擴稅額部伍帖然號稱雄强重鎮且大工有助

播亂有助奴亂有助安奢亂有助前後獻名馬餙金幾三四萬視有司協濟不前士大夫袖手旁觀不貢寸鏹半鏃者何如哉公之立功可紀已事親生盡養死盡哀疏請贈典加松鶴公中憲大夫建尊經閣于鶴庠建大石梁于祿豐建寺于鷄足山下延僧捧誦以祝萬壽不漁不獵不惜罄先世之儲以賑四封之饑民公之立德可紀已功高德厚瑕瑜自銷麗人尸而祝之　今上以中丞直指薦詔加黎政三品服鐵橋石門之界隱然堅八面金湯自六詔以外三韓以

內無不捐產輦金願當國家一臂之緩急而公猶未
已也自右馭西南夷者守爲上守之策文爲上如舜
格有苗文德誕敷是也況公異人而兼好異書詞壇
秩圃津津有餘味者乎早謝纓緌高隱芝山四方子
墨家負笈而來者公欣然尊禮之分題授簡亥亥下
筆不少休如聞黃河清玉璽出鳳凰儀老人星見則
詩以志瑞得孫則詩以志祥開網釋諫官則詩以志
聖德出郊省農步行禱雨則詩以志艱難登眺於山
巔水涯笑傲于花朝雪夜遊必旬日吟必累篇公雖

無意于貪名而海內名公自不覺心口俱服推爲詞
壇老將秩茆神仙豈非望其立功立德而更有志于
立言者乎識者謂玉龍山發脉蔥嶺高九千丈直插
霄漢間孕靈育秀而產生白公似也余謂更有進此
者滇南四大水獨金沙江合江漢朝宗於海爲南國
紀雖絕險奧區而會同拱極之精神自禹貢以及
皇明未之有改非麗江世守之木公誰足以當之哉
蘇老泉云設險守國在吏不在將丘瓊山亦云處遠
方得一良守如得勝兵數萬人今麗江非名山大川

勝正賴世守如木公者以忠孝文武勝也南土旬宣
股肱我億萬年之王室不可以筭數紀矣

錢長玉馴鶴樓稿叙

吳表東海推王弇州楚表南岳推李大泌余不佞嘗
侍兩先生談秘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
流而爲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爲杜撰近且攙入方言
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爲回換一新而不覺狂魔據其
心腑無文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
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爲第一義其在我鄉之
錢長玉乎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已魁壬戌榜官戶曹
郎出權滑墅關寄馴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啖

綏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自命釋褐以來篤購今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客奪之然猶簡應對謝獻酬蹋壁籌燈終宵孤坐出之以橫口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飛之筆力滾滾乎壹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湘之吁駭也椒蘭蘅蕙之芬芳也山鬼雲中君之縹緲恍惚也明嶽伊始譽業方新自茲以往駕長轡騁修塗吾安能窺其所詣王弇州嘗語余昔在爽鳩署中日與于鱗手抄史記文選各一部舉觥抽誦

以記否爲賞罰即大泌批閱周禮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二公讀書在弱冠後在起家進士後不自經生時也積玉成圃萃珠成淵秩苑主盟雷抨霆震于東海南岳之外前茅後勁楚實有人今錢長玉于役黔中撰使楚記叅錯古跡始末于雲烟過眼之間大類山海水經註視零陵圖志長沙風土碑奇麗過之此記之創體而王李集中之所無也則發于讀書至足之餘故也豈惟張楚即弇州大泌而後代興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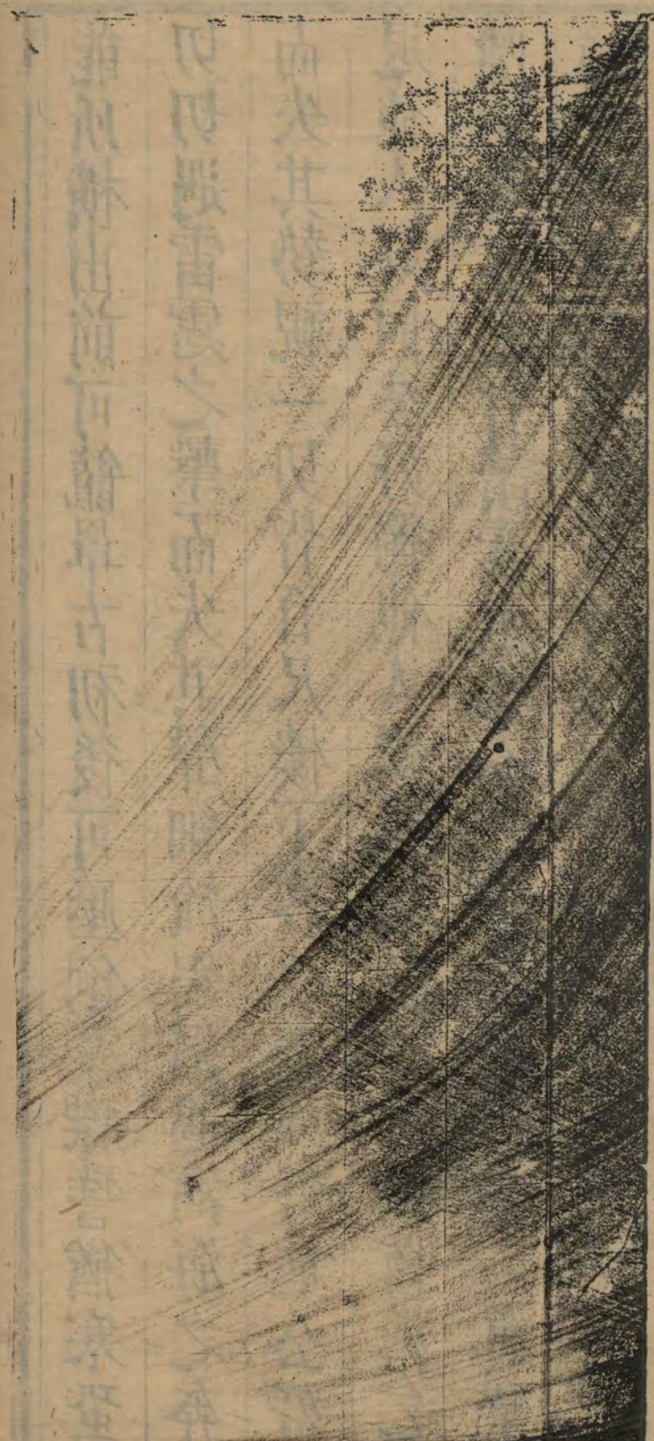
陳滬海竹素堂全集叙

往陸文定公嘗謂余曰細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鄒耳余曰然則晚年何以爲樂公曰危坐焚香手不釋卷誦讀融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眞境也余耳剽此論求之吾鄉耆宿獨滬海陳先生不愧斯語公擢丙子高魁名與顧叔時埒已丑登第獨請南曹與同志共結清眞會直欲邀弘正追六季而上之自尚書郎以至太僕自河維

晉楚以至陪京其駁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所居日涉園客至相與揚抇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咿哦其中撰造幾于等身矣生平無他嗜敦古道緒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已任字挾風霜語鏗金石業已走鷄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凡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也公腰有傲骨故言必簡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遒快筆有膽决故

能所橫出前可籠罩古初後可壓倒豪傑警猶寒蛩
切切遇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涓涓遇河海之奔
而失其勢視一切皆百尺樓下客也他人好進公好
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翩翩公磊磊落落乞
隙駒見在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眞晚年第一眞樂
境也昔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歷德順憲穆敬
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今滄海先生
亦然身經五朝壽踰大耋三鼓而氣不哀百戰而力
彌勁其著作豈可歲月計哉夢得詩云莫道桑榆晚

爲霞尚滿天公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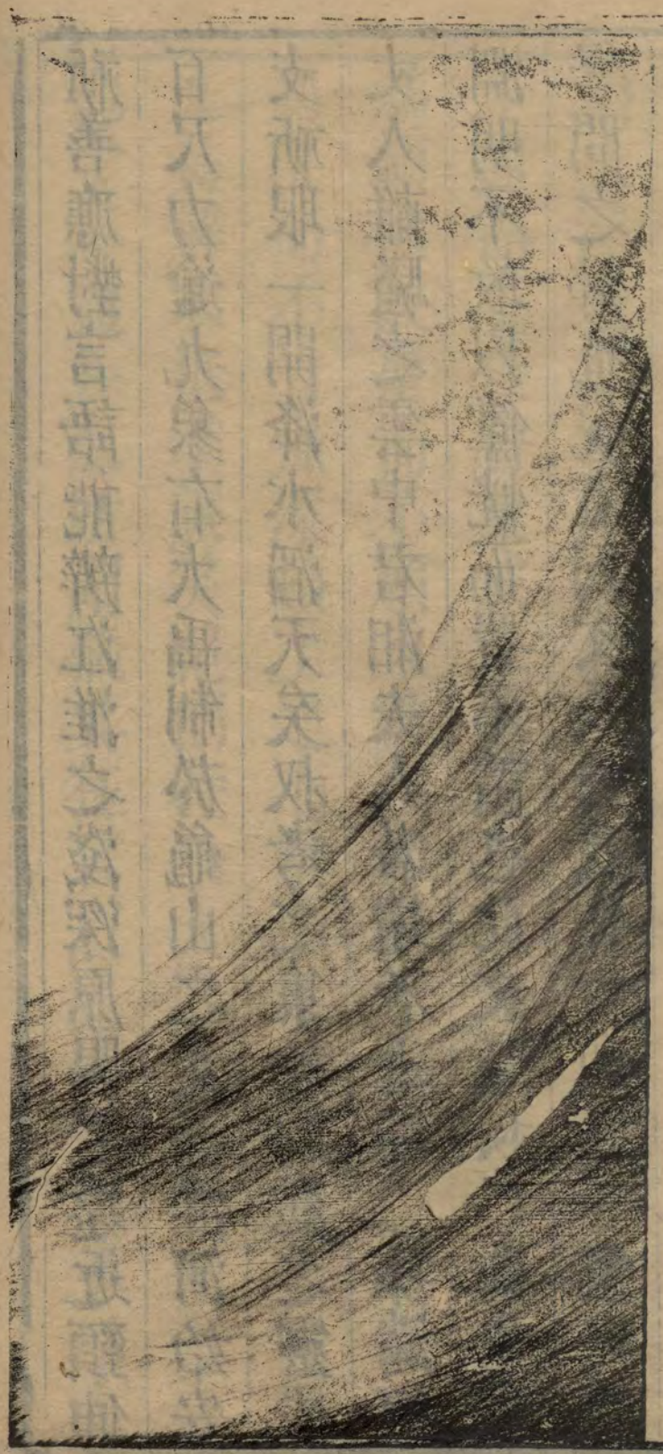
史叔考童羖齋集叙

山陰徐文長任俠孤介有大志不遂稱梅林胡督府幕中上客胡公殲倭有大功讒死文長退而佯狂憤懣塡膺意無可一世顧獨與史叔考善通人貴游乞文長片牘莫能得而叔考得之滿笥久且詩畫幾亂眞人莫能置辨矣余嘗見合紗檀扇鵝釵雙鴛櫻桃諸詞曲驚曰世乃更有徐文長乎客曰此卽文長之友史叔考也叔考自少嫻公車言會江陵下沙汰之令檄郡國錄士上督學使額無過十五叔考嘆曰寒

書生豈能飛渡鐵步障乎遂作破瑟賦以謝同社不
應舉文長聞而喜曰讀史君賦使碎琴之陳子昂愧
不能穴地遁去自是與叔考交甚驩即南阡北陌高
山大澤之間無不與叔考俱而談秩尤甚洽頃公七
十四而童毅齋集成余讀之英藻淋漓名章湧叠寧
爲顛仙散聖而不願束縛小乘禪寧獨往獨來自啼
自笑而不肯强添頰上之毛重拾牙後之慧其何異
文長解衣抵掌誠笑絕倒時乎大抵文長生平之奇
抱十不盡一二所謂藏其狂言以死者譬之水母支

祈善應對言語能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頸伸
百尺力逾九象有大禹制於龜山之足而淮河始安
支祈眼一開洚水滔天矣叔考之集如洞庭之靈威
丈人離騷之雲中君湘夫人若遠若近即王孫滿陶
淵明不敢以儻恍而置不讀也此文長叔考兩先生
學問之辨也說者曰文長自我作古別立一家叔考
師之亦推渠帥皆不知兩公發脉之所自來詩文類
盧仝彌明書類鄭所南曲類馬東籬字類揚凝式而
總不離山陰二王堂廡黃豫章云後人讀書少故謂

韓杜自作此語耳然乎哉



祝耳劉詒美堂集序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吏傳稍見絀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即超超翔於世途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平進而已集不欲早就晚出而已祝氏纓緌相望而公復以綺歲登朝才力壯勁跋跋跌宕于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籍而有風華肅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健翮諧合而有奇音即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騁相上下也丙戌起家乙丑僅轉南京兆逡巡三四十

年垂今日始出詒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迫欲窺其名山之藏而猝不可得則往往晚見公集爲怪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昔者杜崔張素之書衣袖如皂唇齒常黑筆成冢硯成臼推而至于重耳之出亡十九年句踐之生養訓練二十年取威定霸率以晚得之而況策勳于翰墨詩文之林者乎公生長海堧渡錢塘泛楊子謁孔林登衡岳觀瀑布于揚歷酌丹泉于麻姑督樓船于廣海眺鳳闕于金陵麾蓋所臨悉見之品題譔記而又吐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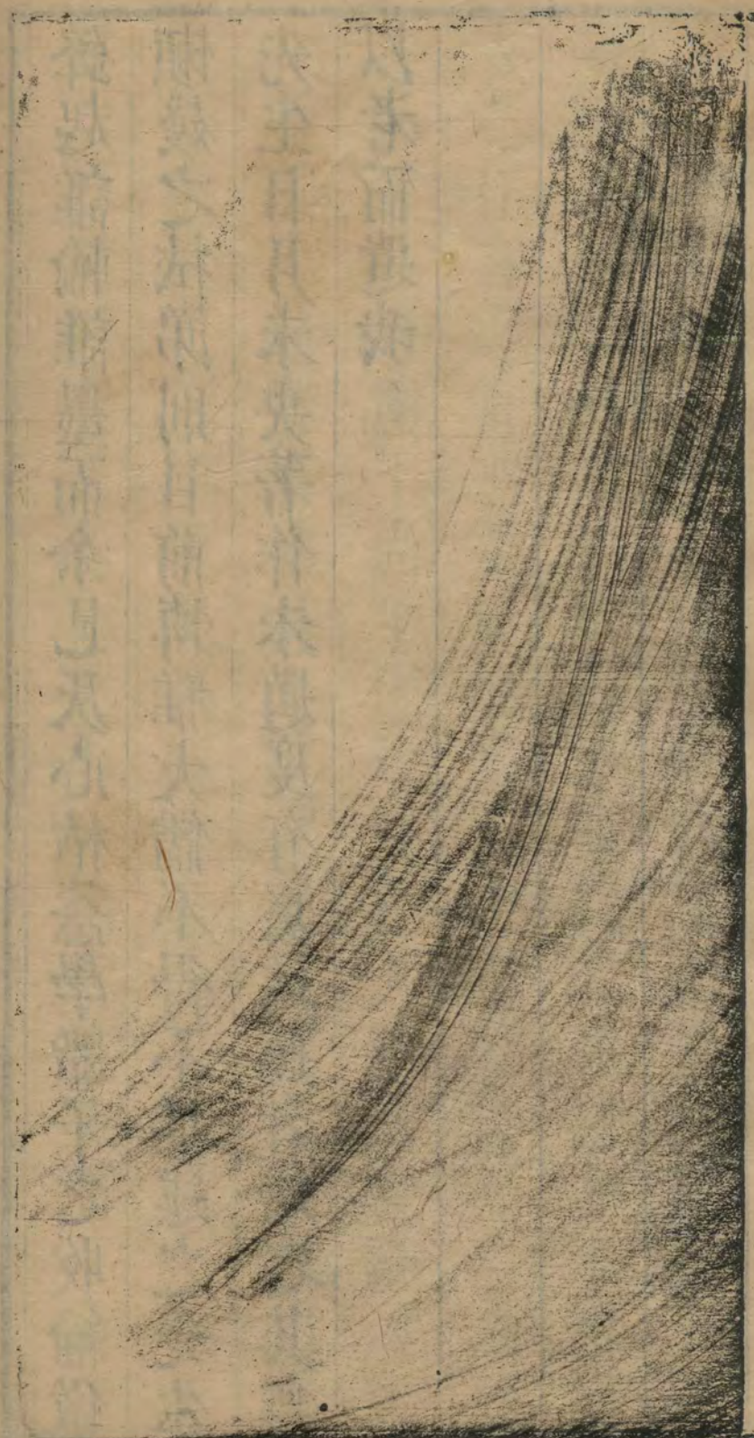
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籤縱橫八面而應之學問醞釀江山嘯發歲月磨礲交相爲助者也歐陽文忠晚年編集即篇許累日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未睡薛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嗔耶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遇之未嘗爲余出其文其自進甚強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詩文如功名人品各期于晚節無憾而後即安決不肯輕錯一趾亦不肯輕下一籌審固遲回久則終收末後之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

幾想見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

李述之全集叙

徐郡有李述之先生淹貫經術嫺公車言高才生執經北面者屢滿戶而數奇數罷免僅從明經選官會昌別駕佐郡最有聲當道倚之如左右手而先生顧拂衣南歸閉門著作晏如也先生所居當天下大舫處輪蹄輻湊四方賢豪往來於境上者無虛日至則停車駐軨輒望先生之廬而請焉其道日益廣名日益噪而先生心厭之日取六經諸史以及星緯地志蓋珠貝葉之書朝漁暮獵而終歸宿于濂雒關閩家

言曰此心學亦正學也自是出水鑑一書焦太史叙而行之又有共學志道錄有風世邇言有陰德集有古今志士集高士逍遥集皆玅識先覺危論微言暢名理扶世教任誠保素而不憂觸時牴忌而不惧益古之狂古之直也至於圖畫滇中之名勝五岳九州之臥遊耳目擴于尚平道塗倦於六龍八駿縱浪大化擊發羣逃譬若蟻蝨之望龍象斤鷃之望鵬鵬寥矣廓矣莫可以端睨矣余塊棲空山不能從先生見異人與書恨老矣若使僕少時相當枝葉横生論難鋒起誰輸誰墨而余已灰心枯慧學船子之收綸倣懶殘之拭涕則目前博雅大儒不得不推述之先生先生日月未央著作未邁度有更進此者述之其無以老而遺我



沈公路枕中草敘

吾友沈公路讀書思甚沉腸甚熱其於世句則甚疎於時名則甚淡不佞定交以來或一二年始覿面即有詩筒多附托白衲及黃冠道人幸不浮沉而已即浮沉不問也逆歲過海上訪問公路起居公路時在荆溪荆溪歸而黯黯感憤病矣當病厥時胷中天鼡日明覺生平未嘗有此一刻之樂半日始蘇則六鑿相攘五官受制乃悟而嘆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老氏豈欺我矣于是率然大放凡所謂譽倂菀枯寃親

夷險得喪之故悉東而投之玄合之外而病始大瘳詩亦始大進夫詩者性情之絲竹也射不勝碎其鵠奕不勝嚙其子而天下豈復有精技哉絲竹不調聲于何用性情不調詩於何有公路之詩得於病病得於悟悟得于大忘咎人謂詩以貧而後工余謂詩以病而後工霜降水落海清珠現其公路之謂歟是詩也在人則秘爲枕中之藏在公路又若置之堋鄣廬生枕上炊粱未熟而夢已籧篨然覺矣

宗侯曼菴綦組堂詩集序

高廟時詔舉士八百六十餘人後徵鄭鄚等三千七百餘人至　宣宗賦招隱猗蘭詩示楊文敏楊文貞令各舉所知　今上謂周以宗强漢爲長計網羅鳳麟必得王孫中維城維翰而後已宗臣薦辟自　今上始也曼菴朱公　遼長陽輔國中尉孝類閔曾博同欣向自揵一室讀等身書而尤具文武濟世膽畧向束于功令則拈髭摩腹徃徃託之嘯咏以稍吐其平生之奇如行吟江上彷彿類卜居遠游蟠結不得

自遂有漁笑篇從秣陵入燕悲歌黃金臺上與四方
諸豪雋共賦帝京篇慷慨淋漓有南北游草登大小
孤度釆石弔李青蓮宮袍捉月處及虞學士古戰場
有江左什又泛金焦北固東下羅刹江明聖湖恨不
與樂天子瞻約束湖山平章花鳥曰朱王孫故自有
吳越濟勝具在它如郢哀鹿床諸咏領異撥新飛英
濯藻仙仙乎騷人墨卿乎吾不得而相之而讀其民
命存機一書非徒五七言長城葢胸藏數十萬甲兵
卓然稱王孫中頗牧矣四偶多壘　堯舜宵衣宗臣

詑闕休戚豈恐吟風弄月為鬼園淸夜之遊雖著有
綦組堂集久與公安景陵鼎足而三未塵　睿覽不
及他王孫先以詩名得躋淸要公從五品中尉換授
六品別駕官　天子先試之吏事試吏先扼險扼險
先江介則俾公通理南徐以捍東南之金湯半壁禦
虜捍寇條上機宜當事入而倚之如腹心左右手始
信豫章應變之時五宗結勘　二王薦舉其名實果
相符矣已聞　德藩破後忠憤塡膺乃上獻納疏又
見額募漕軍皆白徒無賴潛行剽掠往有十三總而

無總鎮彈壓稽察于其間又上護漕疏疏聞連接
溫旨特勑撫按起送入都以候不時　召對公遭此
奇逢必且吐吉人之寡辭動　聖人之竦聽言無枝
葉事有根宗關係于民生　宗祉非細而綦組刻畧
能盡公乎歷試有驗入告非虛願勑自聽諸藩不強
其獻納漕軍悉更顧募不占其屯田　欽召陛陳無
敢犯亦無敢欺　聖明採而行之或加以殊尤之權
但非老布衣所敢與聞也

張平仲鶴市五言詩序

張平仲權濟墅日在水聲中閉關以後疎巾單複擁
一編燸一鬲吸數升惠山泉曰吾飲氷焚玉不愁權
政愁客至頗妨清臥昔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四方
貴遊輻輳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哉
余曰孔明不居城都而好居南陽者何也直以南陽
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
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
識武侯矣權事誠不足煩張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

于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上下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游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酬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與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韻雋神清而調眞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長城不能抗即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強授書矣

鄭比部集序

海鹽大司寇鄭端簡公當　世廟執法忤旨歸伯子光祿公當　穆廟又上封事被杖且繫獄直聲後先震朝野而以文獻爲海內指南則比部平泉公視文兄實無愧色公自少躭墳史風發颺舉即九萬里十五城皆衣裾下物而顧以數奇屢免公笑曰大丈夫豈與隙駒鬬日穴鼠鬬名哉頻首而就　官非其好也故公餘之暇日綜討朝家掌故及三教之書以至野史稗官山鏡冢刻劇不洗發貫串而又侍端簡公

敗歷南北習見異書異人如乘四望之車入九達之市其詩若文率當筵對客衮衮立辦未嘗加點而其徵事寄旨一切徵見于毫楮間非山藪烟雲逍遥閑淡則綱常名節磊砢慨慷讀之眞使人躁者退懦者振恬淡忠孝之意油然而生信乎其爲清臼吏子孫也身死以後當路博采鄉論舉祀學宮而忠恕二君又能收拾遺稿于十一千百中使鄭氏之節義文章灼然懸日月而行于世不然舍端簡吾學編外公之集不幾泰山無字碑哉此集所在徵獨鄭氏一家言實海内徵文獻者之所必資也

微道人詩序

王元美云凡讀名家之集未看詩先看題題有腐有新有雅有俗而詩品燎然于目中矣今微道人詩皆古來詩人所未嘗拈出而女冠之不能擬議者一奇也宮怨不出宮閨怨不出閨而微道人幸侍人豪同調同志無勝不遊無遊不詠徐淑所謂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微道人悉發之于詩清而綺香而艷蕭然有抖擻俗塵咀嚼氷霜之氣又一奇也此詩既出覺緣

珠薄命紅線無文卽古者竹枝桃葉之詞尚多粉澤餘滓未若微道人饒有福慧而又能精進學道故也年來心口相語頗懺宿習每云慧不可逗漏盡福不可拋撒盡道德經曰慈曰儉曰不敢先吾師乎吾師乎今微道人鞭詈不及于厮養踐踏不加于虫蟻何其慈蔬食布衣惟恐纖毫暴殄以于造物之怒何其儉俛事同伴之長者如尊章稚者如女兄弟何其不敢先此柱下氏三寶也奉持三寶出之以三唐三楚之音有德有言雖鮑令暉劉令嫻諸才女復生吾無

間然矣意者其東華靈妃南岳夫人語乎手不焚百和香不盥百花露勿輕讀也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七

敘

薛文清公全集敘　王冏伯詩敘
王佐之從先小題敘　冐辟疆寒碧樓詩敘
雲南唐大來儷園詩敘
芙蓉庄詩敘　楊長倩詩草敘
陳鋼梁眞稿敘　吳福生素雯齋集敘
唐酉陽唐詩集註敘　郭天谷程墨敘
袁伯應詩集敘　螺碧山房近藝敘

董季苑名山遊藝敘　黃葉菴詩敘
洞山禪餘集敘　宋讓木稿敘
徐起卿繇拳合社文選敘
夏茂卿消暍集敘　余彥直稿敘
扈芷偶菴草　仰山詩敘
元霞噢越游草敘　許玄祐樗齋敘
朱宗遠詩序　王閒仲集敘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七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仝纂

薛文清公全集序

我明理學名臣首推文清薛公文成王公國初未嘗設督學憲臣自　睿皇帝遣薛公山東始二百餘年未嘗舉從祀廟廷之典自　穆皇帝採言官議祀薛

公始今王文成之學孤行而文清舍讀書錄二十卷外鮮有能舉其詞者自古號稱名世大臣者雖不盡由理學而大較有二品曰聖賢曰豪傑聖賢熟豪傑生聖賢曲豪傑直聖賢奉天豪傑衡命聖賢有豪傑之氣其膽旺豪傑透聖賢之識其心精此詎可兩離要于參合中視其分數多少耳煅煉聖賢豪傑亦有二撓之權貴以堅其剛大之氣迫之患難以調其幽微之識此惟文清公足以當之其次則王文成耳方公召大理閣振問薛少卿安在三楊李文達勸公謁

謝公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不可是權貴不能籠公也東閣會議九卿爭趋振公挺然獨立振愈恚授意王文比公死律公繫獄誦易不輟得宥放還是患難不能撼公也其後　英廟復辟特以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耻與曹吉祥石亨同朝遂引疾乞致仕去途行則餱糧不給里居則政府書不報但教學者以躬行踐履爲主生徒不聚門戶不立朝權不與聞其造詣日進高明而其言日就平淡篤貴公之集蓋可考鏡焉竊嘗論之文清厄於振再厄於曹石文成厄

於瑾再厄於桂其遭權貴同也文清幾斃於獄文成幾斃於龍場其遭患難同也文清去相印如遺文成取伯爵若寄文清論道於黎知機務之後文成講學於戰陣軍旅之中其不愧聖賢豪傑又同也第文成之爵停而復襲文成之學禁而復明而語及於公雖覇儒贅吏退不忍有異辭中官金英且曰南京好官獨薛卿一人閭振老蒼頭亦知有山西薛夫子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公集與王文成並傳斯亦士林執鞭之公願也

王岡伯詩序

今弁州之學幾易天下士大夫每恨岡伯詩晚出意竊怪之至是刻爲詩選余披賞嘆曰一家之言易工而衆鈔之門難兼若岡伯可謂兼之矣夫唐古詩不及漢魏者以其粉澤多而情實隱而若其落落不羣堂堂獨露權操月旦字挾風霜岡伯之古詩是也易水垓下之歌即作者不自知其何自而來而摹擬者必欲使之毫髮盡肖李北海所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惟獨創一法而神采四炤此于鱗所未有也岡伯

之樂府是也其疎快處可嘯可歌其孤憤處可悲可涕岡伯之絕句是也簡易取適清遠爲宗岡伯之五言律是也遇境感而必觸蓄意往而必達發高華于聲調之中寓蘊藉于骨力之外岡伯之七言律是也善乎弁州之言曰方寸中先他人而後有我是用于格者也非能用格者也若夫鏗然之音淵然之色不求之耳目之蹊而至味出于齒舌流美之外此惟有眞我者而後有眞詩非岡伯其誰當之岡伯嶽嶽以名節經濟自負往往薄詩文不爲又不肯蹈襲此胸中確有眞我者岡伯少時以詩呈魏懋權少涉王李輒呵禁止之曰不可有二岡伯以此洗汰多盡獨立門庭其得力如此此可以觀岡伯之詩矣

王佐之從先小題叙

武湖王佐之少與錢御泠兄弟齊名御泠兄弟早已颺去爲顯人而佐之始以南陽博士登賢書尋領南宮薦座師發其姓名快得名士頃拜休寧令陳子迎勞之曰佐之良苦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於身何與焉佐之才甚悍讀書甚奇搏其精用神審常悠然沛然而有餘往者旅食京輦時幾且六載魏璫以老賊盜國東虜以封豕盜邊佐之敝裘蹇衛蹴蹵於風雪怒號之中局曲於烟爨寂寥之

側貌不怖神不愁氣不挫誦讀琅琅不輟聲顧取小題游戲而淘寫之指謂陳子曰是皆從患難夷狄中來吾不忍中道置此請爲我題數行以行可乎陳子曰寫炤者大像易小像難寫字者狂素顛旭之草書易晉唐之小楷難大將指麾百萬軍不動聲色易而殺人縷濡血如徐夫人聶隱娘之匕首難知此而後可以論佐之小題文矣雖然題無大小凡夫自生界限耳而獨不見神龍乎龍有大威力者挺山岳碎丘陵騰須臾之雷電攪百里之江湖俄縮而小之爲杖爲梭爲入牛角爲入指甲爲入口中可謂變幻極矣而乃有驅之燒之捕之牽之醢之豢之鞭而馭之者何也至人之不見龍猶文人之不見題耳佐之此文雖小心而實放膽雖小言而實大言雖一滴而實大海水雖曰小題而實先輩之大方家大手筆何以知其然陳子曰佐之文中龍也

冒辟疆寒碧樓詩序

詩盛於唐唐祖孫父子以門地人物文章詩賦著者錢起子徽徽子可復可及李栖筠子吉甫吉甫子德裕柳公綽子仲郢仲郢子璞璞璧珪玭作述焜曜代不勝書今見之如皋冒氏矣玄同先生以眞儒爲廉吏宗起繇天官郎秉憲東魯辟疆後起性　異氣筆帶神鋒不喜與冠劒車騎貴人遊而偏喜與陳子爲神交友彼此未識面竿牘往來即楊許奠簡於洞中溫段題襟於漢上無以過也辟疆仙品若使學道故是

黃鶴背上人而約束於祖父家訓不得不以舉子業
鳴自六藝九家以及古今萬方之畧多洞達於胸中
見微知著沉沉不屑爲利齒噉名兒視錦半臂碧紗
籠一笑瞠若也登樓遠眺發爲寒碧孤吟如哀雁訴
於海曲嘶騂啼於古戰場疾雷破山嚴霜吊月九歌
耶十五國風耶何其情深而嫺于言也游戲不已時
以舞劒扛鼎之雄出輕撚緩撥之調有花間有草堂
有孔北海石曼卿之豪爽有秦七黃九之風流反覆
揣之吾不知其所指謂誰而神理蟠屈意味芊綿似

亦托比于美人香草以寫其胷懷之不平者非癖情
癡也自古至人無情愚人亦無情情之所鍾正在英
雄與才子耳辟疆富有才情而兼英雄之正骨目前
遇不遇何論哉頃　天子重相因首重詞林郡縣長
卓異工詞藻者拔入讀中秘書海內奇雋皆抵掌動
色而談詩文不知辟疆早已得氣之先矣若物色辟
疆置之東觀西序古樂府大文章度不出辟疆手眼
非壓倒古人則吞噬餘子豈待傳誦于旗亭購募于
鷄林象譯始曰蘇君之時哉曩僕有言盍償舉子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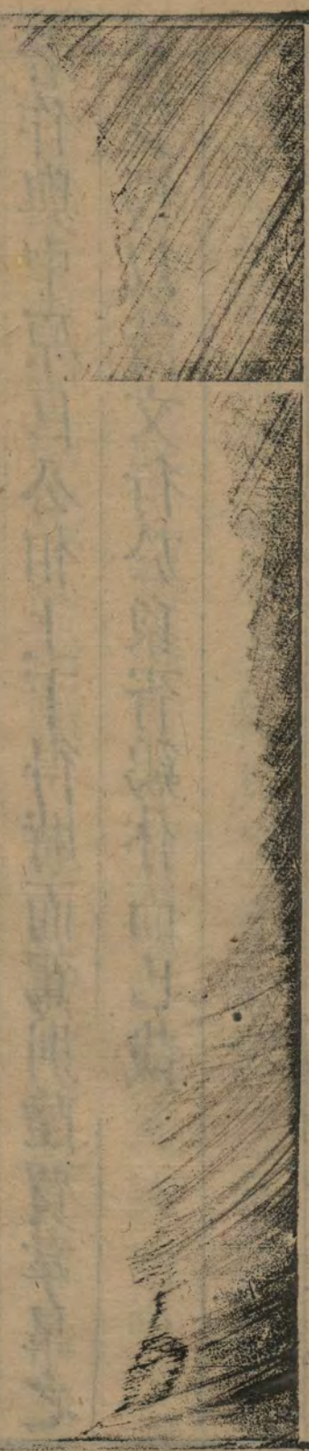
餘事作詩人抑何其狹小辟彊也我誤矣我誤矣

雲南唐大來脩園詩稿序

古詩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此言定交之奇也天寶間李康成選玉臺後集自陳隋而下凡二百九人而李杜高岑輩與康成同時獨遺選中何況千秋重譯之遙哉唐大來才名噪滇中以明經入對大廷遊於吳楚本寧太史修齡侍御以及吾鄉董宗伯玄宰膾炙其文不釋手萬里論交遇合亦已奇矣而大來顧獨深沉於詩嘗讀其脩園集靈心遒響麗藻英詞調激而不叫號思苦而不呻吟大雅正始而不入

于鬼詩童謠里語方言之俳陋即長吉玉川復生能驚四筵豈能驚六來之獨坐乎余嘗嘆陸賈南中行記韋皐西南夷事狀不經見爲千古恨端自趙宋玉斧畫大渡河棄之異域者三百餘年賢人絶附驥之榮王道貽隔化之訟賴 聖祖恢還版圖用修纂葺文獻今南夷西隸之長書積五車樓名萬卷或不得秘典與墳則更相嘲笑以爲愧恥蓋文明至今已極而大來適生其時發皇家學模范先民斯亦用修衣鉢之一助也大來神用清審志意貞立當安荅痴

禍貴竹爲梗大來匹馬從嶺右間道行上無飛鳥下絶人踪腰箭橫鞭擊石吹火凡七晝夜始得出菁篠莽蕩中蠻足萬里訪稽道人於空山余震駭相勞苦不得怡而大來謂吾友天下士方自此始今且出其著作與中原巨公相上下得時而駕則陸賈韋皐之流豈獨以詩文行於象胥鷄林而已哉



芙蓉庄詩序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獐獨跳不顧後羣如獅獨行不求伴侶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計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并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遍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几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即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

雁之贊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嗤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藝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眞故爛熳而流便興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醉且醒且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菀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彩不少見弔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欲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鉄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臥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楊長倩詩草敘

楊長倩隱於水眉道人隱於山各具逋人裝點綴峯泖間數以郵筒相往復而余顧有慚於楊先生微獨詩不如品不如也余山之麓結茆二十餘年連嶺長川菁蔥蟠欝似亦可以終老而客有見嬈者非不倩之交則違心之牘甚則以當世務見咨而老人故憒憒如也以此轉思長倩而心更愧之長倩世居大泖中空波無際野橋不通危坐百尺樓日與鷗鳧藻荇相上下彈琴一曲賦詩一篇監義於兩藏之表抜韻

於三唐之外好爲數澤遊類陸魯望峻潔古峭悉力以矯流俗抑亦猗玗子元結之流也晚年得兒課之古文足不下樓即族黨經旬罕覩其面或隣叟以摘蘋至漁郎以網魚捕蟹至長倩凭欄擲數錢酬之呼兒傾家釀相與坐且飲飲且醉醉且吟旁發而戲爲小令與詩歌雜出其聲鏗于金石而曳響于菰蘆沙漵之間積有歲年詩草成帙周安期曰是不可無眉道人一言以傳余諾五年餘而始得從容咀嚼以爲快名理清矣申情閒寂凡世之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此皆以詩爲市而非長倩所屑視也長倩學博故風華動格孤故吐納微名士謁之解顧王公見之屈膝其東吳隱逸之第一人物乎楊氏九華公之先有德茂公者當洪武初刺目以避徵碎故子孫不落聲利猶有先民之遺風余將操小舟訪長倩於泖中因拜德茂公墓鐵笛一聲羣鷗皆發有斕然大笑出於風檣之下者眉道人至矣

陳銅梁眞稿叙

西蜀銅梁陳使君宰上海大得民譽其文刻易二房中海内膾炙不去口而猶未覩禁鬻之大全也會座師莊太史批閱眞稿授之以廣其傳而屬陳子爲之叙余往聞張峴崍司馬論文曰公車言日新日異禮曹再三申飭而守法之心終不勝憐才之心夫取古人所已言而襲之讀者憎其腐則更取古人之所未言而用之讀者又怪其鑿空角險而弔詭不可訓若游移于新陳之間或舉足左右或半面笑啼此尤文

章中之鄉愿三者皆草野而無家傳故也陳使君少無他師以太公仁宇先生爲師先生操履方嚴學問該洽而以數奇頓塲屋于是嘔心盡授之使君成一代儒宗今其文具在氣高雄而沉思精神而確詞典麗而酣調疏越而暢不疾不徐不甘不苦蓋父能喻之于子子能受之于父如斲輪氏所云非篤論也往歲得上海之命莊太史亟趣之就官使君曰川貴軍興太公方家食不遑寧處鄙心搖搖如懸旌請載簞輿歷九折坂偕來祿養公署不勝負子路米乎至則定省如常儀日勑四子捧甘嬉戲以娛之而使君勤省文書稍暇與諸生講藝如故眉山二蘇上至后王君公下至契卨館客皆能口誦其文而購訪之本之淵源于老泉先生今太公使君之老泉也豈惟家學即宛然眉山蘇氏父子之家法矣

吳福生素雯齋集序

曹子桓好言三立夫立德如日月立功如雷霆立言如雲霞而更須風輪以鼓盪之學是也斗杓以轉運之識是也學不足則捃拾百出識不足則鹵莽橫生無論功德即欲強起而附能言者流亦何容易王僧虔誡子云汝盛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余嘗讀老莊因然解舍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問之曰此宣城福生吳公所作也已

讀其雲事評畧不稱志稱畧而志之載乘晳矣不稱史稱評而史之載筆嚴矣又讀其大同卜素款貢之事曰羊牽則郤驅則行卜失兎有焉馬控則行驅則趨素囊有焉公以餉郎督雲中儲者三年適與款貢會大將軍諸使者邀公登晾馬臺出暗門歷巡毳帳胡兒胡婦聯騎如雲解辮髮裹錦瑞酒氣歌聲徹于窮陲絶漠之表公見胡越一家退而著書志喜亦以志備已又讀公史餘則心史非目史也讀語錄則心學非耳學也有攻瑕糾謬而不入申韓有發蔀擊蒙而不勦濂洛間以其餘膏剩瀋旁發而爲古文詩騷皆醞釀六經簸揚子史自本朝故實以及浮屠老子之微言靈文奧牒小部雜家鮮不搜采以爲五金入石之助天人叅奇正錯廉肉準甘苦勻異彩翻飛英辨調利即古來作者能言之流未能或之先也王弇州每嘆士大夫幸際明朝事事無憾獨藝苑中一種蒙氣尚未豁然余獨以爲否否今號爲詩文者張權表勁樹羽揷標以狎附于代興之王盟然大約啣字鶴食書蟫耳坐之坫壇之上置之戎幕之中辯難鋒

起羽檄交馳非口呿不張則腕慴欲戰而曰吾文人文人云爾也此不能欺三尺童子而能欺巨眼眞英雄乎公學足以窮古格今識足以擇王覇機權正變之術鷃鵬戲海鸞鳳摩霄非一代巨手筆其孰能與于斯公勅兵武林正江南大觚處也竭四肢之敏惴焉惟恐不給而公于盤錯膠葛之衝耳聽口受筆書類劉穆之士民無冶遊類張乖崖半日了公事半日了湖事類蘇子瞻豈特梅都官謝宣城之閎足乎藝苑中數百年豪氣待吳公而始豁然日月朗雷霆震雲霞鮮吾未能竟公之所詣竟公之學與識而已即三立何難哉

唐酉陽唐詩集註敘

余纂有十異人傳酉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八方五色不復省記即聲音點畫種種文字未嘗聞之父師嘗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讀一二番旋即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官言而最喜作詩太守繩齋許公延見賜東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淹通又損俸爲君刻唐詩集註約取高揀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已意典而覈裁而文既不掊擊古人而又鮮

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雖專門家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即奇君者不奇其博而奇其目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日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與唐君等第世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所不採擇不捩管而筆端有眼不具相而通身是眼不諺衡鑑不依光明而法眼天眼千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具足授以此詩不克句讀或以上著下或以下著上首尾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畧涉音聲者非螢火借光則眼中着木楔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未知其明暗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倉頡之六書可廢矣

郭天谷程墨叙

今之制舉業即唐之律賦也唐以八韻課賦如時秩有八偶又有近體十二句以佐賦如今以經義參魁選耳我朝去詞賦而崇經術似亦甚正然今且以致語冷語俚語俳語混入經生言唾棄傳註睨睨功令有識之士心窃憂之而能以豪傑之肝腸洗發聖賢之精髓者則無若蘄陽郭公公以羲經掄楚元擢上第士子傳寫其文如楚珩和璧已而分較畿闈主試晉棘則易義與諸程強半受裁焉余讀之才大而識

老心精而格老萬丈之談與百鍊之鋼抨射轟擊于寸管方幅間纍纍皆長者言名臣錄也公生差勒之鄉披屈宋之藻以名高居銓地以奇姤徙外服雖不至吟澤浮湘而呼帝陳華之感約畧以之今抑而爲帖括夫亦詞賦中蘭蔣之百一耳公居吏部雅意人才留心當世之務其筆端別具一鑪鑄胸中別具一水鏡若使猝有緩急決能分敵八面立草萬言而今僅僅以程墨奇公正如雕虫之士但知有八韻四聲而不知有郭汾陽未嘗舉詞賦科然間關百戰恢復兩京願指宿將名臣如斯養部曲詞賦家抑又瞠乎後矣讀者以此求我郭公可也

袁伯應詩集序

袁司農伯應文武異才也飽讀節寰公所藏經史而尤好金箱玉版之書刀槊火器材官羽林兒不能兼攻者公皆爲講貫演習洞入精微見之實用然後已雒中流氛告遽殤魂俠骨羣飛於黃埃青燐中而公浴鐵橫刀挺先爲鄉士君子軍倡寇聞之不敢正視睢陽城而遁父老曰新舊二城大司馬創修之小司農保全之袁氏世德其忍諼乎伯應築墓祠家祠又草行狀卓然有良史之風臚載其父母始末因以徵

言於海內大手筆凡可以不朽兩親者幾嘔盡數斗
血矣伯應眞忠孝人也磊磊落落旣不屑與舉子輩
逐嗜徵趣又不屑授簡分毫角藝于兎園賓客之末
識鑒標明才情空濶詩有數種或侍親或奉使或在
舟上車上馬上枕上席上酒杯劍戟上得之歷遊非
一方詩格非一體落筆矢口往往鏗匀而多奇音雄
健而多正骨孤峭而多鋒稜感愴飛揚而多英雄烈
士之概言爲心聲公性情膽略流露盡於此矣今四
方多故薦舉紛紛而未聞援起門蔭才地之人如漢
之汲長孺蘇子卿唐之李贊皇宋之范忠宣者而但
使之窟首冷曹以豪吟苦吟作生活吾故讀伯應之
詩兼重其文武忠孝而不知置之推轂夾袋中者安
在此當爲世道惜不爲伯應惜也伯應賦詩讀書刻
尤喜嗜山水書畫金石閒燮高韻清風壹似聞漆園
蘇門而興起者豈特詩配何李稱象賢錄中人物而
已乎

螺碧山房近藝叙

螺碧山姚江黃象珠所家也十歲從太公遊於語溪下筆驚人郡司理歐公從雲試七邑士拔象珠爲冠軍比時皆謂象珠如神龍好戲大鵬怒飛何論區區一第象珠同學有澤蘭來公卿月張公皆前掇高科巍第去而象珠獨蕭然衡泌翻譯古書其逸羣拔俗之韻干霄排世之想絕未嘗一毫爲功名所控勒而往往發現之于公車言慧竅靈心正聲奇響相息相吹而出相軋相逼而來方之時流正屬當行高手但

恐富貴來逼人耳昔謝無逸見東隣甯生爲將仕郎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聞之不懌者累月此皆以得失早晚動其心非豪士也象珠文章甚奇議論甚英偉他日出而救世如萬星中一月萬流中一柱豈伊異人任無徒戀戀爲越吟其以而鄉之兩巨人爲師則陽明海門有榜樣矣象珠能薦予言否

董季苑名山遊藝叙

余屏居余山鳳皇間不得已入郡但詣思翁談顧問季苑三郎君安在在茅山除夕猶未歸即童子凍齒相嗑而季苑挑燈讀書往往徹夜半稍餓煮蹲鴟啖之如是以爲常歸則制舉文滿麓爛然五色雲矣踰歲餘又問季苑安在在虎丘石塲中秋竹肉沸發鳥飛月走而季苑相戒不窺戶一彈指頃脫稿先成鳥知窻外有舞衣歌扇乎昔者司命君痤西胡玉門冊砂六千斤於中茅山深二丈許劒池之底鐲鏤三千

飲金皃而吞玉鴈此氣終不能埋沒發而爲季菟之文神光徹天奇彩射目粒粒丹砂寸寸皆英雄試劒石也季菟自少有邁族拔羣之志而得力于山中尤多茅山讀書臺以昭明著虎丘讀書臺以和靖著昭明猶文人也和靖拒劉豫斥秦檜去之平江築三畏齋以居冰心鍊骨至今耿耿炤吳會間季菟豈肯遜兩君子哉吾故讀其文更不敢以游藝盡吾季菟也

黃葉菴詩叙

雲棲達觀夜臺余皆得從遊若黃叔度之品而兼孟浩然韋應物之詩無若秋潭老人初居范蠡湖僧寮有孤梅橫窻日哦詠其下詩法清麗祓除一切流俗後移黃葉巷則人愈枯品愈淡戒律愈精嚴似絕不解詩賦者余薄暮訪之臨出不忍別一手秉燭一手挽余出小徑旁曰新篁解籜如綠玉杖矣余因題贈云水邊鬼火時一點樹下頭陀絕四隣欲別携燈看新竹自開門送自關門蓋實境也黃葉菴四面泥壁

其光可鑒叢桂婆娑薔薇半立半仆客至勅其弟同六煮茶自喜可終老未幾鴟奪鵲巢不免復還金明兵使者詹公愛其詩枉駕就之爲撤去厘屋創靜室三五楹師堅辭不能止也師玅解山水詩文之味弟同六前歿無可荷瓢笠偕遠遊者猶三四歲一顧予山中既漸老蹈足不出而剝啄隨之索詩乞字縱橫几榻間師雖攢眉而意緒常不亂應酬羣心往往有幽素清真蒼辣怪險之調出之若易拗之實奇苟未臻斷輪弄斧玅境豈知有禪中詩詩中禪如潭公者乎宋九僧詩歐陽公求之不得後忽得於萬安山玉泉寺中始摘其秀傑之句傳之人間然不過數聯而止耳今潭公集一刻于譚司空梁生再刻于葉熙時又刻于程尚甫之姪潛仲窮搜別購必欲潭公超出宋九僧而直躋惠休皎然之堂奧斯亦貧布衣之奇俠者也夫潭公詩尚爾乃遺骨久寄影空入土無期可爲凄絕即茶毗收數百斛五色舍利而使師遂作焦尾琴忍乎哉故題詩後以勸買山葬師者

洞山禪餘集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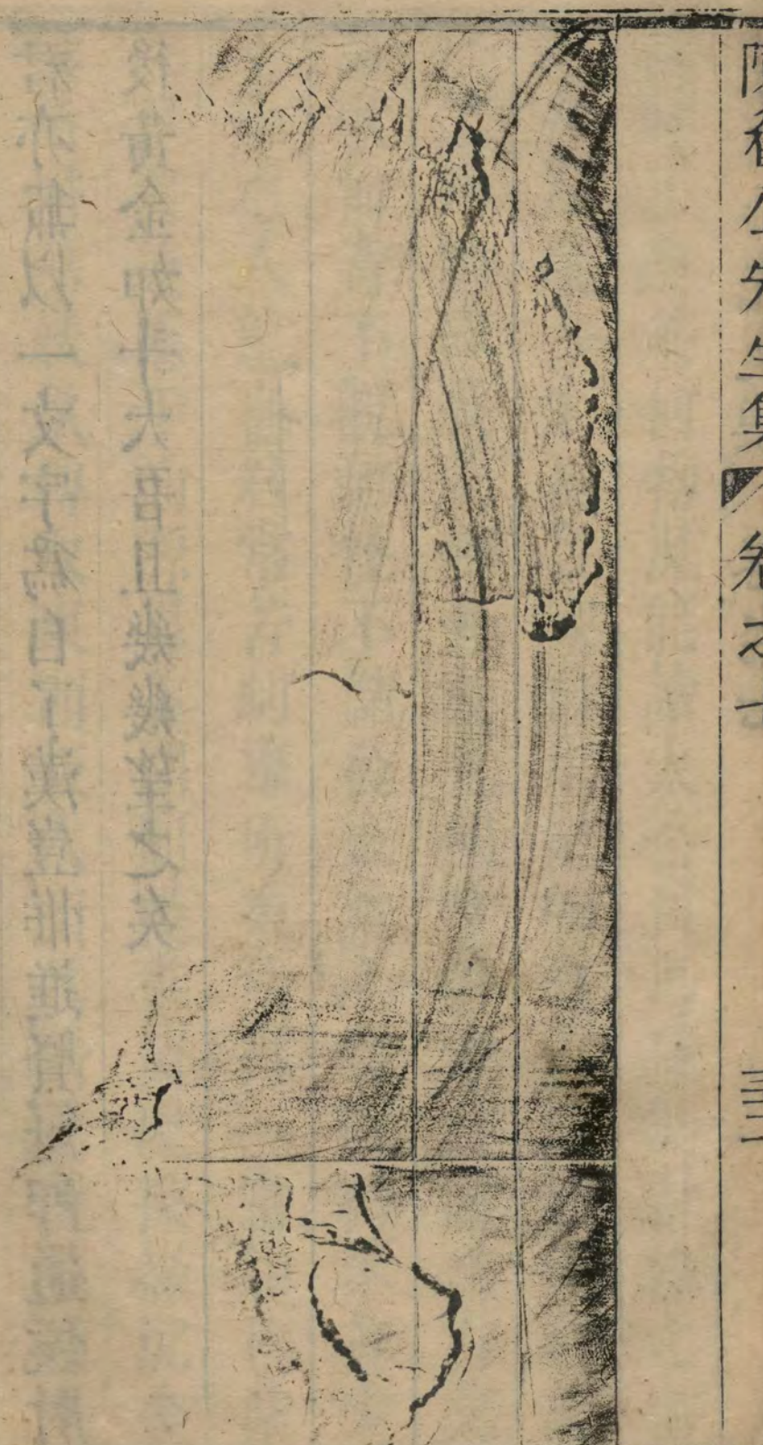
山木子閩建寧僧已飽飡梵典旁順儒書祝髮於匡廬受法於月天和尚復遊嶺南飯憨山老人閱藏開講窮歷諸勝凡武夷曹谿南嶽悉納于杖頭眼中晚年同劉薦叔經營洞山九潭洗出絕壁懸流怪藤偉木之屬奇險則五官欲震幽邃則七聖皆迷山木子又從中點綴而安頓之摸廣局開生面敞神界開天荒因走雲間索眉道人記之余畱山木子於茗帚菴正燕燕初來時也已燕巢生雛余猶不聽歸清話闘

碁往往至月沉始散性地易簡品格孤清其抒山皎然龍井辨才之流歟挂瓢白下士大夫贈之錢穀立刻放生緣手都盡寓雲間高臥菴中以詩說法以寫菜作佛事乞者即與之貲襯不問也唐時閻中蕭袁二師修行于大同山上絕無人知梁國公丘良見水際菜葉流出因尋源而得之爲建大同寺釋國道灌園種菜任人揀取曰貧道無心而栽無心而捨也山木子得無類之乎

宋讓木稿叙

左手取印右手取干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遼左閉關蜀黔戕將吏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訌　上方拊髀而思封疆鼓鼙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觔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即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哉第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挈瓶于訓詁之中經史

詞賦不解爲何物況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即有霄漢虹霓之志搦筆爲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詩歌何奇不觀何怪不儲發竅濬心豐肉縛采眞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若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已非閉戸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厮養飲器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予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地間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黄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悦詩書輕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字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即通侯附後黄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徐起卿縣拳合社文選叙

宛陵徐起卿避仇出遊十餘載戰勝而歸始拜青浦邑博士廨宇庳濕僦市屋以居頗類遷客寓公又類九尺偉男子窟頭短簷間勃勃不能吐一氣然焚香絃誦湛如也偶倡縣拳合社甲乙品題之問叙眉道人昔漢制太常擇民十八以上補博士弟子員郡國二千石謹察好學敬長上肅政教者常與計偕今偕上南宮猶有漢時古意獨博士經年不識子弟員面目爲何似其故何也子弟趨郡邑日益親自然于師

長日益疎父兄護短好諛往往率之投謁名流曰是且憐才是且能薦寒窶士反顧學宮若弁髦焉名流日益親自然于師長日益疎若使當事者有尊師重傳之禮如晏元獻延范仲淹范文正延孫明復談經史尚風節則子弟且將捧手橫經之不暇而何暇旁騖他及乎善乎徐公之持論也曰士習一端則言必有畔以辭達爲宗行必無岐以寧靜爲主字字如玉圃珠淵人人皆鳳郊麟藪也此繇拳文選之所自出也吾故爲松子弟得師慶更有望于元獻文正其人者

夏茂卿消暑集序

澄江夏茂卿先生長余七歲今庚午政入十矣先生置余於肩隨之列余不敢雁行進也余粗習文字居恒率與醬翁篾叟談棄置不復省而先生名山副草先不佞懸之國門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余何敢以雁行進也往先生乙酉舉于鄉風檠筆力猶能批亢擣虛于群少年之場而辛丑以後謝絶進士舉不赴何也先生曰我冉冉垂暮矣策長耳披短裘匍匐三千里風鞍雪鐙中吾恥之口不解綺語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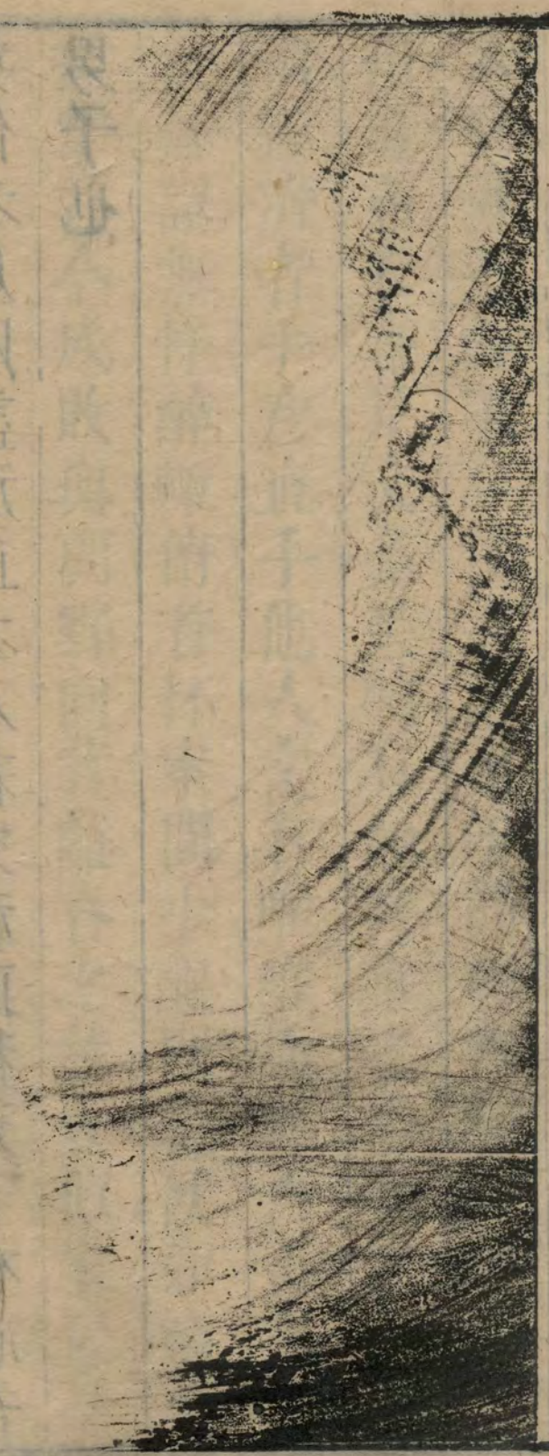
解媚骨逡巡捧手板蒲伏而前如凍蠅拱鼠吾耻之
何如調一杯羹奉母擁萬卷書課兒非窓高臥不減
南面王樂乎春秋届耋朝鉛暮槧車馬駈于江于羔
雁陳于堦下先生語不及私言言皆國郵民艱朝童
閭史小叩之則小鳴大叩之則大鳴語味清眞使人
不覺有水乳之契四方造請者或標名節或談名理
非同社故人即入室弟子先生唯唯談笑而酬之不
苟同不翻異苑枯不隨乎時好莠不形于口間有高
才生徵史彈經鋒芒注射批剝前輩不遺力先生吹
噓剪拂神無忤容乞薦牘則應乞言則應援毫立就
曲折委蛇鑿鑿乎經世之大畧有道之德音豈虫雕
獺祭者可褒裳涉哉其詩恬雅春容取淘寫性情而
止其文淵微精確取激揚世教而止若近揆忠藎諸
篇砰砰訇訇雷霆鬬而蛟龍飛卯亦張子房之椎段
太尉之笏乎先生骨正氣雄而志意修潔不喜赴鄉
飲并不願以大儒高隱名而議者方之翰林陳白沙
欲挑其栩栩眢端之色道氣如先生度且望而却走
耳咎南郡一生見申屠蟠執手曰吾與子相見于上

京蟠勃然作色振手而去馮諼嘗師事鶚冠子後顯于趙鶚冠子懼其薦已也遂與之絶嘻此茂卿先生之心事也先生笑曰眷道人知我勝于我自知其爲我弁諸簡首以代八十觴餘羶及之則請洗耳于澄江之上

俞彦直稿叙

今海内識彦直者度其文必秀傑未識面而讀彦直之文又度其人必英偉當矣而皆未能深知彦直也彦直自少厭薄游治紈綺兒常思作當代有心奇男子舉業之外博綜今古典墳名日噪氣日豪而客亦日益進賢者置之百尺樓其貧無聊者羽翼之手掖之使人人以爲親已而去不厭客亦不爲客所累甲于抵都下束身西山中交遊莫得而跡之中賢書識不識歡聲如雷今其文大半出塲前所課理如濂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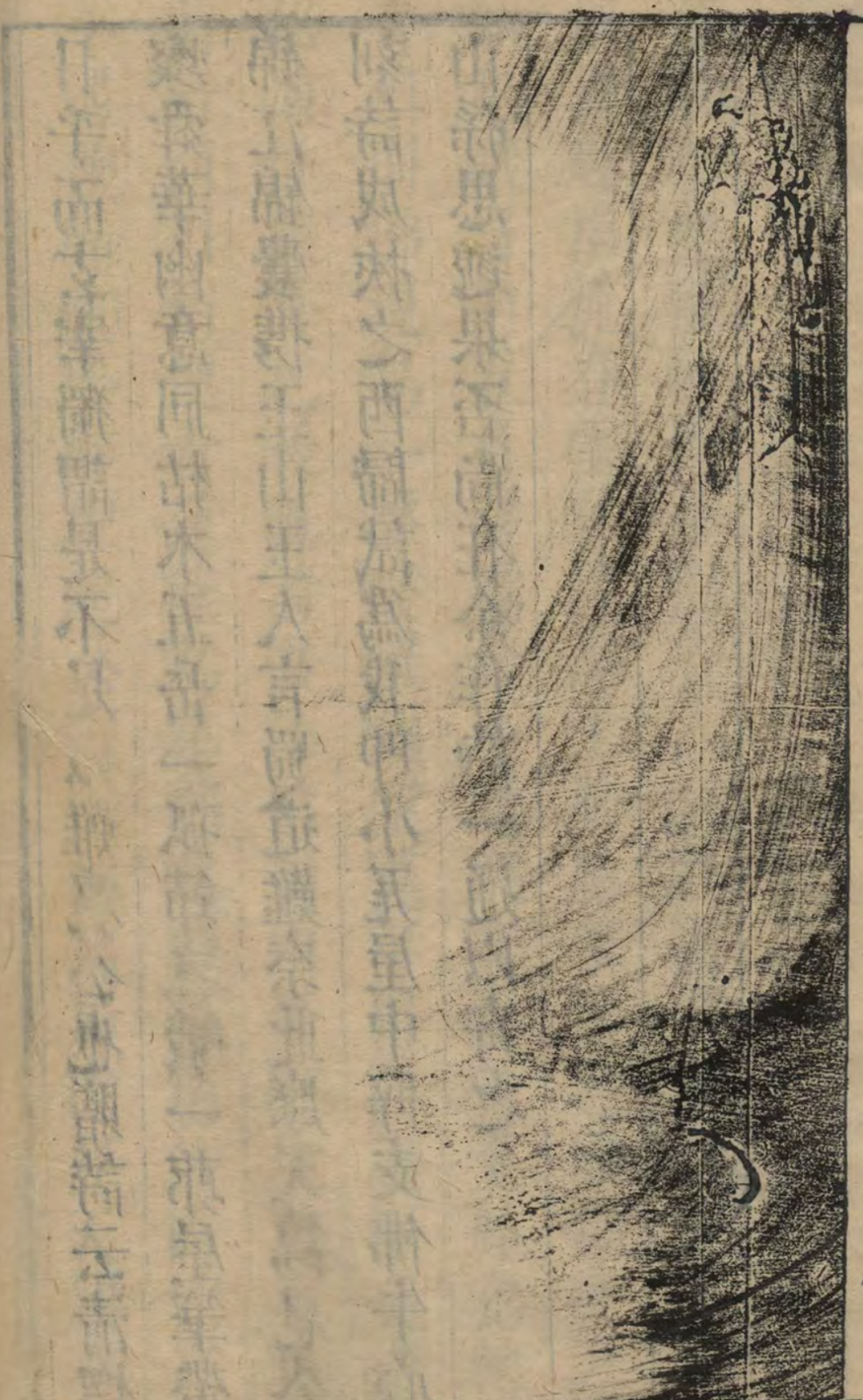
董精鑒淵深不輕下一懈語說是非利害如漢吏引經斷獄又如唐宋諸名臣上殿盡笏爭天下大事精采明健不輕下一依違語至于節節相觸而應字字相逼而來吾見文多矣疇有如彦直之悉本之于經術經濟者乎彦直手他人文有唯唯而無否否與人飲無諍無忤醉輒俯首杯案間少醒則轟飲如初及抵掌古今成敗與朝野向背離合之故壹似家置一彦直人置一彦直于坐右者抑何其微而辨百射而百中解也以彼之洞達光明胸中常懸大圓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若文章直其鏡中影耳吾故謂秀傑英偉未足以盡彦直之人若文彦直蓋天下有心奇男子也



虞芷偶卷草叙

昔石曼卿隱於酒秘演惟儼隱于浮屠皆最相友善虞芷自西蜀走吳顧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爲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緇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虞公至跫然喜挽之語不聽歸嘗與蒼雪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爨余爲煮蔬蒸茵眇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起予而已黎寥云齊已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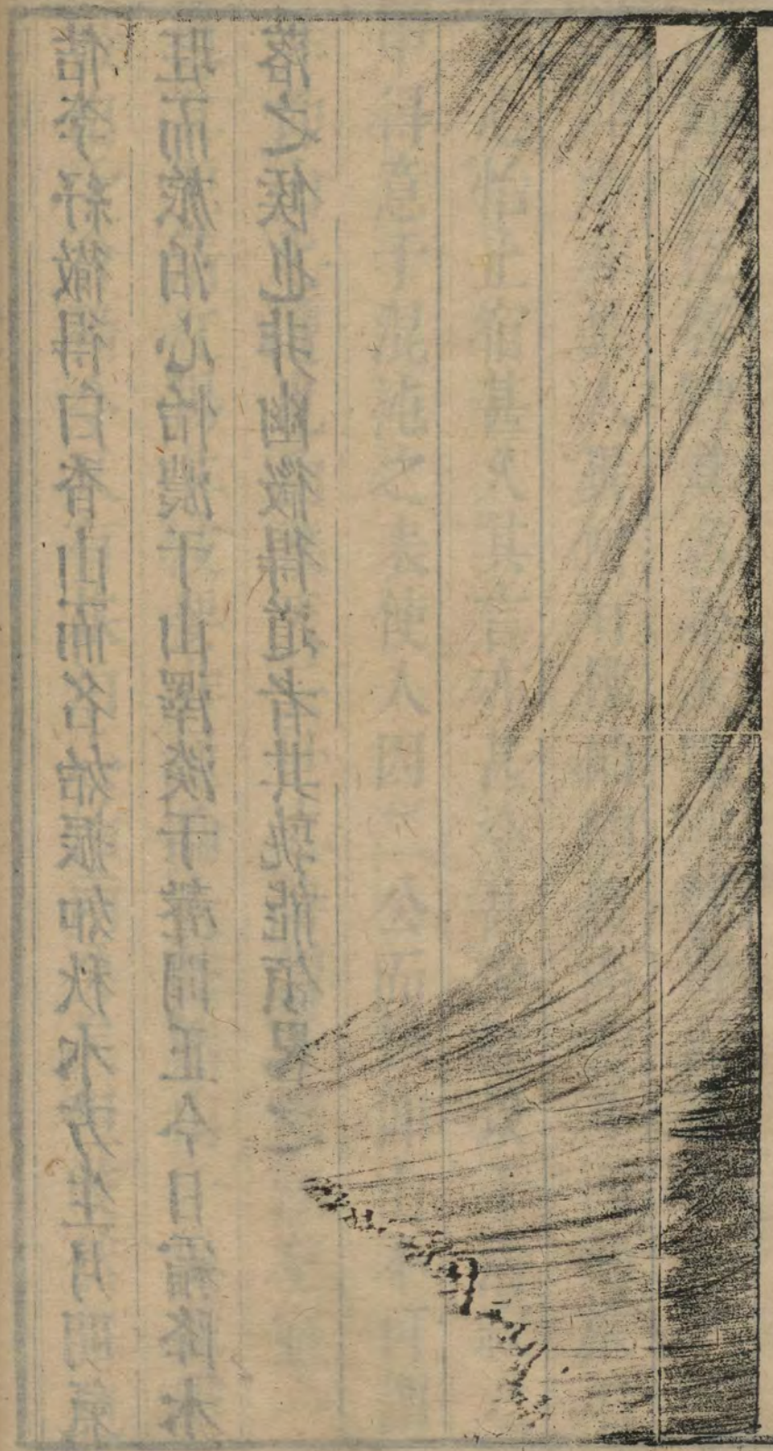
將相之推譽而能役於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于詩者扈公與蒼雪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黎忍饑耐凍不以告人游戲而爲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眉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於宛轉奇煥則佛現島一聲兜羅彌空莫可得而議擬矣謂秘演惟儼齊已後無詩吾不信矣頃奢安二茜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能爲韋郎爲璘玠兄弟而才高不遇飽嚼細吟醉睨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矧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以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燦舜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孤笻三峨一茆屋筆帶錦江錦囊携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鵲扈公刻詩成挾之西歸試爲我叩小茆屋中辟支佛牛心山孫思邈果否尚在余作詩一通以寄之



仰山詩叙

吾鄉介公栖仰山徵余志叙未果諾新安潘鬚邀予遊黃山老不出疆逡巡至今此二因緣常往來夢寐間閏八月晦有法友遇余籬落間問眉道人安在余佯應曰已刺棹出門莫知所嚮余繭帽大布混田更村牧中無所別識明旦霜降日復有禪衲以詩自通余驚曰是所謂會稽旅泊禪師者幾失之幾失之問誰與俱則呼昨者法友雪野來熟視余俛且笑余曰令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因相與談恨見晚旅公

與淮安心怡甚稱同志結夏仰山秋爽乃畢黃山之游有記若時天機人籟足以相發亦足以相敵獨仰山如孤臣客卿其名不大噪非好奇而喜僻者不能遊即游非異人異僧有拂袖納履而去耳而獨旅泊與心怡止宿甚久其言亦甚冷甚秀探景于清寂之中得意于混沌之表使人因二公而知仰山不可謂非仰山之遭也白樂天云世之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清江揚其波要非通論夫皎然出于吳與靈徹出于會稽今又有旅泊心怡兩公矣但皎然得包佶李紓徹得白香山而名始振如秋水方生月明氣旺而旅泊心怡濃于山澤淡于聲聞正今日霜降水落之候也非幽微得道者其孰能領畧之



劉孝標集而研詠之穿井鑽木日進日深久且與之俱化移羽換宮伐毛洗髓雖置之劉沈集中莫辨矣已慨然嘆曰楚鬻薰桂之櫝鄭人好之楚嫁文衣之媵秦人愛之若櫝有珠媵有女珍重百億倍而且弗覺也先生哀選詩輯文徵始知吾朝詩文之正脉出於國初四大儒四大儒又出於金華居半凡其經緯天地洗刷華夷自有堂堂正正本本源源不可磨滅之大手筆在而六朝瞠乎後矣載道以六經爲宗記事以古今諸史實錄爲鏡如先生所撰序論上可追

賈陸之通達下可掩呂成公李伯紀陳同甫之先芒似覺於沈劉外別具千手千眼五通六通豈復向舊時行處行哉頃四隅多故　主上拊髀而嘆乏才才非組織繢繡駢耦四六之謂也以六朝駢耦當章奏條對之時羽檄交馳之會能片言移人主意耶能一紙書賢于十萬師耶縉司馬溫公懶習駢耦文併辭考官不赴蘇長公四六但見之內外制誥餘未嘗多載集中然兩公文章功業至今與兩曜五岳亘千古而長新則先輩之崇尚可知已大抵書生能言者主

於逢世故出語不避尖新正人立言者主於救時故下筆確有法度韓子傳之涑水眉山傳之阮吏部非眞厭薄六朝蓋在能之而能不爲也知此乃許讀越游草矣

王閬仲攝月樓詩集敘

往余州公如蘇子瞻不數數教兒獨奉常公壇宇方正極類子由日坐皐比鈐括諸子姪課公車言甚謹仲九試九冠軍海內膾炙其文并欲得其有韻之語而傳誦之而閬仲秘帳中自若也既中甲午榜僕僕計偕時向米菴雪簽間孤笑微吟以發其磊砢不平之感及子彥少年登賢書　仲不赴舉又謝御史大夫之桑軍不赴官自是大暢厥詞而攝月樓之詩始出大較高華取法于長公精麗取法于次公而排

敘則首尾應稱量則銖兩勻調按則宮商諧縱送則巧力備能爲長公次公而能不爲長公次公者閑仲也不爲長公次公而能不失長公次公者閑仲也今海内學士大夫無不人人習王氏一家言第解作意臨摹抵掌揚眉自負如優孟虎賁之相肖而已若得其全副血脉精神居然具身外之身味中之味舍閑仲吾誰與歸乎宋川黨議起眉山兩兄弟著作焚毀無遺蘇文定公屏居許昌避禍謝客有得輒付其子遠書之長孫籀十四侍左右者九年籀既老以授其子郎中翊詡授其子道州史森而後文定之遺言幸不泯絕今閑仲以奉常爲父以子彥爲子父子相師友絕不屑措意于生產宦情其品高其韻潔其遭際主聖時清前無文定公避禍謝客之苦而後又有若籀若翊若森之賢克荷門風式續世葉宜其詩之温繹靖深爾帖調利如見瑯琊兩先生總于山立於坫壇之上也海内讀奉州奉常集者更求之閑仲攝月樓詩以窮其變王氏一家言之閑婕十得七八矣

許玄祐樗齋詩序

徃余游甫里得許玄祐詩而叙之去壬寅至巳未屈指十八年而玄祐才情日益旺氣誼日益豪詩日益進客至甫里不訪玄祐不名游游而不與玄祐倡和不名子墨卿玄祐亦以榻不下轄不投不十日平原飲不名主人能具主禮舉觴政而不登騷壇則主客皆傖父不名天下士余與玄祐雖不數數顧嘗以郵筒往來讀其詩有沉思有孤詣有超忽滅沒有春容都雅不鉤棘而情景輳不彫鏤而藻繢工屠綿眞擬

之靈芸夷光董玄宰進之君家刺史軍斯亦可謂篤論矣玄祐近創一別墅幾百畝廣地半之花木葱倩廊榭窈窕中爲樗齋五六楹客至賦詩詩罷游戲爲樂府命童子按而奏之老似雍熙雋似花間草堂又皆詩之溢而爲波爲瀾爲綺爲縠者乎昔陸魯望詩草滿篋歷年不省爲好事者攫去没後藏神像腹中久始行人間今玄祐著作非見賞于通人則傳播于紫綃侍兒及黃衫豪客之口等居甫里遇不遇乃如此玄祐刻皮陸詩又修祠祭祀不絕景行仰止未嘗

一日不在清風高節間也詩曰樗櫟其魯望杞菊之味也夫

朱宗遠詩序

項海內訛言無根法紀無等而吳爲甚此天也非人也經云五星盈縮失位其元精降于地而爲人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林麓鎭星辰星降爲婦女老人熒惑降爲童兒歌謠游戲今豈熒惑降地之時耶歌謠興火沸發其初本兒戲而其究至于里俗大變如高歡所嘆者吁可畏哉雖然人定則勝天經正則庶民興勝之術何居曰但願諸君輩多讀書耳黃令則嘗爲余言朱宗遠奇士也少嗜好古學十三

補茂才而意志嘗颺風塵之外其爲詩劇肝刻腎閉目冥心眞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予曰隋文帝不云乎陳叔寶將作詩功何如思安時事宗遠聞之笑曰非也僕于制舉義正如隋煬宮館臺榭朝作夕改卒凶顧無可居者擯愁排恨其惟詩乎甚矣宗遠之好癖也宗遠好癖而負奇故所遭多顛踬不偶凡人間可喜可愕可羣可怨之事感物而動觸喉而囀者悉寓之于詩雖璞玉未剖令則諸君子皆三刖而三獻之矣雖然此猶卞和氏之知玉耳魏漢津嘗過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虬衣泗水抱石而出果玉也此吾所以定宗遠之詩也宗遠詩靈秀百出本于多讀書益飄飄大人凌雲之賦非若癡惑小兒輩以歌誣嬉戲者勉之哉歲星降而家矣

浙中觀風錄序

國初之學出於浙中四大儒　高皇帝初定處州即遣使書幣往聘宋金華濂劉青田基章龍泉溢葉麗水琛創禮賢館處之因與從容咨訪參與機密呼之以先生而不名此海內二百餘年文章之祖也其後制舉興而帖括重騖俗趨時裁取獵青紫而止正如統緒兒不復更念其祖先根本所繇來然于忠肅王文成世所號爲社稷大臣故浙產也而又皆出於制舉一途則今之奏牘公車者豈後先　軋哉頃董鹽

政按部兩浙登高山望大海縱探古名跡而因以樂觀人文之盛所至進孝秀課之錄其文之雅馴者題曰觀風易云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又云大觀在上順而巽中以觀天下蓋設教自中正始中正自士始士自文始邇來考文先生稱引功令葺雜叢說異書非博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故成學上才抑詭誕暢大雅清空而不入於寒瘦縟麗而不近於粉艷高邁而不落於怪險典古而不流於俗腐其幾文章家中正之一脈耶蘇子曰風行水上渙此

非水上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者不期相遭而文乃生焉此天下之至文也而余以爲非其至也多士亦嘗觀錢塘之水乎夫秦始皇挾聖人之威能鞭石流血而不敢渡錢塘轉西北二十里從塘中上會稽錢武肅率數萬人强弩射潮潮以之退遂成堤岸何也蓋武肅當覇氣之始而始皇當王氣之終始銳氣也終暮氣也勳名德業大較徹首徹尾以養氣爲主即于忠肅王文成率氣爲之也獨文章也歟哉二三子若求之國初四先生又進而求之于王兩公浙中之

王氣覇氣盡在是矣觀止矣

顧元善虎嘯軒稿敘　沈司空八詠敘
振公竹寮草敘　吳歸二集敘
三開士詩敘　陳山甫燃稿泊稿敘
程長文雪堂集敘　錢象先集敘
陸仲鳴吉光集敘　沈麟系選水鏡篇敘
覺巖詩敘　顧亭之文稿敘
穆上人詩敘　枕頭小卷敘
崔徵仲秋谷集敘　門人董祖和
孟履甫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八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仝纂

楊忠烈遺集敘

余七十有七矣靜坐空山始悟得四字曰能言曰立言能言者以筆鋒爲主如嘲風弄月之類此花草之文章也立言者以世道爲主如指佞斥奸之類此節

義之文章也吾讀忠烈大洪楊公之集而悲之當
光考賓天　熹宗未登宸極公力爭鄭貴妃之封后
李選侍之移宮呼吸危疑間不容髮賴公明目張膽
之孤忠立消垂簾稱制之隱禍機玆防微禮明正始
奉　諭以志安　社稷褒公局春不自安惟有急
歸一着而已猶引楊前遺詔首請册立長孫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追崇　聖母尊謚條奏遼東事宜攻
去司馬皆職掌中第一救時之大奏議也自此叩闕
出城豈復夢春明門一寸地哉適奉　旨敦趨歷轉

太常御史大夫之副目擊魏忠賢與客氏表裏爲奸
聲討二十四罪公未嘗以能言名而言言從世道上
起見讀者知其滿腔皆節義矣魏璫雖橫尚有憚心
僅出公回籍而羣邪羅織不已借題目曰通內爲主
安復仇曰封疆爲熊經畧營脫誣坐二萬餘賍以此
壓公頭鉗公口立盡公家產親丁雖直不疑長者莫
能辨孫叔敖子孫莫能措矣即從來奸黨巧殺正人
君子者無此法亦無此題目也緹騎入門談笑如故
合郡有欲謀奪還公而磔官旂者有揭竿數萬餘開

諭不散公三木囊頭且拜且泣無更累族誅然後得
解者有村市設醮祈公生還者比就纍車自老嫗菜
傭瞽蹩乞兒有持錢以贈緹騎即緹騎亦爲感動有
禱於關將軍之廟者河南州邑有裹糧送公及黃河
而返者輿櫬歸鄉大河南孔道間有頂香前迎提椒
漿麥飯以祭公者至則七十餘老母宿於城樓六歲
之幼子幼孫寄寓廬山僧舍不旌不施暴露白楊之
棺不樹不封攢弔青蠅之客童僕多魚驚烏散二子
正破卵覆巢伯兄清既奪其郡丞又磬其貲産獨荏

塵埃數卷集幸不爲邏卒偷兒掠去此荆卿臼虹萇
弘碧血也冥冥中果有護呵之者耶嗚呼嫺瑞亦文
也擊瑞亦文也嫺瑞者如上公之勑書生祠之碑版
賀殿工之表箋如像贊如榜額兗焰未冷唯恐其一
字一句之不工也冰山既消又惟恐其一點一畫之
家傳而戶頌之也種種諛詞蠅矢耳馬通耳畀之豺
虎豺虎不受投之犬豕犬豕不食而敢與楊公節義
文章爭日月之精光鬬雲霞之麗乘哉公非特二十
四罪疏也移宮之後疏勸　先皇帝厚撫弟妹垂絕

矣決不肯以殺諫臣三字歸過朝廷造次顛沛之時終未斷忠君愛國之初念大人君子之立言蓋如此而諭公者反謂其陷君于不孝陷友于彌天黨錮中豈非寃外之奇寃哉公嘗曰吾欲爲楊震仰藥不願爲張儉逃亡不屑爲三閭大夫之沉湘又不及但以狼藉骸骨付酷吏以糢糊血肉付鼠蝎蟻宮君門咫尺庶幾史魚之尸諫乎公之精忠上感　太廟則京都地震天昏下感獄神則獄產靈芝五色而胡爲非刑勒限者欲殺公父子如故也且吏部郎蘇公繼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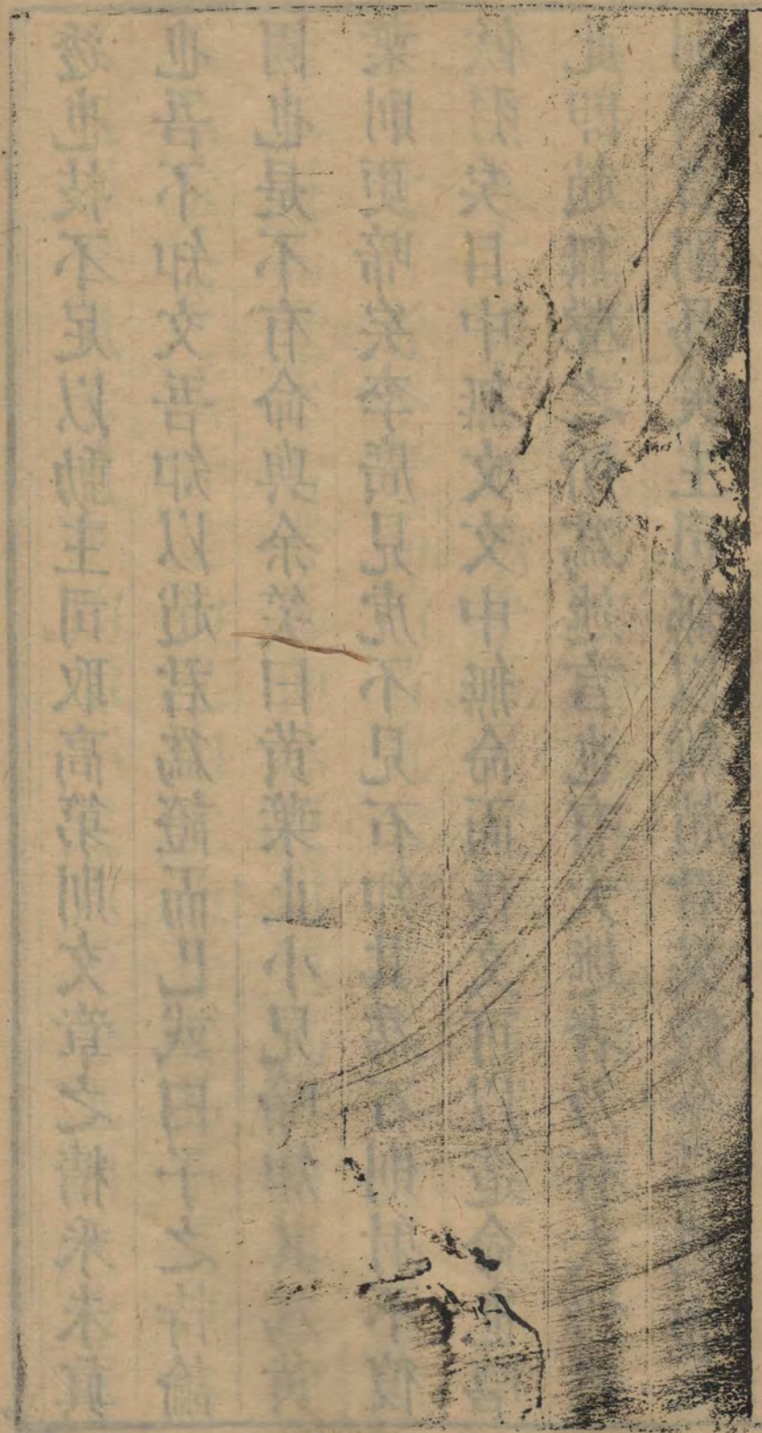
饋公一飯尋以削籍自經矣熊經畧欲爲公出辨賍疏不爲上矣血書絕筆禁不爲通矣獨有見義必爲死生不顧手書募疏者李公行志也儻其老母助其諸孤者吳生震元也設櫃四門者夏公之彥也捐金贖產創廟貌編實錄者胡公其也訂正遺集者游公士任也寓武林三月捐貲刻集者兄清也恨當時刺客不忍亦公義民俠士周旋艱險而不忍去公皆避禍姓名無傳焉而又恨借題殺公者復多漏網請生鐵鑄像如岳祠秦檜故事跪列公階下以快朝野之

憤憤可乎今　聖天子錫以上益贈以上公祠之麾之二子兩上書兩以　溫旨報顯忠遂良奸邪膺落髯先生其可以大咲地下而無遺恨矣

趙無聲三言叙

唐姚兒從帳殿樓上品羣臣應制詩紙落如飛沈宋退而心服其鑒郭汾陽子曖集名士觴咏昇平公主幃而觀之李端探有佳句內酬以異錦駿馬余嘗笑爾時詩有定價如此後世以經義取士士嘔心枯髯畢意于公車業往往技成而不得顯豈衡文家反出兒女子下哉曰不然文患不眞耳苟眞矣譬如書法名畫好古者望而見之氣奪心死又如炤膽之鏡吹毛之劍神姦避罔兩伏則精彩相逼之極也而何況

於文趙無聲者當湖之奇士也余雅知其品落落與古人爲曹耦而未識其人至是從燕邸以文見示且屬[illegible]子千里外乞叙于余余讀無聲文所謂迷言質言易言者深乎秋蟲之蟄也迅乎馬駒之禪也激乎孫眞人之嘯也秩秩乎王良之御周官之禮樂也文至于此習者不覺而讀者覺之即讀者不覺而文之精采逼而覺之古者馬仰秣魚出聽鷄解僧爽之經石點生公之法皆是物也由此而推律品不足以格人鬼則聲氣未通巾陶冶不足以範金玉則火力未透也技不足以動主司取高第則文章之精采未眞也吾不知文吾知以趙君爲證而已或曰子之持論固也是不有命與余笑曰黄葉止小兒啼知其爲黄葉則更啼矣李廣見虎不見石知其爲石則射不復飲羽矣目中無文文中無命而後文可以造命也嘻此即趙無聲之所爲迷言也有大迷者乃有大悟迷則質質則易矣主司無以難趙君矣假令易地而入唐之名士席中吾未知沈宋悉敵何似即李端異錦駿馬其不落趙解元手者幾希



顧學士瑞屏約言叙

出世空諸所有經世行其所無若議論多調募多門戶多似非國家之福漢文章太長者自董賈天人治安二策始申公九十老人出而救之曰爲治不在多言陸象先謂揚綰曰賢輩可襆被共作夜話及至竟夕不交一談明日遂薦之爲相客問其故陸曰楊君事事無欠所欠者不言耳古君子立言自命戰戰兢兢決不敢鹵莽造次于筆舌之間而今舉子業多橫甚蘇子瞻所謂彌望皆黃茅白葦矣陳同父所謂金

銀銅錫混爲一鑪矣顧學士九疇痛欲掃除而銷鑠之於是撰爲約言作後學砥柱吾嘗讀之如化工之于物新新而不腐反反覆覆而不複宛轉惟肖而無布置鬚眉穿鑿混沌之勞至哉文也其禪家之一轉語耶仙家之一粒丹耶儒家之一畫易耶昔王荊公論新法朝堂閧爲戰場呂申公但以精言約識服之寇萊公與同僚議事人千萬言而不足者公出三兩言括之而有餘是救時宰相訣也即顧學士作文訣也讀約言者當作此觀

吳長卿嘯餘序

吳長卿入白石山出嘯餘奏陳子陳子曰文章靈訣無多子曰翻曰轉翻者翻陳案爲新案轉者轉死句爲活句五行皆可用兵兵莫神于水火然背水之後復爲背水火牛之後復爲火牛非直死法亦入死道耳古今聖賢王霸將相之局皆然何獨文長卿能轉能翻業靈于文矣其詞場之韓淮陰田平安也哉長卿二王里人也初受知太原時弇州岱游已久今文肅不見長卿得雋其恨小使弇州先生不見長卿才

其恨大長卿頷頷而不敢應也爲長嘯數聲而別

錢仲舉麗嘱樓集序

余閉門空山不敢與當世作者通姓字甫東錢仲舉自清江遣郵捧麗嘱集屬序聞之易曰物不可以苟合此詩文之要旨也詩文自有法度如梵筴書但入唄偈方言里語皆供詞曲今不揆本色不沈非類混入鑪鏄取辦目前自謂儕輩無耦向上無事且曰兩京六朝三唐吾能之而能不爲耳此言一倡開少年流便之階梯斷耆舊讀書之種子詩文鹵莽甚於斯仲舉深憂之彈射詆訶義形於色非大雅不倡

非正始不談按所著作實允蹈之初聊邪公龍門自
命僧杲締真義不帝秦公比代興强項如昌以少陵
居中權以高岑王孟驂乘以盲史腐令居前茅以賈
陸荀韓分左右翼甚則二氏精微百家雜碎貯而爲
陶長沙之竹頭木屑駈而爲陸法和之虎豹犀象鞭
風霆叱神鬼輻輳騰躍而出使人莫能見莫能知莫
能旁睨而正視雖義士五百君子六千能如仲舉之
八面受敵三鼓不衰耶賦不必諦六朝去其結樂府
不必離正變去其擬詩不必屑屑分初盛中晚去其

秕陋豐縟玲瓏痛快深穩技止矣無以加矣古文詞
小言錯落如珠璣大言傾倒如河漢嚴於司馬法峻
於董狐筆自　國朝二百年詞人以來未始有也大
抵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
於招來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
魏公之爲相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公有二公之
所長無二公之所短淘汰簡選參和追琢直欲舉長
慶眥山一洗而空之則近代習氣又可知已昔毛崔
用事時皆變易車服徐景山不改其常楊綰爲相子

儀半減聲樂武元衡鮮麗如故大丈夫磊磊落落凡事不苟異亦不苟同況仲舉以詩文爲已任者而肯向他人顰笑間求生活乎仲舉腰無媚骨不善事今人易筆無佞舌不詭隨古人難吾故曰仲舉眞狂狷流也

董宗伯舊稿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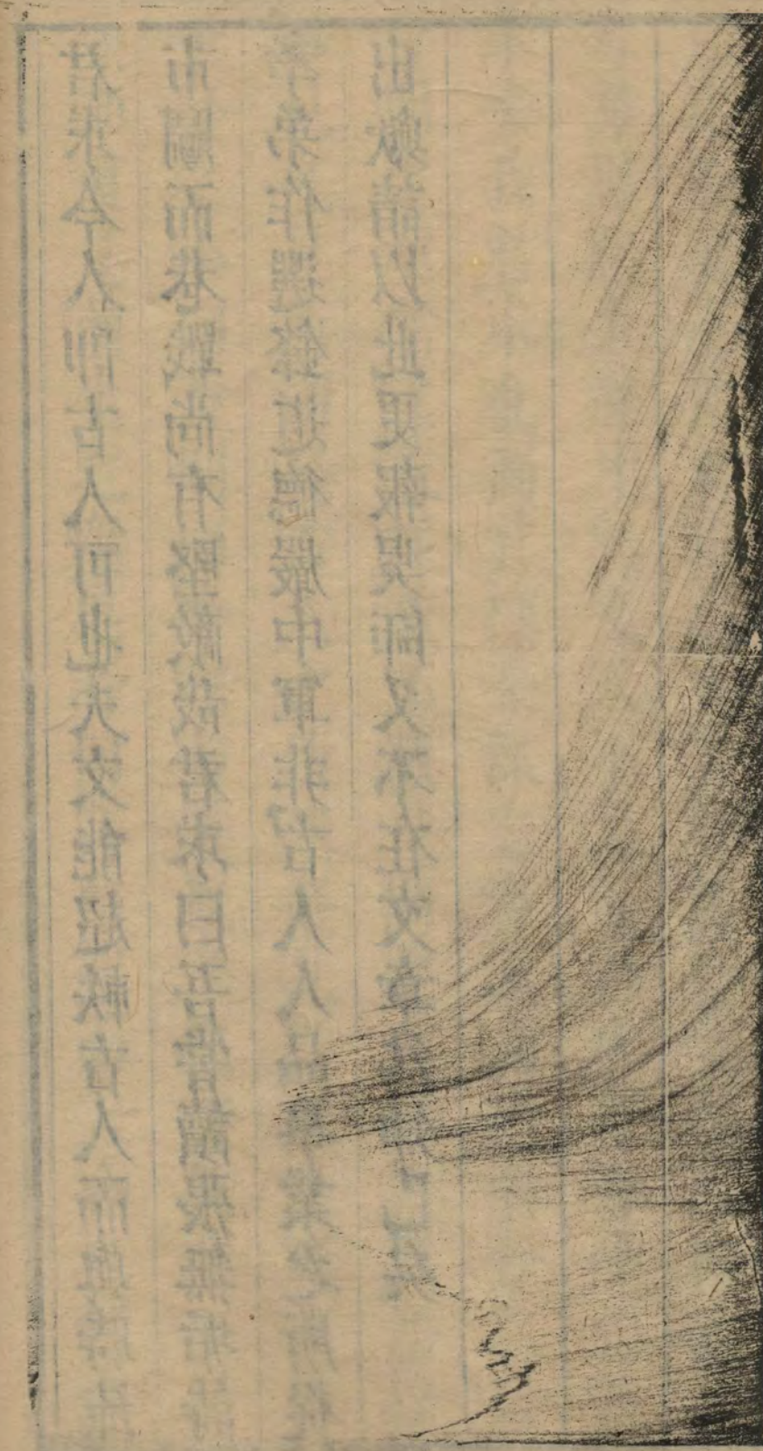
往思翁爲諸生時獄獄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秘誦法毗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脉絳灌輩未之信也其後笑古文詞澹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語入懸解撰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盤矣范爾孚助貲斧游北雍大司成

潁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援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亞相貽書僉州公曰董玄宰貌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魁兩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内傳賞其文皆謂唐毗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獨思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腐季死藏之而復刻之意將持以砥世範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秘哉

齊君求近草叙

余避暑白石山岳元駿以齊君求文見寄余曰當此溽暑如得清涼珠宜玉糝香灌手然後讀之已謁座師吳公一再顧余草堂其奏文益倍是皆西湖蕭寺中所作也六橋三竺竹肉嘈嘈君求冥搜枯坐不異空岩泬寥中他人負高魁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而君求如曾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名利之事非獨文勝由品勝也君求幼孤家甚貧而文甚達年甚少而文甚老董玄宰云文達者必貴老者必傳吾

以此相士百不失一齊君求眞其人矣余曰僕之相文又不同大抵發令人之所未發者必貴發古人之所未發者必傳君求之文有翻調有變局有轉機有奪勢思路生辨才熟文人不足而君求嘗有餘此猶未盡我君求也獨其標豪傑之奇識而暢聖賢之微旨問之漢儒註疏註疏不載也問之宋儒語錄語錄不見也是所謂發古人之所未發也古人未發而舉子發之不曰背則曰險宛若羊叔子之探故環而曇法師復兄前生之塵尾者何其自然而天合也雖未君求今人即古人可也夫文能超軼古人而與時流市鬬而巷戰尚有堅敵哉君求曰吾嘗讀張無垢詩孝弟作選鋒道德嚴中軍非古人人品事業之所從出歟請以此更報吳師又不在文章爲知已矣



李本寧先生四六啓叙

李本寧先生手訂大泌山集一百三十四卷富有日新代興弁州之後允無愧色而說部尺牘四六啓猶未行學士大夫想望不可得則編意之曰公交遊滿天下碑烱四裔而又性好緩急人所至金湯所居鐵檻其書牘貴於陳驚坐多於劉穆之若之何易刻也先生十八舉于鄉二十一讀書中秘八十考終宮保之里居更歷　六聖人之朝而回翔秦晉豫維梁蜀吳越之地見聞廣忌諱多說部若之何輕刻也獨

是四六啓多哀而少鋭巧者續人目儁者解人頤能使祭獺之宴儒一變而爲雕龍吐鳳之才子是何庸秘之帳中乎許氏說文曰啓傳信也服虔通俗云啓官信也古者上天子稱表皇后太子稱牋諸王稱啓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沿襲唐宋以及吾明去散文用駢語獨名之曰啓而專行之于上亟尊行懿親新貴之間先生嘗云四六啓如官酒肆筵設席館飣滿前而了無補于情實余笑云宋人以告命文爲四六其言温厚而和平今人以四六啓爲告命故其言過

浮而太譽已聞高邑趙家宰痛加嚴革海内稱快而今則踵襲如故矣一啓見投攢眉應之見者置弗讀即讀弗竟也若李先生啓則不然應物隨變徵實翻空取材贍而音韻調剪綵新而志意顯盡去平頭犯尾雙聲叠韻之訛而極得串珠合璧之妙上可以塲徐庾燕許下亦不失歐蘇其四六之當行家也嗟乎使李公久在館閣誥册之文可以比隆三代代言之筆可以遠薄四夷而不幸爲忌者所裁困之外吏即四六諸啓半出已作半爲人捉刀稱盛德而道吉祥

幾於天上黃河委蛇行地猶未免千里一曲者此豈
先生磊磊落落之本願哉故前集黜不示人而身後
孤行晚出寶鏡翳塵神鈎埋土精彩聲光必有發現
於人世終不得而抹撥之也若宗衍更以尺牘說部
附麗續集中小言大言橫說竪說使海內獲見大泌
之全書而後覺乃無遺恨是在門生故吏相與合力
助成之豈必待後世之子雲哉

楊去奢脉望齋稿叙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欲人也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
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夫遊遇飲則
飲不沉湎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
生與及門弟子强半爲顯人華裾巷陌呵噤細馬訪
求揚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
一生心去奢之謂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
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
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

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去奢之春秋今之公孫劉向也俟異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遥人間春泥中看鬬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雙眼以待去奢也

黃貞父寓林集序

往貞父黃公號稱海內儒宗遠近負笈而至者綦爲相嚙絃誦相聞久皆知名取高第爲大官似與當路中分天下士而天下以詩文謁者亦祈請無虛日余訪公晛而嘆曰何致客之多也漢曹曾門徒三千人伏湛教授弟子以百數時方兵起倉卒驚擾而匡坐談說不輟經今　主聖時清何疑于貞父公登進士拜進賢令最負治辦聲徘徊金陵郎署中獨策青騾某丘某水退則堅扃牖自若而方內外徵文之牘又

至矣督學豫章日與諸文學掌故較練經史更得專力于文章其著書幾與身等名幾與代興等造物巧妬付之祝融東歸以後門人弟子訪舊拾遺於不灰之木得若干卷而先以其文行富哉言乎發皇天人古今治亂之略具矣間有獻酬羣心者世倚公一言如司命孝子不得無以子寒士不得無以士集不得無以行遠銘不得無以取徵賈不得無以通五方而走重譯故公文較多雅亦自負不輕諾而天下尋聲者寘緣實者跡數欲逃於決莽無人之墟而無可奈何嘗撫膺嘆曰今而後始知朋來之樂終不如色舉翔集之大快也林宗弘濟括而爲居簡太丘道廣反而爲獨復老筆彌健權度彌嚴演漾澄泓春容和雅吾不得而涯涘之昔揚誠齋少作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盡焚之曰今老矣未知能變否變矣未知能進否此焚後悟後語也公詩文屢變屢進大似誠齋其拂衣高卧亦相類生平强項多骨見微知著落落無用世情而今世亦不易用世即用必不能盡公六虛八面之奇惟斯文數卷皆一生精神所獨寄猶賴門生

子弟爲搜之餘燼而行之人間覺曩者致客之多公今日始得其力然則朋來果不足樂歟公有寓林集在豈復爲人强著書南屏之南且翔且集者若而年矣無溷乃公爲矣

祁夷度澹生堂全集序

士大夫讀書不難而難辭達達非易言也得之書者欲其達於口得之口者欲其達於心得之心者欲其達於文章政事得之文章政事者欲其達於子孫黎民豈以巧繪冥搜衮衮與文人相雄長而已乎如山陰夷度祁公眞可謂達也已矣公累官至大參青袍素被生平無他嗜獨嗜書其所藏幾與秦宛山等而悉以兵法部署之宴坐窓園內環書爲巢摘取何籍輒指某架某部十而不失一焉徵問故實所自出輒

指某書某卷某幾行百而不失一焉料揀貫串巍然
推東南一大儒矣初令寧國立社倉置義田而長洲
荒政役法尤著則朱子常平法富鄭公賑青州法也
自南北部出守吉安童貢男女蔽江而避水災公登
城懸賞呼營卒漁艇出之魚腹中而又給穀千百石
則汲長孺便宜法也講武宿州談笑靖煤徒之變俄
報白蓮起得無恙則趙廣漢破散法也讞蓮孽縱舍
誤辟者四十二人則于定國慮囚法也副職方籌遼
籌黔籌粵覆寢麻帥十萬餉創設標兵營卒呼而千

人卒至則漢南北軍唐府兵扇兵法也

磁州李

師以衛寧遠則劉越石勤王法也練士著十款則蘇
文忠弓箭社法也置飛籤扞盜則李兗州村置一鼓
法也懸金錢募射則老种青城澗法也凡此非公讀
書至練達通達處乎練達者識必老通達者神必活
推而及於著作直家常茶飯相似書破萬卷下筆尚
可思議耶即澹生堂詩集外集轉一語而提若河懸
卓一字而峻如山扳諷諭閑適有清明寥渺之思其
悟後洞入者則日月之必能破暗菽粟之必能養生

極深研幾時頌時偈道人家風自然處處出現矣公初有結轍社而通經學有讀史社而通史學有海門青螺南皐諸公而通理學有雲棲老人天台無盡而通禪學學問如公斯亦未可以少休乎且賦詩曰良辰不可得加餐尤努力非爲秉燭遊日夕自有職余嘗讀而悲之人生不過百歲耳必欲通天通地通人立功立言立德事事圓滿悉攢促於三萬六千日之中而冊元子不公待也柰何哉壯心未已端望後賢而世培侍御公出矣拓父書懸父像出必面友必告一言一動一發一活無不凜凜與庭訓俱當按部江南之日爲地方捍大患大蔀除大憨大役精詳痛切何啻子病而父言之及其行也老稚執香而前送者萬餘人叩闇懇留不憚走三千里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至今日始証夷度公生前學問非直見之文章政事實見之子孫黎民其辭達孰大於是若曰公卓異而不徵臺省具文武經濟才而不賜節鉞此利達之達而非公之所謂達也公以澹生堂名集意味深遠矣

雕蟲草叙

昔李鄴侯勲名已就度無可與談者則托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自首固頓于藏鉤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白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菉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

渚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其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挾魄鼓蕩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水而分兄弟長白吳鉤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鍔也東南寶炁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中三千與埋獄占鐵精爽相射不至嗟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閒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三君曰陳先生其以我是編爲譚鬼神神仙也歟哉

燈巖子詩文合刻叙

自古能言者必達達必貴立言者必老老必傳吾讀竹寓軒涌山閣兩集而嘆曰燈巖子其人乎燈巖子家柴桑讀書于廬阜之下嘗慨慕元亮樂天之爲人也今出爲嘉興李官矣何暇而能著書至是乎董仲舒曰君子愛日及時旦就業夕自省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燈巖子獨曰居官習詩文學也非藝也士大夫有意立言一矢口不敢嘵嘵一舉筆不敢草草治心養性獲上治民本之于一絲不挂而極之于

萬物同體不讀書便不得力不詩文便不讀書況司李何官死生人鬼關何事而以不文木彊者當之乎燈巖子博極羣書嶽嶽中立不詭隨傍人聲氣門戶高閑幽淡如北窻五柳先生無戲論無枝辭如遠永鍾雷說法講道于香爐峯聰明泉之下信乎能言而又能立言者也居官判妥書決讞獄用文絃而不用武絃曰武絃民畏其剛用官音而不用商音曰商音天神地祇惡其肅殺掩耳而不願聞也燈巖子文章吏治進于道矣若其綜歷庶務健于精悍年少貫穿

今古捉于專門名家文潞公晚成于太師九十之後而燈巖子脫頴發硎于理官三四十歲之初不較更奇特乎燈巖子聞而謝曰潞公歷官四聖名聞外夷余則安敢當獨其與邵堯夫布衣交甚洽得無眉道人其儔乎爲我合兩集而叙之陳子曰唯唯吾嘗喜與可畫竹竹中之左傳莊子也詩文類鍾生啖鬼擘如老蘗雷神捕龍裂如飛帛而世但以藝苑竹譜稱之不乞序于眉山兩蘇最是缺陷事余幸得冊淵集于秘閣抄本刻其集始行今燈巖子又托陳子弁之

蔺端何文氏之多異人而陳子之有宿緣也能言乎立言乎世必信予不作妄語兒卷鼻舐眼亦有文與可之廣長舌在

顧元善虎嘯軒稿叙

少年好談俠俠者識時英雄之餘吐殘瀋也吾授經於弁州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益卿一人為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省甫定浙中二變全得顧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寧遠父子節縮金錢數十萬餘蓋將大創三韓使東陲數十年無事而與朝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手南歸與故交諸父老轟飲壹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

書招余不得赴而時時從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
者先生兄事之常撫遼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
操堅不肯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
紫團參貂襜褕爲餉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内縣
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子子遜不敢當
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拜平湖令卓
異踔絕隣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搏頰質成於顧令君
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嚬軒稿示余讀之
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闕有結而元善解之則跋
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之左
挾腰右抜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如見虎而不見石
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没鏃也以元善才識膽略本之
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
盡吾元善乎方今全遼千餘里淪爲旃酪侏儒奴且
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鵡蚌而泄泄者視門庭寇
緩視門戸戰急豈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炤嘗
交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
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低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軒

稿也獨倏於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沈司空八咏序

往何山沈公剏正權瑞褫籍歸里幸值言官推轂
聖主賜環若巧宦者得之惟有刻日待遷姑學不鳴
之蟬不舞之鶴而已乃虜騎充斥冒暑兼程晚年五
六歲之小兒置之度外親製數千金之火器奏之御
前論建夷護薊鎮防流寇條陳于未曾發難之時而
畢驗於潰敗決裂之後鞠躬盡瘁如孔明先見如李
文靖吳興多相舍北就南非見非潛知止知足人龍
哉細觀箋奏無一字不從 君父起念心肝盡嘔鬚

髮欲枯而猶能旁及於八咏諸詩如此餘暇眞不知何處得來意者都城解圍陵工告竣時耶公可以詩矣郎君痘痊無毫許情事更縈懷抱間公可以詩矣公本詩人少時以春秋中解爲舉子業所掩既釋褐日與幕中賓客弟兄從子運籌當世之務又爲經濟所掩公之詩僅見之此編沉雄高邁豁達慨慷類其爲人同心同調之言惟許存憶唐司馬其他書生子墨家豈能與公爭衡於總干山立之下乎儒之未敢屬和者以此

振公竹寮草叙

昔沈休文由吳興葬父烏戍昭明就休文讀書遂建客印寺故寺之僧往往好文好詩而余聞之程尚甫振公詩最著忽一日振公扁舟過余出五言相贈焼燭撥灰破窻風雨淡如也振公嘗遊金陵天台諸名山慨然有揮手區中瞠目霄外之意中年築室水涯選禪誦其詩清眞和雅無一點俗塵酸餡氣今尚甫爲刻竹寮草是也振公每謂余曰吾詩如唐球詩瓢趙令穰畫境生平不甚遠遊故取適皆近自目前而

止余謂此正是世外人詩似解不解似有意又若無意山空無人水流花香非心跡雙清者其誰能喻之焦弱侯孝廉時得振公警句輒與定交近更爲朱司成文寧所知多箭鋒函盖之契目前詩道臺閣諱山林販學士大夫之有識者進不能操臺閣古文之權而退不屑與山林遊客爲市惟就木食澗飲中擇一二黃面老曇相與咏歌以消歲月則振公其人哉嗟乎天厨禁臠不暇飽至使溪毛野藻採摘而羞王公吾于是集可以觀世矣

吳歸二集序

吾友王幼度楚之豪士也自楚渡吳携二子自隨明經兄弟未勝冠便能出語驚父客余與玄宰董宗伯手其文大異之已歸補諸生負騰踔之譽非異書不讀非名流宿儒不與交其文嵯峨特上正如南嶽衡山摩素雲穿碧落周廻一千餘里朱陵洞天仙官玉女殆以萬計其文汪洋浩渺吐納翕張又如東南大海陰火夜燃蜃市曉結酸氣斂而榮光浮其皆極吳楚之大觀乎吳有弇州楚有雲杜相望而稱代興余

嘗遊兩公之間雲杜雅言吳欽弁州盛吹楚騷然而吳不敵楚也假有士衡士龍與莊叟屈大夫並奏吾曹將袒二陸乎抑袒南蘂離騷兩經乎吳兒之不敢望明最亦若是而已幼度宰龍門檄攝香山篆香山濱夷盤據堅城者七十餘載幼度移文毀撤之兎窟虎嵎一朝祓除于指顧談笑之頃將無明最曾參庭訓乎昔張栻幼聞忠孝之教每當魏公治兵內贊密謀外綜庶務而幕府莫知其功明最幼度之敬夫也努力經世非獨張楚亦以徵幼度後人能補之報

三開士詩叙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峰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訪因同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甲寅余聽經於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也因挈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蓮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平日與明生往來甚數而所居芜鉢紙屏荻簾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牀非瘦行則硬坐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半偈其言清微幽淡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

山非火食人可得而領畧也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閟聲息影枯如木鷄而賴有三開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多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陳山甫燃稿泊稿叙

代王長公而興者雲杜本寧李宗伯余反覆大泌山集凡文章故實皆王長公未嘗拈用而詩則精麗典切眞可與敬美相頡頏此後死之公論也宗伯自金陵賜馳傳還楚無不與閩中陳山甫先生俱山甫高雅爽豁每談次海内人物揚眉瞬目酷肖其神情而又廣記博聞號稱經笥武庫李宗伯每有咨討山甫猝問猝應無復舛訛副墨垂就必經山甫手定而後出示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之謂矣李宗伯

嘗以陳子昂陳無已叙其詩客有索視者山甫直謝曰請問之祝融矣李宗伯云幸我有批評本留篋中山甫遂遴其一二題曰燃稿燃稿之後尚有數百篇李宗伯許爲之叙而不意八十考終矣山甫榻前與之訣慟哭舍檢經紀如親喪子孫賓客皆謂宗伯生死之交無踰山甫先生者牽挽不聽歸而山甫自楚移家徙金陵簡視詩草大約從旅泊中得之題曰泊稿二稿合刻因訪眉道人於佘山曰曩時海内耆舊落落如曉月晨星碩果不食則惟子七十老人在子

盡爲我叙之余讀山甫詩其燃草以疏越暢達爲主格調高華類李宗伯泊草以鑿幽索秘破堅發奇爲主其調刻苦能自離李宗伯而別爲一家法度權衡發脉于古之作者非邇來呻吟叫號之習可夢見也自古大文人代興聲氣名士必起而應之如韓昌黎之有孟尉張司業蘇眉山之有四學士皆以科名位望相暎發揚鬱鼓鬣大昌厥辭而山甫從布衣寓公崛起海内配食於李宗伯騷壇坫楹之間是又爲難耳昔宋景文陳止齋每見舊作便欲燒棄今山甫亦

然蓋習聞師友之談論又崎嶇跋跋於著作之林不輕作亦不輕傳識法者懼信不虛也今後生朝執筆而暮即雕版膽大言放而久則未有不悔其少作者恨不見山甫以三十年李宗伯之學問淵源告之而詩道之甘苦邪正了然矣

程長文雪堂集序

往見程德懋於彭眞人坐上逡巡不獲得傾倒頃冒大雪入山來語次兄長文弟德籲淚注噓中而不能竟也長文精於易與人言禍福奇中輒棄去工琴工奕摹王大令書又工恂恂素士耳嘗於黃山觀虎鬬如狎嬰兒游王公大人之間如海鷗鳥俠腸癖性往往見之於篇章竟陵子天隨生之流哉享年僅四十有奇其弟德籲傳通經史習公車言二十有四病歿於合肥之羅漢寺兩兄弟皆短命無子僅德懋在耳

德懋扶旅櫬治丘冢手勒行狀乞碑以瘞之而至是又刻長文雪堂集必欲不朽兄若弟而後已嗟乎周公與管蔡但少草屋三間耳自來兄弟少同乳同衣被同梨栗中年離異分而爲途人戰而爲吳越此皆起於巨室豪家而必不起於草野之田畯甚矣富貴之能爲兄弟祟也德懋以窮詩人爲兄弟生死計最稱篤摯勤請宛轉而不倦古之義士也余故憐而序之

錢象先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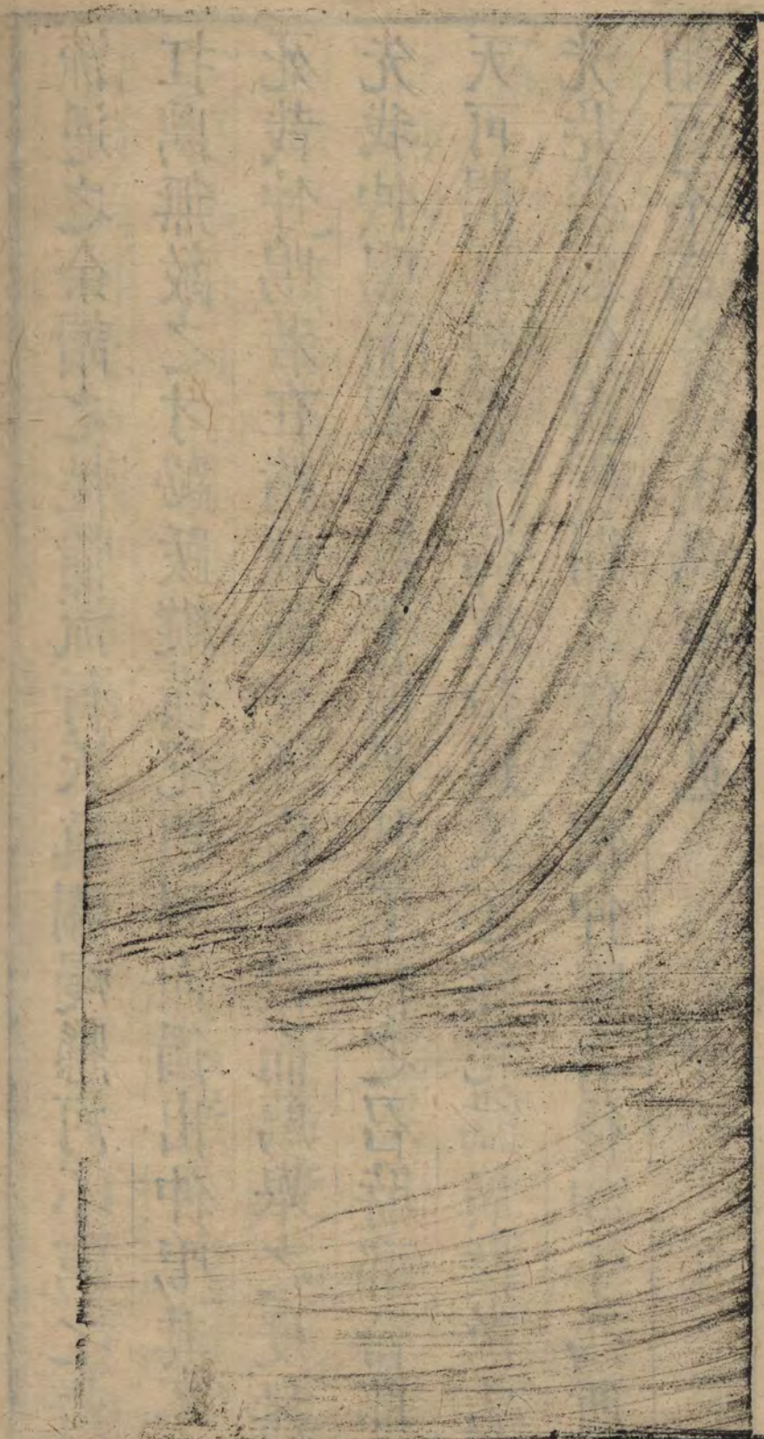
余猶記父老談及先輩皆閉關隱憂几身不出吳市而海內士大夫停驂駐轍徘回瞻禮于其廬有反顧而不忍舍者獨文采翰墨哉其深沉好古老而不衰眞有使人意消處耳三十年以來雅道落落巷中擁車騎數輛座上賓通人書數十函便稱名士門類賈胡集同仕籍又何暇倚胡床丗眠飽嚼飽讀古人萬籤書耶象先不輕游游必傾動一方退而見之撰述其記可以詩其詩可以史古膽俠腸囊括不露一切文

士恢踈傲岸之色鋤治殆盡卽九年壁僧三月廟婦無以過也至於登壇握麈卽席分觚輒能立賦萬言受敵八面其長者走風盪雲短者秀餐翠滴百谷老人讀之幾欲效君苗之焚與魏夫人之泣則他又何論哉目前諸子自不得不以此道歸君君負奇才又能爲子長太白之奇游沉冥洗祭未見其止異日名山之藏當有更進此者請時授一編爲余閉關隱几之助何如

陸仲鳴吉光集叙

往瑯琊兄弟稱廣大教化主太原父子稱清淨教化主海内名流以不與王謝之遊爲可耻而皆欣賞孟祥仲鳴云仲鳴落筆采采加霞綺雲鮮王文肅常批其牘後云舍仲醇閑仲及兒衡外有如此大圈大點者乎今且及于仲鳴矣仲鳴出試輒冠軍自州郡以及采風學使者咄咄以國士目之而仲鳴益自負視一第直褫衣解帶耳公車業外旁喜爲古文詩歌舞槃巒弧當吾曹軍鼓之下食餼既久入對大廷太史

曾商雲擢其卷第一不敢以北面禮緬之相與定交爲兄弟未登博士席而先裹章服歸與州大夫薦紳相抗禮識者曰是如公孫弘高適晚達達則且入爲蘭臺石渠大儒寧似神鷹戀韝天馬戀棧飽苜蓿饌而已乎壯志勃勃擬從長安遊忽寢疾竟不起彌留時撫牀嘆曰先君老明經蹇躓亦若此矣吾復何恨顧京兒無斷書種無窰家聲無使篋中吉光集付之蠹腹蛛絲而吾目瞑矣子馮事母孝拮据於內閫外侮間調御熨帖始搜討詩文得什一于千百梓傳而流通之余讀之性情流行天眞爛熳懸河不窮之辨扛鼎無敵之才跼跅縱橫絕四隅而獨出仲鳴其不死哉仲鳴若在精魄强交遊廣推轂而薦舉之度無先我仲鳴而詎意數年前早赴玉樓之召時耶命耶天可問耶猶喜子馮收拾遺文不遂化爲廣陵散吉光片裘儼然與雲間二俊爭價仲鳴有後如子馮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也



沈麟系選丙辰水鏡篇叙

丙辰二十房選者無慮數十家獨婁江沈麟系選本最爲精核屬沈復甫問名陳子陳子曰諸公皆命世大賢其文率從眞精神微細流注而出其座師又以天耳賞之以道眼別之似無容更加揀擇而學者若于篇帙繁浩未覩大全于是始有選選文如選人要以水鏡爲主器使欲圓通甄拔欲精特品題欲清審雖書生七寸之管儼然山公啓事也山濤居選十年帝之所用武非首舉衆人猶以爲言其後山簡繼濤

領吏曹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朝論服之文至二十房而聖賢豪傑之路廣矣獨恨丙辰一科羣龍無首自麟系拈出俱屬眞龍始信夫人而可爲首也耋不快哉麟系尊人曰峯先生嘗爲文選郎號稱名吏部今麟系少孤好古能文章每一房稿出輒搆置几案間動靜諷咏細加丹鉛惟恐有失才之嘆甚矣其似曰峯先生矣唐天寶間改吏部爲文部麟系沈氏之出簡也是選成請題曰文部水鏡何如

覺巖詩叙

今方以內獨浮屠氏無累然有四種相好竪梵刹以土木作功德此僧而工者也販酒賣漿僧而商者也火耕刀種僧而農者也手不停披口不絕吟僧而儒者也僧而儒者吾社中有秋潭念空蓮儒慧解蕉幻超然而周公美時爲余稱覺岩上人不置已舞棹訪余白石村出其詩讀之虛和玄淡多近自然凡時流餖飣之集與衲子蔬笋之氣洗汰都盡矣所居爲平望四面皆空水菰蘆鳧鷖與烟上下寺前卽鶯脰湖

玄眞子張志和釣魚處也余時時訪其故蹟不可得異日以舴艋載公美挂帆於花香水白之間與覺公賡相唱和玄眞子可以呼而出矣

顧亭之文稿叙

延陵季子之鄉涇陽先生以文章節義理學震天下賓客罕通門庭蕭蔺日手一編課子耳仲秋談齋頭出長公亭之見余望之温然吉德君子也已讀其薛荔齋新稿如段太尉折衝兵間不復知爲儒者如廬山康王谷聞數十萬軍不復知爲瀑布水聲也亭之胸中貯萬卷書筆下具八面才其精神足雄長一世顧退而沐浴父師之教密心踵息迸發於文章孔叢子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子瞻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

動靜即精神也亭之文變化曲折動靜以時而精神畢露推而入道不爲豪杰聖賢吾不復相士矣客曰亭之文精神注射人而猶伏雌者何也余曰不聞李伯時畫乎伯時作李將軍奪胡兒馬挾馬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注度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若悟此畫格便知應弦之妙方在亭之手中今引滿直未發發則飲羽石虎且不難難一騎哉他日拾高第推詞場中飛將軍者必亭之也請序其文以爲左券

穆上人詩叙

人間最清者惟僧與鶴耳鶴不得不唳則僧不得不吟此皆發自天籟而唐人乃以解舞爲卑苦吟爲俗蓋拘奇之論也穆公栖南屏山下其踪跡皆入樵牧不經猿鳥不到處多經年少旬月與盡而歸巾舄冉冉尚有雲氣其詩孤秀而一清則決不可及如秋江霜日鶴鳴九皐而絲竹之聲一時頓廢矣大抵詩僧有二倣寒山則落于歌偈評唱倣貫休則落于投謁攀緣二道已絕則詩格高穆公蓋其人乎余山有梅

無鶴今得穆公詩向梅花間一歌一唱吾家童子正不必籠鶴入山矣

杖頭小卷叙

詩衲惟公自匡廬策杖訪陳子於白石山山中梅花如霰酷香撩人惟公逗花下不忍歸而陳子讀其小卷詩甚樂曰他不足以擬之唐人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其惟公之詩品乎宋九僧詩秀句迸出載方氏健髓而全集不獲見獨唐之清晝靈澈于頔劉夢得叙而傳之而其詩始聞於後世學道之人不喜走名而大人先生之能文好事者必欲長其聲價而後已今諸君子于惟公詩亦然孤梅冷艷何意

求聞而蜂蝶先覺之吾曹鼻觀寧出渠下此惟公小卷之所由刻也夫花彌香謝彌速唯公香句已落人間尚進而求之括囊杜德機枝頭有舌不能無詩枝頭有眼不復與人輕言詩姑以小卷拈示之何如

崔徵仲秋谷集敘

崔大夫徵仲未歸思遁曰秋谷未六十署老曰西叟西叟無對正堪對東坡耳大夫令崇仁嘛強不肯作逆祠詩權璫大恨削籍逮繫幾斃老魅之腹士民哭而隨之大夫豪吟自若既而　烏號上升鴻弋何慕大夫自是眞爲谷中主人矣越兩年言者薦起理兩浙鹽策蹇蘇堤顧影自嘆眉道人曰甚矣大夫之巧類東坡也第東坡之遭際有差遜大夫者三東坡謫瘴鄉僅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買地築室鄉人奮

士運覺以助之而崔大夫饒有秋谷之勝東坡似弗若也東坡攜幼子過渡海諸子不克隨大夫季子從八歲能屬文十三能賦詩詩有長吉溫李之風父子團圞更相倡和東坡似弗若也東坡貧不能返蜀其詩云有田不歸如江水崔氏兄弟預買秋谷以待大夫之退老古松卓壁飛瀑長溪種種人外之奇勝皆在大夫籬落中進退綽然又在大夫掌握中東坡似弗若也其巧相類者兩先生以詩得祟同意外得生同賜之西湖長同詩仙同風流節義威武不能屈同有德于武林家寫畫像飲食必祝無所往而不同豈西叟即東坡後身乎自今以往品題咏歌度且倍是請續秋谷集而流通之與蘇公並傳焉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集敘

趙文毅集敘　徐使君紫雲亭詩敘

鴈峰山人遺稿敘　吳幼民交綏集敘

聽竹樓詩集敘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敘

霜鏡集敘　貢二山斗酒堂詩集敘

陳季方嘯閣詩敘　杜司空春星堂存稿敘

方士心庶陶軒詩敘　張侗初寶日堂文稿敘

沈雨若詩稿敘　楊玄藜詩集敘

曹允大詩敘　秦仲一鳴籟集敘
戴士毅漫遊草敘　沈友夔雪初堂稿敘
秋眺秋遊總敘　湯伯衡石礪集敘
巢阿子半畝亭彙稿敘
朱滄起詩敘　顧嘿孫閒遊草敘
陳渭潢文似堂詩稿敘　涂子期一杯水敘
易仲宣金陵草敘

門人陸慶紹
孟聞甫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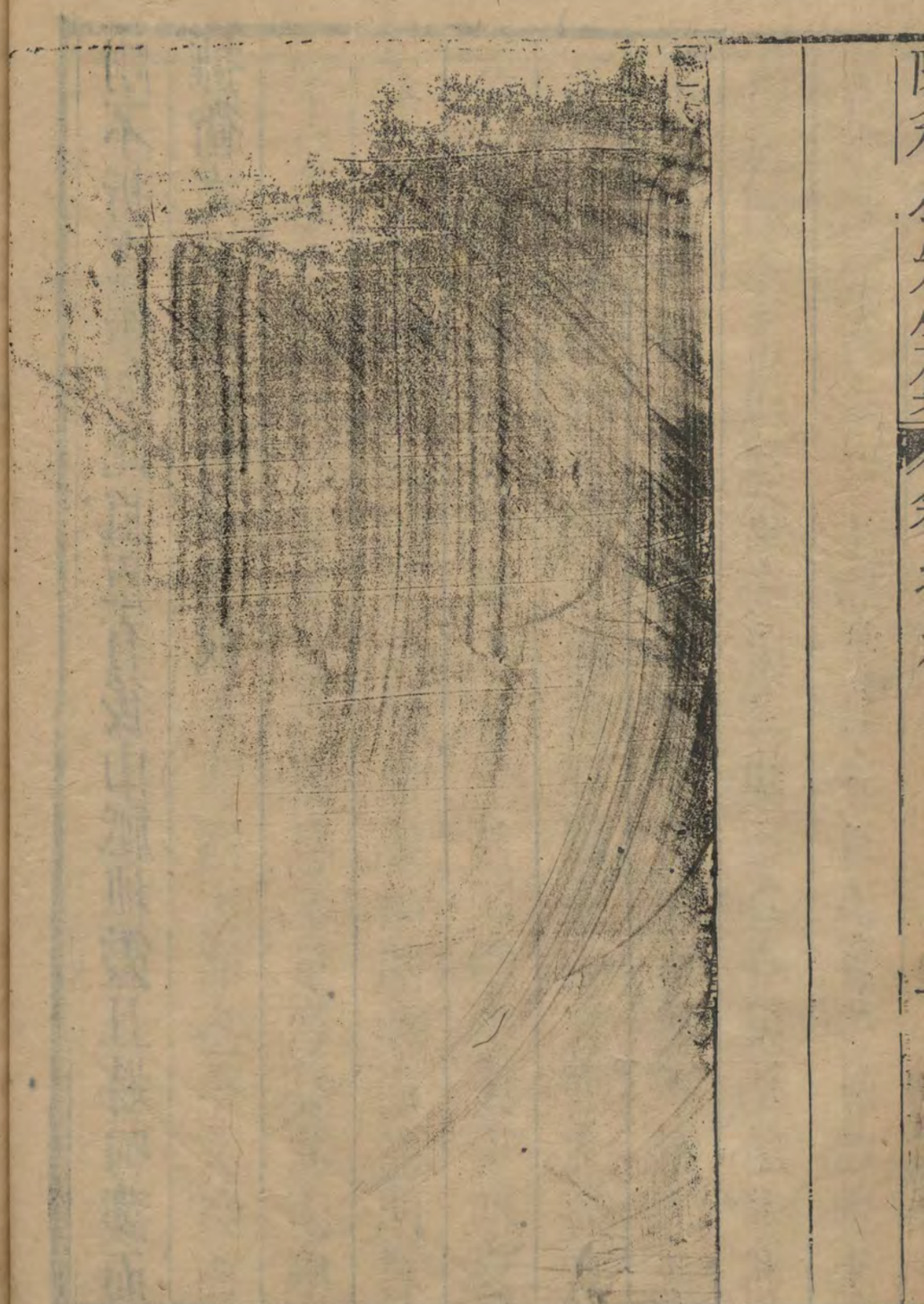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奭父全纂

趙文毅集敘

孟氏之願學孔子也從何而入從狂狷始也狂狷從剛大始也晚世以圓融爲學問以遊移遷就爲事功此非易之比而詩之詭隨乎嘗熟趙文毅公張江陵

所造士也江陵不奔喪公與同館吳復菴論劾之傳
旨杖闕下命懸呼吸豈博名高直恨江陵不子一
而紛紛具疏請罷者其不子幾且百公首倡而鄒而
沈而艾繼之天下號爲五君子猶有數伺其動靜密
贊于江陵之門者而公謝客讀書爲詩文自若也江
陵敗　環召公還朝而公高臥未肯起即强起危言
危行自若也或勸公姑委蛇以柔人心旦暮取卿相
如反覆左右手公笑曰而視趙汝師豈三公可嚇者
耶爾時朝野所最重若升　儲若策虜若救荒若江
南賦煩役重公挺然與當路慷慨論列而分別人才
之眞僞好醜尤斷斷乎不少假借僉人從中簸之勢
難强合請南五年乞歸者七立朝堂堂直置枚卜于
度外即黃紙盡處少押數字安所置重輕于公哉平
生流涕策等身書不及試之生前而身後四十年始
刻之家塾讀者嘆其有卓識有英藻有正骨有辣手
如黃河之翕張排蕩而無反勢如雷霆之抨擊震撼
而無還聲豈肯留纖毫隱忍于喉嗉而蟠結于胸次
者乎惡圓惡曲類元次山公是先生公非先生生類劉

貢父馳騁古今筆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似與李伯紀陳仝甫竝駈爭先他莫敢望也今天下僞中行不能救世惟狂狷乃能救世有罡氣河岳可乘之而載有罡風神仙可御之而行有剛大之文使人覺名位可輕而人紀天嘗必不可一日不撐拄天下如趙文敎公此集是也老氏齒剛舌柔漸開鄉愿法門蘇子云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乃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今文敎公子孫皆挺潔不苟合以文章吏治有聞於當時葢太剛不折之報如此直臣有後山祇地靈且將呵護而擁衛之況區區科第乎哉



徐使君紫雲亭詩序

青谿徐使君秋日屏騶騎訪余山中無一語及俗而談秘甚雋永余曰古人詩文皆有首尾而離騷南華獨不然此哀樂過人笑啼無端者也語未竟而使君止之曰唯唯吾昔學琴而未解譜嘗中夜徙倚空庭中聞隔垣老嫗有哭子者忽高忽下忽彼忽此忽有義味忽無義味而不覺悽然悟曰此即琴譜也因琴悟詩因詩而悟離騷南華老杜之言皆類是是說也吾懷之胷中十餘年而鮮有合者不意乃得之子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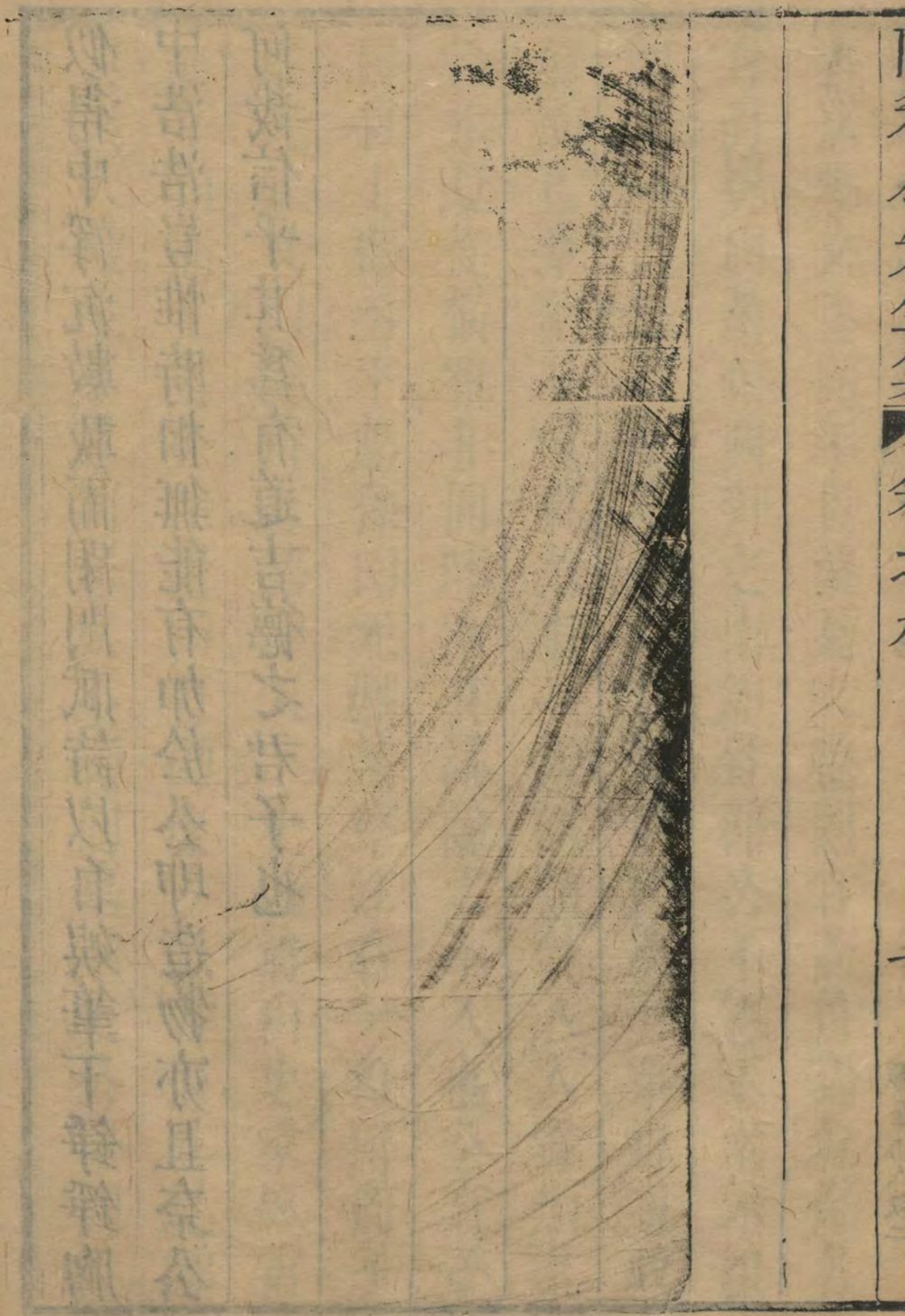
君別去出詩草寄余余讀之嘆曰深造哉此悟後詩也使君秀傑之氣摩戛雲霄疏越之音振動金石凡具耳目者誰不聞且見之獨其匠心必肖取姿必妍寫物必生排勢必動非直讀者不知即作者之時亦不知其冥搜立詣一至于此迨詩成而付之一唱三嘆之餘然後覺詩有意中語同賞者有意中人而其探珠于象罔得子于虎穴終不能拈與賞音者道即道亦不解也葢詩道至此而精微極矣人能識大地盡是悟門方解讀莊騷讀莊騷方解讀老杜讀老杜方解讀徐使君詩使君曰審若是盡不一言以和我余曰和不如解使君曰解不如悟

鴈峯山人遺稿序

史子虛先生攜鴈峯山人稿見示公名立模字貴宏正德辛未進士也授兵科給事中歷惠州守先謫通州判疏論養馬之弊甚晰歲旱苦蝗公下令以米一斗易蝗一升蝗不能爲災郡乘中失載其事但載與張夏兩相國異同耳人生五嘗之性用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則縱橫矣張夏徒手取卿相而智術近類之當大禮昌言之時雖有彊項者心知其非是而猶佯相附和挺險走捷取大官獨史公與

永嘉張文忠同年貴溪夏文愍同官而持論侃侃各自有異同兩相國卿之出知外郡公不怨不尤不翹翹爲名高撮徒樹黨以待其弊惟絶無一字自通政府而已今讀其遺稿清眞高素詩類其人人亦類其詩張夏從橫雅非同味宏其議論之不入也公有子曰自上郡丞平陽孫曰元熙按察江右一再傳而子虛先生又以德行言語妙天下史氏清白吏家風直超宰相而上之矣往崑山有御史方鳳者恨其兄鵬與議大禮生不肯同居死不願同墓惟史公學問較

似得中浮沉數載而閉門賦詩以自娛筆下錚錚胸中浩浩豈惟時相無能有加於公即造物亦且奈公何哉信乎其爲有道吉德之君子也



吳幼民敘

吳公司理毘陵追呼絶響繫縲絶跡程督軍民漕無譁無梗無後時而直指按部他方郡邑則又倚公若左右手靡牘不親靡成不聽何暇而有交綏集者何陳子曰公之深造於詩若文也非今日始也少從石齋黃太史遊上昭上回下昭下回諸篇非漢魏乎土龍聯句非韓孟乎歌行非杜乎其他倡和投贈往往皆因時有感而作毘陵君子多儒者小民習斬馘射虎之風而剽悍不可使公調御苦心哉故有詩金焦

鐵甕大江湯湯故有詩登虞山以招虞仲登君山以招春申君故有詩婁之琊琊廣大教化主也太原清淨教化主也典型未遠先進可思故有詩彈丸峯洲有二老人徃來此中公倡而屬和焉故有詩讀公詩者謂其馳騁而多奇剪裁而駢麗抽思新而轉新轉熨帖拈韻險而愈險愈渾融其吳季子之審樂而吳起之用兵如神乎陳子曰公故從讀書博洽中來也昔開元十三年漳晉亭山朔旦出祥雲彌亘百里竟月方息宋奉議郎吳與讀書山中登元豐五年進士

鄭樵云古今書籍有唐宋未嘗見而獨見于漳州吳氏可權之家今幼民吳公非其苗裔耶若使召入木天非特詩文無對耶其武庫經笥且可以補石室蘭臺中秘中之闕求眞學士于目前舍交綏集奚適矣

聽竹樓詩集序

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其後退老頽上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于世也此脉傳之東坡故朝得一士朝以告人暮得一士暮以告人甚則驛樓旗亭之壁忽見佳句則吟詠而物色之皇皇然如有求而弗獲者此意寂寥久矣獨我李君實好士猶有歐蘇之風如拈出晚花偏妮蝶新笋正饒人則蒯周生詩也白雲滃面來小鹿向我頑則錢而敕詩也如此詩句兩君集中不勝記獨

其避世闔闇中洗耳聽竹不聽市聲故市人少知之者而叔祥君實往往稱道錢君爲入室弟子嗟乎東皐子逸修文地下布衣之權不尊布衣之詩不張賴有錢君輩吹火傳薪以綿雅道于絶續之時今其詩具在請無刻之竹上而刻行于人間雖無歐蘇猶傳也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序

蘇文忠云仁宗朝有十三楊數其前三人凡三十有九不至公卿者僅五人而已萬曆甲辰之楊琨皐楊公魁兩元海内想望其枚卜而位不登上衮年不躋上壽徃徃致疑于人理歸責于造化將無蘇文忠之議論果未足信歟抑亦時異勢殊前無推歟

項　皇上特敘公舊勞　贈少詹　賜祭葬綰髮孤孫齒于胄子　聖天子恩至渥矣宋人閱甲晉公孤者獨王呂不媿科名其他或化爲飄風冷烟或散爲

飛蓬敗鞴兒童故老懵不能道名位里居者何限而
王龜齡張子韶文文山人品才華亘古今烜赫如故
然龜齡子韶以禪爲詩文山以流離顛沛爲詩使人
憤使人怖使人掩卷不忍讀讀不忍竟公當　神祖
壽考作人之時四方靜于安孟士大夫耻談兵材官
良家子亦未有舞劒弄槊介馳爲而馳者朝廷但紗
選宿學巨儒入侍　光考公等荷橐簪筆于鸞坡虎
觀之間退而賦詩以咏歌至治金石俱鏗廉肉相準
公亦不自覺其和雅臨深一至于此此皆時爲之亦

公遭際然也往吾友唐元徵謂余云　皇上深居法
宮數歲不朝祭肇上諸君子裘馬休休美食甘臥惟
吾輩講臣聞雞鳴盥櫛亟趨建章門供奉　東朝每遇
雪虐風饕凍齒嗑擊暑雨驟漲馬踣泥淖中病不敢
賜沐勞不敢乞假執掌憔悴視封疆外吏勞且百焉
余曰如公云講官殆無殘隙餘晷而吾讀琨阜楊公
詩字鍛句練思路微紀律整無一語旁綴輕放者何
以故元徵曰初楊君帖括之暇喜攻風騷駕輕就熟
神調筆暢非入木天時始造次學有韻語也子直染

其禁錮之一倪耳元徵公座師唐宗伯也屈指此言相去不二十年　光考纂服購求遺簪故劒思得講幄舊臣而召用之元徵騎箕公亦遊岱當時如霆如雷朝野稱第一等人物無復在　帝左右者幸詩之一百四十篇在若夫廷對類董生典試類歐陽橫經竭沃心之忠掌制得代言之體非久將懋國門不令此詩孤行而已也

霜鏡集序

余與董玄宰論書法合古易離古難去歲寄書云近見英光帖有米南宮數字六歲學書人云似李邕心惡之遂改其法今老矣無復長進可爲嘆息米老之意恨未離古人轍跡也夫天地不化則不造日月不往則不來人品學問若爲舊習氣狹見聞所攝如顧巢鳥但戀本村上水舡仍泊故處曷足奇乎頃陸敬身先生書來亦曰吾詩得二千有奇研摩古人故非一種始求其合今求其離旨哉斯言洞入悟門矣陸

氏多纓綏勳名風節烜赫朝野間而敬身先生後出精琢今古文旁窮韻語爲僧杲緯眞諸君子所弘讚咸謂服膺儒術非禮不動類陸士衡淸正有才理持論過之類陸士龍若其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使之發奇馳雋于天府之上即君家大司寇黃門衣鉢豈異人任哉數奇不耦輒以磊砢孤秀之韻發現于詠遊如竹西台宕諸詩錦人機錦玉人攻玉無不與晉魏六朝三唐合矣頃入西淸聞雞策馬從丞相入直承明廬規獻忠益或潦透袒衣或雪埋屐齒匍匐焦勞無暇問休沐而猶俯仰自如細嚼微吟推敲詩句不去口所謂性能而好之者也遊倦乞歸丞相以下堅留之不聽家在監湖間集題霜鏡取靑蓮句也賀季眞八十六矣始乞爲道士先生未老而隱情彌銳詩法彌嚴吾讀其閣直及早朝詩沉寃高寄豈一日而忘止足之始願哉塵視浮榮故精神淸且明孩視流輩故氣骨孤且秀以家嘗茶飯視舊見舊聞故煎洗淘鎔無五丁鑿山之跡而有神仙伐毛洗髓之奇此識者所以回環諷味而不容自已也昏米南宮初

師北海再舍而師魯公又再舍而師凝式日新月異雖蘇黃不敢抗行笞取合古爲玅今取離古爲神此米南宮之書法即敬身先生之詩法也有苦心悟入此道者方許出霜鏡集授之

貢二山斗酒堂詩集敘

公自公車時即好爲有韻語所至品題投贈佳句淋漓往往四坐驚千人廢而絶不以才氣籠罩曹耦間及宰東陽簿書多暇嘯歌自如幾類縣官無一事翛蝶飛上堦者卓異之牘積滿公車竟補入白雲司讞遼帥鞠遼俘感慨傷懷其詩類少陵詩史若行部閩中噉荔枝飲建陽醴酪看大小珠簾便欲與武夷君騎鯉飛去種種詩篇不彫琢而工巧出不排蕩而遽漪生不穿穴異文蒐獵奥義而高閒恬潔居然侶其

爲人豈目前子墨家能望其涯涘哉生平無他嗜每遇韻人佳山水興到輒遊遊輒飲飲輒吟矢口而出醮筆而書水泉沸湧髣髴交馳半見于僧寮驛舍及碧紗白練之間而侍史藏之漸且成帙今士大夫所傳誦斗酒堂詩是也余老矣自比都散漢願逃于醉鄉而量不敵中下户嘗與公觴郁先生君山別墅皆未勝一蕉葉而公以此名其堂者何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直以寄其雄豪中之眞率而已移節武林其詩更得湖山之助遠近望見公者以爲樂天

子瞻復出而吏治文采亦似之夫公與蘇白果酒人也乎哉

陳季方嘯閣詩敘

長水陳子時稱拈花居士稱蔌菴歡喜者又稱季方所著有鍛齋集又代婢僕詩有情生傳奇又有嘯閣詩盖秀州才人也秀州多祉如曰鴛曰淡曰嚶曰茗酒曰詠花曰傳卮所集皆名雋勝流而皆遜服季方不去口眉道人讀其著作而嘆曰國家設制科以收天下士豈在凡人要欲得人中龍耳龍不衆行不羣處非水莫能蟠非尺木莫能升非火莫能變非風雨電霆莫能鼓舞騰擲而總攝於舉子業是也以此豢

龍就我食以此擾龍從我馴才情如陳季方而困於
衡文使者揚鬐鼓鬣而不得進則橫溢而爲小品傳
奇其勢無足怪者啸閣之詩鬱鬱葱葱皆珠藏中之
如意寶也若使衡文使君能識陳季方或如婆羅僧
咒水置之鉢或如西域道士禹步吹炁置之鉼雲行
雨施禳災救曠何所不自得而忍令迸爲散作破山
石攪江海拋撒大珠雜珠于虛空中如驟雨相似豈
不惜哉季方曰人不見塵魚不見水龍不見石我亦
不見詩歌小品傳奇舉子業有種種分別相也僕似
曉龍非久有牽我鞭我而出者忽一日霖雨天下不
過馬鬃上一滴許耳子無怖

杜司空春星堂存稿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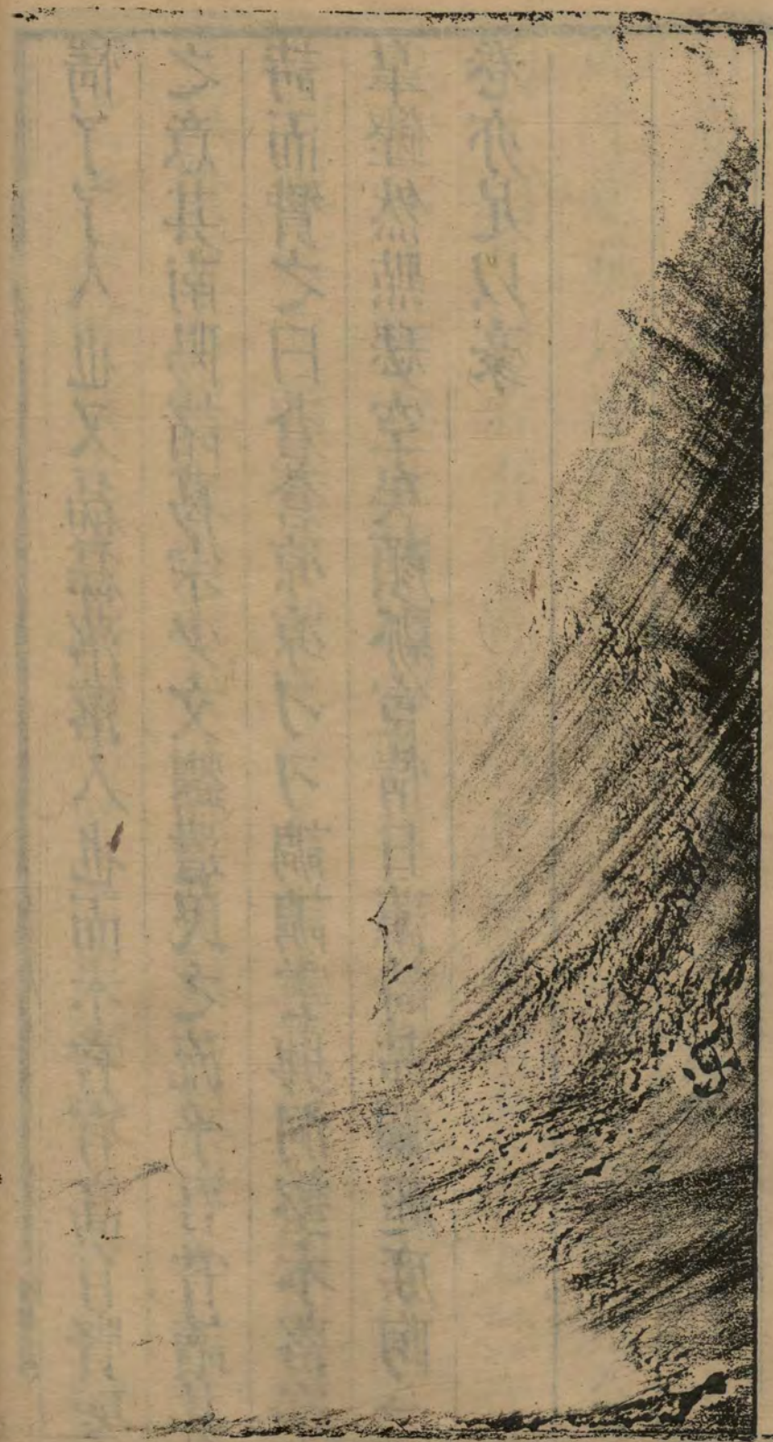
王元美先生云詩至明興始埒唐響唐所從入杜少陵爲祖樊川次之聲調可學氣不可學也以氣論詩沛然而江湖流勃然而若草木之怒生風霆之怒號直取其粗悍拘硬者以壓倒一世耳豈詩之正音乎今讀大司空完三杜公集而知其詩與人合也公家世耕讀有寶田杜氏遺風通籍三十餘載歷歷四朝累官至大司空門無雜賓手不釋卷入其庭惟聞機杼絃誦聲蕭閒恬素而性實安之非有分毫矯餙

也公喜著述而鞅掌公事不敢躬皇甫書淫平生最負山水癖猶恐勤父老壺漿不敢効靈運鑿山開道披圖以代臥遊拄笏而朝以代登山作賦即軺車所及非奉　使享神祭嶽之章則春秋卿大夫稱志之遺意獨其宦南都頗久某丘某水悉收之賀囊球瓢中而未嘗染六代之綺靡以傷三百篇之氣骨不空設一字亦不爲俗子輕拈一題其微言似教似諫其精詣可味可傳而惜乎强半燼于祝融可嘆也彼子墨家强排諸體以開卷帙之浩繁獺祭已殘貂續何

方士心庶陶軒詩敘

去冬陳子臥山中有客至屏騶從村落間堅坐待余起則南陽士心方公也肅之入意色閒野飴以蔬笋之饌許日清言幾無主客禮公之祖司空新渠先生當嘉靖乙丑宰江都徵入銓曹推轂徐子與王敬美歐楨伯張肖甫耿楚侗皆起爲名臣林居與王孫孔炎子厚輩相倡和號稱宛中四瑞弇州公嘗敘其集而傳之有子嗣響曰元順公文太青推爲中州才子第一猶困諸生今士心戊辰舉南宮元順差爲之吐氣

而公自視嘗飲然謝庭常縣大夫不就就吾郡一冷博士而已弟子員傾心師匠版其詩以行公笑謂余曰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畧中原今方生何若桓貞人九年蓬跣以事弘景太白星三載掃除以事講師今門下諸生何若吾直寄徑於此以爲讀書取士之資豈好爲人師哉余曰旃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公雖無求於人而人多挹注於公蹯輕風飡至言恨得公晚矣公鮮食寡欲而神甚恬清和之性脉脉嘆人而操咖纏甚謹博綜朝典靜參物情了了人也又磊磊落落人也而未嘗有高自賢聖之意其南陽諸葛宗少文劉遺民之流乎吾嘗讀其詩而贊之曰蒼蒼凉凉刁刁調調雲興洞壑木落亭皐鏗然點瑟空矣顏歜宦情日薄詩品彌超庭陶一卷亦足以豪



張侗初寶日堂文稿敘

張宮諭侗初自都門時時郵著述寄余及是又得寶日堂文稿使加品題余問曰史氏傖直承明之廬授簡抽毫度且盈笥累軸而寥寥文不滿百者何也公曰吾嘗慕古有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而恐以疆直賈怨又不欲爲無口碑無字碑則請堅文章之戒自不苟合始間有難却姑借意命詞以附於詩人托諷之旨止此矣余笑曰公惟不苟合故止此昔張無垢與黃元功善一日元功過之喑不吐一詞若有不相

悅者無垢避席前曰先生無恙而若有憂色何也元功曰我何憂哉吾聞子一事爲汝憂耳無垢驚起曰何事元功曰某文字公豈當作耶無垢曰實否否元功曰如是則吾心無憂矣遂大笑而別韓平原以園記屬楊誠齋誠齋辭臥家者數十年而放翁應命爲之說者謂名太重才太高不免爲有力者牢籠之而去蓋作文之關係如此每念之使人毛骨悚然今宮諭言語妙天下天下謁文者門無虛日而能卓然與世不苟合即欲徵其輩上墓中之諛詞百而不得一也立品轉峻下筆轉嚴法度轉潔光燄轉新而篇章亦轉少此何必多妙在精而可傳耳其文之丹耶其人有丹不輕試文人有丹不輕作此詞林中之楊誠齋張無垢也故諾而敘之

沈雨若詩稿序

余十月入虞山雨絲絲垂干草枯石滑兩僧掖余入舟不見醉霜紅葉又不見雨若沈郎徒虛行耳朱伯還歸攜雨若詩奏予新警雋爽別成一家言出之以流便詰之以自然使香山竈干婦聽之亦易解使長吉玉川聽之則又驚怖其言而不易敵蓋于此道有巨眼有深心有强項有包身之膽凡世所謂兩京六朝三唐皆吐而棄之而耳食者至相詫爲何語夫雨若非不能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昔唐文皇以褚

帖賜歐虞褚薛各臨一本而絕與蘭亭不相類若使
毫髮酷肖終落右軍以下第二人故曰學我者拙似
我者死此非獨爲學書言也即詩亦然近者石公氏
之言出海內爭艷傳之置李杜于度外不知元白與
蕪黃業已一變再變矣大丈夫顧盼詞場如鵰撲鴉
羣獅游象窟豈能復向爺人牙後飽塵飯塗羨哉知
此而可以讀雨若詩矣

楊玄藜詩集序

玄藜楊使君以才子爲眞官以文人爲循吏蒿心民
隱力捍金堤退食之餘釜中塵滿獨於馬蹄間作驟
鬱想於呑氷咀雪時作含宮嚼徵想嘗讀其河朔諸
篇約句準篇亦復有瞠目九霄遊神八極之想部伍
森嚴出沒多變則繇其胸中夙具數萬卷書在耳自
來鄴下才名古今特盛橫戈草檄顧盼甚雄銅臺剩
土皆滴古香雒水逝波猶停妖豔岑牟撾鼓之吏床
下捉刀之人巾角拂碁簇竿舞劍其精魂才調至今

猶生驟而遭之使人惝怳流連不能自主公懷古而不爲古所役涉奇而不爲奇所勝長嘯蘇門之嶺靜觀安樂之窩說者謂河朔諸君子後文人頂上一種蒙氣未開今得公而始豁然矣谷柳河東之在愚谿自以爲當夷獠窮鄉雖登臨縱目獨語獨詬不禁牢落元次山意致雖遠然托名漫郎聲叟磊砢蕭瑟之意未盡銷融孰若公日行坦途日拈夷韵變醨養瘠前衡後鑾手柁看山馬頭續夢比之古人謫宦者所得不既饒乎往鄴中求得秦璽光長竟天非獨　聖主太平之徵亦繫學士大夫文明炟赫之象今使君文印在手頗倒如意發爲詩歌輶軒使者采詩貢俗于中州玄黓君光燄亦不可磨滅矣

曹允大詩敘

往從王弇州論詩曰詩韻語也當從聲調始聲調從高葊始余曰以聲調求詩如葊巖和尚幽州誦經合城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藥山見月大笑笑聲應澧陽九十里外詩耶非詩耶弇州曰若是是畢世而詩人不遇也吾以爲詩不難難在高葊中有和平風韻耳允大曹太史當孝廉時克意好脩博綜古今大經術而于風雅則醞釀實深澄汰最久早稱此道先覺矣已舉南宮第一人海內額手相慶想望其有韻之語

尚秘枕中不數數見也兄大事太夫人至孝鬚眉軒軒猶效乳下兒遷延不肯就官負曠世才獨苦應酬無情之作即有同志如逸少之于楊許元亮之于宗雷其次惟眉山老居士似堪手挽肩隨于吟社中耳兄大詩以太羨玄酒爲清眞以慶雲醴泉爲祥瑞以眼前語寫意中事意中人讀之若流便調利使人不覺不知而怪怪奇奇雖得于虎穴探珠于龍頷其苦心亦不過此三年伐毛五年洗髓凡幾變矣絢爛極而自然之風韻生矣伐木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齊已聽琴詩云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和平之極可以格鬼神平天下則兄大執此以往其見于高文大册而發于盛德大業如江如河如雷如霆如大將指麾數百萬之兵一呼而習麾下當以至人圓通論不當以華嚴藥山聲聞禪論也

秦仲一鳴籟集敘

眉道人與潘無隱孫清徵蓮公夜半坐金山後拈句云江平秋萬里山靜月三更彷彿寒烟外瓜州有鴈聲蓋寔境也明日檝師迎謂曰喜昨夜江聲甚靜余笑曰余所恨正在此若風怒飛浪怒生兩物怒號僕得憑几而觀之命數十年松葉酒唱大江東去亦是快事無隱曰此天地籟也何如人籟則請讀秦仲一詩刁刁刀刀不啻奏琅球而寫絲竹也蓋衆竅和八音備矣咎劉長卿自號五言長城秦公緒以偏師攻

之子瞻往來京口秦少游自高郵來相與倡和詩若詞甚麗而奇仲一公緒少游之流也幸而遇當如子瞻之薦少游不幸不逢年則倣公緒結廬大松間穴石爲硯証老子而以其間賦詩以自樂不可謂秦無人也第不知誰當仲一之偏師者請以問之無隱

戴士毅漫游草敘

晉人不必詩其清言皆詩也唐人不必清言其詩皆清言也二者如神仙然骨濁胎濁無爲問此道矣吾于詩得汪君希伯又因希伯轉得戴君士毅士毅族多素封皆裘裝客游士毅常寄船上得觀佳山水搜其橐惟詩句與烟雲耳與之談竟日伺一妄語不可得而詩道瀟發乃如是信乎詩人之能言者也昔張旭草書大醉始奇管公明欲與單子春談胆未堅剛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是皆有所藉也夫有所

藉而後起則天眞必不全王逸少之書李太白之詩當無此事士毅詩人也其清本於性生故幽姿孤韻翛然出于今時作者之表此晉唐風骨合置之黃山温泉朱砂間乾坤范蠡舟恐不足以勝士毅矣

沈友夔雪初堂稿序

往余九峯有樵扉三泖有漁舍獨乘橛頭舫往來閘沈友夔名而不敢叩此君方閉户綜公車言無以鐵笛聲攪之客曰君未見其詩若詞耶已讀雪初堂稿或如月痕孤秀石氣清寒或如入雒陽看花局遇養花天亭榭池臺微雨輕風無所不快意或如深山道士茹草飡芝高扇道風浩然冥寄或如百尺樓上人音調英鏗劒客鐵小兒一時杜口或如麗辭艷句偶落旗亭吟者題之團扇裙帶間索見不得索效不得

然未知友夔故才子又是有戒行道人也沈之先出吳興休文後始祖惺吳公登元進士洪武得四者剖胸取肝療祖疾以孝聞數傳有雯松公者歲饑代輸一區粮明年饑復然以俠聞又其後鳳皐公之妻宋氏能古文詞二十有三而寡矢志撫孤泓有手書刻郡志泓明經入北雍兄弟相師友即臨秋也友夔詩與詞若不經意而超然立於聲色香味之先癯且腴淡且古綺且清可與同味者惟單質生夏夢雋譚梁生曹名大有此風韻古云易其心而後語始能說三百篇此之謂也今友夔遊金陵金陵多四方奇士似且不能度君而前一切功名他人怯于扛鼎而友夔等于弄丸輕安遊戲何足以難友夔吾重友夔者孝弟能詩文蓋才子而兼有道者也讀雪初堂稿者試以吾言求之

秋眺秋遊總序

余遊洞庭山兩度嘗寓聖峯山居百餘日曲澗丈許繞樓之前後有雪竇悟道泉極清冽飲食沐浴皆取給焉盧橘肥白而甘寺僧摘之隔澗擲入樓窓中余噉之幾發熱楊灣白馬廟上多楊梅村人置筐筥中懸對間以待客販余命小奚買二三筐筥濯太湖水薦以薄鹽與盡而歸則麝香百合滿山拘眞奇觀也又一月而謀西山遊訪故人張翁延入隱處茆屋垂竹坐七八株大杏對間張翁見余泣余與秋潭亦泣

送出杏林贈余一瘦笻而別明日過石公山郁伯承是日生日余與秋潭蓮儒莊平叔薛君童孫清徵卜孟碩各拈詩壽之浮大白濯足石灘上約有竝許水浮足面不及踝上躡縹緲莫釐干窺林屋洞天特以七月新暑不耐窮搜耳某歲十月送董思翁閩行送後同顧玉騄遊洞霄宮與大滌栖眞洞而上尋遊徑山拜紫柏和上塔欲完天目宿願而雨師拒客矣余登徑山而不登天目登東西洞庭兩山而不暇作詩若記詩若記可粗辨而以暑奪以冗奪候從容追憶舊遊而敘之而老冉冉至矣僕具是五恨幾無以懺烟霞之宿垢訴山水之負心藻生賈勇前駈爲余補過讀其秋眺秋泠兩編詩僧需公靖公爲侶伴得人天目震澤敞高山大川之巨觀得地秋雲英英秋風泠泠秋月晶晶秋水澄澄得時君挾此三者以驕眉道人眉道人舌撟而不得下氣噤而不得吐安敢復贅一詞惟有陶周望袁石公差堪冷語相向不然請鄧王季重幕天席地而讀之可也

湯伯衡石礫集敘

遣者顧益卿先生遣書相招余以江險爲辭益卿復書曰長江限南北非英雄語余笑而不應十年前已辦一小艇豹囊棕屨釣竿詩卷往來山澤間但南不渡錢塘北不渡揚子耳以此江北諸賢如顧益卿陸無從先生及湯伯衡皆不得覿面讀其詩如慕古人也及是伯衡辱之書而且以石礫集見示好奇而不入賀與全之險怪好僻而不入郊與島之寒瘦好自然而不入元與白之俳率老者斲輪巧者織錦快者

如神仙之長嘯而深深者如眞人之踵息也伯衡詩
由苦得甘由練得悟鴕心者二十餘年所居多修竹
名花破琴病鶴自躬耕奉母外日與山僧逸民負杖
行吟獨詠獨歌瞠目霄外蓋詩與品雙絶矣渺渺一
江如隔河漢無能與君捉麈談詩於雙湖別業中惟
手石礹集一編以代神交清機駿發應接不暇誰謂
長江能限我兩人也

巢阿子半留亭彙稿敘

陸涼何公自稱巢阿子苧袍草屨訪余白石山出其
半留亭集示余且屬敘既而郵書來云遊吳栖越稿
成矣姑俟以彙合之公滇南大名士温陵鈐岡趙先
生抶之闈中博極今古識者推爲木天中人而困於
遠道遂拜郵縣令適成都逆酋犯順不減惡獠剛夷
獨公所部晏然其深湛好讀書類楊子雲清畏人知
類何武主爵者移公鹽司重守也公入冷曹秋毫無
染指筍輿葉舫暇則逍遙湖山深杳處但虛一片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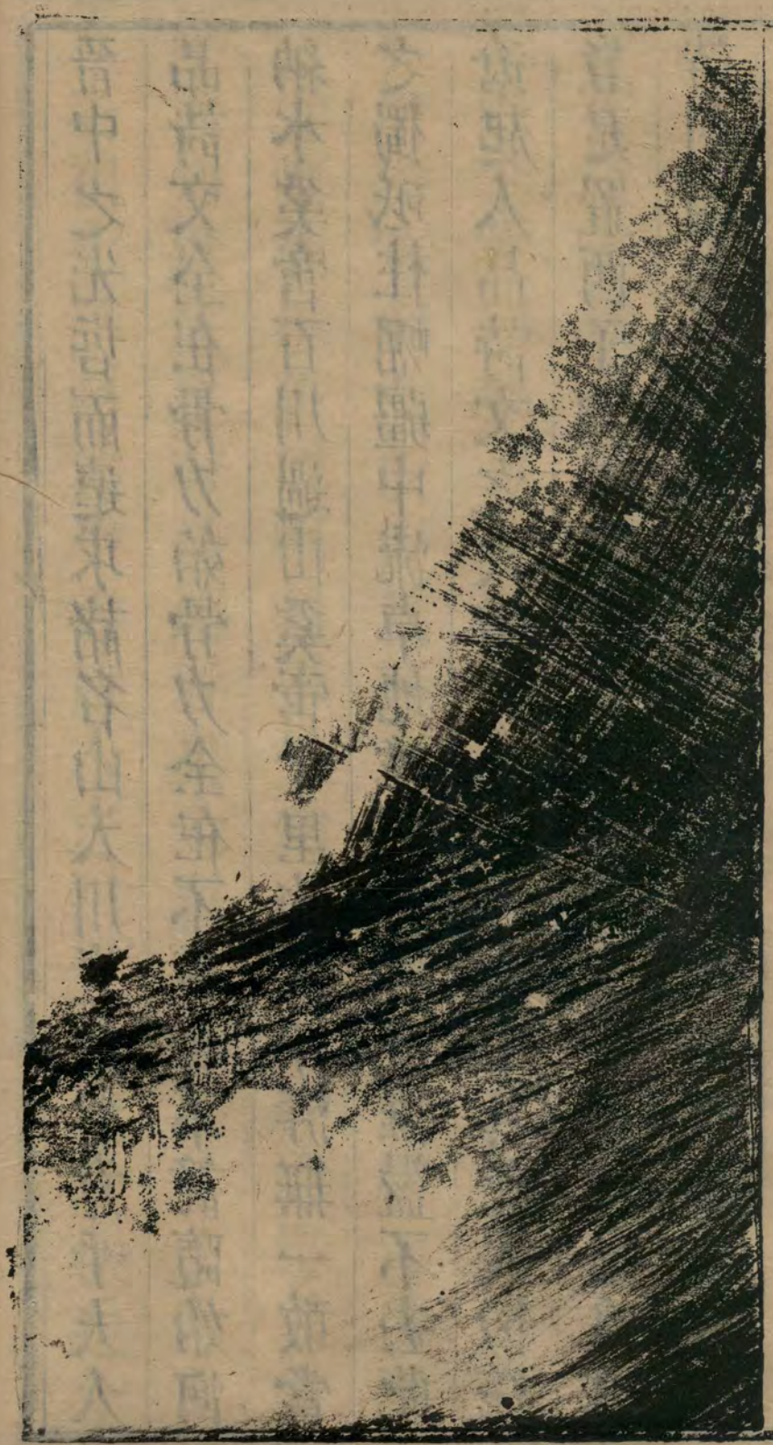
以延老逋老坡香山老居士餘則未許放參而猶未
也吳山之靈移檄以告曰巢阿子既解尚玄行且知
白發波出素欽乃攸司玆於西子湖頭復割前台後
蕩作爾別館焉一丘一壑悉聽汝三寸管從事汝往
哉公乃拜嚴先生于釣臺訪司馬子微于玉霄峯飛
渡石梁尋覓五百毒龍馴者爲應真崛疆者從智大
師鉢中逸入鴈山矣公看大小龍湫大喝諾詎那云
水由地中行今乃從天下龍鴈弄精鼈老胡不呵罵
速道速道言畢罡風橫來霹靂鬪斃鞋底下巢阿子
笑曰此大小二龍白日狡獪作此伎倆吾視之如蝘
蜓等乃作温台司判語勑白猿玄鶴各呶一帋徧繞
七十七峯鳴而諭之判偉怪可怖李老未曾道也
公所居陸凉州古漢牂柯郡其地沃壤平疇石筍森
森卓地簪天而起者無數不賸諸山豈能置公眼睫
上公乃挽懸藤牽偃木崎嶇巃嵸靉雲氣間將造物挈
付巢阿子以待其平章品題乎自來奇氣莫如滇蜀
慄氣莫如楚王氣莫如金陵文氣莫如吳越秀媚之
氣莫如西子湖而詩文之朝氣銳氣又莫如巢阿子

巢阿子未四十就官宦轍所至自滇及蜀自蜀及楚自楚及吳自吳及越凡就中靜參微會豪唱苦吟無不以綵筆錦囊發之詩與紀中公嘗見天台韋馱神像宛肖夢中神發祥于榆林之濱公榆產也韋馱寶杵即巢阿子之大手筆耶吾與公許日劇談眉宇間猶有經世之氣一遇明眼人百道神光當逆空穿壁而出第未解物色者阿誰耳公題漂母祠云龍準拜王孫赤手縛秦鹿舉世皆蕩蕩眼光盡豭肉千金以報母亡心終不服沉香刻一身明珠嵌雙目此足以覘巢阿子英雄之大畧矣文人詩人豈遂能界限公哉

朱滄起詩敘

史氏朱滄起頒　詔浙中畢自秀州訪眢道人於白石山驩然道故絕不見長吏門生所乘僅橛頭舫耳出一編示余則兩中初遊西湖記及往反詩歌在焉余讀之嘆曰眞天下才子也已與之縱談古今秣林之得失朝野物情之向背轉嗇矚喉往往相視嘆息而止滄起丰儀秀偉好獎士類有郭林宗之風立朝端重顧盼生姿有文寬夫之望其詩文何昉大較得助于晉中名勝居多耳恒嶽三千九百餘丈其頂扶

乾門黑帝之宮其足踏坤軸玄神之府君取以爲詩文之局勢黃河萬三千里發星宿出于闐踰葱嶺混混乎穿番渡漢而來也君取以爲詩文之脉絡山有靈雲怪霧橫松强栢俱嶽神所秘君取以爲詩文之變態李牧郅都刁斗徹夜而守鴈門郭元振霹靂碎石而得寶劍君取以爲詩文之峻險而滄起意色間徹覺唯唯否否似崛彊不肯受也余不待滄起之詞畢而知滄起更有進此者矣夫司馬子長爲千古文人之祖十子夏爲千古詩人之祖皆而晉產也近舍晉中之先哲而遠求諸名山大川豈滄起意乎夫人品詩文全在骨力始骨力全在不苟合不詭隨始河納水奚啻百川過山奚啻千里涵渟泙湃無一敢當之獨砥柱崛彊中流卓地撑天亘古今推盪不去此滄起人品詩文之大概樣也滄起胸中具此大概樣豈足置西子湖于眉睫間善乎張公亮之同遊也其詩曰西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人致請滄起更下一轉語何如



顧嘿孫閒游草序

余釣弋時忽逢生客如避催租人晚得有道曰吳與温遺民顧嘿孫布衣蔬食俱有素情客歲游黄山歸過里門不入又越三百里訪陳子具告游之始末且示以詩陳子愧其膽遜其才幷服其品頃年車騎簇簇過新安大意不在山水也而動借黄山爲口實郡邑長苦客幾欲焚林燒棧以拒之誰復有如戴安道閑游讚者閑自顧嘿孫始嘿孫與遺民揩瘦藤攝穿屩隱姓名拼生死未嘗毫髮有意于詩而詩來挑人

自不覺高迥清麗幽淡英靜一至于此此非得山水之助得閑之助也嘿孫方攻制舉義甚精山水咏歌此閑人事但恐無暇耳及嘿孫曰不然爺柳城秀才觀寧寀竹林圖曰我當入畫中治之即騰身赴圖而滅彷彿聞畫中音聲俄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步兵像曰工夫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像獨異啓若方嘯者柳生尚能于假山水作狡獪顧秀才豈不能從眞山水作閑戲乎試一讀我詩我音聲歷歷如出詩中可呼也陳子曰異哉老坡謂秦太虛數日不見其書法便有東晉風氣乃知此人不可使閑吾于嘿孫之詩亦云

陳渭濱文似堂詩稿敘

往陳渭濱入山來鬚眉明秀姿容甚偉海寧奇男子也泥首伏地以毋壙銘見請淚溢雙睫不能竟余心知其爲貞孝子也既成進士歸遇之吳門董宗伯置酒舟次談書法談經術旁及朝野之危安人材之良楛與夫反覆合散之所以然議論皆有脉絡而未嘗懸肝膽於筆舌之間淬鋒穎於眉睫之上余與息翁退而嘆曰此英儒也又正人也宰揭陽不半載治聲流聞而文似堂集成矣余讀之敘事則精切而陶冶

新儲料則饒裕而揀選便布格則沉雄而紀律嚴諧響則鏗訇而廉肉準設藻則香澤而神韻飛蓋爲諸生孝廉時業已雄長於社中及宰縣而後其氣益發舒而詩文之日新月盛豪雋可知也或標奇越險不主故常或神動天隨從心所欲吾不知渭潢此詩竟從何處得來而一種挺動隱躍之精神又從何處流出嘻亦奇矣揭陽壯邑也高峯篁天深林蔽日巨盜窟穴其中而海寇不時傳警如斌賊負隅不下當事者議撫久矣公請勦則舌敝唇焦督師則草行露宿出縣庭入幕府獨當一面首縛元兇此豈有頃刻休暇時而乃於刀槊介騎間拈如許春容篇什即古人雅歌投壺園基賭墅一日而發數百函書何以異此入境下車便談軍旅一奇也一書生上馬辦賊下馬辦詩二奇也奏凱摩碑有班孟堅之文章顏清臣之筆法三奇也論功則勞在人先遜功則獨屏封下四奇也忠孝性生文武兼具似漸漸天人推出爲　國家扶危定傾爲世教廉頑起懦天下指而目之曰陳渭潢其正齊仝甫之流乎不敢以詩人目之矣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涂子期一杯水序

眉道人八十草堂落成新粉堵壁欲畫三泖于其上小孫曰不如以蘇學士雪浪齋銘張之蓋石中白理類孫知微畫水法也余頗領其言適有孝廉涂子期來訪余醉之酒浴之山中藥草湯信信宿宿不忍別瀕行曰涂生有一杯水奉供蓋平日所著詩文也余笑曰請以當孫知微所畫活水水聲羣飛壁且搖動快矣哉子期博綜三教書瞠目于經世出世兩事郭青螺李本寧鄧遠游鄒儀王孫皆拱手推爲詞場渠

跡而子期逃名謝客入城東淨覺寺入仙居入香山燎松葉代爨掬胡麻少許并日以代食陳大士見而奇之遂與定盟同舉崇禎庚午榜今丁丑落羽歸短褐瘦騾雖撲面京塵而湛然有丈夫不可辱之色嘗自言未遇時哭吉州江上哭父母及妻饑啖瓜寒御葛凄凄惻惻人不堪其憂猶能讀易悟天火同人無我之學宴坐反照以治經術閒情流韻以治古文詩歌何奇不攝何怪不儲浴日月蒸雷霆窟鮫鼉孕珠玉仙靈鬼物出沒于朱火黑電中而莫可涯際此一杯水之廣大神通也韓似海柳似江歐似瀾蘇似潮子期其兼而有之乎硯池可以縮毒龍太山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又何疑于立言之涂子期凡夫飲其水茫茫望洋試質之翁道人游戲而杯渡者

李君實舉義題辭

君實偕陳生定之來學于予年纔出鬻總而韵度超朗儀觀偉碩相與談天下事擘畫洪纖品騭今古謂當世業在指顧間性復强記善問眞用世才也今別八年所矣譽望日起績學益不休其爲文圓粹清新而有根抵君實其必有合哉余自棄儒冠樂宇宙以外而君實有事宇宙以內每裁書勸余出余第答云已爲水色雲光所戀不能復薦庖人之刀爲所欲爲終以君實爲寄矣四月既望余以柳汀諸詩寄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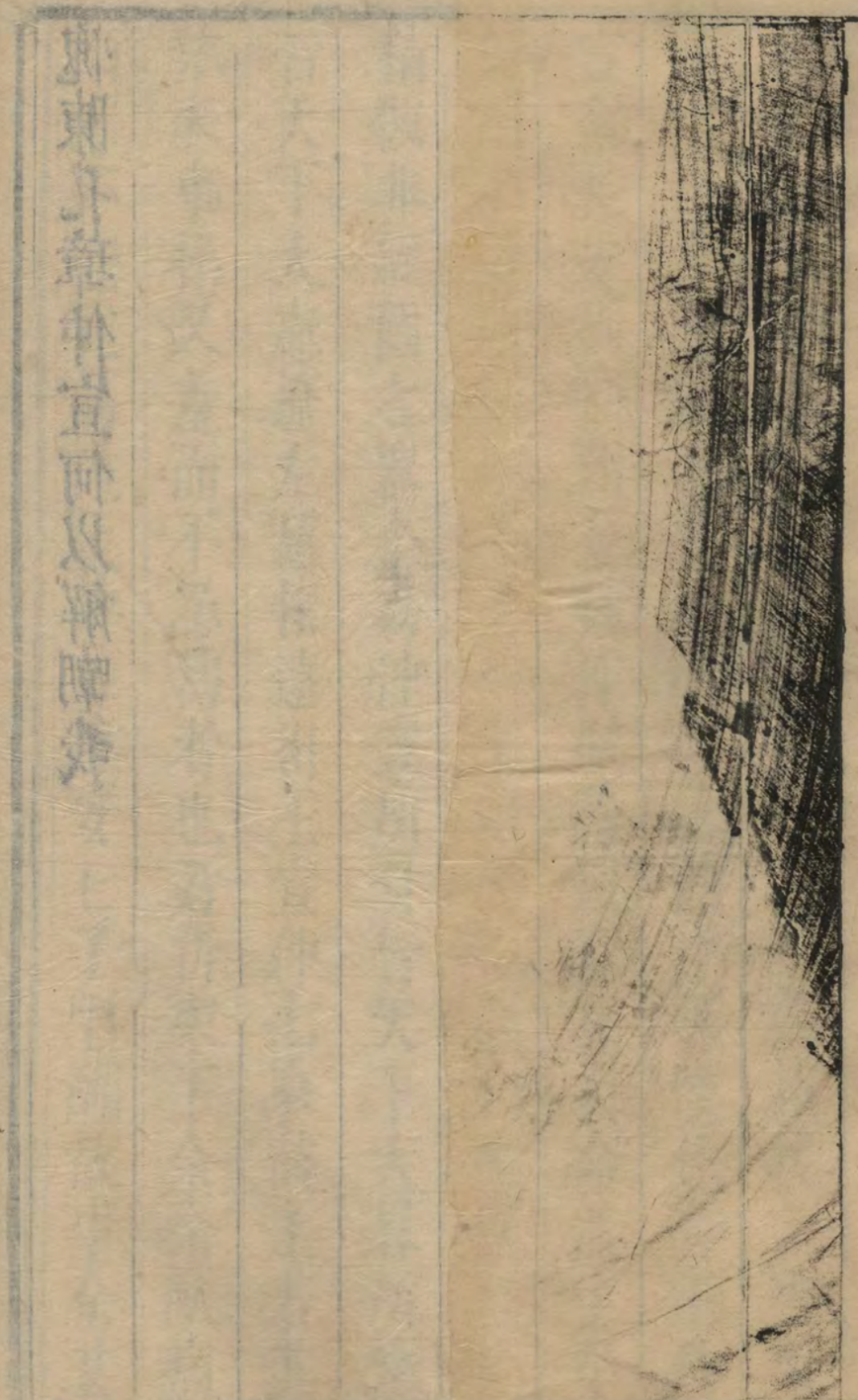
君實示余以論語義一編自復書此余所嗟賞不獨以其文也

易仲宣金陵草序

易仲宣西楚之才士也頃入金陵下至雲間彈冠峯泖不足當三江五湖幸有故人劉使君爲司理相與談心促膝每及遼左時事輒仰屋者久之金陵詩余未得見見遼左感懷詩骨蒼氣勁心雄智深葢婺婦杞人之憂大丈夫悲歌慷慨崢嶸突兀之意具見于筆端幾于以詩爲諷以詩爲史目前作者莫之能兩也今遼左如甌脫當事者非燕雀孚蝡則沸然殿虎爭穴鼠鬬出關與駐鎮各持一端擣巢與堅壁各持

一說徵客兵與募土着各匯一見而未知何說之從留心當世如易仲宣者不能借籌畫笏以佐　聖天子之明問僅僅流露于七言近體中可嘆已昔王仲宣繇長安徙荆州登樓作賦雅以豪雋自命然生平好用小慧如讀碑不遺一字覆局不誤一道强記耗精似非經國之器今易仲宣所負皆天下大畧所懷皆天下大慮遼左感懷遠出王宣仲七哀詩上若其依表事操又羞而不忍爲者也君折柬下余余臥病山澤不能從易先生游如建安七子唱酬故事余甚

愧陳孔璋仲宣何以解嘲我



張忠烈全集序

吾朝有兩忠臣一曰忠文公王子克義烏人也詔使殉難於雲南死梁王手一曰忠烈公張見平沁水人也御史殉難于遼東死李永芳手是皆罵賊不少屈猝嬰烈禍未得返葬於故鄉之首丘子孫從數千里荒煙落照外走篷翟吊蟂蛄招魂望祭而哭之已矣百身莫可贖矣易朽者骨不朽者神神之所憑憑于著作王忠文青山集已行而張忠烈公著述猶泯泯也故左都督司農郎兩兄弟裒刻其集于金陵而屬

陳子爲之序公束髮受海虹公庭訓博極群書即以經術理學爲已任庚戌從上谷理官被徵候命輦下咨討本朝列聖之故實夔童歷寒暑不輟於是有國史紀聞巡行隴蜀取左編刪複補遺慨然有志古大臣忠孝名節曰士讀書不俎豆其間者非夫矣於是有纂古錄喜左國又喜戰國策或累談而轉敗局或片語而定危機何得以縱橫家擯也於是有左國合編詩草十之四得王輞川孟襄陽常蘇州之遺風奏議十之六得董賈之練達及陸敬輿李伯紀陳龍川之沉着痛快而生平尤遂于春秋間嘗以已意折衷之其言曰孔子筆則筆削則削若權衡之稱物低昂何嘗預設一例哉作者本無例而解者自爲例且一事而異例一例而異用至例所不能通則曰美惡不嫌同辭謬甚矣人謂春秋至胡傳而其義大明公獨謂至胡傳而其義轉晦也不信傳而信經於是有春秋集傳一書其他周易解四書正訛攜之遼左軍旅中思以廣聖賢聞知之正脉不意奴騎突來悉化爲烏有但留得一腔熱血在耳崇禎辛未左都督特錄

公春秋集傳進呈奉　旨温諭留覽春秋君臣夷夏之大防也公生平學問得力在此則其當造次顛沛之時生死得力亦在此自古文非難而躬行難修辭非難而立誠難公罵賊不屈死立誠也躬行也守死善道篤信好學也大丈夫一徹永徹一了百了碧血入地迸而爲白日轟閃之雷霆赤膽射天綯而爲長空橫亘之霞彩滿腹皆節義文章視一切彫虫小技剪紙爲花果孰眞而孰假孰短而孰修乎王紳滇南慟哭記云忠文公文集二大冊達哩麻錄本藏于家

併原蓁不知何在遺文散失多與張忠烈公同今忠烈二子又能收藏十一于千百之餘付之剞劂其不幸而幸又同英靈在天精神在集忠臣孝子悉萃于沁水張氏一門正如王忠文公有子曰紳有孫曰稌而又有曾孫曰汶也左都督當公殉難後倣漢羽林孤兒請纓自効奴薄都下則單騎勤王寇掠鄉邦則毀家紓難議者不分別功罪至使之屈蟠轉徙於菰蘆東海之濱司農公自沁水直走視兄兄飲泣語之曰我未卽死者爲先集未刻姑留耳因相與捐貲刻

集就竣請以從戎始末即附公集後與王氏滇南慟哭錄並傳可乎忠烈公有兒三晉原自有血性男子豈得一概抹殺之此公之寧埋骨於遼東而不忍張目視也悲夫

登萊陳中丞奏議序

崇禎辛未歲　上御文華殿特召朝覲十三省方岳大臣入對面詢兵農及士馬錢穀之數獨山東左佾陳公條對詳明竦動左右　天顏大喜目屬公而心倚之未幾遂以登萊節鉞專賜公蓋異數亦異知也往遼左絓兵時三方布置五路出師但以榆關鎖鑰爲最急視登萊直咽喉耳海外尾閭耳自用遼之說興孔有德入登登破走海中用遼之局變而爲用海之局咎設防在奴今增防在叛矣倘奴與叛據島必

薦食上國即朝鮮震隣無已時不得不顧及島民島兵島將矣是島民島兵島將飽則爲我用饑則爲賊用爲奴用其不爲奴賊用者獨忠義恭順之朝鮮故用島之局又變而爲聯屬國之局也公受命後申之以訓禡繼之以吊劾扶傷繕葺旱城水城補練陸營水營摘黎墨弁劣弁嵩目嘔心幾無遺力而豈知安島衆聯屬國其難更有百倍于此者乎登渭殘極矣文武彊吏掃荆棘庇茅茨升高瞭望步步皆血海顱山燐火泣而休鶻啼古戰場有此乎公招集流移收拾煨燼則甚難古之談兵者欲枕上過師今之談兵者從水上過師去輪蹄而舟楫去衣裳而介鱗則甚難孔有德與奴合耿仲裕逐帥奪印又與孔合虎傅翼虺共巢公欲間而離之則甚難登殘則兵餉安所從出無所出則　登且不贍而何暇問諸島公內告急於　天朝外告援於朝鮮則甚難朝鮮歲荒一耡而從再耡口躗三耡則疲於奔命而況怖奴叛之貎其後乎公聯絡之則甚難粟米布縷火器甲仗耕牛戰馬之類非舟不達而板料有良楛桅柁有堅脆稽

察之則甚難請旨獎諭朝鮮見國王以及館伴使非法語與言巧弋微中何以聳動其遐方之敬信招攝其接濟之精誠公選擇而使之則甚難朝鮮不可繼海禁不可開公請置官商通販定以十人爲則十人各以三運爲則給票驗單盤詰則甚難鎮臣黃隆張可大亦事久子孫貧莫能陳請公請合祠之以表忠魂倡勇敢則甚難難民不忍不救而奸細不容不嚴或受奴指使或代叛窺覘或劫餉或焚舟分別其眞僞背順則甚難核功過聽之監軍核出納責之餉部公總挈大綱必虛心與有司謀平心與鎮道謀既不勝捉襟露肘之焦勞又不勝竹頭木屑之碎瑣則甚難其他如文移雜沓竿牘紛紜調停於多指多視多口之間茹者半吐者半而奏草頰露其十之九矣無漫漶無誇張無覆藏無恐喝無掩有事爲無事無爲無事爲有事純忠報國而節省物力如髮膚猛氣吞胡而護恤將士如頭目矢公之不欺不擅仰對　聖主之天聰天明正兩相當也以此朝上疏夕報可明白痛快　上讀之如目擊如面談如聚米之馬新息

如圖上方畧之趙營平登鎮雖難詎足以難我陳公哉若一日殲奴父子縛逋誅之叛賊獻俘闕門天子思公功特拜中樞大司馬必且曰自辛未召對以來暴露海上良苦頃何見之晚耶自今伊始繇遼左戡定他方方內想望公膽畧威名不得見見公奏疏始知禁中有頗牧軍中有韓范而恢復尚可圖也豈特文章大手筆決決表東海而已乎

陳眘公先生全集卷之十

序

藏說小萃序　弋說序
墨屏雜著序　昨非庵日纂序
知性錄序　百忍箴序
雲間志畧序　鶴林志序
本一禪院志序　休寧葉氏四續譜序
江陰赤岸李氏家譜序
洞庭嚴氏家譜序　鮑氏世孝錄序

貞節錄序　節孝承恩集序
東征紀序　泰稅紀序
鹽官小草序　海邦輿頌序
武舉鄉試錄　秀水縣志序
姚百雉虎丘詩序　薛華斗枕上篇序
華廷鳴悟塵軒吟草序
王平叔旅燕草序　陳敬夫文序

門人許經
今則甫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仝纂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

筆汁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叙于余余惟海内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肉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乾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緗襲幾及萬籤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粱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小諱子孫之賢者扃鐍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說間有詰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

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傳之君千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苦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繼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較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浹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史臣且將籍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弋說序

武林有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侍御公胠書授之往往屏跡郊外蕭然如退僧逋客仰而思頫而讀不省排纘何事至是發其枕中之秘郵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呿而不張舌撟而不下衮衮乎惟懼其言之盡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辨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麈尾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

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退避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余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鵰飲羽沒鏃能透石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麗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艸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鵾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說監說反覆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詘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脩行人之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聽倦意迄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蘇門長嘯一聲而別

墨屏雜著敘

南陽多名世獨王文莊公與弟方伯公才名相埒皆發本省解而文莊歷成弘正三朝官至大司農名載國史中學士大夫共仰其著述而未得睹名山玉府之藏也子憲副公欲刻未果至是曾孫長孺先生收拾殘斷嚴加訂正梓成墨屏雜著馳一介問敘于陳子陳子曰余嘗刪補列卿年表得文莊公故實頗詳公蘇南户曹視學晉中著聲實　孝宗謂劉忠宣云山西副使王某他日可大用　武宗改元忤瑾歸四

年就家拜國子祭酒擢南戶侍改吏左專以搜采人物爲已任不純采虛名曰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韙其言十四年拜南司農是歲宸濠反公出督餉至九江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聞　武宗南巡乞致仕公童年逆老刻意典墳即風雨晦冥道塗雜沓未嘗不據鞍吟諷燒燭展披大較考信于六藝有經著折衷於二十一史有史著泛濫於諸子百家有諸子著上自國憲家猷下及山經地志有筆語著夫三代簡編古人罕見親見者從文趍多謬口授者從音起多訛又雜以竹書漆簡篆籀石鼓蝌蚪鳥跡之艱深漢註疏宋訓詁亥豕魯魚之傳寫錯出合則遞相詭隨離則互相掊擊淺則揣摩如射覆深則鉤距如法家而安能得作者之指歸乎公之雜著宏深奥衍不勦師說亦不着已說即一字之異同百世之損益古今得失邪正必反覆思維務歸于理之所近心之所安燦然如指諸掌而後止指道要類晁文元

公之耋智餘言窮小學類宋景文之西州猥稿卓然獨立不妄隨人妍媸類劉原父之公是集斥臧否削闈幕以忠厚諷諭爲宗類歐陽公之歸田錄此前輩著書法亦大老教家課子法也近代士大夫座多雜賓與市魁牙儈伍有識者望望然去之如文莊公讀書外別無樂著述外別無事入以訓子姓而出與賓從考索笑談以爲嘗神氣輕安名心閒澹絶不矜爲聲章以求表暴于當世而久之篤實光輝自有不容埋沒者即墨屏雜著是已昔蘇子由居潁川曾爲孫祖德也

縮簡筠講論語而不敢呈進朝廷然宋時秘閣之書不傳而子由之論語至今流行于後世人顧視其書何如又視其子孫何如耳此余有感于長孺之發皇

昨非菴日纂叙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長而失學倀倀然如無燭而夜行也每炤鏡嘆曰吾其訖于此乎已讀昨非菴日纂而嘆鄭大夫乃我導師耳鄭大夫漢奉自辛未起家視庾陪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德威不肯爲錢穀簿書所埋汲有得輒拾片蹏手署之以資學古入官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爲之師如張留侯之黃石公曹平陽之蓋公諸葛武侯之龐德公皆龐者黃髮明炯幾先所謂逐麋鹿搏虎豹則不足而

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也若欲尋昨人於今人中舍此焉往惜其一行作吏唯輿臺幕客之與俱下床履地詿誤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譽崇於丘山深於坑塹雖吞刀刮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鹵莽杜撰有志者莫若退而索之于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讀書既多即纖悉瑕疵炤膽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強半入於花卉能言之言而非關繫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如鄭大夫讀書不大畜不休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休不歷歷見之行事不休若蜂釀花若醫采藥若婦績麻凝水爲氷即可泮氷而爲水放拳爲手即可握手而爲拳張弛合闢運之于四通八達之衢沛如矣夫圯上膠西鹿門諸老人與鄭大夫日對於昨非菴中步步趨趨而心形不與之俱肅神情不與之俱化有是理乎嗟嗟日往月來天道也送往迎來人情也田竇之客朝聚而暮散不必怪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虛亦不足訝也乃魏武遺令于銅雀李太尉痛戒于平泉腐儒襲前輩之陳言年少

翻先朝之故局孫與公云今日之跡明復陳矣奈何哉試拈鄭大夫昨非巷日纂讀之豈惟救時克亂之豪傑且將弘悟而得道焉故樂爲之序

知性錄叙

邵季嘗古之篤行君子也出言有章動必以禮繇新安陟白石山而以師禮叩余焉所集有知性錄采集五經諸儒之言而季嘗有悟入者輒列數語于下間與古人相發明其心精微而有條理余悚然異之嘆曰自俗學興而正學皆失其傳即有大人先生主盟當代者擅名奔走之徒群而附之魚龍玉石幾不能辨若沉潛純粹闓然自修者邈邈出于山澤邨落之間如幽蘭自芳神芝獨秀則季嘗其人也夫詞章之

學使人務華而絕根訓詁之學使人非今而泥古科舉之學使人患得而患失惟正學則反是學何在五倫是已君以主張此倫師以發明此倫心統之性藏之情發之禮樂以陶鎔之刑政以整齊之舍五倫而外別無道舍五倫而外別無學舍五倫而外別無神化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合之則吉悖之則凶繇之則聖賢反之則禽獸故一人而能盡倫一人位育矣一家而能盡倫一家位育矣一國而能盡倫一國位育矣天下而能盡倫天下位育矣易而易知簡而易從惟其易簡故謂之庸惟其庸故放之四海無異同達之智愚不肖無有餘不足而君師參贊之事畢若夫格至誠正其途多端而少直捷吾不敢以望民也井田封建其利害多端而較難復古吾不敢以望時王也太極先天一貫則姑置之俟五倫行得沉着明得痛快然後徐而求之未晚也此之謂眞實學問此之謂脫洒學問此之謂受用學問其餘則吾不敢知矣季常曰此某集知性錄之本意某縣新安宿嘉禾夢見先生授以藥二劑其在斯乎余曰咄子本來無

疾不得無病服藥因洒然一笑而退

百忍箴敘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繩齋許公梓行百忍箴懸之座隅置之家塾將人間用壯用妄好挺好鬬者痛切喚醒一番語不期多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頃者朝野之間堅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忍乎夫以刄剌心忍難矣刄兌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忍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忍乃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卦有漸有巽有謙

有艮皆忍之象也亦忍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忍山藪以藏疾藏瑕爲忍江海以納爲忍龍以潛爲忍鯤鵬以六月息爲忍兵家以持重爲忍佛家以定爲忍道家以柔爲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爲忍如仲尼之微服顏子之不較忍之上也子輿氏以橫逆付之妄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疆場之意焉況人非孔孟而敢不堅忍乎哉自來修煉堪輿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中來順而隨之爲凡爲庸逆而閉之爲吉人爲異人爲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忍矣今夫匹夫匹婦攘臂被髮鬨于三家之邨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諄然以主敬主靜執而前導之不暇省爲何語適有田庚間師搥手東西向曰姑忍是姑忍是則剛狠之氣漸緩呵詈譟擊之聲亦漸細漸夷往往且曳且扶而去乃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也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庶人忍無訟可挑士大夫忍無黨可擊邊疆忍無釁可開宮府忍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以千丈之寒氷

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碧漢有事化爲無事不平化爲太平百忍箴者眞兩藏之大總持五倫之大藥石也忍之忍之又重忍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又何論紛紛之虛舟飄瓦哉讀此庶不負許公救時之苦心矣

雲間志略序

班孟堅易太史公八書爲志而江淹尤以史中之志爲難非難于紀星野紀山川紀田賦徵役災祥諸大典而難在人鏡之陽秋也吾松之志自顧文僖秉筆以後幾且若而年而未聞有更續者如大兵則倭奴蹂海上徵師轉餉或戰或守或立功或疚節等是也大災如嘉靖某某萬曆戊子庚申及天啓甲子之水旱請蠲請賑請折請截留等是也大役如海患介之濬吳淞是也大興葦如設青浦等是也太賦如三殿

陵工援朝鮮援遼加編等是也諸如此類皆關係一郡三邑之掌故久且遠日亡父老無可詢腐牘無可簡可嘆也吾師嘗與儒語次曰是將在汝儒逡巡却步不敢當而師則慨然任之請志先賢名宦題曰雲間志略當事者企踵相慕捐俸助刻凡若干卷旁搜博採不憚勞朝斤暮削不辭倦其劉劭之人物志應劭風俗通乎師之言曰孔子春秋操一字衮鉞之權行三代之直若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則又判然若兩人者其意味可想矣故雲間志略一書寧譽無毀寧詳無疎寧獨出一人而無旁借他手寧爲曹丘生爲司馬德操而無爲碧雲騢以長少年浮薄刻削之習蓋在朝言朝以精嚴爲主不虛美不隱惡國史是也在鄉言鄉以長厚爲主善善長而惡惡短郡志是也吾豈爲門戶子孫計哉直大體當如是耳儒退而憬然悟曰命之矣請篋而藏之以待後之文僖其人者

鶴林志叙

京口有五名山曰金焦甘露招隱鶴林予皆信宿觴咏此中然金焦險甘露喧招隱僻獨鶴林南去縣郭無數里不風濤而有清泉不市囂而有幽梵不舟車而可以緩步可以遲歸所謂幽人之貞履道坦坦者也山中有始皇鑿道王恭飛樓劉裕藏農具於此戴顒女磨笄於此殷七七借開杜鵑于此寂晚爲馬素塔與竹院蓮池耳寺中多殘碑斷碣自宋思陵以及岳珂孫覿圓悟中峯其餘古佛大士刻像半出唐宋

名手宅山莫敢望焉寺蕪廢垂久賴家宰陸公郡守文臺吳公玉沙王公捐俸翬復始還舊觀而鶴林志則寺僧履中排纂夫國乘以勸戒賢不肖而設也郡乘以因革利害而該也而寺乘則否夫名公巨人客卿以探奇吊古至其指點泉石品量松桂賴一二寺僧爲導師耳若問之名勝不知叩之古跡不識愕焉嗒焉如頑石槁木相似使驂鸞控鶴者流取徑于犢子雀兒田更谷叟之口非山負客乃僧負客也亦僧負山也而可乎履中笑曰山僧辛苦撰志豈以逞識途之馬通問津之舟蓋此志成就豪右不敢漁虞不敢鬻祖塔僧廬免于草莽名蹟護法垂若日星侵者還仆者起皆志書一綫之力也若爲游客指迷則諸公杖頭自有眼在何煩老僧饒舌

本一禪院志叙

松郡北菴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僩不屑仕元托黃冠遊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改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緇素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扁畢具有雙松堂堂之辟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

之辟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亳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雪溪片石來獻刻古亳字欲取以名泉也有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魯捍禦紅巾者也有瓜裹佛織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帔駙馬太尉潘王贈也有呂公樟植自閩先生桂瓢辟蚊處也有古錚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遊衲或散佚於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今賴偶萍上人

捐資建賢首堂手緝院志而本一禪院之始末歷歷尚可遡求于三百五十年之前寶藏瓜佛傳燈卷如故中峯清夏額如故松雪題梁題院榜如故楊鐵崖碑如故月公後不可無空林性空空林性空後不可無偶萍豈天憐月公爲宋室之遺老而賜之偶萍以綿其姓氏香火于永永乎月公台之黃巖人少游謝南齋歐陽玄齋劉須溪朱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閫江浙辟孟僩與之偕抵吳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僩吳江尹孟僩稱疾不

就逵遁雲間後聞文丞相狥難燕京撰文遙祭涕泗
橫流臨終說偈云文山之客千古忠貞蓋至死不忘
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不知其爲
趙孟僩但知建文時有雪菴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
和尚偶萍每對余嘆息故特祀月公中峰松雪石碑
三像以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
余嘗考松雪趙府君忻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
歷嘉定咸淳縣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没十二年
而宋祚易姓至元廿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

侍郎入直集賢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僩孟頫等之
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玆生
徹進可爲文丞相退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即官至學
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間未免尚負慙色今月公以
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峰以大徹大悟箴鍼之松雪至
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
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聞道非兩公以松雪借
名也此志外之徹旨也偶萍有功于本一禪院又有
功於名教綱嘗讀其志可以知其品矣

休寧葉氏四續譜叙

休寧葉氏譜一創于宋吏部尚書夢得公再續於宋判簿芳春公三續于　皇明天順間伯清朗公四續於天啓大儒鵬季公而譜法遂稱大全按葉之先自姬姓武王女弟聃官司空食采于沈尹戌之子諸梁有功封于葉始也葉公退老委政于其子凡六族皆葬南陽稱著姓有曰望者值漢末亂流寓丹陽句容生一子曰遂遂之後散居四方其居歙之休寧者遂之五代孫晉都統續公始也其十居城南者宋理宗

朝提舉修公始也繇修公而上至晉都統歷年八百歷世三十若存若亡莫得而攷若丘墓蒸嘗歷歷有據斷自城南之修公爲休寧第一祖而是譜之成也似有奇數焉繇元癸卯以及　明天順壬午凡百六十年而譜修于伯清公手繇天順壬午以及天啓甲子又當百六十年而譜修於鵬季公手一奇也伯清修時子孫僅百計今鵬季修時已千餘人矣一奇也隆慶丁卯增築南郭與峯而柳沙公中南畿薦今丁卯移汶溪石梁于與峯塙下而敬仲中北畿薦又一

奇也芳春之續譜也兄具稿而弟承之伯清之續譜也父有命而子承之又一奇也此葉氏之譜所以甲于新安而豈賤希貴貴希賢攀緣附麗莫可致詰者比乎古者三世共財有樊重九世同居有張公藝八院相對七百口同爨有裴寬兄弟李昉子孫末世衰薄此事俱遂之古人往往同姓相見面目不相識名字不相通歲時不相往來而患難不相奔救族義蕩然矣猶賴有家譜一書反覆觀覽發動其木本水源而躍然有葛庇根蔡衛足之意此葉鵬季四續譜之

所繇作也鵬季學問淹博踐履方正生平著撰最多而此譜尤有綱有目有情有文有勸有戒極得蘇老泉李崆同爾先生遺法其家乘中之良史哉

江陰赤岸李氏家譜序

今海內世家常有而聞人立家不常有指屈趙孟之貴卓鄭之富其先菱後枯朝榮暮落博不得南窓高臥人一笑惟有忠孝節義之奇男子流羨于人口而震耀于史官之耳目者雖更數千禩其生氣奕奕如新若江陰李侍御仲達是已當魏璫盜弄國枋矯言橫行明殺正直敢言之諫臣葢仲達被禍尤慘不兩年　今天子握乾開泰汰除一切凶穢腥羶于是仲達自侍御而贈太卿情廟旌廬賜祭葬賜任子朝

野無不想慕仲達之忠貞而願爲執鞭者衆皆曰伊父何修而有斯子也則曰有見復公在又曰見復公之始祖誰何又何修而有見復公也則曰自江陰江陰自赤岸赤岸有李氏之譜在譜桓烈公而下纍纍十七世矣凡　天子之衮辭鴻儒之椽筆科名壺範悉撰述而臚記之其譜學之良史哉古人持盂必真執七必祝示不忘始爲飲食之人也豚蹄斗酒以祀田祖示不忘始教稼穡之人也而況自我一人以遡百世之始祖乎此家譜之所繇作也但士大夫多脂

田美園宅暮舞朝歌而族人曾不沾其片臠斗粟之惠或翰墨文章嫩妙一世其聲價之重直可傳六宮走四裔而無暇爲先世撰述其一行數行以寓收宗合族之大指子孫日番則日散日遠則日忘見尊長不下車祖宗之名字即以名字其奴隸輿臺而漫不知改正慶弔莫往來緩急莫賙助判而如塗之人又判而如胡越犬羊之格鬬惟家譜廢故家教因之以放佚失墜可畏哉今李氏洞燭水木親疎之序興敗禍福之源家譜一脩于怡靜公續脩于守安公再脩

于戒庵近復公而大脩于見復封公所謂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者也產不踰中人而周急最切手不釋書卷而訓子最嚴見復以孫繩祖則稱孝仲達以死報君則稱忠忠孝悉萃于一門令名重香于百代如此聞人聞家豈區區以富貴自雄于里中者可比論乎嗟乎海內稱世家亦多矣非特無祖廟無宗儀甚則羶慕驟貴驟富者薦賄以通譜焉謂他人父謂他人兄初則倚爲衛足之葵俄且盡變爲蕭墻堂圯之荆棘斯人也生不可列拜于祠歿不可書名于譜難家有先世之顯證確據之眞系姑且并置于混沌無何有之鄉而譜牒不復脩矣仲達剛正人也其神有靈得無怒髮裂眦于亂宗通譜之齒錄乎士君子始進第一步何至妄相攀緣爲地下狄武襄所笑李封公曰唯唯否否吾不敢明以告人而附載譜中使後之子姓或亦有省焉

洞庭嚴氏家譜序

禮云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子孫不敢爲不仁不明而敢於誣祖誣祖之罪莫甚於家譜賤睎貴貴睎賢攀緣附麗莫可致詰卽魏收沈約且然何論郭崇韜哉余讀洞庭山嚴氏譜出文石隱君手此信史非誣史也嚴之先自宋建炎中寧波鄞縣四十八公爲平江路判官占籍爲吳人姑蘇志載著姓者數家嚴與焉公以爲古老傳襲之言難于憑據近自十世以上彙成一帙而悠謬虛無者屏弗

書其可信者一常熟嚴文靖相國或云判官苗裔也
謂之可以合族公謝不往曰吾祖彰德公由司寇郎
起家爲名二千石何必攀援三公以爲門地榮起伯
誠爲始祖以次相循倫序昭穆遠近親疎歷歷如指
諸掌其可信者二譜立而生者不至路人歿者不至
餒鬼輿臺賤隸不至僭冒竄入於同姓同宗之間或
比肩而坐或招手而呼而蘭艾玉石有所辨其可信
者三此文石公撰譜之深意也用晦君孝謹而文仰
體此意手錄付刻永以貽之子孫登木而顧其枝酌
流而遡其源葛蔓葵衛世世尚有令聞哉昔剡子能
言其祖君子稱之文石公之謂也對千客而不觸一
人之諱不犯先世之名用晦君可以免矣

鮑氏世孝錄序

往門生嘗問孝字之義余曰孝者老也老者在上而子首戴之故曰孝孝者士也百行以孝爲主萬物以士爲主子不能離孝如物不能離土也故曰孝昔者宣尼有孝經吾朝　永樂御製有孝順事實鳥有孝鳥木有孝泉草木有孝竹斗中眞人有孝悌王隨在應現留孝子榜樣於人間造化之勸諭人亦良苦矣吾友李司馬鏡始嘗以世孝源流示余讀之爲歎邑棠樾鮑氏異哉鮑壽孫十八中咸淳江東漕解第一

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壽孫挈父宗巖避寇山谷間盜得之且曳且亦以索金帛父子爭就死俄有大風怒號盜疑騎兵至駭散父子俱獲脫此見　文皇帝御製詩元壬辰兵起鮑元鳳負母氏自劉村天曉入深山然後間行以求妻子至晚家衆始相會及亂定還鄉此見新安志成化時鮑燦母七十餘足患疽腐臭不可近燦旦夕跪而吮疽毒氣觸臟腑嘔逆成疾幾不能飲啜人皆危之浹旬母氏疾果愈此亦見新安志燦卒子光宇光祖光輔相繼如京師乞旌

父孝官曰孝子死不旌法也弗見聽則彷皇於路衢且行且泣談說吮疽事不休路人聞者皆嘆息李空同爲之作誠孝堂記光輔三歲而喪母十六而商五十行成名立不刻削不近婦人甫冠山林獲吉壤以葬父燦李空同稱爲豫齋子又贈之四言古詩八章光輔之次子名若愚納姬傳氏生大本大本幸嫡母汪生母傳左右無方娶妾及門知名家謝去并曰金不問李本寧爲之傳大本之子孟瞻母鄭孺人寢疾孟瞻露禱請代又捐重貲爲孺人轉贈外家其他諸

善事非一而余嘗爲鮑孟瞻傳以志之屈指鮑氏自宋及元自元及明凡三百餘年而孝種纍纍至今不乏絕登國書列郡乘載在祀典即新安金張卓鄭雕龍文苑世家皆不敢與棠樾鮑氏論甲乙葢此非一家一鄉之孝而實一國孝天下孝也昔者程堅哭母櫪馬聞之輟芻趙僊解衣以覆醉父虎豹見之岐路而去彼鳥獸且然況士大夫身任綱常之重而忍使棠樾諸孝子汶汶泯泯者乎旌閭表宅賜粟復租圖像百城以示風厲舍鮑氏其誰與歸孝哉是錄可以

貞節錄序

貞節錄者錄丹徒戶曹郎九見之女兄也女字金沙曹生年十四而曹生夭女聞訃哭聲如崩墻踴訴於父曰願一拜曹郎效無憾父唯唯應之而女請益堅既入曹室憑棺大慟左右皆爲唏噓父嘆曰吾女鐵石腸何忍奪其志女從此義不他食但食曹氏粟手績累貲營曹生墓而廬之五十年洒涕松栢旁幾無乾土矣鄉父老諸生上狀臺使者疏請旌廬而遠近士大夫爲詩歌誄贊以張其事題曰貞錄志褒也余

曰在吳稱貞女在曹稱節婦禮也或曰女未婚曷稱婦余曰未婚之女不應婦然則未仕之臣獨不爲王臣乎夫吳女之納名曹也告廟曹也憑棺而哭曹也營墓而廬曹也若之何其非婦也惟明揭之曰臣則義無二君明揭之曰婦則義無二夫後世依回于未婚之說甚有以叔續嫂妹續姊瀆禮亂倫幾與異類等而異類且有不然者鳥曰鶼鶼失耦則不栖魚曰鰈鰈去一則不遊而況賢士大夫之女子乎若使如市井流俗之見嫉詞而遊說之峻色而迫奪之則吳

女非死於三尺之亦即死于徑尺之帛而猶得以五十餘年凜凜如秋霜皦日者非賢父母兄弟垂憫護持不至此嗚呼危矣哉夫男子情竉爲歲月纏綿久耳吳氏未婚烏乎情男子多讀書强半爲名使吳氏未嘗受班姬曹大姑之教烏乎名名枯情枯則曹氏一粒粟即蘇武穹廬之雪夷齊首陽之薇此身雖存亦枯如蜩甲耳何論生死又何暇論早晚計也吳大夫九見曰善今而後女兄在吳曰貞女在曹曰節婦題曰貞節錄以從眢道人之命

節孝承恩集叙

白香山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余嘗讀此詩而悲之每欲刻傳人間俾士大夫崇奬人倫者應以表章節婦爲首務而或格于例束於貧迫于簿書期會之無暇而皦日秋霜之操泯泯矣爰源金使君東南之第一卓異也入計朝天躬逢登極特上曾王母

祝氏苦節一疏　特旨旌閭太史制詞守相捧檄會
稽父老子弟傾城涸巷而觀之嘖嘖嘆奇節純孝無
兩此承恩集之所繇刻也祝母父桂軒翁攻岐黃鵲
意之書嘗夢曹大家入室覺而心異之十七歸實齋
金君不六年早夭母僅二十有三耳永訣之夕號哭
騰擲索炙姑王氏抱三歲孤伯乘者授之懷乃感悟
三日始進糜七日始進飴俄而祝醒震驚擁姑抱兒
竄火焰中出呼衆人踉蹌來救柩得以免姑殺則又
拮据百端以襄大事遣孤兒從外舅治醫其門如市
母獨屏居小閣中非祭時罕睹其面享年八十有六
而終孫楚畹公乙丑成進士上書得　旌典雖非未
亡人本懷實伯乘以未了事留補于後人者也嗟乎
有祝母而後有伯乘有伯乘而後有楚畹而
後天下復知有祝母若使母徑徑溝瀆與孤俱盡直
亡宋之文陸兩丞杠耳惟收復煨燼式微之餘而復
還之金氏即郭汾陽李西平何以加哉婦節如此恨
不使香山一唱三嘆描寫而詠歌之而愧余非其人
也姑應其請而爲之序

東征紀叙

朝鮮奉正朔二百餘年蓋東方君子之國爲遼左外藩蠢茲島夷敢越厥志所恃三大酋曰石曼子曰清正曰行正鴟足掎角抗衡中朝耳圭叔王先生以文武異才甫完西事旋監東師徵苗獠兵二萬有餘趨地九千餘里陸帥劉綎水帥陳璘皆稟受約束齒劒淬勵氣吞倭奴者八九矣南原之後先生力主決戰駐營則有近無遠督師則有進無退趨餉則寧有餘無不足於是一戰而山谷之伏兵發行長背城走再

戰而舟師發石曼子就擒水陸夾攻兩大帥隨機策應先後馘三千餘級其斃于林莽仆於波濤者人馬甲仗不勝紀秋毫皆圭叔居中調度之力也雖然此豈好爲戰哉先生守重慶嘗以單騎入播播之罪釀自七姓故議主勘南原挫衂不一大創之則倭有輕中國心而朝鮮不靖故議主戰播如穴兎薰之灼之一獵師足辦倭如貧嗁之虎非制其獰烈之性而殺其奔佚搏噬之威飛而食肉寧有已時哉先生德在西功在東司馬門之書未上而樂羊之箧踵之先生

不伐不辨非久公論大明而朝廷一有緩急且以召先生則有東征紀在

秦稅紀序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
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懾之膽落矣曰是嘗
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某養子某奴者是
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於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
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姦嘔惡血甦蠱如
菽者百餘數昏瞀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
日夜泣挺劒躍馬欲報仇西入秦交游遮止之不果
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

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
涕泗橫下眞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
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
髡鉗輸右輔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
則含笑詰獄豈肯出龐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
天子神聖臣不必難子不必仇戰勝而肥發之歌咏
卽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
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
時從京師短衣單絞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

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
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敘得無陳
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爲父報仇申屠蟠十
五歲上書外黃令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
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
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
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
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

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即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恣恣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下二鼓矣

鹽官小草序

小草者喬公穀旻所著也公宰塩官五載餘先後薦者十三剡以卓異聞主爵題留考選卑業已列名而公獨上箋請閒局自効授工曹旋轉司馬適以蜚語中考功法聽調而公願爲諸生師繇順天轉拜南京學錄陛辭之前上封事數千焉指陳遼左事甚悉外則戰守兵餉內則三事六卿甚而瞽御乘輿皆慷慨盡言而無諱人意公出門折軸磊砢不平其一種感憤用壯之意鬱勃而無所施故發之爲子瞻嬉笑怒

罵與賈生之流涕痛哭而不知非公之本旨也余嘗讀公鹽官吏牘如三倉議間架議解軍議鹽票議均役議倉厥議海塘議民運議皆民間之積蠹積弊大利大害寓焉公詢之鄉三老質之賢士大夫請之郡臬臺使者事期可行法期可永否則雖忤觸當路抵咈巨公轉譽而爲誹更白而爲黑公亦不以屑意今吏牘所載諸欵言言皆訏謨石畫亦字字皆苦心血淚也公在邑不忍傳舍其官在鄉又不忍秦越其父老子弟凡桑梓利弊之尤者暢言之當路必解倒懸

而後已公居恒設心如此而當遼事攘攘豺狼入室燕雀處堂大丈夫亦則亦耳寧肯踟躕隱忍作無口瓠耶公有識有才有膽有畧而又有干霄之俠氣以助之扛鼎之筆力以運之故思慮深長議論痛切下爲桑梓憂上爲朝廷哭不覺其懇懇欵欵一至是此無他功名之念淡而忠孝之心真也假令當宁採其言見諸行事軍中得韓范禁中得頗牧天下事尚可爲而坐使有用之文章不試之天下而僅試之斗大鹽官又不哀然旌之以爲功而且多方釀之以爲罪

宦途苦海人情太行公雖無幾微見顏色吾不能不爲公論慨已故叙其草而傳之

海邦輿頌序

吾鄉陸伯言遜自華亭侯又封婁侯其分野皆隸在斗牛星紀間雖隔衣帶婁實我父母之邦也今婁侯爲心夢劉公文名烜赫號稱楚材學士大夫傳誦其公車言者爭以木天貴人期之而公獨以州大夫自効發硎于婁而脫穎於東諸侯上其治狀高等載在海邦輿頌自朱藏青衿黃童白叟以合之於後先臺臣諸薦牘無不交口嘖嘖稱劉大夫賢大抵乙丑下車後似東西京良吏專主於廉平不苛無斲民和無

桃時譽而三載聲實章聞婁以大治賦中之額與額外之賦苛碎浩穰得公則脉絡甚清漕峻急部署甚蚤訟狡譎決判甚神駕馭將士甚肅吐握孝秀甲乙其秩文甚裁屏車騎履田壟甚整辦彈治博徒惡少及胥史舍人兒甚健武自公在事而嘯醜舞怪者不敢食肉而飛矣歲雖饑不害矣風雨時粟價平海波謐遊轍稀州庭廓廓若無事秋毫皆劉大夫賜也惟大夫大有造於婁故事奏三載績東身闕廷聽天官尚書考而婁人則公留戊辰當入覲期秣馬脂車以從者惟恐後而婁人則公留公以駕輕就熟之才試盤根錯節之地簿書不謂俗錢穀不謂煩其篤摯則反火昆也廉介則一錢寵也敏速則數十函穆之也即使較書天祿不過博太乙青藜上一燼火耳豈能兼君家數子之所長哉古人陳詩以觀民風途歌里謠皆採之上太史公司勳氏物色良吏有如劉大夫者乎請質之隣壤部民之言并沈麟系所刻海邦輿頌

武舉鄉試錄序 代

萬曆乙卯江南四郡當武舉試郡大夫集材官羽林良家子以待而逢執事者之不閑迺遴丙辰秋七月鹽臺侍御張公蒞焉初試射懸鵠命中飲羽沒鏃者若而人再試騎跨鐵裲襠馳生馬駒韝控縱送者若而人三試籌策挍筆蹶張請纓慷慨暢金箱玉版之書者若而人事竣皆交手相慶曰茲可得虎臣以報天子矣自昔文武合爲一轍故玄圭誓師赤舄破斧入則相出則將有專征而無專閫自儒紳介冑判

爲兩途於是丈二之矛七尺之組往往窘束于文吏三寸之管而武始大絀又以　皇上享國長久海内泰寧定三革隱六孙建威銷萌者又四十葉於茲矣游騎不馳韔弓不發匣劍不淬腐韔不談無論九大塞飽食偷嬉卽介胄子弟田野豪傑鮮有躍馬麤粮盱衡瞋目而起者豈未悉　朝廷邇年求材甚亟乎往者　皇威宣皃靖寧夏殄緬播衛捍朝鮮冠帶之國數下尺一司馬門懸金錢爵賞募戰士不啻左右手飲至　獻廟累級世官其激揚將吏甚寵今目前稍幸帖息而邊士嘗以脫甲譁矣貴竹以叛苗告矣閩浙又以倭警聞矣齊魯千里爲墟析骸爨子且挾饑民而挺矣甚則訛言忽起如往歲江陰荆溪故事鳥驚魚駭士女奔啼言之尚使人怖此豈安瀾覆鬲儒者坐嘯晝諸時耶多士生長枌榆懷杞婺之憂而欲投袂奮起以佐　國家緩急之用其將以誰爲師自昔吳中多奇才劍客如要離燔妻斷臂視死如歸周孝侯射虎斬蛟捐軀赴難其英風勁氣尚能使魚劍秋鳴鴟濤夜泣而多士度更有進此者則請以易

之師貞來人爲多士最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錫三命蓋將者謀勇兼資忠孝並著有中道焉過勇則輕隴西李少卿是也過威則離蜀漢張車騎是也過專則僭王大將軍桓大司馬是也過智則佞侯君集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專而順獨郭汾陽足以當之武科初倡于唐而汾陽順獨華州試武舉起家驅安史逐回紇屹成三百載中興再造之功誰謂是舉果不足得士哉多士雅志汾陽勳業師居以中師出以律小而獨當一面大而總轄九鎮使

天子倚爲長城而褒衣博冠之儒不敢與兆牟分左右袒豈惟王命三錫卽舉主千秋之光寔賴之矣若而吳要離周孝侯恐有志者薄劍客不爲吾不爲多士最而以郭汾陽告汾陽今侍御崔公關中產也

秀水縣志序

古邑麗都郭者不志譬之支子不廟附庸之國不祠山川禮也然則秀水志者何秀水自宣德胡中丞建議剖爲邑廣袤二百三十五里界吳越纏斗牛東會滬瀆西控禦兒凡具區天目苕霅之源分脉別派透蜿曼衍折而入於秀州始滙爲大澤而其中平原膴膴無高山巨岳之鎮青蕪素練映帶林薄川流如繡遞相灌輸故江南則壤之賦倚爲陸海而邑人士又皆韶雅嫺文章接鞪傳圭秀甲諸郡是邑也水爲勝

故宜志其大者少春李侯爲令之五年政成慨然嘆邑無遺志志無成書乃聘孝廉孟實姚君伯清項君及邑博諸文學弟子研撿撰述屬不佞爲郡挍余惟秀水之名邑也晚其先憲故實不能舍嘉興之郡邑圖說而更有剏剏者始於刺史雙湖戴氏其文不雅馴卽書者僅耳目之什一則又不能不舍戴氏而更自爲志嘻志雖述幾於作矣余非作者旣諾授簡之役遂與諸君後先咨疇復爲次第删潤之不敢以叢記詭事簡而止不敢以卮言飾文法而止不敢以訛筆衡人核而止庶幾觀風考文師往詔來燦若肩列而掌睹焉夫古者小宗無祖其得自爲立祖者惟仕而顯及宗之賢人始諸侯皆有圖籍秦裂封建爲郡縣縣葢三代之侯也今李侯賢且顯於法得自爲宗譜雖治邑肺腑郡國然圖籍故不得獨闕此秀水志之所以作歟余嘗聞秀水者望吳門之水也乃父老又言麗橋之東有秀水生五色光見者獲種種殊勝福則澤國之秀冠冕東南似不可以無紀而況儼然稱巖邑之雄乎哉昔酈道元水經太史公河渠書皆

以水著名而鄭樵亦曰後世撰輿地主於州縣州縣易而遺牒莫攷矣不若斷自水脉爲主如尚書分州以水原定經界此禹貢千古不易之法也是故名秀水志

姚百雜虎丘詩序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玄墓回櫂虎丘讀諸子聯舟泛月之咏使人眷舞肉飛聲嘶氣奪雋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閑門古寺甘冷淡于折脚鐺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山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痴莽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妝成輪置筆按杯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眷道人艷而傳之題序如左

薛華斗枕上篇叙

福清華斗薛君遊雲間時時載蘭蕙貽眷道人留之飲飲酬賦詩多豪瞰健俠露燕趙劍客之風久且善病倦遊倚枕上與短檠孤榻間哀蛩相和寥蕭幽淡而境愈寂吟愈苦即勸之止酒輟詠弗顧也立冬後來訪余其量幾埒下戶而詩品已進上乘禪君豈得瑪瑙遊仙枕十洲三島皆從枕中度過耶老杜云世情只益睡此以枕避世也堯夫云高枕看兒戲此以枕玩世也若吾祖希夷先生受五龍睡法鼾睡輒半

歲不醒但有睡歌而無詩句留人間余學之不能則讀君枕上編以代華胥混沌譜而已華斗其許我否

游勿凡戲悔詩叙

閩中游勿凡奇士也書綜五車筆扛九鼎宰物巧拓所至齟吾嘗自嘆曰此必三生以前好與波旬爲侶率億千萬魔軍魔民與天惡戰跨山蹋水捉日擎雲天上求飡海中釀酒遂爲帝釋所敗鬼兵自碎逃入藕絲孔中今謫藉人間種種拂逆亦復如是因作戲悔詩訴于竺乾古先生詞旨悲痛而肺腑亦眞非文人掉戲爲綺語也夫才高不遇則必有一種感憤用壯之氣蟠屈而不得伸非解嘲逐貧則詛天罵鬼似

猶有市心焉若讀游君懺佛詩可愧矣抑聞之顏延年云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于編蓬之中用此道也游君得無意乎

華廷鳴悟塵軒吟草敘

詩有正脉有正聲一變而爲纖婧以詩餘小令入之再變而爲流便以方言里語入之是兩者勇於立幟急于嘐名于是寒膚嗛腹之士挾小慧而從之不覺狂魔竊其心腑余老矣力無能挽回爲嘆息久之晚而得廷鳴華君君之高祖西樓公以豪聞與文徵仲陳白陽諸名流相往還產挫元樓公繼之舉白齋先生中甲午榜漸還舊觀君繇諸生鼓篋太學才名赫然厭薄經生言而好有韻語特甚所居宕口鵝湖

饒農圃陂池竹樹菰蘆之勝單帖疎市時與客徜徉賦詩以爲樂其詩精整簡練清遒高華法律雖嚴吞吐如意吾所謂詩餘小令里語方言之習氣君一洗而空之其亦詩人之卓識者矣君讀書有皇甫癖嗜茶有陸羽癖好山澤之遊有禽尚癖所趨既幽其詩品自不得不異薰之以十炷名香淘之以萬丈氷雪三伐毛三洗髓非凡子可得而驂乘也君家孝子寶自晉及明科名纓緌不絕君味玄退素澹然無意于蟻羶蝸戰之場吾喜華氏之復有隱君高士也故敘而行之

王平叔旅燕草序

南華謂風怒號鵾鵬怒飛草木怒生皆言力也非莊子不能爲此言非南華之文不能當此言而余獨喜佛經云小兒以啼爲力婦人以嗔爲力蓋力從弱處生則其强更百倍漢有姣好如張子房魏有纖妍白皙如崔伯深其人乎吳興王平叔制義精微脫盡蹊徑圭角筆力有九鼎之雄光焰有萬丈之勢開發而爲詩歌鏗鍧奔射上無三楚下無六朝而恂恂自將似不屑與海内騷客競尺寸名者其意念蓋深遠矣

自古燕趙多豪傑今劍客不在市神馬不在冀激商
變羽之聲不在悲歌擊筑而在才子之詩若文吾平
叔是也平叔行矣試書而奏之有力者其將負之而
趨乎

陳敬夫文序

敬夫爲諸生有聲矣然絕無今人士紈衣之好披短
毳沉沉土墻中謹以三才吾爲弟子師歲易殘褶以
事老親歸而掩門受書頌讀之聲如戛金石往往出
草菜籬落間家益貧神益王屬者歲奏賢書屈四指
而問若何人氏則敬夫儼然改玉矣今讀其文筆花
墨霧言言五色矣所謂虞卿春秋從窮愁中來予雲
未爲執戟僅以葬玄淹度餘齒敬夫有焉嘻此非知
敬夫者也敬夫皇四歲時已少孤賴有母氏以至今

日暮雪挑燈寒風吹戶虛絲零牘形影蕭然以敬夫拔俗之韵雖恥與貧賤相仇顧其仰而嘆俯而泣當必有慟于毋氏之訓慈願爲折肱嘔肝以一收青雲之價揚四海而報九原蓋其素盟哉昔人以親逝而歌蓼莪之詩敬夫欲顯其親而獨以詩起家皆孝子之用心也兩山魏君業嘗館穀敬夫相懽如椒蘭因述其所以魁多士者繇此故特乞言于余題其文曰懷椿堂稿

周志齋制義序

萬曆戊子　上眷顧南國乃命太宰博選賢勞不貳之臣往蒞茲土側聞志齋周公入領其任其聞而喜加額曰是公其爲儀曹時所常推爲名世其人者也前有文襄後有志齋兩周公前提後挈岳鎮海潤東南厥惟幸矣東南澤國素稱繁衍往者家汰人侈肥消瘠存兩師旱賊又相與循環而更嚙其肉此非可以區區條會而約束之也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誓精一之約蠲法外之徭省弗經之費於是不三月而

郡邑之聲樂減不三日而江浦之戎寇清何其易若烹鮮而恢若游刃耶予始欲窺公之學而不可得開一再謁公快聞緒論會聚生平有加金石公始出舉業一册子從容卒業皆君之殿元焦君所爲丹鉛評閱者也焦君茹公之華儼然改玉則公之出其吐珠以治天下易可知矣夫文章之於經術事功之於勳業二者若相類而追琢絺繪以爲文簿書期會以爲例此其適道致治兩無當也譬猶徹帚漏卮雖家喜而人有之其神魯弓郤鼎不亦遠哉公之學本於六經嫡視關洛庶視子史奴隸視二氏且能使之奔走於筆端彙而爲竹頭木屑之用故其文淵乎其莫窮亭乎其若豐溉溉乎其大國之響也夫文者通於心與政事之間公之文其非聖不言則其出而經營四方措諸三代之治者不猶形影之相赴宮商之相生者乎公成進士於　世廟之朝於運爲午昌厚博大之氣公一稟之而又生長東魯得以鼓厥泰岱之峰濯纓泗水之上目饜詩書耳飽禮樂宜其礴礴而不散孕而爲公之人文也昔儒林循良未有合傳予故

梓公之文使天下知三不朽之合而爲一人有如公者豈特垂式海内之多士而已哉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序

王季重擬存稿序　單質生瓶庵集敘
王子逸詩草敘　觀並頭茉莉敘
王箕穎詩敘　倪巔稿敘
李寶弓使君詩敘　施子野花影集敘
萬子馨詩餘圖譜敘　冒少嵩萬里吟敘
申維志息廬詩敘　劉代予雁字詩敘
李宗文移情草敘　周公美閩游艸敘

超然詩敘　劉無競無似丙丁程墨敘
施公仇詩敘　林元達吳興游草敘
張鯤淵青樓小奏敘　廣陵游草敘
穆仲裕江南游稿敘　孫潛夫滄州集敘
許湘畹雪香庵集敘　王雲我讀禮集敘
李徂徠愛日樓詩敘　李氏碧梧軒詩系敘
李行初南游稿敘
宋沂州集敘　沈仲貞餐勝齋集敘
倚劒亭艸敘　吳眉生漫遊草敘
馬毅仲聊吟敘　素雯齋續集敘
黃經甫遺集敘　何无咎汲古堂集敘
靜嘯齋集敘

孫婿莫　高
太暉甫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仝纂

王季重擬存稿序

昔人評子美詩聖太白詩仙陳子獨不然曰李杜詩俠俠非田仲朱家劇孟郭解之謂也俠莫如孔子之春秋筆挾風霜字帶劒戟詩之不亡實繇於此其次

莊周俠而子屈原俠而騷司馬遷俠而史李杜俠而詩此皆以異人兼異書故名俠也吾於山陰得王季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咀之俱異趣異人也哉嘉坡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今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躓乍沉乍浮凡生平慷慨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魄神審百未得一舒而弄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强半出於詩弄先舞劒擊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轂譚天其嘲謔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驅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郤噬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者彼捆束聲調如牆工趨轉側姿嫵如盤中舞季重直醜而嗤之斯亦可謂莽林之雄已客謂季重代與局不操齊魯吳楚音夫正惟不齊不吳不楚乃所以成王季重季重詩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醢魔鬼赭五嶽欲使童煮四大海水欲使沸瞠聖人不受睨神仙不爲而肯雕蟲畫鶯局促諸君子轅下平季重忠

孝人也太公老矣摘之踶則踶杖則杖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魄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大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術吏事中民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爲詩人度兩公終未首肯子美兒嗇嚴武太白奴使力士脫靴貴妃捧硯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即稽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荆軻之詠皆有深心焉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詩俠不妄矣

單質生蕆庵集叙

漢伏波將軍好騎鑄交阯銅鼓爲馬式表曰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依儀氏鞿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余笑曰耆舊大人之論詩文也必今之非而古之是何以異此自來新陳之相變也雖天道不能違而時爲帝時不能違天而詩文能與時違乎桓温與殷浩共爲竹馬之戲桓棄而殷取之笑曰殷當出吾下伏波之馬式其桓温之竹

馬乎嘻此吾友單質生作詩之微旨也質生面慧根
食靈氣直透至人之心光不走俗兒之思路似從作
者機杼外別搆出清脆新聲玲瓏小品翩翩年少乃
有才情如斯人者乎昔元微之詩流傳宮禁王涣之
詩遍唱旗亭李益詩樂工爭相賂求被之管絃形之
圖畫豈在少陵顧反俛出其下耶大抵具範兼鎔歸
之作家獨詣偏精歸之才子才如質生自不覺勒回
氣候動搖人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如必擬議李益
諸子以爲風流是亦竹馬馬式之類也君家單道開

好食細石子如口啖餅餌匙抄糲飯火食人不能也
單道開之奇奇在石質生下筆火食人亦不能也單
質生之奇奇在詩

王子逸詩草序

秀州王子逸與兄元雅並篤隱操一時同社爲方叔叔祥伯承秋潭老衲眷道人每相見止剡竹床茗旗萊甲但問近課詩幾首抄書幾葉放幾生夜坐幾更鼓絕未嘗及聲聞利養市朝嘈嘈口語事飲子逸洒莞然笑喀然醉屬之題咏無所辭亦無所肯幽淡清遠而本之柴桑爲多蓋生平好讀陶詩故也通達崇簡非禮不動士大夫肅之爲童子師日得稍養親以贍妻子子二皆成名書法精楷徵寫諸經刋布流通

以此益復玄解不忮不求不疎不數四十豫撰墓銘有王無功白樂天之風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觀並頭茉莉叙

茉莉嶺外海濱之所產也一見於南中行紀紀自陸賈一見於南方草木狀狀自稽含宣和艮嶽列之入芳雒陽名園載之奇卉曰沒利者王梅溪集也曰抹利者陳止齋集也曰抹厲者李格非集也曰末麗者洪景盧集也曰那悉茗又曰鬘華者梵經也諸書臚載以詳述而一叢之中發爲雙蕚連趺則自如皐冒氏園始主人辟疆子艷而賦焉遠近名流遞有奇作或謂其大如簷蔔或謂其瑞似嘉蓮或謂其花生

於情或謂其情生於花諸君子不能判眷道人曰舊傳虞美人草聞人作曲則枝葉皆動已高鄙進士桑景舒製爲別曲對草鼓琴枝葉亦隨而動江湖共傳有虞美人操惟天下一種有心人能感召同心之言亦惟一種有情癡能移換無情之物辟疆詠之而諸君子和之諸君子和之而花神應之試以奏茉莉前得無聞而起舞乎即謂此詩如虞美人曲可也

王箕頴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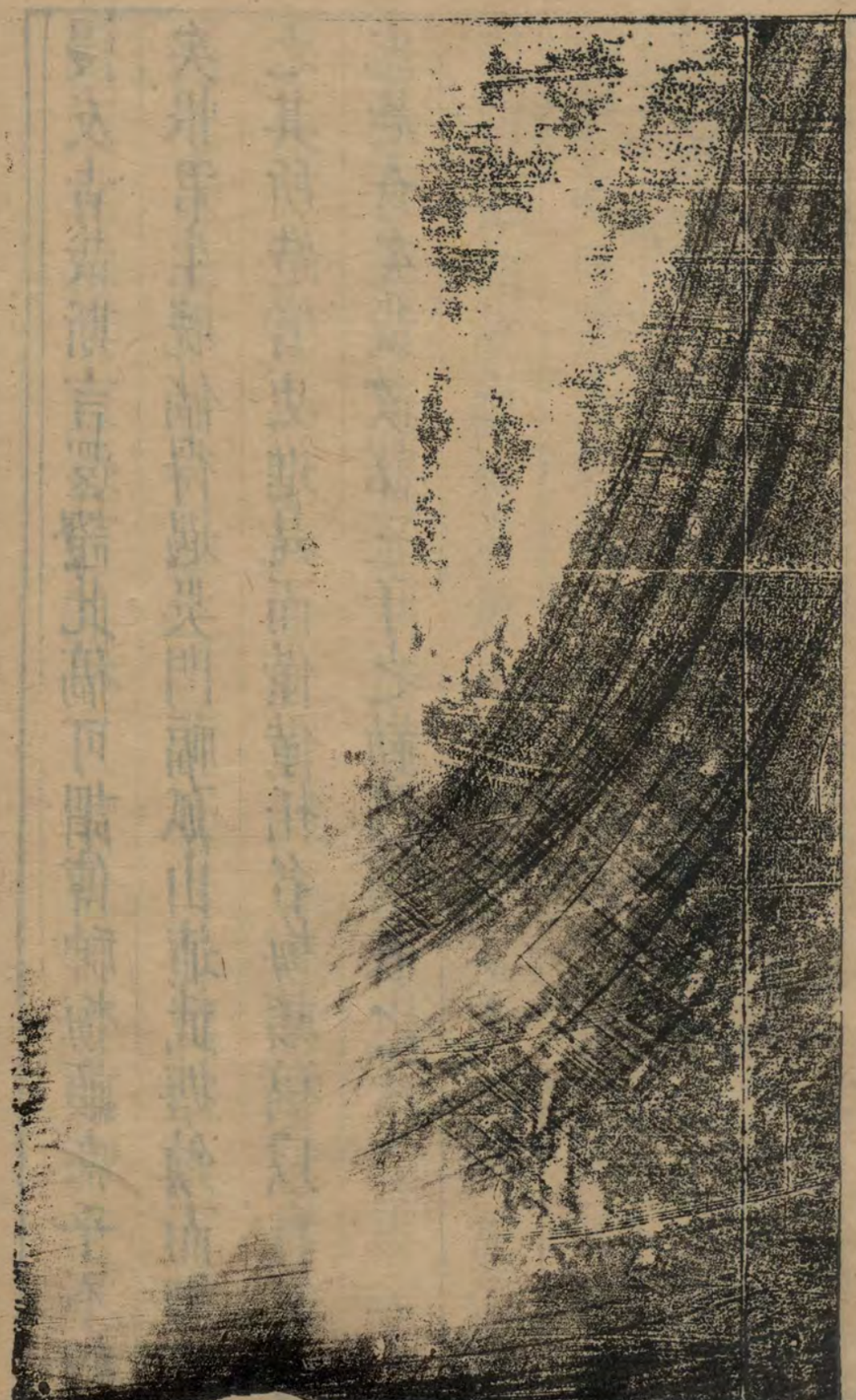
余結茆山中本以屏喧息囂每當三春游展跡之往往紅綃翠袖與黃頭郎白髮農夫旁午蹊門余反戶拒客甚則操舸子避入竹菁中薄暮言歸猶聞歌嘯因思行縢絆屨爲玦莽無人之游而老不任道塗病不任澗飲谷食益隱之難如此吾友王昇之少與余同研席終歲下帷精研三禮有纂註行于世余嘆曰當　世廟時朝野無不習禮家言若使昇之與張永嘉諸公議禮子大夫前當取黃金相印如斗大

特昇之薄而不忍爲耳昇之學博才豪文麗而師法古故心淡而神清跡幽而意簡讀其詩可以知其品矣塵視浮榮故取徑于王孟孩視時輩故追踪乎少陵不屑交遠游大故三徑削跡孤賞冷然今而後知城市有大隱火食有神仙非虛語也昇之自署曰箕頴又自呼曰慵懶生余詩如唐球僅堪自貯瓢中昇之詩如許由其瓢至今尚樹天壤間昔人云山中無許由箕頴亦頑壁其吾家峰泖之謂乎

梅顛稿敘

眢道人種梅於佘山上下多異種遠近來觀者攀折不能禁香雪覩地幾寸餘頗挾此以傲客已遊光福鄧尉熨斗柄諸村落中湖光山翠暎帶梅花者曲折幾六七十里余笑而指之曰是爲梅海恨不呼梅顛同來若見之當赤足狂叫僵仆花中經旬月不肯去俟花落始痛哭歸耳客問梅顛爲誰曰梅顛醉李人也隱行陸宿好采水舄陵菌以爲糧自號茹草生海上獲大螺又自號螺冠子所居去郭五里許曰白苧

鄉槿墉竹藩栽梅繞屋鬱鬱然高臥其中又自號梅顛道人介石朋松耕雲釣月筆墨紛披飄然多逸羣拔俗之想年八十有四逝矣後世讀其書而不得見轉展尋味度未省爲何如人或疑爲聱叟爲畸翁而不知梅顛故廩廩名教中特不好生產不耐流俗但喜事事臨摹先覺耳刻廣牘鐫生傳以及身後衣冠之墓皆鑿鑿爲之朱金陵碑曰好古而不嫌析產之誚陳詩而不避賣名之訾葉福清傳曰以亟書籀篆金石爲尚友以禽魚草木天星地形方言稗說爲汗漫友肯哉斯言還證此稿可謂傳神梅顛庶乎不朽矣恨君生晚倘得遇吳門福孤山逋武塘鎮而師事之其所造當更進是而僅僅托名梅顛稿以自寓其志趣奇矣哉故諾三子之勤請而敘之



寶弓李使君詩叙

郡司寇而曰李官者何李杜下史冑姓也冑出于皇
陶皐陶爲理故曰李也史遷論申韓原于道德亦謂
不然老子清靜養壽壽百有六十餘歲子房圯上之
黄石曹參膠西之蓋公皆本於此豈申韓所能夢見
哉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又曰民不
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故惔莫若兵而反曰佳兵凶
莫若刑而反曰祥刑執法莫若士師而反曰嘉師此
老氏清淨旨也李寶弓使君儒豪也而獨有味于此

言臺察巡行江南檄公判四郡爰書逢公則入門開鬼門閉即當事聲色卞急震慴無人理而公恢恢足以應之非特鯫皇不入境即其調御漕卒笑談于豢虎馴鰐之間總得之道德五千言耳暇則課兒讀書謝客理詠英健秀偉不屑以學問入詩以學問入詩王元美所謂驅河下之輿隸荅應堦前堆食肆之餘飣餖排當席上豈知空中有天龍八部世外有淡然無味之天人糧哉李使君比興緣情疏導心術無一語不清眞亦無一字不從古樂府翻出正如陶淵明元次山能使韓杜顏魯公名輩服膺其詩抑亦先服其品乎他人好申韓我守之以清淨他人弄學問我吐之以性靈李使君政事詩文皆善用李官之平反秘法也推此立朝所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其傑然强項大丈夫哉毋徒以詩人之雄目之矣

施子野花影集叙

峯泖間久無閒人矣自眉道人開徑東佘之陽施子野築墓西佘之陰簾櫳窈窕花竹參差遂近始有褰裳而遊者余不設藩垣聽人往來如簷燕如隙中野馬而子野嚴扃鎖以病辭中酒辭顧閣上嘈嘈數聞絃索度曲聲則子野所自製詞也客唐突不得入橫折花枝呵詈委道旁而去而子野默默笑自如子野好日出憨眠而能讀書至夜半好與人轟飲惡戰而能數月持酒戒甚堅好治經術工古今文而能旁通

星緯輿地與二氏九流之書掉弄而爲樂府詩餘跌
宕馳騁凡古今當行家意蜎蠼未肯下嘗謂余曰子
老矣請時時過我俯首拍掌而和之暇則爲我題數
行傳海内夫曲者謂其曲盡人情也詩人人可學而
詞曲非才子決不能子野才太俊情太癡腸太柔心
太巧舌太纖今花影集一出皆咄咄吁駭想望子野
何如人購善本換新聲擲餅金斛珠當不吝惜豈特
爲三夢四聲猿之畏友而已乎昔山谷遇秀鐵面道
人訶其筆墨勸淫恐墮犁舌故其叙晏叔原集云妙

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褚裾之樂鼓
之舞之皆叔原罪也子野學道請以山谷爲戒子野
曰吾樂府詩餘非平章風月則約束鶯花艷語麗情
十不能得一況謔浪俱是文章演唱亦是說法秀鐵
面見之即使本人歌石兒舞可也眉公曰君風流罪
過且向余茗帚庵發露懺悔一番昔有沙彌請法佛
教之誦茗帚二字誦茗則失帚誦帚則失茗誦至三
年忽然上口遂爾大悟子野能捨無始來才子習氣
作茗帚庵三年鈍人乎子野曰懺悔竟

萬子馨詩餘圖譜叙

詩祖三百篇離騷特文之餘也詞詩之餘也曲又詞之餘耳詩文發乎情止乎禮義若旁溢而爲詞所謂捉不定撩不住謔浪遊戲無所不知其所終故晏元獻公未嘗作婦人語點入詞中而蘇眉山遂欲一洗綢繆宛轉之度及香澤綺羅之態然銅將軍鐵綽板教坊雷大使舞袖終非本色故晁補之獨推秦七黄九與張三影柳三變爲當行家詞蓋難言哉曹縣萬子馨詩壇之渠帥也其所撰詩文幾與身等藏副名山

而先行其詩餘圖譜有白有黑有黑白之半按圖而填之倚聲而調之抑揚老嫩發端後殿與中間過度頓挫之法種種畢具其痛快者可以助黃衫豪客之叵羅其纖濃者可以約紫綃侍兒之執扇詞如夜光明月圖譜如翡翠百寶盤珠璣陸離流走而終不能跳擲于寶盤外法令森嚴其誰敢干之子馨嘗爲曲陽令早賦歸來當事者速之出山屈爲松郡幕稍暇即焚香讀書拈詩詞和故既不必望以晏叔原之小謹又非筆墨勸淫犯繡鐵面佛法所訶戒發乎情止乎禮義其得詞之中聲正聲者乎昔東坡守杭見毛澤民詞謂坐客曰郡寮有詞人不及知某之罪也折簡追還留連數月毛法曹繇此知名今禹修郡大夫待子馨亦復如是不可謂不遇矣故題圖譜後知世上有澤民則必有東坡賞鑒者出古今人豈甚相遠哉

冒嵩少萬里吟叙

萬里吟者如皐冒宗起之所作也宗起起家戊辰旋以行人奉使入閩往來題詠悉得之枕上車中而遽稱萬里吟者何昔嚴忌歎意於九州向平懸圖于五嶽豈宗起遊更勝之耶曰非也憶癸亥仲夏宗起郵詩筒奏予英爽高秀有孔北海陳元龍之風余報書云作詩一事反覆推敲既損心神最妨舉業足下俟了此一甕鐵汁而後逍遥翰墨之場未爲晚也越數日陳明卿太史書至不約而相戒者則同其尊人汝

九先生手錄兩牘粘于宗起之座隅宗起即于癸亥之午日猛發大誓願不構一韻語矣其後蘇都門使武夷無適不遊無遊不詩遊之有萬里吟實自客歲始陳子讀而嘆曰男子生而懸弧有志于四方自出就外傳而兩足若絆矣俄而入就衡文使者試圉圉于患得患失之場而兩目若蔀矣數奇不獲雋則沉埋故紙堆中爲芥蟻爲壤蟫爲乾螢老蠹終日行不離尺寸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今宗起謝去帖括家言手足耳目復還而爲我有正如天馬驟空神鵰壁

漢掣韝斷紲安往不得其所哉行役所至凡古來福地洞天石笥玉牒俱羅在挽鬚摩腹間發而爲記則南渡江淮北涉齊魯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之司馬子長也發而爲詩則鄜州以前梓州以後之杜少陵也東坡謂杜詩似史記然竟無能知其所以似史記者蓋謂兩公俱得遊助耳今宗起肝膽才情橫絕一時眞可與山川麗藻雲物精靈相曄發而又本之以甚深睿義則幾于英雄之膽小至人之息踵矣頃寄僕書云緬想公似教似諫相成相攝之盛德正當于

古人中求之邇來盛氣少年孤行壹意不復佩先生長者之言直是無福承當耳咄哉宗起深沉篤摯似不屑以區區詩人鳴也異日薄有韻之語精練于經世出世有用之學洗足收鉢闔門造車運量一心走徧四天下如屈伸臂頃萬里吟不能竟我宗起矣

申維志息廬詩草叙

維志束髮文譽流艷三吳藻厲東修惟恐落裘馬紈綺家習氣室無長物門無雜賓顧獨好言詩如德操若撫諸公皆曩時文定公座中高士也初社詩曰蒼河二社曰中峯三社曰徵歌四社曰觀燈以及椒花唱和悉拈在息廬稿中其精者如百鍊之金勁者如千鈞之弩瀉者如萬斛之泉變化轉換如孔明八陣之圖李靖六花異璘三叠之兵法而維志不以才蓋人亦不以家勢門第籠罩人望之一韋布耶之一退

院得道僧落落穆穆吾不得而涯涘之矣維志除夕元旦必有詩詩必寓無限意外之感憂時憫俗恒三致意焉當文定柄國時不敢妄議朝政之是非當大司馬本兵時不敢旁及樞曹之升陟蓋處熱甚冷處冱甚夷參知念先公稱其孝方伯青門公稱其友恂恂退讓寓之咏歌息廬者斂其九萬里之怒飛爲六月息耳若展其恢奇流畧署入秘書省及巖郡名藩何渠出尹陟召虎下豈但以英詞麗句獨跨江東曰此魏暮笏薛元超省中石也寧足竟維志而已乎

劉代予鴈字詩序

劉孝廉代予先生生于山西客于維楊豪于今古文詞識者以瀛洲吏擬之而今猶雌伏也至是以鴈字詩寄余聽之字字有聲覽之又復字字飛動此詠物中射鵬手也昔龍君御與表中郎兄弟皆以七言近體同賦此題一時傳爲妍唱楚以外屬和虎無人今劉先生晚出而才情筆力勝之其取材也博又經之千椎萬鍛而音調始鏗其使事也工又經之千變萬化而風骨始勁巧不傷質奇不露痕險不拘韻豈特

袁氏兄弟之敵即彌鬛武鄭麟趾皆代予鴈行中人矣夫鴈載於易見于詩而未有及于詠物者鳥跡有象蝌斗有書而未有象形于鴈字者今劉先生以虛空爲縑素以落霞爲錦箋以天河爲硯池以長虹爲彩筆以雪霜爲飛白以風雨爲墨戲淋漓何天無鴈何鴈不賓白中國而施蠻貊普天下皆同文也其惟鴈字乎其惟今日劉先生之詩乎

李宗文移情草序

今年奇熱陳子臥瘧山中者累旬如病霍坐巢飢猿踢壁適有京山李宗文過訪拈其詩倚枕讀之一讀心開再讀神爽三讀兩魘遁矣余每嘆楚有屈莊此海內詩文俎豆之祖吳明卿楚人也而乃爲王李所變近雲杜先生出而張楚而宗文又操全勁擬其後楚自是遂有生氣宗文之才清而激如泉有骨高而麗如秋有光若使與石公並驅中原跋扈驍雄安所底止老人一瓣香未遂向袁氏拈也我嘗恨太白長

吉生同姓而不相當一以甘一以苦一以鬼一以仙又恨莊周屈原生同地而又不相遇一以笑一以啼一以湘纍一以濠上遇則變幻惱恍反覆送難必有出于文人目睫牙慧之表者而惜乎未之肖也今宗文石公亦然然宗文能爲石公而能不爲石公其無敵也必矣宗文曰寧惟此僕與吾家本寧先生阿咸入林不敢辭阿玄賭墅不敢勝陳子怖其言此才子之往來于獨者也病爲之去體者亦以此

周公美閩游草叙

吾友公美未四十勒斷家務不遣世事經懷日與羣從讀書食酒而已客歲閩游歸訪余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予鬚眉之間尚有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嵎强不肯服曰吾見入閩者動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游以舌獨余則否蓋游有三德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佚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足不後目目不後險此游之任者也徒侶不驚猿鳥不駴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

時以詩爲政游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于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寒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明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吾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記汝何從得之并爲我題數語以告後之問津者

閩公美閩游草題

超然詩叙

昔雪浪老人嘗與余同遊西湖以詩示余嘲之曰唐人有云苦吟僧更俗解舞鴛終卑雪浪大笑曰吟僧何妨但俗在苦耳賈浪仙推敲遂爲韓昌黎所物色作僧不了蓋苦吟之過也吾有門人超然栖黃鶴山其人不粘不縛不町不畦跳入古崖幽澗中偶得詩句皆稱性而出率口而止警亮如秋蟬清徹如藻荇其僧中之逸民哉超然少不識字禮觀音文遂得通悟聽講雪浪座下幾八年于是淹暢禪旨其所爲詩

通脫瀟洒湎雲吞月之助居多雖謂得無師智可也自古越僧能詩如吳興之皎然婺州之貫休皆與王公名衮相唱和獨超然影不出山詩名亦不出山外若使韓昌黎賺之彼且狂走入嶮巇柳栗中莫知所知上可爲政黃牛端獅子下亦不失爲可朋之流此沈不輕所以迫欲傳其詩蓋傳其品也

汲古閣題辭

吾友毛子晉負妮古之癖凡人間未見書百方購訪如縋海鑿山以求寶藏得即手自抄寫糾訛謬補遺亡即蛛絲鼠壤風雨濶濕之所廢敗者一一整頓之雕板流通附以小跋種種當行非杜撰判斷頗加差排於古人者蓋胸中有全書故本末具有脉絡眼中有眞鑒故眞贋不爽秋毫無論寒膚兼腹之儒駭未曾有雖士大夫藏書家李邯鄲宋宣獻後生無不倣其博而服其鑒也故敘而行之

劉無兢無似丙丁程墨序

劉無兢無似兄弟刻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平居咕嗶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千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鏃跳擲震悼鬱悒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史如從法駕前鸞後衡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真精神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

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兄弟臥而不聽可也

施公仇詩序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翀道人不遇轉覓于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雛偃曝聞之迎入座温文靖深則施公仇也讀其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豪類放翁蕃麗不解胷中壹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之詠荆卿其易之有憂患耶不然何爲凄切蕭騷名駒嘶于櫪下哀鴈訴於絃間變徵變商一至此極耶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懷抱請撥其觸喉轉嗉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

業功成名遂尋君家施肩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
山怨海碎爲百雜微塵豈不快哉宋時采藥人入青
城嵓嶼處見施肩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林元達吳興游草敘

白樂天詩云山水一何麗君子在其中獨吳興足以
當之余愛其風土人物每欲倚樹結茆斫竹作筏稱
寓公于花溪柳浪間而遂巡至今徃徃發之夢寐詎
意林元達竟先得之元達閩名家爲親捧檄吏隱吳
興者二年冷官瘦馬幾無宿舂粮顧獨好苦吟出入
山陬水涯訪畸人逸民以及浮屠氏之能詩者相與
推敲唱和讀其詩雋永而有腴味穠秀而有異彩蕭
洒澄泓畧無磊砢不自適之意抑亦賢于人遠矣若

使當世有子瞻必且搜訪物色不使陸沉下僚不然如顏魯公纂脩韻海鏡源沙門法海桑苧翁陸羽壽州倉曹朱弁皆得與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共叅紀述之事而今竟何如哉元達好古能詩文不屑求人知即使畢身未遇其詩亦足以表見視吳興諸寓公無慙色矣

張鯤淵鏤青館小奏序

江南之士好爲陽鱗獨張載寧杜門絃誦未嘗謁大吏庭予已心奇之今秋司李王公分閱應天京兆試得載寧則司理故未嘗識面也載寧嘗遊白石山薄暮矣余函之止宿訥訥若不出口讀其文神明逼射精采陸離如明光錦如碾硏珠如彌羅軟玉韈首尾相就屈伸相聯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如天蠶天筌篌天自在樂見者心怖聞者意寂文至此乎則載寧寧靜之力居多也士大夫能靜非特世氛俗諦莫可奈

何即君相造物其如彼何哉君家博浪一椎轟震天地而獨以黃石赤松二老人爲師蓋未動之先貯靜石于胸中故能寫出報韓定漢一篇大文字載寧文動而人靜通籍以後小不呈身大不立黨吾以其品卜之王公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寧獨取其言語玅天下已哉

廣陵游草叙

余往讀周公謹志雅堂雜抄謂楊州當斗牛之墟屬天市垣分野賈客多文翰少已讀秦太虛與邵彥瞻牘云廣陵多登臨之美歸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則游者故不當以地限也明州陸敬身最精博士家言時溢而爲古文詩歌神采嶽嶽幾閃足余君房屠緯真間頃爲廣陵游其詩視前游青溪開化更勝高華穠至英果煥發瓊花現于筆端江濤發于舌下目前縞紵之交自本寧黃貞父外未始輕以一刺相加遺

以一語相唱和凡彼中黃衣豪客紅綃少頃束一羞
璧交懽陸先生曾不得先生一睨而盼焉其品潔其
韻清遐驚八荒孤寨六合回視徃來諸游客薄棘雕
蟲而妄希騎霍者天淵矣余生平以二江爲限北不
渡楊子南不渡錢塘顧益卿嘗以書告云長江限南
北終非英雄語余嘆而愧之今陸敬身詩秦太虛所
云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者其在是乎

穆仲裕江南游稿序

余讀弁州穆太公傳知有穆考功已讀玄對樓詩又
知有穆仲裕秘書丁巳初夏仲裕渡江訪余余驚喜
曰先生胡乎來哉秘書曰吾好游游無他願願見江
南佳山水與眢道人耳仲裕事母孝乞骸終養今歲
多暇始策蹇至徐買舟南來歷廣陵瓜步登金焦北
固直抵餘杭盤桓西子湖已渡錢塘從山陰道上過
諸暨窮五洩四月返吳門轉入峯涇又將入具區兩
洞庭而後至金陵覽畢返故國矣余嘗笑北游乘騎

南游乘舟騎不能負兩客而舟可容數十人騎不能載書而舟可具筆床茶灶騎不能穩坐甘臥而舟可隨風東西與雲朝暮此于游最適于品題翰墨最甚便然南方人好佻喜白擲劇飲爲無町畦之游其號爲詩人詞客往往跳而他適交遠游大僕僕雪鞍風笠間歸而誇示妻子隣里輩惟橐中金與貴人數通薦牘耳問其詩無有也問其所經歷嗒然不能置對甚且有終身不能名某某之一木一石者何論游哉仲裕善貪酒數十年夢窠江南每遇名勝輒爲窮幽拔峻吟賞盤旋不能已已望高岩瞰大澤旁及園囿亭榭老僧逋客之廬或推戶直前或吟嘯自若或即時拈句或退而就蓬底枕上補之故其詩皆有雲中笙霍之音物外煙霞之色非直進于詩且進于道矣

余屏居山藪性復畏人病霍在籠寒亟繡壁即有吟咏閣閣不出三四百里外以此甚負江南江南斗大賴仲裕來游得張其勝于海內山靈有知何以謝仲裕仲裕笑曰君鄉有長江太湖大海堪釀作醴使余坐酒船拍浮其中穆生不去矣

孫潛夫滄州集叙

海陽有名溪散人者好讀書好遊佳山水又好與青鞋野客白毳老僧逍遥放歌以自快一遇古跡爲徘徊顧戀不忍去謁金陵渡錢塘浮楚湘以及太白之鳳皇嚴先生之釣臺宋帝之遺宫岳穆之故冢唏噓感愴吊之以詩使人悽惋不能讀讀之嗚咽不能竟其他觴咏唱酬之作幾欲朝碧落而笑黄埃非銅山金穴中人可望見者昔張志和自號玄真子隱于鷺脰陸魯望自號天隨子隱于笠澤君亦自號散人隱

於名谿又以滄州名其集何必漁童樵青何必筆床茶竈而一種蒼茫杳藹之思出沒于毫端身逢六帝太平之朝又兼負五嶽濟勝之具被髮撇髯扣舷而歌曰詩卷嘗留天地間釣竿直拂珊瑚樹滄州吟興豈有涯哉僕老矣願呼洙涇老頭陀松江漁父駕煙艇一葉遲于蘆花明月之下問散人肯來一訪我乎散人爲誰孫氏名元孚字潛夫志和魯望之流也

王雲我讀禮集序

關中雲我王公以明經拜松倅董漕轉京都往返踰年跋涉七千餘里如未嘗吏於吾土者却恒倒飯草蔬不忍指取鄉賦長一錢如未嘗食祿於我土者乃其鐵石之介氷雪之清葢彌久彌厲焉至是出讀禮集見示不覺喟然嘆曰壯而有孺子慕大人而有赤子心其吾王公乎公惟不忍忘乎親故愛民潔已戰戰兢兢恍若兩尊人肅然臨其上者手撰家狀哀而婉覈而不浮言言實錄也余嘗見大家巨姓或親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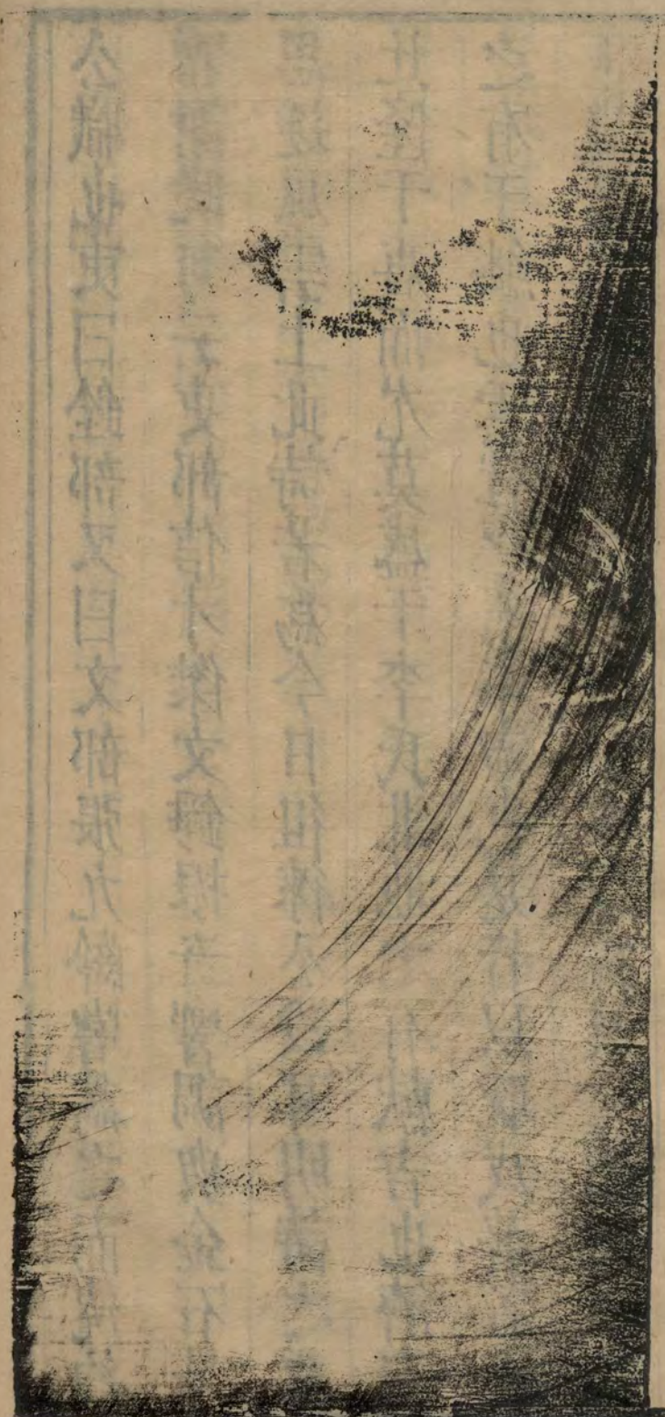
不葉或葉而草宿木拱矣而墓前墓下之石闕如甚則輦金輿璧借通人銜以餙世俗觀而讀其文甲可移乙新可借陳此足爲信而有徵乎公不敢以一字誣親又不敢遺庭訓而玷先德惜乎當路知者十一不知者十九蓋格困之也格雖能困人而賢人君子則能以命自寬以古人自解公苦土之暇講求喪祭禮儀抑且直通造化生死鬼神之情狀釋幽愁豁至怖功名患難付之微塵始終成一孺子慕赤子心而已公蓋學道而有得焉者也格又何能困公哉

李徂徠愛日樓詩敘

如皐徂徠李公自少以風神警亮才華英贍聞士大夫爭以李百藥推之好與伯氏道生相唱和壎篪甚合也公舘大行選入司勳曹甄奇錄異人不敢干以私幾類古之但談風月李下無蹊者直腸取忌歸臥愛日樓搜取其十五年詩自刪者十之八遠屬陳子敘而傳之近聞公鉤深致遠病不能熟睡余將引入華山處士鄉授之五龍蟄法而公且願爲五色蠹魚遊鄴侯萬軸中未肯問混沌譜也至是讀其詩吞吐

風光驅使故實洗之以三斛純灰鍛之以千鎚老鐵雪跨氷懸宮移徵換直躍作者之勝場而拔其幟矣即偶爲花間香奩諸作猝然遊戲于信腕矢口之時徃徃因難而見巧因巧而造入自然回合飄搖莫可思議雖古來傳誦旗亭演習于教坊樂部以至鷄林賈人象胥舌長之屬莫不嘆爲才子才子出明珠大貝而懸購之特公秘不欲出耳陳子曰古行人之官馹騎輶車持節詔郡國位序諸侯王之上諸侯相見執酳引爵必稱詩以見其志退則采風謠獻之詩故公職也吏曰銓部又曰文部張九齡嘗爲之而沈約贈謝朓句云吏部信才傑文錄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此詩若爲今日徂徠公設耳明詩之盛比隆于唐而尤莫盛于李氏北地之有獻吉也濟南之有于鱗也雲杜之有本寧也是皆以晚成著名天下豈若徂徠公以終賈之少年兼孫吳之朝氣吞餘子而目攝古人者乎春秋未艾勳伐方來自此游行萬里塗轍歷四隅九大鎮節鉞之所在如所謂身老而才壯齒宿而意新唐文皇以此嘉歎李百藥者

將歸之徂徠公矣又不徒鳧足吾　明三李而已也



李氏碧梧軒詩系叙

吾松李氏稱甲閥自弘永宣景天順以來爲徵士爲藩相國爲參議爲方伯爲儀賓爲明經茂才不勝紀而延之又以勾章令推治行廉明第一浸浸乎景前爍後未有艾也延之兄弟嘗欲裒集李氏一家言家世逖遠僅得方伯容軒公暨其尊人受甫公詩草梓而傳之蓋容軒公敭歷楚蜀聲實騰踔往往獻酬間立賦數百言有刻燭擊鉢之敏其稿垂十卷而板燬不可跡今選刻十之二耳受甫公嫺公車言蹭蹬場

屋而好苦吟晚年目先不復留稿諸子舌佃四方無暇筆而書之今零星購求始得如干卷視容齋公差覺減少要皆李氏之天球河圖也初李氏多藏書自島夷蹂入東郊舊居投書泥淖中塡委蹂踐而去先世之秘文奧册悉化子虛受甫公百計抄寫漸及盈笥方伯容齋稿其一也受甫詩亦散佚諸子輒見輒錄或方幅或扇頭或得之數百里外或遇之三家村中殘煤斷楮驚喜若狂葢延之之購尊人詩猶尊人之購方伯詩飲食夢魂無之而非是矣余嘗嘆世家傳圭襲組非難而敦說詩書爲難先世著作率從枯髯嘔心中來積有卷帙子孫裹酒鴟覆醬瓿甚則擲之鼠壤蛛絲之中問其詩莫解何語詢其名爵交遊愕不知置對如延之訪求先世遺編手錄不告勩損俸不憚貧卷帙雖少精而可傳吉光片羽函閒寸臠豈必多乎哉昔平安崔氏汝南應氏累世以文顯王筠自言其家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吾松李氏殆類之矣然非延之之傳薪於火而傳火於燈則兩公著作久且日遠日亡吾乃知其表章詩系之功

甚偉今海内目延之於循吏藝苑傳中不虛也

李行初南游稿序

吾松有二李大李弘初君小李行初君行初君落落不喜雒陽裘馬亦不屑布袍穿履故爲寒人以博名高居恒家甚貧文甚奇讀書甚力而自負亦甚豪嘗曰文章之妙妙在得氣之先先氣而動贏狼躍馬惟恐後時此惟文人慧心英雄道眼始堪語此不然戛戛者守其故說而不知變曰吾以規模先輩云爾譬如宣王石鼓神禹岣嶁古則古矣然字如折鋸行如斷曰以此行之人間人誰解之故篆變隸隸變正楷

者時爲之也邇來文章家向以精工細密爲極則耦句耦字嘔心枯髯而鍛之而參差廻翔流盼之態索然矣行初君得氣最先衆人五官相攘八面備敵左執戈右執削局地踏天循墻學步行初君業已解粘破縛而出之豪哉君之爲文也君家青蓮以學士召入禁廷跌宕詩酒目無阿環鄴侯以廬山道人燒梨辟穀與天子縱談天下事是皆而祖也李郎倘有意乎則更有豪于文者在

林元裕擊筑草敘

余嘗遇一異人譚劍曰今天下劍術絕矣即鑄劍之法世無有傳者大抵劍采古鐵鐵經數百年土花餘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丙丁金火得合然後剪生人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骨以毒之劍成矣相名山之巔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燭天劍乃可出蓋烹以猛火拭以流泉取諸既濟是天下之神物也今鑄劍之客雖不復見然如古人之遇於劍術若范少伯張垂匡諸人恐海內當自不乏

特以天下有道不敢一露其伎倆故耳林子詠歌先王逢衣而遊清明之市何乃以擊筑名詩元裕爲諸生無可一世忽爲含沙所射幸脫矣感忿激烈其氣未消又不能攘袖而從荊高之後僅以胸中之汶汶者托之詩歌壯而中商悲而欽羽此何減燕市擊筑之音哉予聞之師劍術懷十年不用當作地仙林子請釋其雄心而還之上是公從吾拍靈雲璈炙玉笙乎今林子以鑄劍之法鑄詩光明陸離近而迫之若芙蓉之色遠而望之若虹山中神人道士且拍崔而下視之矣其善寶諸

宋沂州集序

李長者于麟後誰爲代興惟沂州宋公表大風于東海長五岳于岱宗衣冠懷之不啻蟬之走明也不佞屏伏蒲蛤之鄉未接談麈今秋董臣裴以宋公集見示置之几案動靜諷詠又不啻劉孝綽之服膺謝朓也公少時不讀漢後書晚益宏以肆稍取六朝五代唐宋及二氏家言悉羅之腹笥中以供其削鎌斲輪之竅既入省中論事則義形于色犯顏則膽大于身直道不容出之外吏謫居以後皆在遁川閱書忘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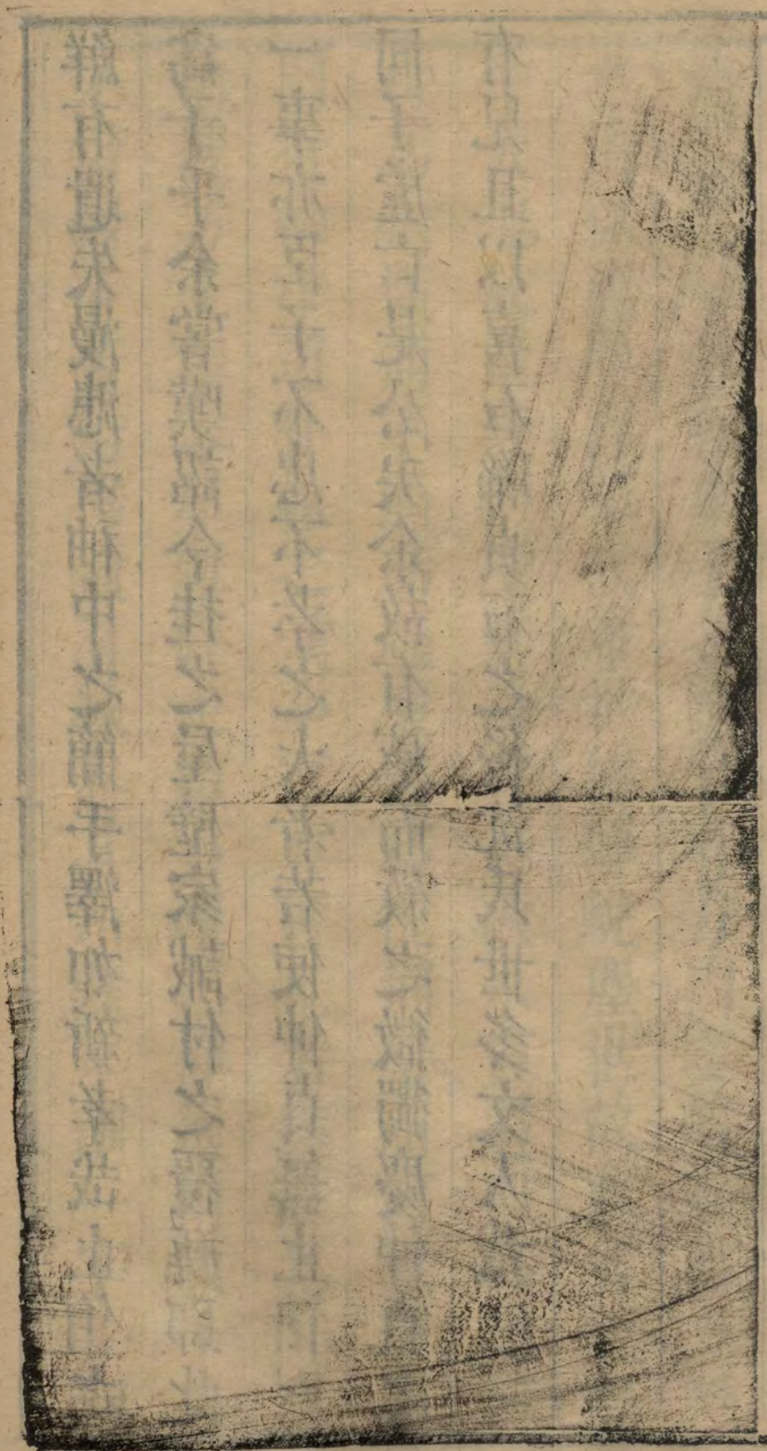
閱谿忘書閱久忘歸幾有孔顏瓢飲張子韶布巾裁蔬之意頃客自下凡海內正人君子方爲公頓足三嘆而公且白袷青騾遥望六朝諸名勝指鞭而問之曰來何暮來何暮退則取卷軸大書疾書之若河漢而無極也公筆端有膽故闈中取牘必當世第一名流著述變化散見于碑版記序間者皆不離不斷爛熳之天眞至大至剛充塞之浩氣求之古人惟韓吏部文章顏平原書法蘇子瞻李伯紀陳仝甫議論足以當之葢才譎可及而膽力必不可及也乙卯二東人相食壬戌白蓮煽亂鄒滕皆賴公遥授方畧餞而不害避兵者亦有所恃以無恐掌兵垣時奴薄都城攻圍德勝門甚亟公請易王司馬請召孫樞輔請身捍德勝門爲堅守計日夜與大將軍滿桂登陴冒矢石用火攻却之正臘月十二日也稽叔夜云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夫臨文則明擘畫天下事則瞻大較膽不足耳言如百舌而怯同驟鼠豈足當國家緩急之用哉公經笥武庫無所不宜克亂救時如孺子入井而賁獲見之必欲竭其綆汲之智力而後已文章事

業種種從英豪膽識中來今礎長公十得其七八矣
咎韓魏公生平未嘗許人以膽吾獨于宋氏覺以膽
勝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父視其文

沈仲貞餐勝齋集叙

往沈仲貞邀余過北山草堂出松雪翁梅道人書畫
竟日品題絕不及舉子業及古文詩歌意若謂餖飣
烟火氣非吾曹齒頰間物也丙午君詣試浙闈余遇
之西子湖亟呼門外一小舸覆以蔚藍輕幄放之中
流與鷗上下冷然如欲仙去又六年而爲壬子仲貞
挾策北征計歸矣余爲洗瀾者久之志其墓甚哀至
是得餐勝齋集讀之而恨海內知仲貞者百不得一
也仲貞少孤事母無衡命事伯氏無違言肅括其子

無蠕言蠉動可假借里黨德之緇素皈之其箋疏獻酬訓督儀禮之語有廟堂之博太有山林之蕭散有俠客之雄豪有才子之跌宕有方內之峻整有方外之清孤鷄肋浮華故希世倦蟬蛻塵世故取名短鐲牛天地故奉身約度其詩言志歌永言遇則爲趙柯村爲張橫浦不遇爲龐襄陽爲倪荆蠻而何意有出門折軸中道仆轅之嘆今寥寥可見者僅此集耳止伯搜訪先集零星雜碎走數百里不憚遙捐數千錢不惜倦辛苦拮据積有數卷其所藏家訓一字一句鮮有遺失漫漶者袖中之簡手澤如新孝哉止伯之爲子乎余嘗嘆詔令挂之屋壁家誡付之覆瓶即此一事亦臣子不忠不孝之大者若使仲貞無止伯則同子虛亡是公矣余故有感而敘之微獨慶仲貞之有兒且以喜石聯貞石之後沈氏世多文人哉



倚劒亭草敘

余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睦州有逸民介如汪公垂髫學聲倜見賞通人縫衣數十年嶒嶒不第退而課子受書諸君皆通籍貴顯而志操尤異公笑曰兒能是翁復何憂惟有掀髯捫腹作太平老詩人耳公詩有倚劒亭草其味物描寫最巧其紀遊敘狀最工贈答綿纏而有情寄懷感慨而多致吐納清眞驅使流便讀之如在嚆嗉胷臆間而不知公

之朝組暮織日鍛歲煉所謂筆隨人老者也大抵子弟憑藉父兄流而爲驕爲橫父兄憑藉子弟流而爲愚爲俗公榮利不知生產不問飲食惟詩寢處惟詩幾忘其老之將至公常有句云若無著作千秋業何限漁樵七十翁髮短心長自負不淺蓋公以公車雅不願以子重公也釣臺千尺之絲若絕若續垂唐而有玄英先生結廬白雲村垂宋末而有聊髮先生無日不遊無遊不飲無飲不痛哭此雖凜凜高風而至今稱述人口則大半亦以詩故今公有詩草流傳非惟見公精神文采所繇寓即身享五朝康寧之福目擊諸子志節之賢視方于謝翺遭際幸不幸何如哉故敘之以諧諸逸民之史

吳眥生漫遊草敘

戊辰七夕吳眥生從白下過訪山中出萍草見示縱橫跋跋大放厥詞詩則詩詞則詞畫則畫風流諧謔則諧謔萬卷填胷六幺在手徃徃無不如意曾於高堂廣坐拈韻命題四顧羣賢方呻吟營度而眥生項刻立奏散綺雨花頓令少年島才生不覺噤口屈膝或强之遊戲作繪事餂筆和墨而雲烟滿帋矣畫倣倪迂黃大癡詩宗襄陽輞川有當行家所弗逮者及拉山澤人外遊凌危度峻慷慨嘯歌猿鳥莫得而測

也自來女郎翰墨姑以點綴藝林未聞有摩壘登壇總干山立如吳眥生者字字句句發脉靈扁不捉床頭之刀恥拾牙後之慧惜白下先後輩未及見之或化爲小星去或散作綵雲飛僅使眥生泛泛爲五湖汗漫之遊以漫遊名其詩志感也眥生之言曰吾聞魏夫人詰清虛宮考勘仙籍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學道甚難豈敢奢望但願擇笋峯卓地雪瀑挂空萬山奇絕處倚樹葢茆作粉澤中巢許率然而吟稱性而止世豈無蘇子瞻秦少游物色我于聲氣之表者乎

馬毅仲聊吟敘

海內談詩者誰不以性情爲宗余應之曰似矣性情之作最能挑動人心如李益之供奉歌詞教坊賂求好事者畫爲圖障又如元白之纖艷自菲人雅士以至民間子女交口教授李甚恨其入人肌骨莫可除去不得借有位之法以治之則童人倫美教化惟詩之關繫最重吾讀毅仲馬先生聊吟凡衣冠之獻酬江山之流覽悉以韻語發之鏘金戛石走電鞭霆姿態風生意氣山立雖造物自爲鑪錘亦不知其

變化之敏妙一至于此已讀其哭兄詩三十首及禱疏誄詞不覺作而嘆曰毅仲先生本自有至性至情蟠屈發洩以追風雅之正音此詩之所繇必傳也昔謝康樂池塘春草句自詫以爲神助潘安見夏侯湛詩曰非徒温良亦復見孝弟之性自古詩人無一不從性情中來其性情亦無一不從孝弟中出推而極于姬公之棠棣杜少陵之七哀皆然而又何疑于毅仲先生橫騖疾馳演迤曲折能使人諷諭勸導幾于三百篇之重人倫而美教化者卓哉識乎而于世道

天有補矣吾故重毅仲先生之詩爲敘而傳之

素雯齋續集序

往宣城福生吳公著素雯齋前集不佞序而傳之曰公之學如風輪鼓盪公之識如斗杓運旋聞者頗以予爲篤論而海內猶未獲睹其武庫之大全也未幾宙合編出矣又未幾國朝內閣名臣事畧出矣皇上坐明堂朝群后當辛未之元旦特召方岳而問之甲戌之元旦又特召太宰而問之且榜其卓異姓名以詔告四方有位吳公宙合編行者强半而若以內閣名臣錄進調鹽梅投魚水都俞吁咈以聯地天之

泰交道豈遠乎哉若夫鴻詞大冊奧義微言載在詩部文部者則別有素雯齋續集具在讀公詩以騷爲祖以三謝爲宗歸宿于老杜而止時簡淡而擬陶流便而擬白則其遊戲也讀公文以六經爲祖以左國爲宗歸宿于兩京六朝而止時鏗訇而擬韓柳風流而擬蘇黃以及釋老二家之言亦其遊戲也才練益達識練益靈鎮躁爲靜撥鈍爲敏又加以筆力膽力賈勇而出之初選戶曹遼事告棘草疏二十餘通以給兵餉則惟公大同饑軍告變力請二十萬帑金以

解重圍則惟公杭嚴散昌化之劇盜縛煽逆之妖民解燈夕諸生醉卒之搆鬧則惟公此皆猝起于咄嗟呼吸之間而公應之如駭箏發機如連環解結口不待心謀筆不待口授一切犁然解燬然釋矣況有不肯謁魏璫之鐵骨不宿諾而具岷獄之鐵案乎一疏于逆璫而不疏再疏于岷獄而不疏但以奉　旨特原得賜生還爲快幸視故鄉猶蓬島也視北窻圖[illegible]猶帝樂鈞天也解粘釋縛馳傳出奇種種詩文與前所著二書實表裏相吹相息而天籟不窮再鼓三鼓

而精萃不竭時事多故訪求經術之巨儒經世之上佐舍吳公焉往哉度此書未懸國門之上驛召追鋒車行且至敬亭山下矣公無謝厂閉戶著書未遑也

黃經甫遺集序

往余授經婁江與經甫黃公游頗暱嘗笑曰目前名士之作陳仝甫所謂金銀銅錫混爲一爐經甫其大冊乎經甫少攻舉子業試輒冠軍王逸季嘗推之於弇州辰玉推之於文肅文肅公遣長孫北面稱弟子行其後督學芝岡熊公拔置冠軍聯翩颺去拜工曹郎乞就冷差出爲南昌守有惠政泰昌改元之明年賜宴循良於禮部如一品大臣考滿例異數也海內同事者僅八十人而公與焉久之擢江右學憲下教

數條而旌揚節孝及護持效難劉將軍血孤尤快人意及晉大參而公以病歸游岱矣今讀公遺集而悵曩者知公之未盡也公秀才時讀書城南半夜篝燈與鉦聲相應答釋褐以後門庭蕭閒司空之十乘頗饒長卿之四壁如故公之澹泊眞澹泊也恢洽朝章在囊括中收貯人物在夾袋中而挑之以朝野時局弗步弗趨挑之以藝文將好弗倡弗和泛然受悠然辭嬉嬉然頷而微笑似曰無一解者公之寧靜眞寧靜也夫人情居心不淨非詭隨則苟合如大人挈之行則行挈之止則止嬰兒也主人命之進則進命之出則出厮養也孰有名世豪傑而讀書行已肯傍人門戶隨人笑啼者乎公惟學問深沉故以意氣輕剽議論沸發爲可厭嚣識悠長故以交遠游大朝執筆而暮求名者爲可憐喜出世苦應世視富貴如空中花詩文如水上漚故以戰蝸角執牛耳爲可耻吾觀其讀書行已文人詩人惠人不足以盡之殆君家叔度輩人也身超黨禍殁享令名雖上壽上卿不及瑯琊太原何憾矣

何无咎汲古堂集序

永嘉何无咎先生別三十六年往矣百尺樓上客半已化作晨星獨无咎詩境文境氣吞千秋名走四裔眞魯國之靈光陳留之耆舊也先生雅好奇遊嘗賦兩京溯三楚入潼關搜訪秦宮漢闕復從大將軍出獵沙磧中眼閃電光弓鳴霹靂擁紫貂裘嗾蒲萄酒醉草軍書露布數十通名王解辮於前小隊擁歌於後洵豪舉矣歸而偃息於東渚之上草堂花嶼映帶林堌宵竹鐮而月淡曉松沉而霧黃笙發子晉之臺